

修正課程標準適用

新編
高中國文

宋文翰
張文治
編

第三冊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修正課程
標準適用

新編高中中國文

第三冊

目錄

	頁數
一 隋書經籍志序 魏徵	一
二 隋書文學傳序 魏徵	一三
三 秋日登洪府滕王閣餞別序 王勃	一八
四 與博昌父老書 駱賓王	二六
五 唐詩一 魏徵等	二九
六 敘事 劉知幾	三五
七 言語 劉知幾	四九
八 祭石嶺戰亡兵士文 張說	五六
九 弔古戰場文 李華	五八
一〇 大唐中興頌 元結	六一
一一 論敘遷幸之由狀 陸贄	六三

- 一一二 唐詩二 王維等……………六九
- 一一三 張中丞傳後序 韓愈……………七九
- 一一四 柳子厚墓誌銘 韓愈……………八六
- 一一五 送孟東野序 韓愈……………九一
- 一一六 答李翊書 韓愈……………九四
- 一一七 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柳宗元……………九七
- 一一八 段太尉逸事狀 柳宗元……………一〇一
- 一一九 永州雜記六篇 柳宗元……………一〇六
- 一二〇 錄桃源畫記 舒元興……………一四
- 一二一 太湖石記 白居易……………一七
- 一二二 與元九書 白居易……………二〇
- 一二三 樂府古題序 元稹……………三六
- 一二四 楊烈婦傳 李翱……………四一
- 一二五 昌黎韓先生墓誌銘 皇甫湜……………四四

二六	唐詩三	韋應物等	一四九
二七	南柯太守傳	李公佐	一五九
二八	紅線傳	袁郊	一七〇
二九	長恨歌傳	陳鴻	一七五
三〇	長恨歌	白居易	一八三
三一	阿房宮賦	杜牧	一八七
三二	李賀小傳	李商隱	一九一
三三	書褒城驛壁	孫樵	一九四
三四	文章論	李德裕	一九七
三五	與李生論詩書	司空圖	一九九
三六	維摩詰經變文	文殊問疾 無名氏	二〇二
三七	秦婦吟	韋莊	二〇九
三八	陷虜記	胡峴	二一七
三九	平邊策	王朴	二二一

四〇	唐五代詞十二首	李白等	二二四
	文章法則（各體文章作法）		一一二
一	題目		一三一
二	主旨		一三四
三	材料		一三六
四	剪裁		一三九
五	布局		一四六
六	分段		一五九
七	統一		一六四
八	聯貫		一七五
九	體製		一八〇

修正課程
標準適用
新編高中中國文 第三冊

一 隋書經籍志序

魏徵

夫經籍也者，機神之妙旨，聖哲之能事，所以經天地，緯陰陽，正紀綱，弘道德。顯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獨善。〔一〕。學之者，將殖焉；不學者，將落焉。大業崇之，則成欽明之德，匹夫克念，則有王公之重。其王者之所以樹風聲，流顯號，美教化，移風俗，何莫由乎斯道。故曰：『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二〕遭時制宜，質文迭用，應之以通變，通變之以中庸。中庸則可久，通變則可大。其教有適，其用無窮；實仁義之陶鈞，誠德道之囊籥也。其爲用大矣，隨時之義深矣，言無得而稱焉。故曰：『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三〕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以知今，其斯之謂也。

是以大道方行，俯龜象而設卦〔四〕；後聖有作，仰鳥跡以成文〔五〕。書契已傳

，繩木棄而不用〔六〕；史官既立，經籍於是興焉。夫經籍也者，先聖據龍圖〔七〕，握鳳紀〔八〕，南面以君天下者。咸有史官，以紀言行：言則左史書之，動則右史書之。故曰，「君舉必書」〔九〕，懲勸斯在。考之前載，則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類是也。下逮殷、周，史官尤備，紀言、書事，靡有闕遺。則周禮所稱：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以詔王治；小史掌邦國之志，定世繫，辨昭穆；內史掌王之八柄、策命而貳之；外史掌王之外令、及四方之志、三皇五帝之書；御史掌邦國都鄙、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一〇〕此則天子之史，凡有五焉。諸侯亦各有國史〔一一〕，分掌其職，太史總而裁之，以成國家之典。不虛美，不隱惡，故得有所懲勸；遺文可觀，則左傳稱周志〔一二〕，國語有鄭書〔一三〕之類是也。

暨夫周室道衰，紀綱散亂，國異政，家殊俗，褒貶失實，隳紊舊章。孔丘以大聖之才，當傾頽之運，歎鳳鳥之不至〔一四〕，惜將墜於斯文〔一五〕，乃述易道而刪詩書，修春秋而正雅頌。壞禮崩樂，咸得其所。自哲人萎而微言絕，七十子散而大義乖，戰國縱橫，真偽莫辨，諸子之言，紛然淆亂，聖人之至德喪矣，先王之要道亡矣。陵夷躋駁〔一六〕，以至於秦。秦政奮豺狼之心，剗先代之迹，焚詩書，坑儒士；以

刀筆吏爲師，制挾書之令。學者逃難，竄伏山林，或失本經，口以傳說。

漢氏誅除秦、項，未及下車，先命叔孫通草縣蒞之儀，救擊柱之弊。^{〔一七〕}其後

張蒼治律曆^{〔一八〕}，陸賈撰新語^{〔一九〕}，曹參薦蓋公言黃、老^{〔二〇〕}，惠帝除挾書之律^{〔二}

一〕，儒者始以其業行於民間。猶以去聖既遠，經籍散逸，簡札錯亂，傳說紕繆，遂使書分爲二^{〔二二〕}，詩分爲三^{〔二三〕}，論語有齊、魯之殊^{〔二四〕}，春秋有數家之傳^{〔二五〕}，其餘互有踳駁，不可勝言。此其所以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者也。

武帝置太史公，命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二六〕}開獻書之路，置寫書之官^{〔二七〕}。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有延閣廣內祕室之府^{〔二八〕}。司馬談父子，世居太史，探采前代，斷自軒皇，逮於孝武，作史記一百三十篇。詳其體制，蓋史官之舊也。至於孝成，祕藏之書，頗有亡散，乃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命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太醫監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就，向輒撰爲一錄，論其指歸，辨其訛謬，敘而奏之。向卒後，哀帝使其子歆嗣父之業，乃徙溫室中書於天祿閣上。歆遂總括羣篇，撮其指要，著爲七略：一曰集略^{〔二九〕}，二曰六藝略，三曰諸子略，四曰詩賦略，五曰兵書略，

六曰術數略，七曰方技略。大凡三萬三千九十卷。王莽之末，又被焚燒。光武中興，篤好文雅；明、章繼軌，尤重經術。四方鴻生鉅儒，負袞自遠而至者，不可勝算。〔三〇〕。石室、蘭臺，彌以充積。又於東觀及仁壽閣集新書，校書郎班固、傅毅等典掌焉。並以七略而爲書部，固又編之以爲漢書藝文志。董卓之亂，獻帝西遷，圖書縑帛，軍人皆取爲帷囊；所收而西，猶七十餘載；兩京大亂，埽地皆盡。〔三一〕

魏氏代漢，采掇遺亡，藏在祕書中外三閣。魏祕書郎鄭默，始制中經〔三二〕。祕書監荀勗，又因中經更著新簿，分爲四部，總括羣書〔三三〕：一曰甲部，記六藝及小學等書；二曰乙部，有古諸子家、近世子家、兵書、兵家、術數；三曰景部〔三四〕，有史記、舊事、皇覽簿、雜事；四曰丁部，有詩賦、圖讖、汲冢書。大凡四部，合二萬九千九百四十五卷。但錄題及言，盛以縹囊，書用紺素；至於作者之意，無所論辯。惠、懷之亂，京華蕩覆，渠閣文籍，靡有孑遺。東晉之初，漸更鳩聚。著作郎李充，以勗舊簿校之，其見存者，但有三千一十四卷。充遂總沒眾篇之名，但以甲乙爲次〔三五〕。自爾因循，無所變革。〔三六〕

其後中朝遺書，稍流江左。宋元嘉八年，祕書監謝靈運〔三七〕造四部目錄，大凡

六萬四千五百八十二卷。元徽元年，祕書丞王儉〔三八〕又造目錄，大凡一萬五千七百四卷。儉又別撰七志：一曰經典志，紀六藝、小學、史記、雜傳；二曰諸子志，紀今古諸子；三曰文翰志，紀詩賦；四曰軍書志，紀兵書；五曰陰陽志，紀陰陽、圖緯；六曰術藝志，紀方技；七曰圖譜志，紀地域及圖書；其道、佛附見，合九條。然亦不述作者之意，但於書名之下，每立一傳，而又作九篇條例，編乎首卷之中。文義淺近，未爲典則。齊永明中，祕書丞王亮、監謝朓〔三九〕，又造四部書目，大凡一萬八千一十卷。齊末兵火，延燒祕閣，經籍遺散。梁初，祕書監任昉〔四〇〕，躬加部集。又於文德殿內，列藏眾書，華林園中，總集釋典，大凡二萬三千一百六卷，而釋氏不豫焉。梁有祕書監任昉、殷鈞〔四一〕四部目錄，又文德殿目錄。其術數之書，更爲一部，使奉朝請祖暅〔四二〕撰其名。故梁有五部目錄。普通中，有處士阮孝緒〔四三〕，沈靜寡慾，篤好墳史，博采宋、齊以來，王公之家，凡有書記，參校官簿，更爲七錄：一曰經典錄，紀六藝；二曰記傳錄，紀史傳；三曰子兵錄，紀子書、兵書；四曰文集錄，紀詩賦；五曰技術錄，紀數術；六曰佛錄；七曰道錄。其分部題目，頗有次序；剖析辭義，淺薄不經。梁武敦悅詩書，下化其上，四境之內，家有

文史。元帝克平侯景〔四四〕，收文德之書及公私經籍，歸於江陵，大凡七萬餘卷。周師入郢，咸自焚之。陳天嘉中，又更鳩集，考其篇目，遺闕尙多。

其中原，則戰爭相尋，干戈是務；文教之盛，存、姚〔四五〕而已。宋武入關，收其圖籍，府藏所有，纔四千卷。赤軸青紙，文字古拙。後魏始都燕、代，南略中原，粗收經史，未能全具。孝文徙都洛邑，借書於齊，祕府之中，稍以充實。暨於爾朱〔四六〕之亂，散落人間。後齊遷鄴，頗更搜聚，迄於天統、武平〔四七〕，校寫不輟。後周始基關右，外逼彊鄰，戎馬生郊，日不暇給。保定之始，書止八千，後稍加增，方盈萬卷。周武平齊，先封書府，所加舊本，纔至五千。

隋開皇三年，祕書監牛弘〔四八〕表請分遣使人，搜訪異本，每書一卷，賞絹一匹；校寫既定，本即歸主。於是民間異書，往往間出。及平陳以後，經籍漸備。檢其所得，多太建〔四九〕時書，紙墨不精，書亦拙惡。於是總集編次，存爲古本，召天下工書之士，京兆韋霁、南陽杜預〔五〇〕等，於祕書內補續殘缺，爲正副二本，藏於宮中。其餘以實祕書內外之閣，凡三萬餘卷。煬帝卽位，祕閣之書，限寫五十副本，分爲三品，上品紅琉璃軸，中品紺琉璃軸，下品漆軸，於東都觀文殿東西廂構屋以

貯之，東屋藏甲乙，西屋藏景丁。又聚魏以來古跡、名畫，於殿後起二臺，東曰妙楷臺，藏古跡；西曰寶臺，藏古畫。又於內道場，集道、佛經，別撰目錄。

大唐武德五年，克平僞鄭_(五二)，盡收其圖書及古跡焉。命司農少卿宋遵貴載之以船，並河西上，將致京師。行經底柱，多被漂沒，其所存者，十不一二；其目錄亦爲所漸濡，時有殘缺。今考見存，分爲四部，合條爲一萬四千四百六十六部，有八萬九千六百六十六卷。其舊錄所取，文義淺俗，無益教理者，並刪去之；其舊錄所遺，辭義可采，有所弘益者，咸附入之。遠覽馬史班書，近觀阮志錄，挹其風流體制，削其浮雜鄙俚；離其疏遠，合其近密，約文緒義，凡五十五篇，各列本條之下，以備經籍志。雖未能研幾探蹟，窮極幽隱，庶乎弘道設教，可以無遺闕焉。夫仁義禮智，所以治國也；方技數術，所以治身也；諸子爲經籍之鼓吹，文章乃政化之黼黻，皆爲治之具也。故列之於此志云。

【題解】

本篇節錄隋書經籍志，敘錄經傳藝文之興衰存佚，及歷代整理編錄之概略。讀此，可見我國

唐代以前藝文之一斑，與夫以經史子集四部分編圖書之歷史。

【作者略歷】

隋書，清四庫總目提要題唐魏徵等奉敕撰。其中經籍志，據宋天聖刻本舊跋，題侍中

鄭國公魏徵撰。按魏徵，字玄成，唐曲城人。好讀書，多所通涉。初從李密，繼事唐高祖，爲祕書丞。太宗時，拜諫議大夫，檢校侍中，奉敕與褚遂良、長孫無忌等，撰梁、陳、齊、周及隋書，并總領其事。書成，進光祿大夫，封鄭國公。爲人有志膽，犯顏敢諫，太宗常優容之。徵自以爲不世之遇，乃竭忠盡智，前後上二百餘疏。拜太子太師，卒於官，謚文貞。爲詩文，無六朝纖靡氣，爲唐初一大家。但天聖修刻本從眾本所載，紀傳題魏徵，志題長孫無忌，似經籍志之編纂者又爲長孫無忌。按無忌，字輔機，洛陽人。博涉書史。佐太宗定天下，功第一，擢吏部尚書，封趙國公，累遷太子太師；與褚遂良同受顧命，輔高宗，悉心奉國，一時稱治。後以諫立武后，許敬宗希武后旨，誣以謀反，削爵，遠貶黔州，投繯卒。著有唐律疏義。

【注釋】

〔一〕二語用易繫辭上『顯諸仁，藏諸用』之意。孔疏：『顯諸仁者，言道之爲體，顯見仁功；衣被萬物，是顯諸仁也。藏諸用者，潛藏功用；不使物知，是藏諸用也。』

〔二〕語見禮記經解。

〔三〕二語見易繫辭上。

〔四〕龜象，謂龜文。尚書洪範孔傳：『天與禹，洛出書，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然作八卦，相傳爲伏犧事。此殆兼取尚書序伏犧王天下，畫八卦，及易繫辭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等語，混言伏犧取象作八卦也。

〔五〕後聖，指倉頡。言倉頡仰觀俯察，取象以造字，見漢許慎說文序。

〔六〕書契，本爲古代助記憶之工具，鄭玄謂『以書書木邊，言其事，刻其木』是也。後世作爲文字之代稱。繩，謂結，亦爲古代助記憶之工具；木，謂刻木，即古代助記憶用之書契。言文字已流傳，結繩與書契皆廢棄。

〔七〕龍圖，謂龍馬所負圖，卽易繫辭所謂河圖也。〔八〕鳳紀，謂鳳曆。左傳昭公十七年：「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曆正也。」〔九〕語見左傳莊公二十三年。〔一〇〕以上均見周禮春官。六典，謂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及事典。八法，謂官屬、官職、官聯、官常、官成、官法、官刑及官計。八則，謂祭祀、法則、廢置、祿位、賦貢、禮俗、刑賞及田役。八柄，一作八枋，謂爵、祿、廢、置、殺、生、予及奪。策命，謂命諸侯及孤卿大夫。貳之，謂掌書王命。〔一一〕如晉之董狐，楚之左史倚相。〔一二〕謂左傳文公二年狼曠引周志之言：「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一三〕鄒書，檢今本國語未見，惟左傳襄公三十年、昭公二十八年兩引其名，杜預注謂鄭國史書。疑此誤記。詳孫詒讓周禮正義春官小史。〔一四〕此用論語子罕「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語意。〔一五〕此用論語子罕「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語意。斯文，謂禮樂制度。〔一六〕躡，音舛。躡駁，乖舛駁雜。〔一七〕叔孫通，薛人，本爲秦博士，後仕漢。見羣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乃說高祖定朝儀，與弟子百餘人，爲綿叢，野外習之。見史記叔孫通傳。綿叢，集解引如淳曰：「置設綿索爲習隸處。叢，謂以茅翦樹地爲窠位。」索隱引韋昭云：「引繩爲綿，立表爲叢。」叢，通縉。〔一八〕張蒼，漢陽武人。爲秦御史，後歸漢。精通律曆，明習圖書計籍，領主郡國上計者十四年，遷御史大夫。孝文時爲相，後以病免。〔一九〕陸賈，楚人，以客從高祖定

天下，說南越尉趙佗稱臣，拜太中大夫。賈時稱說詩書，帝令著秦漢所以興亡之故，因著新語十二篇。〔二〕曹參，漢沛人。從高祖平天下，以戰功封平陽侯。孝惠元年以參爲齊相，參聞膠西蓋公善治黃老，厚幣請見，蓋公爲言「治道清靜，而民自定」，因用黃老術以治齊，齊國安集。後繼蕭何爲相國，仍用黃老術，與民休息，百姓有「載其清靜，民以寧一」之歌。詳史記曹相國世家。〔二二〕挾書，謂藏書也。秦律，敢有挾書者族。漢惠帝四年令除之。〔二二〕謂傳書者分歐陽生與大小夏侯二家。見漢書儒林傳。〔二三〕謂傳詩者分魯申公培、齊轅固、燕韓嬰三家。見漢書藝文志。〔二四〕謂論語分齊論與魯論兩種。見漢書藝文志。〔二五〕傳春秋者，據漢書藝文志載，有左邱明、公羊高、穀梁赤、鄒氏、夾氏等。〔二六〕史記太史公自序注引如淳云：『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二七〕漢書藝文志：『迄孝武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聖上喟然稱曰：「朕甚闕焉！」於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二八〕如淳云：『劉歆七略曰：「外則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則有延閣廣內祕室之府。』』〔二九〕集略，漢書藝文志作輯略。師古注：『輯與集同，謂諸書之總要。』阮孝緒七錄序：『一篇卽六篇之總最，故以輯略爲名。』〔三〇〕後漢書儒林傳：『光武中興，愛好經術，未及下車，先訪儒雅，採求闕文……四方學士，莫不抱負墳策，雲會京師，范升、陳元、鄭興、杜林、衛宏、劉昆、桓榮之徒，繼踵而集。』〔三一〕後漢書儒林傳：『及董卓移都之際，吏民擾亂，自辟雍、東觀、蘭臺、石室、宣明、鴻都諸藏典

策文章，競共剖散；其縑帛圖書，大則連爲帷蓋，小則制爲膝囊。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餘乘，道路艱遠，復棄其半矣。後長安之亂，一時焚蕩，莫不泯盡焉。」〔三二〕鄭默，字思元，爲祕書郎，刪省舊文，除其浮穢，著魏中經簿。中書令虞松謂默曰：『而今而後，朱紫別矣。』見初學記引王隱晉書。〔三三〕荀勗，字公曾，晉潁川潁陰人。武帝時拜中書監，加侍中，領著作。阮孝緒七錄敘目：『晉領祕書監荀勗，因魏中經更著新簿，雖分爲十有餘卷，而總以四部別之。』〔三四〕景部卽丙部，唐人避高祖父諱，改丙爲景。〔三五〕李充，字弘度，晉江夏人。成帝時，爲大著作郎。時典籍混亂，充刪除煩重，以類相從，分作四部，甚有條貫。祕閣以爲永制。五經爲甲部，史記爲乙部，諸子爲丙部，詩賦爲丁部，見文選王文憲集序注。〔三六〕錢大昕元史藝文志序：『晉荀勗撰中經簿，始分甲乙丙丁四部，而子猶先於史。至李充爲著作郎，重分四部，而經史子集之次始定。厥後王亮、謝朓、任昉、殷鈞撰書目，皆循四部之名。』〔三七〕文帝徵靈運爲祕書監，使整祕閣書遺闕。見南史本傳。〔三八〕王儉，字仲寶。年十八，爲祕書郎，遷祕書丞。依七略撰七志四十卷，又撰定元徽四部書目。見南史本傳。〔三九〕王亮，字奉叔。宋末以名家子選尙公主，拜駙馬都尉，歷任祕書丞。謝朓，字敬冲，齊高帝以爲侍中，領祕書監。俱見南史本傳。〔四〇〕任昉，字彥昇，樂安博昌人。梁武帝時，由吏部郎轉御史中丞、祕書監。自齊永元以來，祕閣四部，篇卷分雜，昉乃手自校讎，由是篇目定焉。見南史本傳。〔四一〕殷鈞，字季和，陳郡長平人。梁武帝以女妻之，拜

駙馬都尉，歷祕書丞，校定祕閣四部書，更爲目錄。見南史本傳。

〔四二〕祖暉，當爲祖暉之，梁范陽人

，冲之子，字景燦。幼傳家業，究極精微。仕至太府卿。

〔四三〕阮孝緒，字士宗，陳留尉氏人。幼通五經

，屏居一室，非定省未嘗出戶，家人莫見其面，親友因呼爲居士。所著七錄削繁等書，並行於世。見南史本

傳。〔四四〕侯景，朔方人。初爲爾朱榮將，後歸高歡，又請附梁，武帝封爲河南王。後反叛，圍建康，陷

臺城。武帝以憂憤死。景竄梁自立，稱漢帝，陳霸先與王僧辯合力討平之。〔四五〕符，謂符堅。晉書載

記：『堅廣修學宮，召郡國學生通一經以上充之，公卿以下子孫並遣受學。……於是人思勸勵，號稱多士。

……典章法物，靡不悉備。』姚，謂姚萇，晉書載記：『萇下書令留臺諸鎮，各置學官，勿有所廢；考試優

劣，隨才擢敘。』〔四六〕爾朱榮，字天寶。北魏明帝時，累官都督并、肆、汾、廣、恆、雲六州諸軍事。

時方討葛榮，聞明帝崩，欲稱兵入匡朝廷。已立莊帝，百官朝於行宮，榮集列騎圍繞，責天下喪亂及明帝卒

崩之由，因縱兵害之，死者千三百餘人。靈太后、少主，亦於是日暴崩。既欲廢帝自立，後更愧悔奉帝。累

拜天柱大將軍，後以威權日盛，爲帝所誅。〔四七〕天統、武平，均北齊後主年號。〔四八〕牛弘，字里仁

，安定鶉觚人。隋開皇初，授散騎常侍、祕書監，以典籍遺逸，上表請開獻書之路。表文見隋書本傳。〔四

九〕太建，陳宣帝年號。〔五〇〕顓，音麋。〔五一〕僞鄭，指王世充。唐武德二年，王世充自稱鄭王。四

年夏，秦王世民大破禽之，世充降。此言五年，殆係指收圖書事。

二 隋書文學傳序

魏徵

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一〕}傳曰：『言，身之文也。言而不文，行之不遠。』^{〔二〕}故堯曰「則天」^{〔三〕}，表文明之稱；周云「盛德」^{〔四〕}，著煥乎之美。然則文之爲用，其大矣哉！上所以敷德教於下，下所以達情志於上：大則經緯天地，作訓垂範；次則風謠歌頌，匡主和民。或離讒放逐之臣，塗窮後門之士，道轉軻而未遇，志鬱抑而不申，憤激委約之中，飛文魏闕之下；奮迅泥滓，自致青雲，振沈溺於一朝，流風聲於千載，往往而有。是以凡百君子，莫不用心焉。

自漢、魏以來，迄乎晉、宋，其體屢變，前哲論之詳矣。暨永明、天監^{〔五〕}之際，太和、天保^{〔六〕}之間，洛陽、江左，文雅尤盛。於時作者，濟陽江淹、吳郡沈約、樂安任昉、濟陰溫子昇、河間邢子才、鉅鹿魏伯起^{〔七〕}等，並學窮書圃，思極人文，縟綵鬱於雲霞，逸響振於金石，英華秀發，波瀾浩蕩，筆有餘力，詞無竭源

，方諸張、蔡、曹、王〔八〕，亦各一時之選也。聞其風者，聲馳景慕。然彼此好尚，互有異同：江左宮商發越，貴於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氣質，則理勝其詞；清綺，則文過其意。理深者便於時用，文華者宜於詠歌：此其南北詞人得失之大較也。若能撥彼清音，簡茲累句，各去所短，合其兩長，則文質斌斌，盡善盡美矣。

梁自大同之後，雅道淪缺，漸乖典則，爭馳新巧。簡文、湘東〔九〕，啓其淫放；徐陵、庾信〔一〇〕，分路揚鑣。其意淺而繁，其文匿而彩；詞尙輕險，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聽〔一一〕，蓋亦亡國之音乎？周氏吞併梁、荆，此風扇於關右。狂簡斐然成俗，流宕忘反，無所取裁。

高祖初統萬機，每念斯彫爲樸，發號施令，咸去浮華。然時俗詞藻，猶多淫麗。故憲臺執法，屢飛霜簡〔一二〕。煬帝初習藝文，有非輕側之論，暨乎卽位，一變其風。其與越公書、建東都詔、冬至受朝詩及擬飲馬長城窟，並存雅體，歸於典制。雖意在驕淫，而詞無浮蕩，故當時綴文之士，遂得依而取正焉。所謂能言者，未必能行，蓋亦君子不以人廢言也。

爰自東帝歸秦〔二〕，逮乎青蓋入洛〔二四〕，四隩咸聚，九州攸同。江、漢英靈，燕、趙奇俊，並該天網之中，俱爲大國之寶。言刈其楚〔二五〕，片善無遺；潤木圓流〔二六〕，不能十數。才之難也，不其然乎？時之文人，見稱當世，則范陽盧思道、安平李德林、河東薛道衡、趙郡李元操、鉅鹿魏澹、會稽虞世基、河東柳詵、高陽許善心〔二七〕等，或鷹揚河朔，或獨步漢南，俱騁龍光，並驅雲路，各有本傳，論而敘之。其潘徽、萬壽〔二八〕之徒，或學優而不切，或才高而無貴仕，其位可得而卑，其名不可埋沒。今總之於此，爲文學傳云。

【題解】

隋書文學傳，猶後漢書文苑傳，所以敘論隋代文士者。本文爲傳前序引，大旨見篇後數語。

【作者略歷】

見上課。

【注釋】

〔一〕二語見易賁卦。〔二〕二語見左傳僖公二十四年。〔三〕此用論語泰伯孔子之言，『大

哉，曉之爲君也！巍巍乎，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四〕此用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吳

季札聞周樂，贊大雅之言。〔五〕永明，齊武帝年號；天監，梁武帝年號。〔六〕太和，後魏孝文帝年號；

天保，北齊文宣帝年號。〔七〕江淹，字文通，梁濟陽考城人。少沈敏，六歲能賦詩。及長，厲志篤學，仕

至金紫光祿大夫。文才富贍，爲當時一大家。卒謚憲。著有江陵集。沈約，見第二冊詩十首課。任昉，見

上課注「四〇」。溫子昇，字鵬舉，北魏濟陰冤句人，文筆清婉。濟陰王暉業嘗稱之云：「陵顏轅謝，含任吐沈。」邢子才名邵，河間人。文仿沈約，見重當時，與溫子昇並稱溫邢。魏伯起，名收，鉅鹿人。文效任昉，當時有勝於溫邢之評。然而才高行鄙，頗爲時人詬病。所撰魏書，有醜史之目。「八」張，指張衡；蔡，指蔡邕；曹，指曹植；王，指王粲；生平俱詳第二冊。「九」簡文，即梁簡文帝蕭綱，爲梁武帝第二子，昭明太子統之弟。武帝崩，嗣立，受制於侯景，後被廢幽，尋見弑。六歲能文，及長，辭藻豔發。所爲詩，雕藻淫豔，當時號爲宮體。著有集八十五卷。湘東，梁武帝第七子，簡文帝之弟，名繹，初封湘東王。侯景叛逆，命王僧辯等討平之，卽位江陵，是爲梁元帝。性不好聲色，工書善畫，自圖宣尼像，爲之贊而書之，時人謂之三絕。然耽文學而不理國政，嘗於龍光殿講老子，百官戎服以聽；魏人百道攻城，猶口占爲詩，卒爲魏人所殺。所爲詩，豔曲連篇，與乃兄同，亦當時造成宮體文學之有力分子。「一〇」徐陵，字孝穆，由梁入陳，禪代之際，所有詔策璽書，多出其手。詩文並工，當時與庾信並稱，有南徐北庾之譽。所作詩文，以綺麗爲主，世稱徐庾體。庾信之生平及其文學之作風，見第二冊哀江南賦序作者略歷。「一一」格，謂度量也。延陵，謂吳季札。此用吳季札聘魯觀樂事。見左傳襄公二十九年。「一二」霜簡，謂嚴厲之彈劾，如李諤上隋文帝請正文體書之類。文見第二冊最後一課。「一三」戰國時，秦稱西帝，齊稱東帝。此謂東帝歸秦，意卽秦滅齊，喻北周滅北齊。「一四」青蓋，諸侯王所用之車蓋也。此用晉滅吳，吳主孫皓稱臣降晉

事，喻隋受周禪後又南滅陳。〔一五〕詩周南漢廣：「翹翹錯薪，言刈其楚。」毛傳：「翹翹，莠貌。錯，雜也。」鄭箋：「楚，雜薪之中尤翹翹者，我欲刈取之。」此用詩意，言拔取文士。〔一六〕庾信傷王司徒褒詩：「自能枯木潤，足得流水圓。」按荀子勸學：「玉在山而木潤。」尸子：「凡水，其圓折者有珠。」此以珠玉喻人才。〔一七〕盧思道，字子行。聰明俊辯。師事邢子才，復從魏收借異書，才學俱有名。仕齊爲散騎常侍，直中書省。周武帝平齊，授儀同三司。隋初，復爲散騎侍郎卒。李德林，字公輔。該博墳典，善屬文，辭覈而理暢。北齊天保中舉秀才，累官通直散騎常侍，典樞密。周武帝克齊，授內史上士，後佐隋高祖定大計，平陳，授柱國，封郡公。被譖，出爲懷州刺史。卒諡文。薛道衡，字玄卿。專精好學。齊武平初，除尚書左外兵郎。齊亡入周，仕至邳州刺史。隋高祖受禪，除內史舍人，後遷內史侍郎，進上開府。才名顯著，一時無比。爲煬帝所忌，被縊殺。李元操，名孝貞。仕齊爲司徒府參軍，簡靜不妄交通賓客。拜給事中。入周爲吏部下大夫。隋高祖時，歷官蒙州刺史，吏民安之。後徵拜內史侍郎，參典文翰，出爲金州刺史。魏澹，字彥深。專精好學，善屬文。仕齊，歷殿中郎、中書舍人，與修國史。入周爲納言中士。隋初，爲太子舍人，遷著作郎。隋高祖以魏收所撰魏書，褒貶失實，詔澹別成魏史，甚得史體。虞世基，字茂世。博學有高才，兼善草隸。煬帝時，爲內史侍郎，專典樞密，參掌朝政。後爲字文化及所害。柳彥，字願言。少聰敏，解屬文，好讀書博覽。仕梁，入隋，轉晉王諮議參軍，爲羣士之冠。後拜祕書監，封漢南公。卒諡

康。許善心，字務本，少孤，聰明有思理。仕陳爲散騎常侍，以聘隋被留，累遷通議大夫。後爲宇文文化及所害。〔一八〕潘徽，字伯彥，吳郡人，性聰敏，少受詩禮，講莊老，並通大義，尤精三史，善屬文，能持論。仕陳爲客館令。陳亡入隋，爲京兆郡博士。與楊玄感兄弟友善，玄感敗，出爲威定縣主簿，意不平，卒於道。萬壽，姓孫，字仙期，信都武強人。幼從熊安生受五經，能通大義，博涉子史，善屬文，美談論。隋初爲滕王文學。仁壽初，徵拜豫章王長史，終大理司直。

三 秋日登洪府滕王閣餞別序

王勃

豫章故郡〔一〕，洪都新府，星分翼軫〔二〕，地接衡廬〔三〕，襟三江而帶五湖，控蠻荆而引甌越。物華天寶，龍光射牛斗之墟〔五〕；人傑地靈，徐孺下陳蕃之榻〔六〕。雄州霧列，俊彩星馳，臺隍〔七〕枕夷夏之交，賓主盡東南之美。都督閻公之雅望，棨戟遙臨；宇文〔八〕新州之懿範，旌帷暫駐。十旬〔九〕休暇，勝友如雲；千里逢迎，高朋滿座。騰蛟起鳳，孟學士之詞宗〔一〇〕；紫電青霜，王將軍之武庫〔一一〕。家君作宰，路出名區，童子何知，躬逢勝餞。

時維九月，序屬三秋。潦水盡而寒潭清，煙光瀲而暮山紫。儼驂駢於上路〔二二〕，訪風景於崇阿；臨帝子之長洲，得天人〔二四〕之舊館。層臺聳翠，上出重霄；飛閣翔丹，下臨無地。鶴汀鳧渚，窮島嶼之縈迴；桂殿蘭宮，卽岡巒之體勢。

披繡闥，俯雕甍，山原曠其盈視，川澤紆其駭矚。閭闔撲地〔二五〕，鐘鳴鼎食之家；舸艦迷津，青雀黃龍之軸〔二六〕。雲銷雨霽，彩徹區明。〔二七〕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漁舟唱晚，響窮彭蠡之濱；雁陣驚寒，聲斷衡陽之浦。〔二八〕遙吟甫暢，逸興遄飛。爽籟〔二九〕發而清風生，緝歌凝而白雲遏。睢園綠竹〔三〇〕，氣凌彭澤之樽；〔三一〕鄴水朱華〔三二〕，光照臨川之筆〔三三〕。四美具〔三四〕，二難并〔三五〕。

窮睇眇於中天，極娛遊於暇日。天高地迴，覺宇宙之無窮；興盡悲來，識盈虛之有數。望長安於日下，目吳會於雲間。〔三六〕地勢極而南溟〔三七〕深，天柱高而北辰。〔三八〕遠關山難越，誰悲失路之人？萍水〔三九〕相逢，盡是他鄉之客。懷帝闈而不見〔四〇〕，奉宣室以何年〔四一〕？嗟乎！時運不齊，命途多舛。馮唐易老〔四二〕，李廣難封〔四三〕。屈賈誼於長沙，非無聖主；竄梁鴻於海曲〔四四〕，豈乏明時？

所賴君子見機，達人知命。老當益壯，寧移白首之心；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

志。酌貪泉而覺爽〔三五〕，處涸轍而相權〔三六〕。北海雖賒，扶搖可接〔三七〕；東隅已逝，桑榆非晚。孟嘗高潔，空餘報國之心〔三八〕；阮籍猖狂，豈效窮途之哭〔三九〕？

勃三尺微命，一介書生，無路請纓，等終軍之弱冠〔四〇〕；有懷投筆〔四一〕，愛宗愨之長風〔四二〕。舍簪笏於百齡〔四三〕，奉晨昏於萬里。非謝家之寶樹〔四四〕，接孟氏之芳鄰〔四五〕。他日趨庭，叨陪鯉對〔四六〕；今茲捧袂〔四七〕，喜託龍門〔四八〕。楊意不逢，撫凌雲而自惜〔四九〕；鍾期既遇，奏流水以何慚〔五〇〕！

嗚呼！勝地不常，盛筵難再，蘭亭〔五一〕已矣，梓澤〔五二〕丘墟。臨別贈言，幸承恩於偉餞；登高作賦，是所望於羣公。敢竭鄙誠，恭疏短引，一言均賦，四韻俱成〔五三〕。請灑潘江，各傾陸海云爾〔五四〕。

【題解】

洪府，唐之洪州，亦稱洪都，今江西南昌縣治。江西通志：「滕王閣，在章江、廣潤二門之間。

顯慶之間，滕王元嬰都督洪州，營建此閣。迨落成，而滕王之封適至，因以名之。後閻伯嶼來督，（按伯嶼，天寶時人，未嘗爲都督，王勃傳與唐摭言僅言都督閻公而不載其名）其婿吳子章（摭言作孟學士）能文，令宿構閣序，因九日宴僚屬，欲出誇之。先是龍門王勃，往交趾省親，舟次馬當山，去南昌七百餘里，神見夢焉，且許助風。及明而至，遂得預宴。閻徧請賓客爲序，皆辭謝；至勃，不辭。文成，一座敬服。」

卽此序文是。○據言：「閻公……以紙筆巡讓賓客，勃不辭讓。公大怒，拂衣而起，專令人伺其下筆，第一報云：「南昌故郡，洪都新府。」公曰：「亦是老生常談。」又報云：「星分翼軫，地接衡廬。」公聞之，沈吟不言。又云：「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公瞿然而起曰：「此真天才，當垂不朽矣！」」

【作者略歷】 王勃，字子安，唐絳州龍門人。高宗麟德初，對策高第。初爲沛王府修撰，以遊戲文爲高宗所斥。久之，補虢州參軍。勃恃才傲物，爲同僚所嫉，以殺官奴曹達，當誅，除名；父福時，坐此左遷交趾令。上元二年，勃往交趾省父，渡海，溺水，驚悸而死，年二十八，一說二十九。勃少有逸才，文章邁捷，下筆卽成，與楊炯、盧照鄰、駱賓王齊名，號稱初唐四傑。亦工詩，詩格雖沿六朝遺風，未脫綺麗之習，然已着意於聲律，開唐代新聲律體之先矣。清蔣清翊有王子安集註二十卷。

【注釋】 〔一〕豫章，漢郡名，唐爲洪州，故此稱洪州爲豫章故郡。俗本豫章作南昌，非。〔二〕翼與軫，二星名，在楚之分野。〔三〕衡，指衡山；廬，指廬山。此言洪州地勢雄闊。〔四〕古有三江五湖之名，惟所在地各說不一。此亦言洪州地勢雄闊。〔五〕晉武帝時，牛斗二星間常有紫氣。張華問雷煥。答曰：「此寶劍之精耳。」後煥爲豐城令，掘獄，得二劍：一名干將，一名莫邪。此言洪州有奇寶。〔六〕徐碑，字孺子，洪州之高士。家貧，躬耕而食，不應徵辟。太守陳蕃，不接賓客，惟禪來，則特設一榻，去則懸之。此言洪州有奇人。〔七〕臺，謂城樓；隍，謂城下之小河。臺隍合言，卽城池。〔八〕字文，或以爲名鈞。

，新任澧州牧，時適經此。或以爲名節，時流柳州經此。〔九〕十日曰旬。唐制，遇旬則休沐。時爲重九，而曰十旬，泛言之。〔一〇〕此用晉孟嘉之故事，喻與會之文士。孟嘉，字萬年。少知名。太尉庾亮領江州，辟爲從事；後爲桓溫參軍，甚見禮重。九月九日，溫宴龍山，風吹嘉帽墮落，嘉不之覺。溫命孫盛作文嘲嘉，嘉即答之，其文甚美。〔一一〕此用梁蕭明與王僧辯書語意。明楊慎丹鉛總錄：『三國典略，蕭明與王僧辯書：「凡諸部曲，並使招攜，赴投戎行，前後雲集。霜戈電戟，無非武庫之兵；龍甲犀渠，皆是雲臺之仗。」唐王勃滕王閣序：「紫電青霜，王將軍之武庫。」正用此事。』按王僧辯，字君才。梁天監中。爲湘東王繹中兵參軍。侯景反，西就元帝，以大都督討景，與陳霸先破之於石頭城。累功加太尉，封永寧郡公。後爲陳霸先所殺。〔一二〕儼，猶儼然，昂頭貌。驂駢，駕車之馬。言馬駕車昂然而進。〔一三〕帝子，謂滕王元嬰。洲，指滕王閣前之沙洲。〔一四〕天人，指帝子滕王。三國志王粲傳引魏略云：『臨菑侯植求淳（邯鄲淳），太祖遣淳詣植，歸對其所知，歎植之才，謂之天人。』按天人，俗本作仙人。〔一五〕方言：『撲，聚也。』注：『撲，屬聚相著貌。』〔一六〕軻通軸。穆天子傳：『天子乘鳥舟、龍舟，浮於大沼。』郭璞注：『舟皆以龍、鳥爲形制。今吳之青雀舫，此其遺制。』〔一七〕雲，俗本作虹。區明，俗本作雲衢。〔一八〕此用應瑒詩意。應瑒侍五官中郎將建寧臺集詩：『朝雁鳴雲中，音響一何哀！問子游何鄉？戢翼正徘徊，言我寒門來，將就衡陽棲。』〔一九〕殷仲文南州桓公九井作詩：『爽籟警幽律。』李善注：『爾

雅曰：「爽，差也。」簫管非一，故言爽焉。〔二〇〕此用梁苑事。水經注：「睢水又東南流，歷於竹圃，水次綠竹蔭渚，菁菁實望，世人言梁王竹園也。」〔二一〕言勝陶潛之獨酌。〔二二〕此用曹植公譏事。曹植公譏詩：「朱華冒綠竹。」李善注：「朱華，芙蓉也。」〔二三〕此用謝靈運事。宋書謝靈運傳：「少好學，博覽羣書。文章之美，江左莫逮。太祖以爲臨川內史。」〔二四〕謝靈運擬魏太子鄴中集詩序：「天下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并。」〔二五〕世說新語規箴：「何晏鄧颺，令管輅作卦。卦成，輅稱引古義，深以戒之。颺曰：「此老生之常談。」晏曰：「知幾其神乎，古人以爲難；交疎吐誠，今人以爲難。今君一面，盡二難之道，可謂明德惟馨。」此用以喻己之盡言。一說，二難謂賢主、嘉賓。〔二六〕此甚言閣高，登之可以望見長安與吳郡、會稽郡也。〔二七〕南溟，卽莊子逍遙遊所謂南溟者，天池也。〔二八〕神異經：「崑崙之山，有銅柱焉，其高入天，所謂天柱也。圍三千里，周圍如削。」北極，北辰也。見爾雅釋天。〔二九〕萍水，一本作溝水。〔三〇〕離騷：「吾令帝閭關兮，倚閭闔而望予。」王逸注：「帝，謂天帝；閭，主門者也。」言心懷君上而不得見。〔三一〕此用漢賈誼召對宣室之故事，言不知何日得如漢賈誼之召對也。〔三二〕史記馮唐傳：「唐以孝著，爲中郎署長，事文帝。文帝轂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爲郎？家何在？」具以實對，拜唐爲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景帝立，以唐爲楚相，免。武帝立，求賢良，舉馮唐。唐時年九十餘，不能復爲官，乃以唐子馮遂爲郎。」〔三三〕史記李將軍傳：「廣常

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部校尉以下，才不及中人，然以擊胡軍功取侯者數十人。而廣不爲後人，然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且固命也？」〔三四〕

後漢書逸民傳：「梁鴻……因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肅宗聞而悲之，求鴻不得。乃易姓運期，名耀，字侯光，與妻子居齊魯之間。有頃，又去適吳。至吳，依大家皋伯通，居廡下，爲人賃舂。」海曲，言偏僻之地也。〔三五〕晉書吳隱之傳：「未至州（廣州）二十里，地名石門，有水曰貪泉，飲者懷無厭之欲。隱之至泉所，酌而飲之，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飲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清操愈厲。」

〔三六〕莊子外物篇：「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游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後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

喻言處窮約而不悲。〔三七〕賒，遠也。扶搖，從下而上之暴風。此用莊子逍遙遊鵬飛之語意，謂事功當有機可致。〔三八〕後漢書循吏傳，孟嘗，字伯周，會稽上虞人。嘗少修操行，仕郡爲戶曹史。後策孝廉，舉茂才，拜徐令，遷合浦太守。以病自上，被徵，隱處窮澤。桓帝時，尙書同郡楊喬上書薦嘗，嘗竟不見用，年七十，卒於家。〔三九〕阮籍，身處亂世，自隱於酒，任性不羈。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迹所窮，輒慟哭而反。〔四〇〕纓，馬鞅也。漢書終軍傳：「南越與漢和親，乃遣軍使南越說其王，欲令入朝，比內諸

侯。軍自請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軍死時，年二十餘，世謂之終童，故云弱冠。〔四一〕此用漢班超投筆從戎故事。見第二冊班超傳。〔四二〕愛，一作慕。宋書宗慤傳：『宗慤，字元幹，南陽人。年少時，炳（慤叔父）問其志。慤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四三〕簪笏二物，仕宦所用，此用以代仕宦者，言願終身舍仕宦而不爲。〔四四〕世說新語：『謝太傅（安）問諸子姪：「子弟亦何預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車騎（玄）答曰：「譬如芝蘭、玉樹，欲其使生於階庭耳。」』此用謝安叔姪語，謙言己非佳子弟。〔四五〕此用孟母三遷教子之故事，言已幼時亦曾受家庭教育。〔四六〕鯉，孔子之子，字伯魚。趨庭事，見論語季氏篇。〔四七〕捧袂，謂以手扶持長者之手。禮記曲禮上：『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此處用爲進謁之意。〔四八〕後漢書李膺傳：『（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爲登龍門。』此以李膺比閻公。〔四九〕揚意，即揚得意，駢文家爲整齊語句而省去一字。史記司馬相如傳：『蜀人楊得意爲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爲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又：『相如既奏大人之頌，天子大說，飄飄有凌雲之氣，似游天地之間意。』此以司馬相如自擬，嘆不逢引薦者。〔五〇〕此用鍾子期識伯牙高山流水琴音事，自言不逢知己。〔五一〕蘭亭，在今浙江紹興縣西南二十七里。晉王羲之嘗與人會於會稽山陰之蘭亭，見羲之所作蘭亭集序。〔五二〕此指晉石崇之金谷。晉書石崇傳：『崇有別館，在河陽之金谷，一名梓澤。』〔五

三 此物指其所作滕王閣詩，其辭云：『滕王高閣臨江渚，佩玉鳴鸞罷歌舞。畫棟朝飛南浦雲，朱簾暮捲西山雨。閒雲潭影日悠悠，物換星移幾度秋？閣中帝子今何在？檻外長江空自流！』〔五四〕此以潘岳、陸機比與會諸文士。鍾嶸詩品序：『余嘗言陸才如海，潘才如江。』

四 與博昌父老書

駱賓王

月、日，駱賓王致書於博昌父老等。承並無恙，幸甚幸甚！

雲雨俄別，封壤異鄉。春渚青山，載勞延想；秋天白露，幾變光陰。古人云：『別易會難。』〔一〕不其然也？

自解攜〔二〕襟袖，將十五年，交臂〔三〕存亡，略無半在。張學士溘從朝露〔四〕，辟閭公倏掩夜臺〔五〕，故吏門人，多遊蒿里〔六〕；耆年宿德，但見松丘〔七〕。嗚呼！泉壤殊途，幽明永隔。人理危促，天道奚言？感今懷舊，不覺涕之無從也。沉過隙〔八〕不留，藏舟難固〔九〕。追維逝者，浮生幾何？哀緣物興，事因情感。雖蒙莊一指〔一〇〕，殆先覺於勞生〔一一〕；秦佚三號〔一二〕，詎忘情於怛化？啜其泣矣，尙何

云哉！

又聞移縣就樂安故城^{〔二五〕}，廨宇、邑居，咸徙其地；里閭、阡陌，徒有其名。荒徑三秋，蔓草滋於舊館；頽墉四望，拱木^{〔二六〕}多於故人。嗟乎！仙鶴來歸，遼東之城郭猶是^{〔二五〕}；靈烏代謝^{〔二六〕}，漢南之陵谷已非^{〔二七〕}。

昔吾先君，出宰斯邑，清芬雖遠，遺愛猶存。延首城池，何心天地？雖則山河四塞，是稱無棣之墟^{〔二八〕}；松檟千秋，有切惟桑之里^{〔二九〕}。故每懷夙昔，尙想經過；于役不遑，願言徒擁！

今西成有歲^{〔三〇〕}，東戶無爲^{〔三一〕}；野老清談，怡然自得；田家濁酒，樂以忘憂。故可洽賞當年，相歡卒歲。寧復惠存舊好，追思昔遊？所恨企予望之，經途密邇，佇中衢而空軫^{〔三二〕}，巾下澤而莫因^{〔三三〕}。風月虛心，形留神送；山川在目，室邇人遐！以此懷勞，增其嘆息。情不遺舊，書何盡言！

【題解】

博昌縣，唐屬河東道青州，在今山東博興縣南。賓王之父曾爲博昌宰。其後博昌治所遷移樂

安故城（在今博興縣北），賓王聞之，作此書寄博昌父老，用相慰安，並自述闊別相念之意。

【作者略歷】

賈賓王，唐義烏人。七歲能賦詩，工文章，爲初唐四傑之一。武后時，爲臨海丞，棄

官去。武后僭位，徐敬業起兵討之，賓王爲作檄文，斥武后罪惡。武后見之，嘆曰：『有才如此，坐此流落不遇，宰相之過也！』敬業敗，賓王亡命，不知所之。或云被殺，或云去髮爲僧。中宗時，詔求其文，得數百篇。今有駱臨海集。

【注釋】

〔一〕此東漢邯鄲淳詩句：『行矣，去矣，別易會難！』

〔二〕攜，離也。解攜，猶言分離。

〔三〕莊子田子方：『吾終身與女交一臂而失之。』後人沿爲友朋之稱，此則指友朋故舊，卽下文所指張學

士、辟閭公及故吏門人。〔四〕張學士，疑爲張昌齡之兄昌宗，官至太子舍人，修文館學士，與賓王同時。

湓，奄忽也。朝露見日則乾，言不能久也。漢書蘇武傳：『人生如朝露。』〔五〕辟閭，複姓。未詳爲何人。

夜臺，墓穴也。〔六〕蒿里，本地名。樂府有蒿里歌，爲送葬之辭，後人泛稱蒿里爲葬地。〔七〕松丘，

謂墳墓。〔八〕喻光陰。莊子知北遊：『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隙，忽然而已。』〔九〕莊子大宗師：

『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言人死生存亡，不能自主

也。〔一〇〕莊子爲戰國蒙人，故稱蒙莊。莊子齊物論：『天地一指，萬物一馬也。』按謂視天地如一指。

〔一一〕莊子大宗師：『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逸我以老，息我以死。』〔一二〕莊子養生主：『老

聃死，秦佚弔之，三號而出。』〔一三〕謂移博昌縣治所於樂安故城事。〔一四〕拱木，謂墓木也。左傳僖

公三十二年：『爾墓之木拱矣。』〔一五〕搜神後記：『丁令威學道於靈虛山，後化鶴歸遼，集華表柱云，

「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歸。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學仙冢纍纍？」遼東，今遼寧東南境。「一六」靈鳥，謂日。言日月代謝，時日不居。「一七」蘇耽歌：「鄉原一別，重來事非。甲子不記，陵谷遷移。」按水經注：「耽，漢郴縣人，少孤，養母至孝。忽辭母去，受性應仙，後見耽乘白馬還山中。」歌卽回時所作也。漢南，謂荊州，郴縣爲荊州地，故稱漢南。「一八」無棣，春秋齊邑，隋始置縣。博昌在無棣故墟界內，故云。「一九」惟桑，謂鄉里也。詩小雅小弁：「維桑與梓，必恭敬止。」言己與博昌有鄉里之關切。「二〇」尙書堯典：「平秩西成。」謂秋時農事收穫。此指博昌新治所言。「二一」陶潛詩：「卻想東戶時，餘糧宿中田。」此言博昌故治無人治理。「二二」軫，痛念也。言徘徊中途，深致惆悵。「二三」巾，動詞，謂以衣被車也。下澤，車名。後漢書馬援傳：「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考工記車人：「車人爲車，……行澤者欲短轂，行山者欲長轂，短轂則利，長轂則安。」按此言欲駕車前來一望，而有所不能也。

五 唐詩一（八首）

述懷「一」

魏徵

中原還逐鹿〔二〕，投筆事戎軒〔三〕，縱橫計不就，慷慨志猶存。杖策謁天子，驅馬出關門。請纓繫南越〔四〕，憑軾下東藩〔五〕。鬱紆陟高岫，出沒望平原。古木鳴寒鳥；空山啼夜猿。既傷千里目，還驚九折〔六〕魂。豈不憚艱險，深懷國士〔七〕恩。季布無二諾〔八〕；侯嬴重一言〔九〕。人生感意氣，功名誰復論！

感遇詩三首

陳子昂

本爲貴公子，平生實愛才。感時思報國，拔劍起蒿萊〔一〇〕。西馳丁零塞〔一一〕，北上單于臺〔一二〕。登山見千里，懷古心悠哉！誰言未忘禍，磨滅成塵埃。

吾愛鬼谷子〔一三〕，青溪無垢氛。囊括經世道，遺身在白雲。七雄方龍鬪〔一四〕，天下亂無君。浮榮不足貴，遵養晦時文〔一五〕。舒之彌宇宙，卷之不盈分。豈徒山木壽〔一六〕，空與麋鹿羣〔一七〕？

翡翠〔一八〕巢南海，雄雌珠樹林。何知美人意，驕愛比黃金？殺身炎洲裏，委羽玉堂陰。旖旎光首飾，葳蕤〔一九〕爛錦衾。豈不在遐遠，虞羅〔二〇〕忽見尋。多材信爲累，歎息此珍禽。

雜詩

沈佺期

聞道黃龍^{〔三二〕}戍，頻年不解兵。可憐閨裏月，長在漢家營。少婦今春意；良人昨夜情。誰能將旗鼓，一爲取龍城^{〔三三〕}？

遙同杜員外審言過嶺^{〔三三〕}

前人

天長地闊嶺頭分，去國離家見白雲。洛浦^{〔三四〕}風光何所似；崇山瘴癘不堪聞。南浮漲海人何處；北望衡陽雁幾羣^{〔三五〕}。兩地江山萬餘里，何時重謁聖明君？

留別之望舍弟

宋之間

同氣有三人，分飛在此晨。西馳巴嶺徼^{〔三六〕}；東去洛陽濱。強飲離前酒；終傷別後神。誰憐散花萼^{〔三七〕}，獨赴日南^{〔三八〕}春？

嵩山石淙侍宴應制^{〔三九〕}

前人

離宮祕苑勝瀛洲，別有仙人洞壑幽。巖邊樹色含風冷；石上泉聲帶雨秋。鳥向歌筵來度曲；雲依帳殿結爲樓。微臣昔忝方明御，今日還陪八駿遊。(三〇)

【題解】

唐詩承漢魏六朝之流變，近體詩特興，蔚爲詩之極盛時代。後之品藻唐詩者，以初、盛、中

、晚，概論唐代詩。大概自高祖武德初至玄宗開元初，凡一百年，爲初唐；由開元間至代宗大曆初，凡五十餘年，爲盛唐；由大曆初至文宗太和九年，凡七十餘年，爲中唐；由文宗開成初，至昭宣帝天祐，凡八十餘年，爲晚唐。初唐詩約分兩派：一派綺麗華瞻，承齊梁之遺風，其聲調更爲諧協，對偶更爲工整，王、楊、盧、駱四傑開其端，沈佺期、宋之問集其成，近體詩之格調，乃於此時正式成立。一派懲六朝之綺靡，而思有以矯之，魏徵、陳子昂，其代表也。觀其所作古風，力求脫離齊、梁舊習，漸返於雅正，實開盛唐詩人李、杜之先聲。茲選魏、陳、沈、宋四家詩，以見初唐詩歌之梗概。

【作者略歷】

魏徵，略歷見前隋書經籍志序注。陳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人。武后時爲靈臺正

字。遷右拾遺。後爲縣令段簡誣繫獄中而卒。唐興，詩文承徐、庾餘風，辭尙綺麗；自子昂出，始變雅正。

初爲感遇詩三十八章，王適曰：『是必爲海內文宗。』乃請交。韓愈送孟東野序云：『唐之有天下，陳子昂

、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亦稱子昂之詩也。沈佺期，字雲卿，相州內黃人

。第進士，由協律郎累除給事中考功。神龍中，爲修文館學士，開元初，卒。自建安後，詩格屢變，及佺期

與宋之間，又加工麗。學者宗之，號爲沈宋體。語曰：「蘇李居前，沈宋比肩。」宋之間，字延清，一名少連，汾州人。爲人偉儀貌，雄於辯。甫冠，武后召與楊炯分直習藝館，累轉尚方監丞左奉宸內供奉，與沈佺期同媚附張易之。睿宗時，流嶺南，賜死。藝苑卮言曰：「五言至沈宋始可稱律。律爲音律、法律，天下無嚴於是者。知虛實平仄不得任情，而法度明矣。二君正是敵手。排律用韻纒妥，事不旁引，情無牽合，當爲最勝。」

【注釋】

〔一〕述懷詩，多據寫懷抱之作，常以之尙論古人，寄以感慨。〔二〕史記項羽本紀：「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此謂爭攘竊據也。〔三〕漢班超嘗投筆從戎，見漢書班超傳。軒，車也。〔四〕謂漢終軍請受長纓，羈南越王致之闕下。〔五〕謂漢鄼食其誅齊下七十餘城。〔六〕謂險峻也。漢書王尊傳：「上以尊爲郿令，遷益州刺史。先是瑯琊王陽爲益州刺史，行部至邛郯九折阪，歎曰：「秦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後以病去。及尊爲刺史，至其阪，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邪？」吏對曰：「是。」尊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爲孝子，王尊爲忠臣。」〔七〕國策趙策豫讓爲知伯報仇，爲趙襄子所執，襄子責以何不爲范中行氏報仇。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以眾人遇臣，臣故眾人報之；知伯以國士遇臣，臣故國士報之。」〔八〕漢季布任俠，名滿天下，當時有「得黃金百斤，不如季布一諾」之諺。見史記季布傳。〔九〕侯嬴家貧，年七十，爲大梁夷門監，信陵君禮遇之，因爲信陵君策奪晉鄙軍救趙。初嬴謂信陵

君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鄉自剄以送公子。』至期，果自剄死。見史記信陵君傳。〔一〇〕蒿萊，艾薊之屬。此謂起自田間也。〔一一〕丁零，古之狄種，後爲匈奴屬國，居地

約當今西伯利亞葉尼塞河上游至貝加爾湖南之地。〔一二〕漢書武帝紀：『帝出長城，北登單于臺。』臺故

址在今綏遠歸綏之西。〔一三〕鬼谷子，楚人，縱橫家之祖，蘇秦、張儀師事之。因其所居，稱爲鬼谷先生

。有鬼谷子一卷。〔一四〕龍鬪，喻羣雄爭鬪。易：『龍戰於野，其血玄黃。』〔一五〕詩周頌酌：『於鑠王

師，遵養時晦。』朱註謂退自循省，與時皆晦，意即隱居待時也。〔一六〕莊子山木篇：『莊子行於山中，

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問其故，曰：『無所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

』〔一七〕謂本志在濟世，非甘於隱也。〔一八〕翡翠，鳥名，產越南等處。羽毛美麗，可爲飾品。爾雅

：『翠鳥或謂之翡翠，雄赤曰翡，雌青曰翠。』〔一九〕葳蕤，草木葉垂之貌。〔二〇〕虞，掌山澤之官。

羅，網也。〔二一〕黃龍，慕容燕之故都，在今熱河朝陽縣。〔二二〕龍城，又曰和龍，在今熱河。一說爲

匈奴諸長大會祭天之處。〔二三〕沈德潛曰：『佷期流驪州，審言流峯州，南北分飛，同時過嶺而作。』審

言，唐襄陽人，字必簡。特才傲世。與崔融、李嶠、蘇味道爲四友。中宗朝官至修文館直學士卒。〔二四〕

洛浦，指洛水。〔二五〕衡陽，今湖南衡陽，地近衡嶽。衡嶽上有迴雁峯，相傳雁羣至此則回。〔二六〕巴

嶺即大巴山，在陝西與四川交界處。微，邊地也。〔二七〕花萼，借喻兄弟也。詩小雅常棣：『常棣之華，

鄂不韡韡。』序謂常棣，燕兄弟也。〔二八〕日南，漢置郡，卽秦之象郡，當今安南順化等地。〔二九〕嵩山在河南登封縣之北，卽中嶽也。石淙，山中名勝區。應制，卽應詔所製之詩，貴典雅厚重。〔三〇〕古者，天子祀日之後，反祀方明。方明者，以木爲之，方四尺，設六色，以象上下四方之神。見儀禮覲禮及注。又相傳周穆王有八駿馬，乘之以周行天下。見穆天子傳。此二句之意，謂昔曾侍從祭祀，今復得與宴遊。

六 敘事

劉知幾

夫國史之美者，以敘事爲工；而敘事之工者，以簡要爲主。簡之時義大矣哉！歷觀自古，作者權輿〔一〕。尙書發蹤，所載務於寡事；春秋變體，其言貴於省文。斯澆淳殊致〔二〕，前後異跡。然則文約而事豐，此述作之尤美者也。

始自兩漢，迄乎三國，國史之文，日傷煩富。逮晉已降，流宕逾遠。尋其冗句，摘其煩詞，一行之間，必謬增數字；尺紙之內，恆虛費數行。夫聚蚊成雷〔三〕，羣輕折軸〔四〕。況於章句不節，言詞莫限，載之兼兩，曷足道哉！

蓋敘事之體，其別有四：有直紀其才行者，有唯書其事跡者，有因言語而可知

者，有假讚論而自見者。

至如古文尙書〔五〕，稱帝堯之德，標以「允恭克讓」。〔六〕春秋左傳，言子太叔之狀，目以「美秀而文」。〔七〕所稱如此，更無他說。所謂直紀其才行者。

又如左氏載申生爲驪姬所譖，自縊而亡〔八〕。班史稱紀信爲項籍所圍，代君而死〔九〕。此則不言其節操，而忠孝自彰。所謂唯書其事跡者。

又如尙書稱武王之罪紂也，其誓曰：「焚炙忠良，剝剔孕婦。」〔一〇〕左傳紀隨會〔一一〕之論楚也，其詞曰：「箠路藍縷，以啓山林。」〔一二〕此則才行事跡，莫不闕如；而言有關涉，事便顯露。所謂因言語而可知者。

又如史記衛青傳後，太史公曰：「蘇建嘗責大將軍不薦賢待士〔一三〕。」漢書孝文紀末，其讚曰：「吳王〔一四〕詐病不朝，賜以几杖。」此則傳之與紀，並所不書；而史臣發言，別出其事。所謂假讚論而自見者。

然則才行、事跡、言語、讚論，凡此四者，皆不相須。若兼而畢書，則其費尤廣。〔一五〕但自古經史，通多此類。〔一六〕能獲免者，蓋十無一二。〔一七〕

又敘事之省，其流有二焉：一曰省句，二曰省字。

左傳宋華耦來盟，稱其先人得罪於宋，魯人〔二八〕以爲敏。夫以鈍者稱敏，則明賢達所嗤。此爲省句也。

春秋經曰：『隕石於宋五。』〔二九〕夫聞之隕，視之石，數之五。加以一字太詳，減其一字太略。求諸折中，簡要合理。此爲省字也。

其有反於是者，若穀梁稱：『邾克眇，季孫行父禿，孫良夫跛。齊使跛者逆跛者，禿者逆禿者，眇者逆眇者。』〔三〇〕蓋宜除跛者已下句，但云「各以其類逆」；必事加再述，則於文殊費。此爲煩句也。

漢書張蒼傳云：『年老口中無齒。』蓋於此一句之內，去「年」及「口中」可矣。夫此六文成句，而三字妄加。此爲煩字也。

然則省句爲易，省字爲難。洞識此心，始可言史矣。苟句盡餘贅，字皆重複，史之煩蕪，職由於此。

蓋餌巨魚者，垂其千鈞，而得之在於一筌〔三一〕；捕高鳥者，張其萬罟，而獲之由於一目〔三二〕。夫敘事者，或虛益散辭，廣加閑說，必取其所要，不過一言一句耳。苟能同夫獵者漁者，既執而罟鈞必收，其所留者唯一筌一目而已，則庶幾駢枝盡

去而塵垢都捐，華逝而實存，滓去而瀦在矣。嗟乎，能損之又損，而玄之又玄（二二），輪扁所不能語斤（二四），伊摯所不能言鼎（二五）也。

夫飾言者爲文，編文者爲句；句積而章立，章積而篇成。篇目既分，而一家之言備矣。

古者行人出境，以詞令爲宗；大夫應對，以言文爲主。況乎列以章句，刊之竹帛，安可不勵精雕飾，傳諸諷誦者哉？

自聖賢述作，是曰經典。句皆韶夏（二六），言盡琳瑯（二七）；秩秩德音，洋洋盈耳。譬夫游滄海者，徒驚其浩曠；登泰山者，但嗟其峻極。必摘以尤最，不知何者爲先。

然章句之言，有顯有晦：顯也者，繁詞縟說，理盡於篇中；晦也者，省字約文，事溢於句外。然則晦之將顯，優劣不同，較可知矣。夫能略小存大，舉重明輕，一言而巨細咸該，片語而洪纖靡漏。此皆用晦之道也。

昔古文義，務卻浮詞。虞書云：『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夏書云：『啓

呱呱而泣，予不子。』周書稱：『前徒倒戈，血流漂杵。』虞書云：『四罪而天下咸服。』此皆文如關略，而說實周贍。故覽之者初疑其易，而爲之者方覺其難，固非雕蟲小技所能斥苦其說也。

既而丘明受經，師範尼父。夫經以數字包義，而傳以一句成言。雖繁約有殊，而隱晦無異。故其綱紀而言邦俗也，則有『士會爲政，晉國之盜奔秦』，『邢遷如歸，衛國忘亡』；其款曲而言人事也，則有『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斯皆言近而旨遠，辭淺而義深。雖發語已殫，而含意未盡。使夫讀者望表而知裏，捫毛而辨骨，覩一事於句中，反三隅於字外。晦之時義，不亦大哉！

洎班、馬二史，雖多謝五經，必求其所長，亦時值斯語。至若『高祖亡蕭何，如失左右手』，『漢兵敗績，隄水爲之不流』，『董生乘馬，三年不知牝牡』，『翟公之門，可張雀羅』；則其例也。

自茲已降，史道陵夷；作者蕪音累句，雲蒸泉湧。其爲文也，大抵編字不隻，捶句皆雙；修短取均，奇偶相配。故應以一言蔽之者，輒足爲二言；應以三句成文

者，必分爲四句。彌漫重沓，不知所裁。是以處道受責於少期^{三七}，子昇取譏於君懋^{三八}，非不幸也。

蓋作者言雖簡略，理皆要害。故能疏而不遺，儉而無闕。譬如用奇兵者，持一當百，能全克敵之功也。若才乏雋穎，思多昏滯，費詞既甚，敘事纒周；亦猶售鐵錢者，以兩當一，方成貿遷之價也。

然則史、漢已前，省要如彼，國、晉^{三九}已降，煩碎如此；必定其妍媸，甄其善惡。夫讀古史者，明其章句，皆可詠歌；觀近史者，悅其緒言，直求事意而已。是則一貴一賤，不言可知，無假推揚，而其理自見矣。

昔文章既作，比興由生。鳥獸以媿賢愚，草木以方男女。詩人騷客，言之備矣。

洎乎中代，其體稍殊，或擬人必以其倫，或述事多比於古。當漢氏之臨天下也，君實稱帝，理異殷周；子乃封王，名非魯衛^{四〇}。而作者猶謂帝家爲王室，公輔爲王臣，磐石加建侯之言^{四一}，帶河申俾侯之誓^{四二}。而史臣撰錄，亦同彼文章，

假託古詞，翻易今語。潤色之濫，萌於此矣。

降及近古，彌見其甚。至如諸子短書〔四三〕，雜家小說，論逆臣則呼爲問鼎〔四四〕，稱巨寇則目以長鯨〔四五〕。邦國初基，皆云草昧〔四六〕；帝王兆跡，必號龍飛〔四七〕。斯並理兼諷諭，言非指斥；異乎游夏〔四八〕措詞、南董〔四九〕顯書之義也。

如魏收代史〔五〇〕、吳均齊錄〔五一〕，或牢籠一世，或苞舉一家，自可申不刊之格言，弘至公之正說。而收稱劉氏納貢，則曰『來獻百牢』〔五二〕；均敘元日臨軒，必云『朝會萬國』〔五三〕。夫以吳徵魯賦〔五四〕，禹計塗山〔五五〕，持彼往事，用爲今說，置於文章則可，施於簡冊則否矣。

亦有方以類聚，譬諸昔人。如王隱稱諸葛亮挑戰，冀獲曹咎之利〔五六〕；崔鴻稱慕容沖見幸，爲有龍陽之姿〔五七〕。其事相符，言之讜〔五八〕矣。而盧思道稱邢邵喪子不慟，自東門吳已來，未之有也。〔五九〕李百藥稱王琳雅得人心，雖李將軍恂恂善誘，無以加也。〔六〇〕斯則虛引古事，妄足庸音。苟矜其學，必辨而非當者矣。

昔禮記檀弓，工言物始。夫自我作故，首勑新儀，前史所刊，後來取證。是以漢初立禘，子長所書〔六一〕；魯始爲鬯，丘明是記〔六二〕。河橋可作，元凱取驗於毛詩

〔六三〕；男子有笄，伯支遠徵於內則〔六四〕，卽其事也。案裴景仁〔六五〕秦記，稱苻堅方食，撫盤而詬。王劭〔六六〕齊志，述洛干感恩，脫帽而謝。及彥鸞〔六七〕撰以新史，重規〔六八〕刪其舊錄，乃易「撫盤」以「推案」，變「脫帽」爲「免冠」。夫近世通無案食，胡俗不施冠冕。直以事不類古，改從雅言；欲令學者何以考時俗之不同，察古今之有異？

又自雜種稱制，充牣神州，事異諸華，言多醜俗。至如翼隼，道武原諱，黑獺，周文本名〔六九〕，而伯起革以他語〔七〇〕，德棻闕而不載〔七一〕。蓋厖降、朮贖〔七二〕，字之媿也；重耳、黑臀〔七三〕，名之鄙也；舊皆列以三史，傳諸五經，未聞後進談講，別加刊定。況齊丘之犢，彰於載識〔七四〕；河邊之狗，著於謠詠〔七五〕，明如日月，難爲蓋藏。此而不書，何以示後？

亦有氏姓本複，減省從單。或去萬紐而留于，或止存狄而除庫〔七六〕。求諸自古，罕聞茲例。

昔夫子有云：『文勝質則史。』故知史之爲務，必藉於文。自五經已降，三史而往，以文敘事，可得言焉。而今之所作，有異於是。其立言也，或虛加練飾，輕

事雕彩；或體兼賦頌，詞類俳優。文非文，史非史。譬夫烏孫造室，雜以漢儀〔七七〕。而刻鵠不成，反類於鶩者也。

【題解】

本篇節自史通敘事篇。旨在批評史文繁簡之得失，而以五經、三史爲指歸。誠以後世之史，或虛加練飾，輕事雕彩；或體兼賦頌，詞類俳優，其文字流於文非文，史非史，爲可議也。

【作者略歷】

劉知幾，字子玄，唐彭城人，爲我國著名之史學家。擢進士第，累遷鳳閣舍人，兼修國史；開元初，遷左散騎常侍。前後領國史垂三十年，自負史才。嘗言史有三長：才、學、識，世罕兼之。時以爲篤論。著史通內外四十九篇，譏評今古，頗具卓見。清浦起龍撰史通通釋，亦該洽。

【注釋】

〔一〕權輿，草木之始。大戴禮語志篇：『孟春，百草權輿。』引伸而爲一切事物之始。

〔二〕謂澆薄淳厚，風氣不同。〔三〕漢書中山靖王傳：『眾煦漂山，聚蚊成雷。』〔四〕戰國策魏策：『積

羽沈舟，羣輕折軸。』〔五〕謂漢魯恭王壞孔子宅，於壁中所得尙書，計四十六卷，凡五十九篇。因其文字

皆科斗古文，故云古文尙書。其書至東晉始顯，清顧炎武、閻若璩等，多議其僞。〔六〕語見尙書堯典。

〔七〕子太叔，卽游吉，春秋鄭正卿。其爲人美秀而文（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北宮文子語），熟於典故。繼子產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因多盜。〔八〕驪姬有寵於獻公，而嫉世子申生，僞稱夢齊姜，使申生歸祀致福。姬

以鳩入酒，藥脯以毒。獻公將食，姬謂食自外來，試之乃可。乃覆酒而地墳，以脯食犬而斃。獻公怒，世子

自經而死。事詳左傳僖公四年。〔九〕紀信事漢王爲將軍，項王圍滎陽急，信自請乘漢王車，黃屋左纛以蔽楚，漢王間出。項王怒，燒死信。〔一〇〕語出書泰誓上。〔一一〕隨會，春秋晉大夫，名士會，因食采於隨，稱隨會，亦稱隨季。〔一二〕語出左傳宣公十二年。篳路，柴車；藍縷，敝衣也。言駕柴車，服敝服，以開闢土地也。浦起龍謂係欒書語，非士會也，因二人皆稱武子而致誤。〔一三〕蘇建，漢杜陵人。以校尉從衛青擊匈奴有功，封平陵侯，官代郡太守卒。大將軍，卽指衛青。〔一四〕吳王，名濞，高帝兄仲子。〔一五〕原注：『近史紀傳，欲言人居哀毀損，則先云至性純孝；欲言人盡夜觀書，則先云篤志好學；欲言人赴敵不顧，則先云武藝絕倫；欲言人下筆成篇，則先云文章敏速；此則既述才行，又彰事跡也。如穀梁傳云：「麗姬以醎爲酒，藥脯以毒，獻公田來，麗姬曰：世子已祠，故致福於君。君將食，麗姬跪曰：食自外來者，不可不試也。覆酒於地，而地墳；以脯與犬，犬死。麗姬下堂而啼，呼曰：天乎！天乎！國，子之國也，子何遲乎爲君！」又禮記云：「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覘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悅，殆不可伐也。」此則既書事跡，又載言語也。又近代諸史，人有行事美惡，已皆具其紀傳中；續以讚論，重述前事。此則才行事跡，紀傳已書，讚論又見也。』〔一六〕原注：『公、梁、禮、新序、說苑、戰國策、楚漢春秋、史記，迄於皇家所撰五代史，皆有之。』〔一七〕原注：『唯左丘明、裴子野、王劭無此也。』〔一八〕原注：『魯人，謂鈍人。』按左傳文公十五年：『宋華耦來

盟，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於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魯人以爲敏。
。』杜注：「無故揚其祖惡，是不敏。魯人以爲敏，君子不與也。」〔一九〕語見左傳僖公十六年經。左傳
記之云：「隕石於宋五，隕星也。」〔二〇〕事見穀梁傳成公元年而稍異。其文云：「冬十月，季孫行父
禿，晉卻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手僂，同時而聘於齊。齊使禿者御禿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者
，使僂者御僂者。」〔二一〕筌，魚筍也，取魚之竹器。〔二二〕目，空竅也，猶今言網孔。吳志張昭傳：
『乃作射虎車爲方目。』〔二三〕言欲使文章歸於簡潔，要省之又省，但其理精深，不易明也。〔二四〕喻行
文之妙不能以告人也。輪扁，斲輪人之名扁者。莊子天道：「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疾不
徐，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又徐無鬼：「郢人堊墁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
風，望塵而鼻不傷。」〔二五〕伊尹，名摯。呂覽本味篇：「伊尹說湯以至味，曰：『鼎中之變，精妙微纖
，口弗能言，志弗能喻。』」〔二六〕韶，舜樂。書益稷：「簫韶九成。」夏，諸夏之聲也。左傳襄公二十
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二七〕琳瑯，玉聲。〔二八〕浦注
：「莊子逸篇：『佛謳所生，必於斥苦。』司馬彪注：『引佛謳歌，爲力不齊，而迫促之。』」按，本文蓋
竭力求及之意。〔二九〕左傳宣公十六年：「晉侯請於王，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太傅。於是晉國之盜
，逃奔於秦。」〔三〇〕左傳閔公二年：「僖之元年，齊桓公遷邾於夷儀；二年，封衛於楚丘。邾遷如歸，

衛國忘亡。』謂邢遷夷儀，如歸本國；衛國被齊安集之恩，而忘其滅亡之困也。〔三一〕左傳莊公十二年：

『宋萬弑閔公於蒙澤，奔陳。宋人請萬於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醢之。』〔三二〕左傳宣公十二年：『楚子伐蕭，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

三軍之士，皆如挾纊。』〔三三〕史記淮陰侯列傳：『丞相蕭河亡，王怒，如失左右手。』〔三四〕史

記項羽本紀：『多殺漢卒，十餘萬人皆入睢水，睢水爲之不流。』〔三五〕董仲舒勸學，三年，目不窺園，

乘馬不知牝牡。見浦注引鄒子。〔三六〕漢書汲鄭傳：『兩人中廢，賓客益落。先是，下邳翟公爲廷尉，

賓客亦填門；及廢，門外可張雀羅。』〔三七〕王沈，字處道，晉晉陽人，典著作，與荀顛阮籍共撰魏書。

原注：『魏書鄧哀王傳曰：『容貌姿美，有殊於眾，故特見寵異。』裴松之曰：『一類之言，而分以爲三，

亦敍屬之病也。』按少期即松之，南朝宋聞喜人。〔三八〕溫子昇，字鵬舉，後魏冤句人。原注：『王劭

齊志曰：『時議恨邢子才，不得掌與魏之書悵快。溫子昇亦若此，而撰永安記，率是支言。』按王劭字君

懋，隋文帝時爲著作郎，撰有隋書、齊書等，今竝佚。〔三九〕國，謂三國志；晉，謂晉書。〔四〇〕謂殷

周稱王，而漢制君乃稱帝；魯衛封公，而漢制子乃封王。〔四一〕史記孝文本紀：『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

相錯。此所謂磐石之宗也。』〔四二〕史記高祖功臣侯年表序：『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礪，

國以永寧，爰及苗裔。』〔四三〕短書，謂小說雜記之書。論衡骨相：『在經傳者較著可信；若夫短書俗

記，竹帛胤文，非儒者所見，眾多非一。」〔四四〕三代以鼎爲傳國寶，左傳宣公三年載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意欲并周也。後世以喻逆臣之篡奪。〔四五〕舊唐書蕭銑等傳論：「小則鼠竊狗偷，大則鯨吞虎據。」楊炯碑文：「戮封豕而斬長鯨，雄圖不測。」〔四六〕草昧，謂開創也。易屯：「天造草昧。」〔四七〕龍飛，喻帝王崛起也。易乾：「飛龍在天。」〔四八〕游，謂子游，卽言偃；夏，謂子夏，卽卜商；孔子弟子，長於文學。〔四九〕南，謂南史；董，謂董狐；皆春秋時良史。〔五〇〕魏收，字伯起，北齊下曲陽人。以中書令奉詔撰魏史。謂代史者，以元魏初國號代，故云。〔五一〕吳均，字叔庠，梁吳興人。官至奉朝請。好賦詩，學者效之，號吳均體。〔五二〕魏書：太武帝太平眞君十一年，輿駕南伐，劉義隆使獻百牢，貢其方物。〔五三〕吳均齊錄今佚，不可得見。「朝會萬國」，疑係當時臣僚賀表中語。〔五四〕史記吳太伯世家：「吳王夫差召魯哀公而徵百牢。」〔五五〕左傳哀公七年：「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五六〕王隱，字處叔，晉人。大興初，以著作郎奉令撰晉史。按魏志注：「晉陽秋曰：「諸葛亮據渭水南，數挑戰，遣高祖巾幘，欲以激怒，冀獲曹咎之利。」史記項羽本紀載項王命大司馬曹咎守成皋，勿戰。漢使人辱之，咎怒，渡兵汜水，漢半渡擊之，大潰，咎自剄。」〔五七〕崔鴻，字彥鸞，後魏東清河鄆人。官中散大夫，著十六國春秋。十六國春秋前秦錄苻堅下載苻堅滅燕，慕容沖姊爲清和公主，年十四，有殊色，堅納之。沖年十三，亦有龍陽之姿，堅又幸之。按國策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君爲王拂枕席。〔五八〕讜，

直也。〔五九〕盧思道，字子行，隋人。才學兼著，官至散騎侍郎。邢邵，字子才，北齊人。雅有才思，文章敏贍。惟率情簡素，一子愛甚，歿後，悼甚，不再哭，其高情遠識，東門吳以來所未有也。按國策秦策，梁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憂，相室問之，曰：『吾嘗無子，不憂；今與無子同，奚憂焉？』〔六〇〕李百藥，字重規，唐安平人。輯北齊書，載：『王琳，字子珩，鎮壽陽，得將士心。既及於難，知與不知，皆爲流涕。其誠信感物，雖李將軍恂恂善誘，無以加焉。』按李將軍，謂漢李廣也。〔六一〕據浦注，轉當作樗，子長當作孟堅。漢書高帝紀：『八年十一月，令士卒從軍死者爲樗歸其縣，給衣衾葬具。』樗，小棺也。〔六二〕左傳襄公四年：『邾莒伐鄆，敗於狐貍，國人逆喪者皆壘。』壘，麻髮合結也。〔六三〕元凱，即杜預，晉杜陵人。以孟津渡險，請建河橋於富平津。議者以爲殷周所都，歷聖賢而不作者，必不可立故也。預曰：詩云，「造舟爲梁」，河橋之謂也。詩句見大雅大明。〔六四〕魏書，劉芳，字伯文（史通作伯支，疑誤），彭城人。王肅之來奔，語次，曰：『古者婦人有笄，男子則無。喪服，男子冠而婦人笄。』芳曰：『冠尊，故奪其笄稱也。禮內則：「子事父母，鷄初鳴，櫛纒笄總。」男子有笄明矣。』〔六五〕裴景仁，爲南北朝宋殿中將軍。見隋書經籍志史部。〔六六〕王劭，見上注「三八」。〔六七〕彥鸞，即崔鴻。〔六八〕重規，即李百藥。〔六九〕魏書帝紀，昭成帝諱什翼犍。又周書帝紀，文帝宇文氏諱泰，字黑獺。〔七〇〕伯起，魏收字。〔七一〕德棻，即令狐德棻。貞觀中，以祕書丞請修梁、陳、周、齊、隋史，德棻自領

周書。〔七二〕履降，「八凱」之一。蒯聩，春秋衛莊公之名。〔七三〕重耳，晉文公之名。黑臀，晉成公之名。〔七四〕原注：『杜臺卿齊記載讖云：「首牛入西谷，逆犢上齊丘」也。』〔七五〕原注：『王劭齊志載謠云：「獯獯頭團圍，河中狗子破爾苑。」』〔七六〕周書：唐瑾仕魏爲驥騎開府，賜姓萬紐于。又魏書官氏志，萬紐于後改爲于氏，庫狄氏後改爲狄氏。〔七七〕烏孫，漢西域國名。漢儀，謂漢朝儀。

七 言語

劉知幾

蓋『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一〕，『言之不文，行之不遠』〔二〕，則知飾詞專對，古之所重也。夫上古之世，人惟朴略，言語難曉，訓釋方通，是以尋理則事簡而意深，考文則詞艱而義釋；若尙書載伊尹之訓、皋陶之謨、洛誥、康誥、牧誓、秦誓〔三〕是也。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四〕，大夫行人〔五〕，尤重詞命，語微婉而多切，言流靡而不淫；若春秋載呂相絕秦、子產獻捷、臧孫諫君納鼎、魏絳對戮楊干〔六〕是也。戰國虎爭，馳說雲踊，人持弄丸之辯，家挾飛鉗之術。〔七〕劇談者以譎誑爲宗，利口者以寓言爲主；若史記載蘇秦合從、張儀連橫、范雎反間以相秦、魯

連解紛而全趙〔八〕是也。逮漢、魏已降，周、隋而往，世皆尙文，時無專對。運籌畫策，自具於章表；獻可替否，總歸於筆札；宰我、子貢之道不行，蘇秦、張儀之業遂廢矣。假有忠言切諫，答戲、解嘲〔九〕：其可稱者，若朱雲折檻以抗憤，張綱埋輪而獻直；秦宓之酬吳客，王融之答虜使，〔一〇〕此之小辯，曾何足云？是以歷選載言，布諸方冊，自漢已下，無足觀焉。尋夫戰國已前，其言皆可諷詠，非由筆削所致，良由體質素美。何以覈諸？至如「鶉賁」〔一一〕、「鸚鵡」〔一二〕，童豎之謠也；「山木」〔一三〕、「輔車」〔一四〕，時俗之諺也；「蟠腹棄甲」〔一五〕，城者之謳也；「原田是謀」〔一六〕，輿人之誦也：斯皆芻詞鄙句，猶能溫潤若此；況乎束帶立朝之士，加以多聞博古之識者哉？則知時人出言，史官入記，雖有討論、潤色，終不失其梗概者也。

夫三傳〔一七〕之說既不習於尙書，兩漢之詞又多違於戰策，足以驗毗俗之遞改，知歲時之不同。而後來作者，通無遠識，記其當世口語，罕能從實而書，方復追效昔人，示其稽古。是以好丘明者則偏模左傳，愛子長者則全學史公；用使周、秦言辭，見於魏、晉之代，楚、漢應對，行乎宋、齊之日。而僞修混沌，失彼天然，今

古以之不純，眞僞由其相亂。故裴少期譏孫盛（二八）：『錄曹公平素之語，而全作夫差亡滅之詞，雖言似春秋而事殊乖越』者矣。然自咸、洛不守，龜鼎南遷，江左爲禮樂之鄉，金陵實圖書之府。故其俗猶能語存規檢，言喜風流，顛沛造次，不忘經籍；而史臣修飾，無所費功。其於中國則不然。何者？於斯時也，先王桑梓，翦爲蠻貊；被髮左衽，充牣神州。其中辯芳駒支（二九），學如鄒子（三〇），有時而遇，不可多得。而彥鸞修僞國諸史，收、弘撰魏、周二書（三一），必諱彼夷音，變成華語。等楊由之聽雀（三二），如介葛之聞牛（三三），斯亦可矣；而於其間則有妄益文彩，虛加風物，援引詩書，憲章史漢，遂使沮渠、乞伏（三四），儒雅比於元封（三五）；拓跋、宇文（三六），德音同於正始（三七）。華而失實，過莫大焉。唯王、宋著書（三八），敘元、高時事，抗詞正筆，務存直道；方言世語，由此畢彰。而今之學者，皆尤二子以言多滓穢，語傷淺俗。夫本質如此，而推過史臣，猶鑑者見嫫姆多媿而歸罪於明鏡也。又世之議者，咸以北朝眾作，周史爲工，蓋賞其記言之體，多同於古故也。夫以枉飾虛言，都捐實事，便號以良直，師其模楷，是則董狐、南史，舉目可求；班固、華嶠（三九），比肩皆是者矣。

近有燉煌張太素〔三〇〕，中山郎餘令〔三一〕，並稱述者，自負史才。郎著孝德傳，張著隋後略，凡所撰今語，皆依倣舊辭。若選言可以效古而書，其難類者則忽而不取，料其所棄，可勝紀哉？蓋江芊罵商臣曰：『呼！役夫！宜君王廢汝而立職。』〔三二〕漢王怒酈生曰：『豎儒！幾敗乃公事。』〔三三〕單固謂楊康曰：『老奴！汝死自其分。』〔三四〕樂廣歎衛玠曰：『誰家生得寧馨兒！』〔三五〕斯並當時侮慢之詞，流俗鄙俚之說，必播以脣吻，傳諸諷誦。而世人皆以爲上之二言，不失清雅；而下之兩句，殊爲魯朴者，何哉？蓋楚、漢世隔，事已成古；魏、晉年近，言猶類今；已古者卽謂其文，猶今者乃驚其質。夫天地長久，風俗無恆，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而作者皆怯書今語，勇效昔言，不其惑乎？苟記言則約附五經，載語則依憑三史，是春秋之俗，戰國之風，互兩儀而並存，經千載其如一；奚以今來古往，質文之屢變者哉？蓋善爲政者，不擇人而理，故俗無精麤，咸被其化；工爲史者，不選事而書，故言無美惡，盡傳於後。若事皆不謬，言必近真，庶幾可與古人同居，何止得其糟粕而已？

【題解】

言語謂口語，若方言之類載在史中者。昔裴松之有言：『凡記言之體，當使若出其口，辭勝

而無實，君子所不取也。」本篇之旨，即主記言之文，須從實而書，不尙空古，故對於北魏及北齊、後周諸書，多惜其遺落國語，掩護本色，且非之曰：「偽修混沌，失彼天然。」其言頗爲切至。

【作者略歷】

見上課。

【注釋】

〔一〕易繫辭上云：「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二〕語見左傳襄公二十五年。〔三〕商太甲嗣位，伊尹作書教之，即商書伊訓是。謨，謀也。書載有虞君臣之間嘉言善政，爲汴禹謨、皋陶謨等篇。誥，告也，爲告誡之文。洛邑既定，周公遣使告卜，史氏錄之以爲洛誥。康王既尸天子，遂告諸侯，作康王之誥。誓，爲誓師文，用之於軍旅。夏桀暴虐，湯往征之，誓師於亳，作湯誓。泰同大。武王伐殷，大會孟津，史錄其誓師之言爲泰誓上中下三篇。〔四〕語見論語八佾。〔五〕官名，掌朝覲聘問之事，周官有大行人、小行人，屬秋官。〔六〕四事分見左傳成公十三年、襄公二十五年、桓公二年、襄公三年。〔七〕弄丸借用莊子市南宜僚事，言圓滑如意也。鬼谷子有飛箝篇。飛箝者，言察是非語，飛而鉗持之。文心雕龍論說篇：「轉丸騁其巧辭，飛鉗伏其精術。」〔八〕魯仲連，戰國齊人，遊於趙，秦圍趙急，魏使新垣衍請帝秦，魯連力斥其非，秦軍爲卻。事見國策趙策及史記本傳。〔九〕班固有答賓戲，揚雄有解嘲，爲答辯他人之戲侮，或解釋他人之嘲諷而作；此活用之，意即答辯戲侮、解釋嘲諷，指下文秦宓、王融二句言。〔一〇〕朱雲，漢魯人。成帝時爲槐里令，上書願借上方劍斬佞臣張禹，帝怒，欲殺之，御史將

去，雲攀折殿檻，以辛慶忌救得免。張綱，字文紀，後漢隗爲人。順帝委縱宦官，綱嘆曰：「穢惡滿朝，不能奮身出命，掃國家之難，雖生吾不願也。」漢安元年，奉使徇行風俗，綱埋其輪，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因劾大將軍梁冀，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秦宓，字子勅，蜀綿竹人。吳使張溫來聘，百官往餞。溫問宓博學，欲以辯窮之，宓對答如流，溫大驚服。王融，字元長，南北朝齊人。嘗爲主客，折服虜使房景高。宋弁，爲時所稱。「二一」左傳僖公五年，卜偃舉童諺對晉侯問克虢之期云：「丙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鶉之賁賁，天策焯焯，火中成軍，虢公其奔。」「二二」昭公二十五年，師已述文武之世童諺云：「鶉之鴝之，公出辱之。鶉鴝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鶉鴝踈踈。公在乾侯，徵褻與襦。鶉鴝之巢，遠哉遙遙。稠父喪勞，宋父以驕。鶉鴝鶉鴝，往歌來哭。」「二三」指周諺「山有木，工則度之；寶有禮，主則擇之。」見左傳隱公十一年。「二四」指宮之奇所引時諺「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見左傳僖公五年。「二五」爲宋城者譏華元之辭：「睥其目，繡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見左傳宣公二年。「二六」指晉人所聽與人之歌：「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見左傳僖公二十八年。「二七」指春秋左氏傳、公羊傳、穀梁傳。「二八」裴松之，字世期，唐人諱世爲「少」，故云少期。魏武紀注：「孫盛、魏氏、春秋云：「答諸將曰：劉備，人傑也，將生孀寡人。」臣松之以爲孫盛製書，多用左氏以易舊文，後之學者，將何取信哉？且魏武方以天下勵志，而用夫差分死之言，尤非其類。」「二九」駒支，戎子名，爲

四岳之後，姜姓。辯，謂其抗辯晉卿范宣子之數說戎之罪。事見左傳襄公十四年。〔二〇〕鄭，古國名，少暉氏之後。昭公十七年，鄭子來朝魯，公問少暉氏以鳥名官事，鄭子略舉所知以告。孔子聞而往學之。事詳左傳昭公十七年。〔二一〕彥鸞，崔鴻之字；收，魏收，字伯起；均北魏人。弘，牛弘，隋人。鴻有十六國春秋一百卷，收有後魏書一百三十卷，弘有周史十八卷。〔二二〕後漢書方術傳：楊由，成都人，爲郡文學掾，時有大雀集於庫樓上，太守廉范以問由，由曰：『此占郡內有小兵。』〔二三〕介葛，謂東夷介國之君葛盧也，能通獸語。見左傳僖公二十九年。〔二四〕沮渠，雙姓，係晉北涼之姓，匈奴種，其主沮渠蒙遜，世爲張掖諸部帥，襲殺涼州牧段業，稱河西王，又稱涼王。乞伏，係東晉西秦之姓，隴西鮮卑種。其主乞伏國仁，世爲酋長，受前秦封爲南單于，鎮勇士川。旋乘秦亂，築所鎮城都之，爲西秦。〔二五〕元封，漢武帝年號。〔二六〕拓跋，爲北魏之姓。其主拓跋珪承秦之敗，又復崛起，改國號曰魏，史稱後魏。亦曰北魏。宇文，爲北周之姓。自宇文泰握西魏大權，至子覺廢魏恭帝而自立，改國號曰周。〔二七〕正始，魏廢帝芳年號。〔二八〕王，謂王劭，著有齊志。宋，謂宋孝王，著有關東風俗傳。〔二九〕華嶠，字叔駿，晉高唐人。以東觀漢記煩穢，改撰後漢書九十七卷，其十典未成而終。張華等稱其有良史才，足以繼述遷固。〔三〇〕張太素，唐龍朔中，官東臺舍人，兼修國史。著有北齊書二十卷、隋書三十二卷、隋後略十卷、燉煌張氏家傳二十卷。〔三一〕唐書儒學傳，郎餘令授霍王元軌府參軍事，從父知年亦爲王友，元軌每日：「郎

家二賢皆入府，不意培塿而松柏爲林。』餘令以梁元帝有孝德傳，更撰後傳數十篇。〔三二〕語見左傳文公元年。〔三三〕語見史記留侯世家。〔三四〕語見魏志王陵傳。〔三五〕語見晉書樂廣傳。

八 祭石嶺戰亡兵士文

張說

維長安二年月日，勅并州道〔一〕行軍大總管兼宣勞使左肅政御史大夫同鳳閣鸞臺三品兼知并州事魏元忠，遣裴思益以酒脯時果之奠，致祭於石嶺戰亡兵士之靈：戎羯慢天〔二〕，南牧吠主〔三〕，石嶺橫地，北都〔四〕扃戶，與我王卒，保界并土，如何不弔，罹此寇虜？列鎮旣嚴，連巖旣削；攻則路險，守非城惡。彼謀匪臧，實愆僭作，援絕兵滅，軍孤勢弱。地拒兩陘〔五〕，山望雙崢〔六〕；胡塵大起，白刃交錯，石盡矢窮，旗焚冑落。嗟爾戰夫，烈烈忠勇，奮不顧命，志無旋踵。身沒名揚，生輕義重。

天子命我，理兵晉陽〔七〕，思與士眾，底寧遐荒。痛茲壯士，翦爲國殤〔八〕，盍訴天帝，降厲鬼方〔九〕？助氣金鼓，復怨沙場，虜血爾酌〔一〇〕，虜醢〔一一〕爾嘗。

封屍〔二〕死所，招魂故鄉。尙饗！

【題解】

此文爲張說代魏元忠所作以祭石嶺戰亡兵士之文，大抵闡發「身歿名揚，生輕義重」之旨，

以慰死而勵生者。按元忠，唐宋城人。高宗儀鳳中，吐蕃數寇邊，元忠上封事，言命將用兵之要，帝善之。

中宗時，拜中書令。卒諡貞。石嶺，關名，在今山西陽曲縣東北百二十里，形勢險固。據通鑑唐則天皇后長

安元年：「以魏元忠爲靈武道行軍大總官，以備突厥。」又二年：「突厥寇鹽、夏二州，三月庚寅，突厥破

石嶺。」

【作者略歷】

張說，字道濟，又字說之，唐洛陽人。永昌中，武后策賢良方正，說所對第一，授校

書郎；玄宗時遷中書令，封燕國公。朝廷大述作，多出其手，時人以與蘇頌並稱爲大手筆。說爲文，屬思精

壯，閎瞻典雅，而不蹈浮靡之習，尤長於碑誌；旣謫岳州，詩益淒婉，人謂得江山之助。卒諡文貞。著有張

燕公集。

【注釋】

〔一〕唐并州，故治在今山西陽曲縣。〔二〕戎羯，指突厥。慢天，謂逆天違命。〔三〕南牧

，謂突厥由北而南侵。曰牧者，舊稱夷狄以畜牧爲生活也。吠主，以犬吠主人，斥喻突厥叛唐也。〔四〕唐

以太原府爲北都，即今山西太原縣。〔五〕爾雅釋山：「山絕，陁。」郝疏：「述征記曰：「太行山首始於

河內，北至幽州，凡有八陁。」是山凡中斷皆曰陁。」〔六〕醇，音郭；山名，在山西省。按此似當作山之

峰、嶺、岡、巒……解。〔七〕晉陽，即今山西晉陽縣。〔八〕國殤，詳第一冊國殤課。〔九〕鬼方，古夷狄國名。易既濟：『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此指突厥言。〔一〇〕醪，音類，又音潯；以酒祭地也。〔一一〕醢，音海；人物肉之經斃割者。〔一二〕封屍，謂聚土掩埋戰死兵士之屍體也。

九 弔古戰場文

李華

浩浩乎，平沙無垠〔一〕，復〔二〕不見人。河水縈帶，羣山糾紛。黯兮慘悴，風悲日曛。蓬斷草枯，凜若霜晨；鳥飛不下，獸鋌〔三〕亡羣。亭長〔四〕告余曰：『此古戰場也，常覆三軍。往往鬼哭，天陰則聞。』傷心哉！秦歟？漢歟？將近代歟？吾聞夫齊、魏徭戍，荆、韓召募，萬里奔走，連年暴露。沙草晨牧，河冰夜渡，地闊天長，不知歸路。寄身鋒刃，膈臆〔五〕誰訴？秦、漢而還，多事四夷。中州耗斁〔六〕，無世無之。古稱戎夏，不抗王師〔七〕；文教失宣，武臣用奇。奇兵有異於仁義，王道迂闊而莫爲！

嗚呼嘻噫！吾想夫北風振漠，胡兵伺便；主將驕敵，期門〔八〕受戰。野豎旄旗

，川迴組練〔九〕。法重心駭，威尊命賤。利鏃穿骨，驚沙入面。主客相搏，山川震眩，聲折江河，勢崩雷電。至若窮陰凝閉，凜冽海隅；積雪沒脛，堅冰在鬢。鷺鳥休巢，征馬踟躕。繒纜無溫，墮指裂膚。當此苦寒，天假強胡，憑陵殺氣，以相翦屠。徑截輜重，橫攻士卒；都尉新降〔一〇〕，將軍覆沒。屍填巨港之岸，血滿長城之窟。無貴無賤，同爲枯骨，可勝言哉？鼓衰兮力盡，矢竭兮弦絕，白刃交兮寶刀折，兩軍蹙兮生死決。降矣哉？終身夷狄！戰矣哉？骨暴沙磧！鳥無聲兮山寂寂，夜正長兮風淅淅。魂魄結兮天沈沈，鬼神聚兮雲霧霧〔一一〕。日光寒兮草短，月色苦兮霜白。傷心慘目，有如是耶？

吾聞之：牧用趙卒，大破林胡，開地千里，遁逃匈奴〔一二〕。漢傾天下，財殫力瘠〔一三〕。任人而已，其在多乎？周逐獫狁，北至太原，旣城朔方，全師而還，飲至策勳，和樂且閑，穆穆棣棣，君臣之間。〔一四〕秦起長城，竟海爲關，荼毒生靈，萬里朱殷。漢擊匈奴，雖得陰山，枕骸徧野，功不補患。

蒼蒼蒸民，誰無父母，提攜捧負，畏其不壽？誰無兄弟，如足如手？誰無夫婦，如賓如友？生也何恩，殺之何咎！其存其沒，家莫聞知；人或有言，將信將疑；

悄悄(二五)心目，寢寐見之。布奠傾觴，哭望天涯，天地爲愁，草木淒悲。弔祭不至，精魂何依？必有凶年(二六)，人其流離！嗚呼噫嘻！時耶？命耶？從古如斯。爲之奈何？守在四夷！(二七)。

【題解】

宋孔平仲續世說：「李華爲進士，著含元殿賦萬餘言，蕭穎士見而賞之，曰：「景福之上，

靈光之下。」華疑其誣詞，乃爲祭古戰場文，燻汗之，如故物，置於佛書之閣。華與穎士因閱佛書，得之，華謂穎士曰：「此文如何？」穎士曰：「可矣。」華曰：「當代秉筆者，誰能及於此？」穎士曰：「君稍稍思，便可及此。」華愕然。」按唐天寶末，安史爲亂，蔓延大河南北，歷數世不已。華生當其時，作此文而名曰弔古，蓋亦有傷於時也。

【作者略歷】

李華，字遐叔，唐趙州贊皇人。擢進士弘辭科。天寶間，官監察御史，勅宰相楊國忠

姻姪橫暴無狀。後去官隱山陽，戒子弟力耕，安於窮樵。大曆初，卒。華文辭綿麗煥發，與蕭穎士齊名。按唐初文多雜駢儷之詞，蕭李主復古文，規模略具，實導韓柳之先路。著有李遐叔集。

【注釋】

〔一〕垠，崖際也。〔二〕夏，同迺，遠也。〔三〕鋌，疾走貌。〔四〕古時十里一亭，亭有

長，掌捕劫盜賊。〔五〕膈，勺一，去，舊入，音復。膈臆，謂胸中抑鬱。〔六〕詩大雅雲漢：「耗斂下士

。」斂，敗也。〔七〕言古者天子之師，有征無戰，戎夏不敢抗拒。〔八〕漢書百官表：「期門，掌執兵送

從，武帝建元三年初置。』按猶今言衛隊。〔九〕左傳襄公三年：『楚子使鄧廖率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吳。』杜注：『組甲，漆甲成組文；被練，練袍。』〔一〇〕都尉，官名，漢李陵嘗拜騎都尉，後與匈奴戰敗投降。殆暗用此事。〔一一〕羸羸，層雲密佈貌。〔一二〕牧，謂李牧，戰國趙良將。匈奴入寇，牧大破之，滅櫜檻，破東胡，降林胡。自是匈奴遠遁，十餘歲不敢近趙邊城。林胡，匈奴之別種。詳史記李牧傳。〔一三〕漢武帝連年用兵，賦稅繁重，卒致天下騷然，財力交困。力痛，謂人力疲不能行。〔一四〕獵狁，北狄名。飲，謂戰勝歸飲於宗廟也。策勳，謂書功勳於策也。穆穆，和敬貌。棣棣，威儀閑習貌。此用詩小雅六月篇事。參閱第一冊詩三首課六月。〔一五〕惛惛，猶悒悒，憂也。〔一六〕老子：『大軍之後，必有凶年。』〔一七〕左傳昭公二十三年：『古者天子，守在四夷。』言德能及遠，則無戰爭之事矣。

一〇 大唐中興頌

并序

元結

天寶十四載，安祿山陷洛陽，明年陷長安。天子幸蜀，太子卽位於靈武〔一〕。明年，皇帝移軍鳳翔〔二〕。其年復兩京，上皇還京師。於戲〔三〕！前代帝王有盛德大業者，必見於歌頌。若今歌頌大業，刻之金石，非老於文學，其誰宜爲？頌曰：

噫嘻前朝，擊臣〔四〕姦驕，爲昏爲妖。邊將騁兵，毒亂國經，羣生失寧。大駕南巡，百僚竄身，奉賊稱臣〔五〕。天將昌唐，緊睨〔六〕我皇，匹馬北方。獨立一呼，千麾萬旗，戎卒前驅。我師其東，儲皇撫戎，蕩攘羣凶。復服〔七〕指期，曾不踰時，有國無之。事有至難，宗廟再安，二聖〔八〕重歡。地闢天開，蠲除祆災，瑞慶大來。兇徒逆儔，涵濡天休，〔九〕死生堪羞。功勞位尊，忠烈名存，澤流子孫。盛德之興，山高日昇，萬福是膺。能令大君，聲容泆泆〔一〇〕，不在斯文。湘江東西，中直潛溪〔一一〕，石崖天齊。可磨可鐫，刊此頌焉，何千萬年！

【題解】 大唐中興，謂唐肅宗收復長安，洛陽兩京也。頌，謂頌稱唐帝之功德。其文體與秦李斯琅琊臺刻石文相同，皆用韻語；惟彼兩句一韻，此則三句一韻（三句一韻，蓋仿李斯會稽刻石文爲之）。彼有序在韻文之後，此則在韻文之前，是其異也。

【作者略歷】

元結，字次山，唐河南人，天寶進士。肅宗召見，上時議三篇，帝悅之，累遷水部

員外郎。代宗時，以親老歸樊上，著書自娛，始號猗玗子，繼稱浪士，又曰漫郎。既客樊上，更曰贅叟。晚拜道州刺史，免徭役，收流亡；進授容管經略使，身論蠻豪，綏定諸州，民樂其教，至立石頌德。罷還京師，卒年五十。著有次山集。清四庫簡明目錄稱結詩文皆寄託遙深，戛然自造，韓愈以前，力變排偶，濃麗之

習者，實自結始。又嘗取同時沈千運諸人淳古淡泊之詩，編以爲篋中集。

【注釋】

〔一〕太子，卽肅宗。時玄宗避亂奔蜀，至馬嵬，父老遮道請留太子討賊，乃還至靈武，卽皇帝位。靈武，今寧夏靈武縣。〔二〕皇帝，亦指肅宗。鳳翔，今陝西鳳翔縣。〔三〕於戲與嗚呼同。〔四〕孽臣，指安祿山等。〔五〕安祿山陷長安，朝臣多有降賊者，及兩京收復，以六等定罪。〔六〕繫，歎美辭；睨，斜視也。引申之，有眷顧之意。〔七〕服，謂天子威德所服之地，如言五服，九服是。復服，猶言恢復土地也。〔八〕二聖，謂玄宗、肅宗。〔九〕休，慶也。〔一〇〕云云，盛貌。〔一一〕涪溪，在湖南邵陽縣西南。元結有涪溪銘，序云：『溪在湘水之南，北匯于湘，愛其勝異，遂家溪畔，名曰涪溪。』

一一 論敘遷幸之由狀

陸贄

臣前日蒙恩召見，陛下敘說自古國家興衰，皆有天命；今遇此厄運〔一〕，應不由人者。臣志性介劣，學識庸淺，凡是古算祕術，都不涉其源流。至於興衰大端，則嘗聞諸典籍。

書曰：『天視自我人視，天聽自我人聽。』〔二〕又曰：『德惟一，動罔不吉；』

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三〕又曰：『天難忱，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四〕此則天所視聽，皆因於人；天降災祥，皆考其德：非於人事之外，別有天命也。故祖伊責紂之辭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五〕武王數紂之罪曰：『吾有命，罔懲其侮。』〔六〕此又捨人事而推天命必不可之理也。

《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七〕仲尼以爲：『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八〕又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理者也。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理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九〕又曰：『視履考祥。』〔一〇〕又曰：『吉凶者，得失之象也。』〔一一〕夫易之爲書，窮變知化。其於性命，可謂研精。及乎論天人祐助之幽，辯安危理亂之故，必本於履行得失，而吉凶之報象焉。此乃天命由人，其義明矣。

《春秋傳》曰：『禍福無門，唯人所召。』〔一二〕又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威儀禮義之則以定命；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一三〕

禮記引詩而釋之，曰：『大雅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駿命不易。」言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也。』〔二四〕又引書而釋之，曰：『康誥云：「惟命不于常。」言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二五〕此則聖哲之意，六經會通，皆爲禍福由人，不言盛衰有命。蓋人事著於下，而天命降於上；是以事有得失，而命有吉凶。天人之間，影響相準。詩、書已後，史傳相承。理亂廢興，大略可記。人事理而天命降亂者，未之有也；人事亂而天命降康者，亦未之有也。

六經之教既如彼，歷代明驗又如此。尙恐其中有可疑者，臣請復以近事證之。自頃征討頗頻，刑網稍密，物力竭耗，人心驚疑。如居風濤，洶洶靡定。上自朝列，下達烝黎〔二六〕。日夕族黨聚謀，咸憂必有變故，旋屬涇原叛卒，果如眾庶所虞。京師之人，動逾萬計，固非悉知算術，皆曉占書，則明致寇之由，未必盡闕天命。伏惟陛下鑒既往之深失，建將來之令圖，拯宗社陸危，刷億兆憤恥；在於審察時變，博詢人謀，王化聿修，天祐自至。恐不宜推引厄運，謂爲當然，撓追咎之誠，沮惟新之望。

臣聞理或生亂，亂或資理；有以無難而失守，有因多難而興邦。理或生亂者，

恃理而不修也；亂或資理者，遭亂而能懼也。無難失守者，忽萬機之重，而忘憂畏也；多難興邦者，涉庶事之艱，而知勅慎也。今生亂、失守之事，則既往不可復追矣；其資理、興邦之業，在陛下勉勵而謹修之，當至危至難之機，得其道則興，失其道則廢，其間不容復有所悔^{〔二七〕}也。惟陛下勤思焉，熟計焉；捨己以從眾焉，違欲以遵道焉；遠儉佞而親忠直焉，推至誠而去逆詐^{〔二八〕}焉；杜讒沮之路，廣諫諍之門焉；掃求利之法，務息人之術焉；錄片善片能，以盡羣材焉；忘小瑕小怨，俾無棄物焉。斯道甚易知，甚易行，不勞神，不苦力，但在約之於心耳。

又陛下天資睿哲，有必致之具，安得捨而不爲哉？斯道夕誓之於心，則可以感神明、動天地；朝施之於事，則可以服庶類、懷萬方，何憂乎亂人？何畏乎厄運？何患乎天下不寧？昔大王以避狄而興^{〔二九〕}，周文以百里而王^{〔三〇〕}，是乃因危難而恢盛業，由僻小而闡丕圖。況陛下稟英資、承寶曆^{〔三一〕}，四海之利權由己，列聖之德澤在人。苟能增脩，蔑有不濟。至如東北羣孽，荏苒逋誅^{〔三二〕}；涇原亂兵，倉卒犯禁。蓋上天保佑陛下，恐陛下神武果斷有輕天下之心，使知艱難，將永福祚耳。

伏願悔前禍以答天戒，新聖化以承天休，勿謂時鍾厄運而自疑，勿謂事不由人。

而自解。勤勵不息，足致昇平。豈止盪滌祿氛，旋復宮闕而已。愚臣不勝區區憂國奉君之至，誠有所切，辭不覺煩。伏惟陛下不以人廢言，不以言廢直，千慮一得，或有取焉。謹奏。

【題解】

唐自玄宗末，安祿山叛後，藩鎮跋扈，外重內輕，訖無寧日。德宗建中四年，涇原節度使姚令言率兵過京師，兵變，德宗出奔奉天（故城在今陝西乾縣）。令言遂擁太尉朱泚爲主，進犯奉天。德宗值變故，每自尅責。時陸贄侍從在側，謂陛下引咎，誠堯舜之意；然致寇者，乃羣臣罪。其意蓋指盧杞；杞爲人險賊，見用於德宗。德宗聞贄言，答曰：「自古興衰，亦有天命；今之厄運，恐不在人。」是猶爲杞解也。贄退，因上此奏，詳論遷幸之由。前半篇論罪在羣臣；後半篇論天命本於人事。其意仍在規諷德宗，冀其悔禍自新，力圖復興。今節錄其後半篇。篇中如「無難失守」及「多難興邦」等語，尤爲警切有味。

【作者略歷】

陸贄，字敬輿，唐嘉興人。年十八登進士第。德宗時，爲翰林學士，甚見親任，時號內相。朱泚之亂，從幸奉天，詔書旁午，皆出其手。所下制書，武夫悍卒聞之，無不感泣。累遷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爲裴延齡所譖，貶忠州別駕。順宗永貞初。有詔徵還京師，未至，卒，年五十二。諡宣。贄在朝論諫，言皆剴切。其文沿襲當時之體裁，多用駢句；然情意懇摯，反覆曲暢，不見排偶之迹。宋以來尙論古人者，如宋祁、司馬光、蘇軾等皆重視之，所謂經世之文也。清四庫集部著錄贄所撰翰苑集二十二卷，提要謂

尙有詩文別集十五卷，久佚不傳。按宋郎暉有陸宣公奏議注十五卷，清張佩芳有翰苑集注二十四卷，年譜一卷，皆便考覈。

【注釋】

〔一〕德宗時，淮西節度使李希烈叛，圍哥舒曜於襄城。詔涇原節度使姚令言督鎮兵五千東救曜，過闕下，師次滏水，詔京兆尹王翊犒師，惟獨食菜餽。眾怒，因揚言曰：『吾輩將死於敵，而食且不飽，安能以微命拒白刃邪？』聞瓊林大盈二庫，金帛盈溢，不如相與取之。』乃擐甲、張旗、鼓譟，還趣京城，恣意劫殺。帝倉皇與百餘騎出奔奉天。初，朱泚嘗爲涇帥，坐弟滔之故，廢處京師，心常快快。至是，令言與亂兵謀，奉泚爲主。泚旋僭即皇帝位，國號大秦，改元應天，以令言爲侍中、關內元帥，自將兵圍奉天。後爲渾瑊、李晟等擊敗，走死。〔二〕語見書泰誓中。兩人字皆作民，唐人避太宗諱世民，故改民爲人。〔三〕語見書咸有一德。〔四〕語亦見書咸有一德。惟忱作誥，信也。靡常作匪常，猶言無常。九有，謂九州，猶言天下。〔五〕我生不有命在天，爲殷紂之語，見書西伯戡黎。僞孔傳曰：『言我生有壽命在天，民之所言，豈能害我。遂惡之辭。』祖伊，紂臣，西伯戡黎載其責紂之辭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於天？』僞孔傳：『言汝罪惡眾多，參列於上天。天誅罰汝，汝能責命於天，拒天誅乎？』此文以「我生不有命在天」，爲祖伊責紂之辭，與書異。〔六〕語見書泰誓上。蔡沈集傳：『「我（紂自謂）有天命，」而無有懲戒其侮慢之意。』〔七〕語見易大有。〔八〕語見易繫辭上。孔疏：『既有信思順，又能尊尙賢人

，是以從天已下，皆祐助之，而得其吉，无所不利也。〔九〕語見易繫辭下。兩理字，原作治，唐人避高宗諱治，故改治爲理。〔一〇〕語見易履。孔疏：『視其所履之行善惡得失，考其禍福之微祥。』〔一一〕語見易繫辭上。孔疏：『行善則吉，行惡則凶。』〔一二〕此爲春秋時閔子馬之言，見左傳襄公二十三年。〔一三〕此爲春秋時劉康公之言，見左傳成公十三年。人，原文作民。中，謂中和之氣。見孔疏。〔一四〕及〔一五〕引語皆見禮記大學。〔一六〕烝謂烝民，黎謂黎民。烝黎，意卽百姓或萬民。〔一七〕悔，一作侮，謂侮慢，亦通。〔一八〕論語憲問：『不逆詐。』邢疏：『戒人不可逆料人之詐。』〔一九〕大王，文王之祖，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詳見孟子梁惠王下及史記周本紀。興，指文王、武王之興周。〔二〇〕孟子公孫丑上：『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二一〕寶者，喻珍貴也。曆，謂曆數。書舜典載舜命禹之辭曰：『天之曆數在汝躬。』蓋指天命國祚而言也。〔二二〕東北羣孽，指當時藩鎮之叛亂者，如田悅、朱滔、李納、王武俊等。逋，逃亡也。逋誅，謂微倖逃亡而未伏誅也。

一一二 唐詩二(十六首)

鹿柴〔一〕

王維

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返景入深林，復照青苔上。

竹里館 〔三〕

前人

獨坐幽篁裏，彈琴復長嘯。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

鳥鳴澗 〔四〕

前人

人閒桂花落，夜靜春山空。月出驚山鳥，時鳴春澗中。

山居秋暝

前人

空山新雨後，天氣晚來秋。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竹喧歸浣女；蓮動下漁舟 〔五〕。隨意春芳歇，王孫自可留。

歸輞川作

前人

谷口疏鐘動，漁樵稍欲稀。悠然遠山暮，獨向白雲歸。菱蔓弱難定；楊花輕易

飛。東臯春草色，惆悵掩柴扉。

下終南山過斛斯山人〔六〕宿置酒

李白

暮從碧山下，山月隨人歸。卻顧所來徑，蒼蒼橫翠微。相攜及田家，童穉開荆扉。綠竹入幽徑；青蘿拂行衣。歡言得所憩；美酒聊共揮。長歌吟松風，曲盡河星稀。我醉君復樂，陶然共忘機。

將進酒〔七〕

前人

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成雪？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八〕，千金散盡還復來。烹羊、宰牛且爲樂，會須一飲三百杯。岑夫子〔九〕，丹邱生〔一〇〕，將進酒，杯莫停。與君歌一曲，請君爲我傾耳聽。鐘鼓饌玉不足貴，但願長醉不願醒。古來聖賢皆寂寞，唯有飲者留其名。陳王昔時宴平樂，斗酒十千恣歡譁〔一一〕。主人何爲言少錢，徑須沽取對君酌。五花馬〔一二〕，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銷萬古

愁！

陪族叔刑部侍郎曄〔二二〕及中書賈舍人至〔二四〕遊洞庭 前人

君〔一六〕！
洞庭西望楚江分〔一五〕，水盡南天不見雲。日落長沙秋色遠，不知何處弔湘

南湖秋水夜無煙，耐可〔一七〕乘流直上天。且就洞庭賒月色，將船買酒白雲邊。

羌村〔二首〕

杜甫

崢嶸赤雲西，日腳下平地。柴門鳥雀噪，歸客千里至。妻孥怪我在，驚定還拭淚。世亂遭飄蕩，生還偶然遂。鄰人滿牆頭，感歎亦歔歔〔一八〕。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

晚歲迫偷生，還家少歡趣。嬌兒不離膝，畏我復卻去。憶昔好追涼，故繞池邊樹。蕭蕭北風勁，撫事煎百慮。賴知禾黍收，已覺糟牀注〔一九〕。如今足斟酌，且用慰遲暮。

兵車行

前人

車_麟麟_{三〇}，馬蕭蕭_{三一}，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孃_{三二}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_{三三}。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干雲霄。道傍過者問行人，行人但云：『點行_{三四}頻。或從十五北防河_{三五}，便至四十西營田_{三六}。去時里正與裏頭，歸來頭白還戍邊。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_{三七}開邊意未已。君不聞漢家山東二百州_{三八}，千村萬落生荆杞。縱有健婦把鋤犁，禾生隴畝無東西。況復秦兵耐苦戰，被驅不異犬與雞！長者雖有問，役夫敢申恨？且如今年冬，未休關西卒_{三九}。縣官急索租，租稅從何出？信知生男惡，反是生女好。生女猶得嫁比鄰，生男埋沒隨百草。君不見青海頭_{四〇}，古來白骨無人收，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溼聲啾啾！』

登高

前人

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迴。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杯_{三一}。

聞官軍收河南河北〔三二〕

前人

劍外忽傳收蘄北〔三三〕，初聞涕淚滿衣裳。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
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卽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

走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師西征〔三四〕

岑參

君不見走馬川行雪海〔三五〕邊，平沙莽莽黃入天。輪臺〔三六〕九月風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隨風滿地石亂走。匈奴草黃馬正肥，金山〔三七〕西見煙塵飛，漢家大將西出師。將軍金甲夜不脫，半夜軍行戈相撥，風頭如刀面如割。馬毛帶血汗氣蒸，五花連錢旋作冰，幕中草檄硯水凝。虜騎聞之應膽懾，料知短兵不敢接，車師〔三八〕西門佇獻捷。

輪臺歌奉送封大夫出師西征

前人

輪臺城頭夜吹角，輪臺城北旄頭落。羽書昨夜過渠黎〔三九〕，單于已在金山西。

成樓西望煙塵黑，漢兵屯在輪臺北。上將擁旄西出征，平明吹笛大軍行。四邊伐鼓雪海湧，三軍大呼陰山動。虜塞兵氣連雲屯，戰場白骨纏草根。劍河風急雪片闊，沙口石凍馬蹄脫。亞相勤王甘苦辛，誓將報主靜邊塵。古來青史誰不見，今見功名勝古人。

【題解】

詩至盛唐，承繼初唐之業而光大之，致意於新體之律絕而外，復受古樂府及民間歌辭之影響

，解放詩體，而努力於樂府詩歌之製作，蔚然於唐代文學上大放異彩。其時詩人輩出，大家不一而足。李、杜詩包羅萬象，雄視百代，固爲一代之冠，而王維、孟浩然之清雅閒適，高適、岑參之激昂慷慨，亦各擅一勝，足以名家。茲選王、李、杜、岑四家詩十六首，以見梗概。

【作者略歷】

王維，字摩詰，唐祁人。開元九年進士，擢監察御史。安祿山陷京師，迫爲給事中。

維服藥佯瘖，賦凝碧池詩以誌悼痛。詩聞行在，賊平，得免死。官至尚書右丞卒，年六十一。維工詩善畫，性耽山水。有別墅在輞川，頗奇勝，時與裴迪遊處其中，彈琴賦詩，嘯吟終日。其詩清雅含蓄，後世神韻派祖之。著有王右丞集。李白，字太白，唐蜀之昌明人。生於青蓮鄉，號青蓮居士。天才英特，然喜縱橫術，擊劍爲任俠。賀知章見其文，歎爲謫仙；言於玄宗，供奉翰林，甚見愛重。嗣以楊貴妃受高力士之讒，帝每欲官白，輒爲貴妃所阻。白乃益驚放，力求還山，浮遊四方。後至江州，永王璘辟爲僚佐。璘起兵，逃還

。璘敗，當誅，爲郭子儀所救免，詔長流夜郎，會赦還。代宗立，以左拾遺召，而白已卒，年六十四。白詩高妙清逸，以才情勝，與杜甫齊名，號稱李杜。著有李太白集。杜甫，字子美，唐襄陽人。居杜陵，自稱杜陵布衣，又稱少陵野老。少貧，舉進士不第。玄宗時，以獻詩賦待制集賢院。安祿山作亂，玄宗入蜀，肅宗立，甫走鳳翔上謁，拜右拾遺。後以疏救房琯，出爲華州司功參軍。關輔饑，棄官客秦州。流落劍南，依嚴武，武表爲檢校工部員外郎。大曆中，避亂荆楚，遊衡山，寓居耒陽。一夕大醉卒，年五十九。甫博極羣書，善爲詩歌，渾涵汪洋，千態萬狀，不拘一格。元稹爲作墓誌銘，稱「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著有杜工部集。岑參，唐南陽人。少孤貧，好學。天寶三年登進士第。肅宗時，杜甫薦爲左補闕；後出爲嘉州刺史。杜鴻漸鎮西川，表參戎幕。時值中原多故，客死於蜀。工詩，風格高迥勁健，以邊塞詩著聲於時，與高適並稱。著有岑嘉州集。

【注釋】

〔一〕鹿柴，輞川勝景之一。王維輞川集自序云：「余別業在輞川山谷，其遊止有孟城坳、華

子岡、文杏館、斤竹嶺、鹿柴、木蘭柴、茶蘗泝、宮槐陌、臨湖亭、南垞、欽湖、柳浪、欒家瀨、金屑泉、

白石灘、北垞、竹里館、辛夷塢、漆園、椒園等，與裴迪閒暇各賦絕句云爾。」陝西通志：「輞川，在藍田

縣南嶢山之口，去縣八里。川口爲兩山之峽，隨山鑿石，計五里許，路甚險狹。過此，豁然開朗，村墅相望

，蔚然桑麻肥饒之地。四顧山巒掩映，似若無路，環轉而南，凡十三區，其美愈奇。」柴同磬，柵也，別墅

有籬落者之稱。〔一〕景，同影。〔二〕竹里館，亦輞川勝景之一。〔三〕鳥鳴澗，爲皇甫岳雲谿勝景。此詩爲雲谿雜題五首之一。按唐書宰相世系表，有皇甫岳，乃皇甫恂之子，未知卽其人否。〔四〕兩句爲「竹喧浣女歸，蓮動漁舟下」之倒句。詩歌爲叶平仄，語句組織，常有倒置句子湊韻之事。〔五〕終南山，在陝西長安縣西五十里，東至藍田縣，西至鄠縣，橫亘八百餘里。斛斯，係雙姓。斛斯山人，未詳。〔六〕宋書：漢鼓吹鑿歌十八曲有將進酒。樂府詩集載將進酒古詞云：「將進酒，乘大白。」大約以飲酒放歌爲言。此李白以古樂府篇名爲題也。〔七〕此句一作「天生我身必有財」。〔八〕岑夫子，卽岑徵君，集中有鳴皋送岑徵君、送岑徵君歸皐山詩。又集中復有南陽岑勛見尋就丹邱對飲相待以詩見招一詩，未知岑徵君是否卽爲南陽岑勛，待考。〔九〕丹邱生，卽元丹邱，集中有元丹邱歌及聞丹邱子營石門幽居諸詩。〔一〇〕陳王，謂陳思王曹植也。植所著名都篇有句云：「歸來宴平樂，美酒斗十千。」平樂，觀名。植生平詳第二冊與楊德祖書課。〔一一〕五花馬，謂馬之毛色作五花文者。杜甫高都謔驄馬行有「五花散作雲滿身」句。或以爲五花乃馬鬣之翦爲五瓣者。〔一二〕李擘，白之族叔。舊唐書：乾元二年，鳳翔七馬坊押官爲盜，劫掠平人。天興令謝夷甫擒殺之。其妻再狀訴冤，詔令御史中丞崔伯陽、刑部侍郎李擘、大理寺卿權獻爲三司調之。三人均以推讞是事貶，擘得嶺下一尉。〔一三〕賈至，字幼鄰。擢明經第，解褐單父尉。從玄宗幸蜀，拜起居舍人，知制誥，歷中書舍人。〔一四〕岷江自西來，至岳陽樓前，與洞庭之水合而行，故云。〔一五〕

湘君，相傳爲堯女舜妻。列女傳：『二妃死於江湘之間，俗謂之湘君』。『一七』耐可，猶言若可也。

『一八』歡歡，悲泣氣咽而抽息也。『一九』糟牀，榨酒器。糟牀注，言釀已熟也。『二〇』隣隣，音鄰鄰；

車聲也。『二一』蕭蕭，馬鳴也。『二二』耶孃，字同爺娘。『二三』咸陽橋，卽中渭橋。長安志：『中渭

橋，在咸陽東南二十里，本名橫橋，貫渭水上。橋廣六丈，南北一百八十步。』『二四』點行，謂點名行兵

也。『二五』開元十五年十二月，制以吐番爲邊害，令隴右道及諸軍團兵五萬六千人，河西及諸軍團兵四萬

人，又徵關中兵萬人集臨洮，朔方兵萬人集會州，防秋，至冬初，無寇而罷。是時，吐番時侵河右，故曰防

河。『二六』營田，爲古時邊地駐兵就地力田而食之制。唐書食貨志：『唐開軍府以捍要衝，因隙地以置營

田，有警，則以軍若夫千人助役。』『二七』武皇，本謂漢武帝，此處借以暗指唐明皇者。『二八』漢家，

亦借指唐。山東，泛指太行山以東之地域，卽今河北、山西等地。又十道四番志：『關以東七道，二百十一

州。』今言二百州，言其成數也。『二九』通鑑：『天寶九載十二月，關西遊弈使王難得擊吐番，克五橋，

拔樹敦城。』『三〇』舊唐書：『吐谷渾有青海，周圍八九百里。唐高宗龍朔三年，爲吐番所併。』案唐於

高宗儀鳳中，李敬玄與吐番戰，敗於青海；後於開元中，王君奭、張景順、張忠亮等，先後破吐番，皆在青

海西；天寶中，哥舒翰築神威軍於青海上，又築城龍駒島，吐番始不敢近青海。『三一』朱注，時甫以肺病

斷酒，故曰新停。『三二』河南河北，唐二道名，皆以黃河得名。安祿山反，河北、河南一時皆陷賊。寶應

元年十一月，官軍破賊於洛陽，進取東都，始平河南。史朝義走河北，李懷仙斬其首以獻，河北復平。此詩蓋甫在劍外聞捷書而作也。〔三三〕劍外，謂劍南道以外也。其地領今四川劍閣以南，大江以北，及甘肅蟠冢山以南之地，治成都。時甫在梓州（今四川三臺縣）。薊北卽薊州，謂收復河北也。〔三四〕封大夫，名常清，蒲州人。天寶四年，高仙芝爲安西四鎮節度使，以常清爲判官，任以軍事。此詩當卽是時作。〔三五〕唐書西域傳：『葱嶺水南流者，經中國入於海；北流者，經胡入於海北，三日行，度雪海，春夏常雨雪。』〔三六〕輪臺，漢西域地。唐書地理志：『北庭大都護府有輪臺縣。』卽今新疆輪臺縣。〔三七〕統志，記金山在今陝西永昌衛城北二里，而元和志謂在甘肅玉門縣東六里。未知孰是。〔三八〕車師，漢西域國名，在今新疆吐魯番、昌吉、奇臺等地。〔三九〕渠黎，卽渠犂，漢西域國名，在新疆輪臺縣東南。〔四〇〕陰山在今綏遠省。起自寧夏賀蘭山，凡數千里，隨地易名。〔四一〕唐書回鶻傳：『青山東有水曰劍河。』按青山，在甘肅環縣西。

一三 張中丞傳後序

韓愈

元和〔一〕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二〕閱家中舊書，得李翰〔三〕所爲

張巡傳。翰以文章自名，爲此傳，頗詳密；然尙恨有闕者，不爲許遠〔四〕立傳，又不載雷萬春〔五〕事首尾。

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六〕，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爲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七〕，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蚍蜉蟻子之援，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八〕，遠見救援不至，而賊來益眾，必以其言爲信。外無待而猶死守，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其徒俱死，獨蒙愧恥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爲，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爲之耶？

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九〕。以此詬遠，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臟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好議論〔一〇〕，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他則又何說？

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救？棄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殘、餓羸之餘，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一〕。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沮遏其勢〔二〕。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彊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三〕。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四〕而助之攻也！愈嘗從事於汴徐二州〔五〕，屢道於兩州間，親祭於其所謂雙廟〔六〕者。其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

南霽雲之乞救於賀蘭〔一七〕也，賀蘭嫉巡、遠之聲威、功績出己上，不肯出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彊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爲雲泣下。雲知賀蘭終無爲雲出師意，卽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矢著其上，旣，半箭，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愈貞元中過泗州〔一八〕，船上人猶指以相語。城陷，賊以刃脅降巡，巡不屈，卽牽去，將斬之，又降霽雲，雲未應。巡呼雲

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爲不義屈！」雲笑曰：「欲將以有爲也。公有言，雲敢不死。」卽不屈。

張籍曰：「有于嵩者，少依於巡；及巡起事，嵩常在圍中。籍大曆中於和州烏江縣^(一)見嵩，嵩時年六十餘矣。以巡初嘗得臨渙縣^(二)尉，好學無所不讀，籍時尙小，粗問巡、遠事，不能細也。云巡長七尺餘，鬚髯若神，嘗見嵩讀漢書，謂嵩曰：「何爲久讀此？」嵩曰：「未熟也。」巡曰：「吾於書，讀不過三徧，終身不忘也。」因誦嵩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嵩驚，以爲巡偶熟此卷，因亂抽他帙以試，無不盡然。嵩又取架上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嵩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爲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草。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戶亦且數萬。巡因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巡怒，鬚髯輒張。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起旋，其眾見巡起，或起，或泣。巡曰：「汝勿怖！死，命也。」眾泣不能仰視。巡就戮時，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遠寬厚長者，貌如其心，與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巡爲兄，死時年四十九。」

『嵩貞元中死於亳宋^(三)間。或傳嵩有田在亳宋間，武人奪而有之，嵩將詣州

訟理，爲所殺。嵩無子。」張籍云。

【題解】

張中丞，名巡，鄧州南陽人。開元末，擢進士第，由太子通事舍人，出爲清河令，調真源令

。天寶中，安祿山反，巡起兵討賊，每戰輒克，拔眾至睢陽，與許遠協守之。賊將尹子奇率眾十萬來攻，巡激勵士卒數敗之。固守數月，救兵不至，食盡，至殺愛妾以饗士。城陷，被執，罵賊而死。贈揚州大都督。後序，對前序而言，爲序文之一種，所以闡發前序未盡之旨者。然此篇之作，以睢陽之守，事關李唐天下之存亡，時人重視張巡而未爲許遠作傳，且當時頗有疑遠畏死而降賊者，殊非所以激勵忠義之士。因作此表彰許遠之孤忠大節，並補敘張巡之逸事，雷萬春及南霽雲之忠勇。許遠諸公得此，不朽矣。而其文字實爲書後，與一般後序之以闡發前序未盡之旨者，固不同也。

【作者略歷】

韓愈，字退之，唐南陽人；先世居昌黎，故亦云昌黎人。三歲而孤，兄嫂育之成人。

貞元八年擢進士第，累擢知制誥，進中書舍人，遷吏部侍郎。生性鯁直，先後因極論宮市，諫迎佛骨，貶謫邊郡。長慶四年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尙書，謚曰文。爲學，於六經百家，無不貫通。論文，主「務去陳言」，「師其意不師其辭」。嘗以當時文章，流於俳偶，不復有經誥之指歸，馬班之氣格，乃以提倡古文爲己任，孤意爲之。其所作，深探本源，闕深奧衍，與孟、荀諸子相表裏，而佐佑六經。宋歐陽修嘗稱「其言深厚而雄博」。蘇洵稱「其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龍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

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洵子軾更盛推其人，以配孟子，尊爲「文起八代之衰」者。蓋愈爲唐代極有力之復古運動者，其影響及於後世甚大，故談古文者莫不推爲不祧之祖。然好使奇辭險句，其摹古太似之作，時流於佞屈贅牙，與揚雄同病。著有昌黎先生集。

【注釋】

〔一〕元和，唐憲宗年號。〔二〕張籍，字文昌，烏江人，第進士，爲祕書郎。當時賢士多與

往來，而韓愈尤賢重之，薦爲國子博士，仕終國子司業。鑄長於樂府，多警句。著有張司業集。〔三〕李翰

，華宗子，贊皇人。工爲文，擢進士第。天寶末，房瑄、韋陟俱薦爲史官。所善張巡死睢陽，有人媚其功，

以爲降賊。肅宗未及知，翰表巡功狀，帝感悟，而巡大節始白於世。累遷翰林學士，病免卒。〔四〕許遠，

鹽官人。性寬厚，明吏治。仇兼瓊鎮劍南，辟遠爲從事；以事忤兼瓊，貶高要尉。安祿山反，玄宗召拜爲睢

陽太守，累加防禦使。會張巡將兵三千至，遠與合兵禦賊。自以才不及巡，請巡掌軍事，而居其下，專治軍

糧、戰具。被圍數月，糧盡，羅雀掘鼠以食，士多餓死。外援不至，城陷，與巡俱被執，不屈而死。〔五〕

雷萬春，事巡爲偏將。令狐潮圍雍丘，萬春立城上與潮語，伏弩發，六矢著面，不爲動。潮疑爲刻木人，諜

得其實，乃大驚。然此言不載雷萬春事首尾，而後文乃不及一字，專詳南霽雲，殊不可解。或以爲雷萬春三

字乃南霽雲之譌。〔六〕大曆中，巡去疾上書，有逆胡南侵，父巡與睢陽太守遠，各守一面。城陷，賊所

入自遠處。巡及將校三十餘，皆割心剖肌，而遠與麾下無傷。巡臨命嘆曰：「嗟乎！人有可恨者。」賊曰：

「公恨我乎？」答曰：「恨遠心不可得，誤國家事。若死而有知，當不赦於地下。」請追奪官爵，以刷冤恥云云。按巡、遠死時，去疾尙幼，蓋惑於傳聞而有此言也。〔七〕睢陽被圍久，食盡，巡殺妾，遠亦殺其奴以饗士。〔八〕賊將令狐潮聞玄宗已幸蜀，以書招巡。有大將六人白巡，言帝存亡不可知，不如降賊。巡責以大義而斬之。〔九〕見前注〔六〕。〔一〇〕新唐書張巡傳：「時議者或謂巡始守睢陽，眾六萬，既糧盡，不持滿按隊，出再生之路。與夫食人，寧若全人。」〔一一〕新唐書張巡傳：「賊知外援絕，圍益急。眾議東奔。巡、遠議以睢陽江淮保障也，若棄之，賊乘勝鼓而南，江淮必亡。且帥饑眾行，必不達。」〔一二〕睢陽，今河南商邱縣，襟帶河濟，屏藩淮徐，自古視爲腰膂之地，爲戰略上所必爭。巡遠守此，足以阻遏勢南下，保唐室半壁江山。〔一三〕指屯臨淮賀蘭進明、次彭城許叔翼。許兵尤精，然彼此猜異，又忌巡聲威，俱無意出師相救。〔一四〕淫辭，謂放誕不經之言。〔一五〕汴、徐二地，唐屬河南道。汴，治今河南開封縣；徐，治今江蘇銅山縣。按愈初從董晉入汴爲推官；及汴軍亂，東行至徐州，依武寧節度使張建封。〔一六〕新唐書張巡傳：「大中時，圖巡、遠、雲像於凌煙閣。睢陽至今祠享，號雙廟。」〔一七〕南霽雲，魏州頓丘人，初爲張詔部將，至睢陽，與巡計事，遂留巡所。時賀蘭進明擁重兵駐臨淮，巡因遣雲如淮告急。〔一八〕貞元，德宗年號。泗州，唐屬河南道，今安徽盱眙縣。〔一九〕烏江縣，唐屬淮南道和州；故城在今安徽和縣東北。〔二〇〕臨渙縣，唐屬河南道宿州，在今安徽宿縣西南。〔二一〕亳與宋，皆唐

州名，屬河南道。毫，即今安徽亳縣；宋，今河南商邱縣。

一四 柳子厚墓誌銘

韓愈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爲拓跋魏侍中，封濟陰公〔一〕。曾伯祖爽〔二〕，爲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三〕。皇考諱鎮〔四〕，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爲縣令江南〔五〕。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六〕，號爲剛直。所與遊，皆當世名人〔七〕。

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八〕，嶄然見頭角；眾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詞，授集賢殿正字。僞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

貞元十九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卽位，拜禮部員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九〕，例出爲刺史；未至，又例貶永州司馬〔一〇〕。居閒，益自刻苦，務記覽爲詞章

，汎濫停蓄，爲深博無涯涘，而自肆於山水間。

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爲刺史，而子厚得柳州^二。既至，歎曰：『是豈不足爲政耶？』因其土俗，爲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侔，則沒爲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

衡湘以南爲進士者，皆以子厚爲師。其繼承子厚口講指畫爲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

其召至京師而復爲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三。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三。

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詭詭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

。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爲，而其人自視以爲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愧矣！

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爲人，不自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裔，材不爲世用，道不行於時也。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爲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

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歸葬萬年。曾先人墓側。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

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行立有節概，重然諾，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爲之盡，竟賴其力。

子厚於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遵，涿人，性謹順，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

銘曰：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

【題解】

柳子厚，名宗元，生平詳本文。昌黎與子厚，交至厚，並極重其文章，故文中多迴護掩飾之處；如所謂「例出」「例貶」「例召」，所謂「諸公要人爭欲令我門下」，皆所以明子厚黨王叔文非出於本意。然事實紀實，亦不能盡護其短，故暗寓「勇於爲人，不自貴重顧藉」之貶辭。讀者須於文中隱約吞吐之處，細加玩味。墓誌銘，亦稱墓銘或墓誌，蓋誌銘本爲一詞，分言之或合言之，其實一也。於舊文體屬碑誌類；所以施於金石，埋之壙中，慮後世陵谷變遷，有所識別也。其體製，有先以序而後繫以銘者，有僅有序而無銘者，有僅有銘而無序者，要以有序有銘爲常。又銘詞，有用韻者，有不用韻者。本篇序銘俱全，而銘詞不用韻。後人或誤以前序爲誌，後銘詞爲銘，而不知僅有序而無銘，或僅有銘而無序者，亦皆誌也；所謂銘者，乃誌之之辭耳。

【作者略歷】

見上課。

【注釋】

〔一〕慶，字更興，河東解人。仕終字文周，封平齊公。其子丹爲濟陰公。見宗元自撰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韓文云云，誤。〔二〕爽，字子燕。唐高宗初爲中書令。按爽爲宗元父嶺之曾伯祖，當爲宗元之高伯祖。見宗元撰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韓文云云，亦誤。〔三〕稽遂良，字登善，錢塘人。爲太宗顯命大臣，以諫立武后忤旨，貶潭州都督。顯慶元年三月，改桂州都督，同年八月，許敬宗希武后意旨，誣奏

韓瑗、來濟與褚遂良潛謀不軌，瑗坐貶振州刺史，卒於貶所；遂良再貶爲愛州刺史，榮州刺史柳奭貶爲象州刺史。遂良以憂卒，奭被誣殺於貶所，瑗以前卒免刑。〔四〕鎮以避亂，奉母隱王屋山，後舉族徙吳。肅宗時，佐郭子儀爲朔方節度推官，調長安主簿。〔五〕常袞奏鎮爲太常博士，鎮辭，謂常曰：『有尊老孤弱

在吳，願爲宣城令。』乃徙爲宣城令。按宣城，即今安徽省宣城縣。〔六〕鎮爲殿中侍御史，以平反冤枉獄，爲宰相竇參所忌，中以他事，貶爲夔州司馬。貞元八年，參得罪被貶，次年賜死，乃復以鎮爲侍御史。

〔七〕宗元撰先君石表陰先友記，凡六十餘人，其中如杜黃裳、韓愈、許孟容、鄭餘慶、柳冕等，皆當時賢士大夫。〔八〕據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所記，貞元九年，宗元得進士第，是年宗元甫二十一歲。〔九〕用事

者，謂王叔文。初，叔文在順宗朝，得寵用事，用王伾、韋執誼等執政，並引柳宗元、劉禹錫等諸名士以自重。時憲宗在東宮，嫉之，及即位，乃貶殺叔文。〔一〇〕宗元坐黨王叔文，貶邵州刺史，旋又貶永州司馬

• 永州，即今湖南省零陵縣。〔一一〕元和十一年三月，以宗元爲柳州刺史。柳州，即今廣西省馬平縣。〔一二〕初，禹錫與宗元同坐叔文黨，貶朗州司馬，元和十年三月，改授播州刺史。播州，今貴州省遵義縣

• 〔一三〕時裴度爲御史中丞，爲禹錫言於上，乃改連州。連州，今廣東省連縣。〔一四〕萬年，陝西舊咸寧縣，今併入西安市。〔一五〕行立，絳州稷山人。元和十二年，爲桂管觀察使。〔一六〕室，冢壙也。詩

唐風葛生：『百歲之後，歸於其室。』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後言；其譟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爲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

樂也者，鬱於中而泄於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維天之於時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斂，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

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爲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也，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其在唐、虞，咎陶、禹，其善鳴者也，而假以鳴。夔弗能以文辭鳴，又自假於韶以鳴。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載於詩、書六藝，皆

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爲木鐸。』^{〔四〕}其弗信矣乎？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臧孫辰^{〔五〕}、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楊朱、墨翟、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慎到、田駢、鄒衍、尸佼、孫武、張儀、蘇秦之屬，皆以其術鳴。秦之興，李斯鳴之；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揚雄，最其善鳴者也。其下魏、晉氏，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嘗絕也。就其善鳴者，其聲清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爲言也，亂雜而無章。將天醜^{〔六〕}其德，莫之顧邪？何爲乎不鳴其善鳴者也？

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七〕}、元結、李白、杜甫、李觀^{〔八〕}，皆以其所能鳴。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其高，出魏、晉；不懈，而及於古；其他浸淫乎漢氏矣。從吾遊者，李翱、張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鳴信善矣，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邪？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邪？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

東野之役於江南^{〔九〕}也，有若不釋然者，故吾道其命於天者以解之。

【題解】

孟東野，名郊，唐武康人。少隱嵩山，性耿介，與俗寡合。爲詩有理致，然思苦奇澀。韓愈

與友善，嘗稱其詩云：「剴目鉤心，刃迎縷解，鈎章棘句，摛擢胃腎，神施鬼設，間見層出。」又云：「東野動驚俗，天葩吐奇芬。」年五十餘，登貞元進士第，調溧陽尉；鄭餘慶爲東都留守，署爲水陸轉運判官；餘慶改領興元，又奉署參謀。卒，張籍謚之曰貞曜先生。著有東野集。序分序錄和贈序兩種，此爲贈序，乃援古者贈人以言之義，所以「致敬愛，陳忠告」者也。唐初始有此製，作者甚衆，至於韓愈，乃得古人之意，其文辭亦冠絕前後。吳訥文章辨體云：「近體應用，惟贈送爲盛，當取法昌黎，則庶得古人贈言之義，而無枉己、徇人之失也。」

【作者略歷】

見前張中丞傳後序課。

【注釋】

〔一〕梗，阻遏也。〔二〕八者均以材料代樂器：金謂鐘，石謂磬，絲謂琴瑟，竹謂簫管，瓠謂笙，土謂埙，革謂鼓，木謂柷敔。〔三〕敔，爲奪之本字。推敔，猶言遞嬗。〔四〕語見論語八佾。鐸，謂笙，土謂埙，革謂鼓，木謂柷敔。〔五〕臧孫辰，卽臧文仲，魯大夫。善辭令，敢諫諍，如左傳莊公二十八年奉使告糴於齊，僖公二十一年諫焚巫尪，二十二年諫毋卑邾等，皆可爲證。後叔孫豹論不朽，稱其能立言。〔六〕醜，厭惡也。〔七〕蘇源明，初名預，字弱夫，唐武功人。少孤，工文辭。第天寶進士，累官國子司業。安祿山陷京師，源明稱病不受僞署；肅宗時，擢知制誥，終祕書少監。〔八〕李觀，字元

賓，其先隴西人。年二十四舉進士，三年登上第，又舉博學弘辭，授太子校書郎。卒年二十九。觀屬文不襲沿前人，時謂與韓愈相上下。而韓愈則稱其才高乎當世，而行出乎古人。著有李元賓文編。「九」謂出爲深陽尉。

一六 答李翱書

韓愈

六月二十六日，愈白，李生足下：

生之書辭甚高，而其問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誰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歸也有日矣〔一〕，況其外之文乎？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牆而不入於其宮者〔二〕，焉足知是且非耶？雖然，不可不爲生言之：

生所謂立言〔三〕者，是也；生所爲者與所期者，甚似而幾矣。抑不知生之志，蘄勝於人而取於人〔四〕耶？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耶？蘄勝於人而取於人，則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俟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

〔五〕也。

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爲，不自知其至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六〕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七〕其難哉！其觀於人，不知其非笑之爲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僞〔八〕，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汨汨然〔九〕來矣。其觀於人也，笑之，則以爲喜；譽之，則以爲憂。〔一〇〕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拒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

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雖如是，其敢自謂幾於成乎？雖幾於成，其用於人也，奚取焉？

雖然，待用於人者，其肖於器耶？用與舍屬諸人。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

己有方。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爲後世法。如是者，其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遺乎今，吾誠樂而悲之。亟稱其人，所以勸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貶其可貶也。

問於愈者多矣，念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爲言之。愈白。

【題解】

李翱，韓愈之友，或曰弟子。貞元十八年，陸慘佐主司權德輿於禮部，愈薦翱於慘，翱用是於是年登第。是書緣翱問及文章之事，愈因述平日所得以答。其要在勸以讀書養氣，務去陳言，並專志於古之立言者，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古無以作文爲教者，自韓愈以力倡古文，時爲友輩及弟子言爲文之道，且言之精且切；柳宗元、李翱承之，乃成一種風氣，而古文家乃多論文之作。或云，答李翱書當作答李翱書。

【作者略歷】

見前張中丞傳後序課。

【注釋】

〔一〕頌言道德亦將歸於李生。

〔二〕謙言己爲「門外漢」。論語子張：「夫子之牆數仞，不

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

〔三〕立言，謂著文立說，以傳於後世。左傳襄公二十四年載魯

叔孫約論「立言」爲三不朽之一，孔疏云：「立言謂言得其要，理足可傳，記傳稱史逸有言，論語稱周任有

言，……皆其身既沒，其言尙存。……如此之類，乃是立言也。老、莊、荀、孟、管、晏、楊、墨、孫、吳

之徒，制作子書，屈原、宋玉、賈誼、揚雄、馬遷、班固以後，撰集史傳，製制文章，使後世學習，皆是立言者也。」〔四〕取於人，謂爲人所拔用。〔五〕藹如，和易可親貌。〔六〕儼乎，猶儼然，昂首貌。〔七〕夏，以一丫，陽平，舊入。夏夏，齟齬不相入貌。〔八〕古書之正偽，謂道之是非。韓愈以儒家之道統自任，所謂正偽，當以儒家之說爲標準。〔九〕汨汨然，水流貌；用以喻文思之勃發也。〔一〇〕樊汝霖曰：『笑之則以爲喜者，大聲不入於里耳，而不笑不足以爲道，此笑之所以喜。若人人皆見而悅之，而譽之，斯亦淺矣，此所以爲憂。』

一七 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柳宗元

宗元白：辱書云欲相師，僕道不篤，業甚淺近，環顧其中，未見可師者。雖嘗好言論，爲文章，甚不自是也。不意吾子自京師來蠻夷間〔一〕，乃幸見取。僕自卜固無取；假令有取，亦不敢爲人師；爲眾人師尚不敢，況敢爲吾子師乎？

孟子稱：『人之患在好爲人師。』〔二〕由魏晉以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譁笑之，以爲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

〔三〕，因抗顏而爲師。世果羣怪聚罵，指目牽引，而增與爲言詞。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炊不暇熟，又挈挈〔四〕而東，如是者數矣。

屈子賦曰：『邑犬羣吠，吠所怪也。』〔五〕僕往聞：『庸〔六〕蜀之南，恆雨，少日，日出則犬吠。』予以爲過言〔七〕。前六七年，僕來南，二年冬，幸大雪，踰嶺被南越〔八〕中數州；數州之犬，皆蒼黃吠噬、狂走者累日，至無雪乃已。然後始信前所聞者。今韓愈既自以爲蜀之日，而吾子又欲使吾爲越之雪，不以病乎？非獨見病，亦以病吾子。然雪與日豈有過哉！顧吠者犬耳。度今天下不吠者幾人，而誰敢銜怪於羣目，以召闢取怒乎？

僕自謫過以來，益少志慮。居南中九年，增腳氣病，漸不喜鬧。豈可使吶吶者，早暮拂吾耳，騷吾心？則固僵仆煩憤，愈不可過矣。平居，望外遭齒舌〔九〕不少，獨欠爲人師耳。

抑又聞之：古者重冠禮〔一〇〕，將以責成人之道，是聖人所尤用心者也。數百年來，人不復行。近有孫昌胤者，獨發憤行之。既成禮，明日造朝〔一一〕，至外廷〔一二〕，薦笏〔一三〕，言於卿士曰：『某子冠畢。』應之者咸慙然。京兆尹〔一四〕鄭叔則怫然

，曳笏卻立，曰：『何預我邪！』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鄭尹而快孫子，何哉？獨爲所不爲也。今之命師〔五〕者大類此。

吾子行厚而辭深，凡所作皆恢恢然有古人形貌，雖僕敢爲師，亦何所增加也？假而以僕年先吾子，聞道著書之日不後，誠欲往來言所聞，則僕固願悉陳中所得者。吾子苟自擇之，取某事，去某事，則可矣。若定是非以教吾子，僕材不足，而又畏前所陳者，其爲不敢也決矣。

吾子前所欲見吾文，既悉以陳之，非以耀明於子，聊欲以觀子氣色，誠好惡如何也。今書來言者皆大過，吾子誠非佞譽誣諛之徒，直見愛甚故然耳。始吾幼且少，爲文章，以辭爲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爲炳炳烺烺，務采色，夸聲音而以爲能也。凡吾所陳，皆自謂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遠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於道不遠矣。

故吾每爲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抑之欲其奧，揚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

，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恆，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穀梁氏〔二六〕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二七〕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二八〕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二九〕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三〇〕以致其幽，參之太史公〔三一〕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為之文也。

凡若此者果是邪？非邪？有取乎？抑其無取乎？吾子幸觀焉，擇焉，有餘以告焉。苟亟來以廣是道，子不有得焉，則我得矣：又何以師云爾哉？取其質而去其名，無招越、蜀吠怪，而為外廷所笑，則幸矣。

【題解】 韋中立，潭州刺史彪之孫。元和中，以書遺宗元於永州，欲師其作文之道，宗元作此書答之。唐承魏晉之後，習俗耽於相師，故前論師道之陵夷，作諧體語，與韓愈師說出以正論者相反，而寄慨深遠則同。後論為文之法，皆平生所經歷，甘苦有得之語。蓋意取無師之名，而有師之實也。

【作者略歷】

柳宗元，字子厚，唐河東人，事詳前柳子厚墓誌銘課。宗元與韓愈同時提倡古文，為當時文壇之健者。韓愈嘗稱其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明王鏊震澤長語云：『吾讀柳子厚集，尤愛山水諸記，而在永者為多。子厚之文，至永益工，其得山水之助邪？』著有柳河東集，有明蔣之翹輯注本。

【注釋】「一」時宗元爲柳州刺史。柳州，今廣西馬平縣境，唐時尙屬蠻夷雜處之地。「二」語見孟子

離婁篇。「三」韓愈作師說，以賒李蟠，略謂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人無長幼貴賤，皆當有師。

【四】挈挈，恩卒貌。「五」語見屈原懷沙賦。「六」庸，國名，在今湖北竹山縣東南。「七」過言，其言

不確實也。「八」嶺指大庾、騎田、都龐、萌渚、越城五嶺，縣互貴州、廣西、廣東、湖南、江西、福建等省。古時嶺內爲中國，嶺外爲百越。南越，今廣東，爲古時百越之地。「九」齒舌，謂世俗之議論也。

【一〇】禮冠義：「冠者，禮之始也，故古者聖王重冠。」【一一】孟子公孫丑篇：「不能造朝。」造，去，去；至也。「一二」外廷，卿大夫朝會之所。「一三」笏，一名手版，古朝會時所執者。薦笏，卽摺笏也

。「一四」京兆尹，官名，漢置，爲管理京師地方之長官。鄭叔則，貞元初爲京兆尹，五年二月貶永州刺史

。「一五」命師，自命爲師也。「一六」穀梁氏，名赤，作春秋穀梁傳。「一七」孟，卽孟子；荀，卽荀子

。「一八」莊，卽莊子；老，卽老子。「一九」國語，一名春秋外傳。「二〇」難騷，楚屈原撰。「二一」

太史公，卽漢司馬遷。按自注「一六」以下所述書名與作者，散見第一冊及第二冊各課。

一八 段太尉逸事狀

柳宗元

太尉始爲涇州刺史〔一〕時，汾陽王以副元帥居蒲〔二〕。王子晞爲尙書〔三〕，領行營節度使，寓居邠州〔四〕，縱士卒無賴。邠人偷嗜暴惡者，卒以貨竄名軍伍中，則肆志，吏不得問。日羣行丐取於市，不賺〔五〕，輒奮擊，折人手足，椎釜鬲、甕盎，盈道上，把臂徐去，至撞殺孕婦人。邠寧〔六〕節度使白孝德〔七〕，以王故，戚不敢言。太尉自州以狀白府，願計事；至則曰：『天子以生人付公理，公見人被暴害，因恬然；且大亂，若何？』孝德曰：『願奉教！』太尉曰：『某爲涇州，甚適，少事，今不忍人無寇暴死，以亂天子邊事。公誠以都虞候〔八〕命某者，能爲公已亂，使公之人不得害。』孝德曰：『幸甚！』如太尉請〔九〕。

既畧一月，晞軍士十七人入市飲酒；又以刃刺酒翁，壞釀器，酒流溝中。太尉列卒取十七人，皆斷頭注槊上，植市門外；晞一營大譟，盡甲。孝德震恐，召太尉曰：『將奈何？』太尉曰：『無傷也，請辭於軍。』孝德使數十人從太尉，太尉盡辭去。解佩刀，選老嫠者一人持馬，至晞門下。甲者出，太尉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愕，因諭曰：『尙書固負若屬耶？副元帥固負若屬耶？奈何欲以亂敗郭事？爲白尙書，出聽我言！』晞出，見太尉，太尉曰：

『副元帥勳塞天地，當務始終。今尙書恣卒爲暴，暴且亂；亂天子邊，欲誰歸罪？罪且及副元帥！今邪人惡子弟，以貨竄名軍籍中，殺害人；如是不止，幾日不大亂？大亂由尙書出，人皆曰，「尙書倚副元帥不戢士。」然則郭氏功名其與存者幾何！』言未畢，晞再拜曰：『公幸教晞以道，恩甚大。願奉軍以從。』願叱左右曰：『皆解甲，散還火伍^{二〇}中！敢譁者死！』太尉曰：『吾未哺食，請假設草具。』既食，曰：『吾疾作，願留宿門下。』命持馬者去，且日來，遂臥軍中。晞不解衣，戒候卒擊柝衛太尉。且，俱至孝德所，謝不能，請改過。邪州由是無禍。

先是，太尉在涇州，爲營田官。涇大將焦令謩^{二一}取人田，自占數十頃，給與農曰：『且熟，歸我半。』是歲大旱，野無草，農以告謩。謩曰：『我知入數而已，不知旱也。』督責益急。且飢死，無以償，卽告太尉。太尉判狀辭甚異^{二二}，使人求諭謩。謩盛怒，召農者曰：『我畏段某耶？何敢言我？』取判鋪背上，以大杖擊二十，垂死。輿來庭中，太尉大泣曰：『乃我困汝。』卽自取水洗去血，裂裳衣瘡，手注善藥。旦夕自哺農者，然後食。取騎馬賣，市穀代償，使勿知。

淮西^{二三}寓軍帥尹少榮，剛直士也，入見謩，大罵曰：『汝誠人邪；涇州野爲

緒，人且飢死，而必得穀，又用大杖擊無罪者。段公，仁信大人也，而汝不知敬。今段公唯一馬，賤賣市穀入汝，汝又取，不恥。凡爲人傲天災，犯大人，擊無罪者，又取仁者穀，使主人出無馬，汝將何以視天地？尙不愧奴隸耶？」譙雖暴抗，然聞言則大愧，流汗不能食，曰：『我終不可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死〔二四〕。

及太尉自涇州以司農徵，戒其族：『過岐，朱泚〔二五〕幸致貨幣，慎勿納。』及過，泚固致大綾三百匹，太尉婿韋晤堅拒，不得命。至都，太尉怒曰：『果不用吾言！』晤謝曰：『處賤，無以拒也。』太尉曰：『然終不以在吾第，以如司農治事堂，棲之梁木上。』泚反，太尉終。吏以告泚，泚取視，其故封識具存。

元和九年月日，永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柳宗元謹上史館。今之稱太尉大節者，出入以爲武人，一時奮不慮死，以取名天下，不知太尉之所立如是。宗元嘗出入岐、周、邠、潁〔二六〕間，過眞定，北上馬嶺，歷亭障堡戍，竊好問老校退卒，能言其事。太尉爲人姁姁，常低首拱手行步，言氣卑弱，未嘗以色待物。人視之，儒者也。遇不可，必達其志，決非偶然者。會州刺史崔公〔二七〕來，言信行直，備得太尉遺事，覆校無疑。或恐尙逸墜，未集太史氏，敢以狀私於執事。謹狀。

【題解】

段太尉，名秀實，字成公，唐汾陽人。德宗時爲司農卿，朱泚反，秀實唾面大罵，以象笏擊之，中泚頰，流血沾衣，遂遇害。興元元年，追贈太尉。逸事，卽佚事，謂散佚未經記述之事跡也。

【作者略歷】

柳宗元，見上課。

【注釋】

〔一〕涇州，故治在今甘肅省涇川縣北。按代宗大歷十二年，邠寧節度使白孝德薦秀實爲涇州刺史。〔二〕汾陽王卽郭子儀，大歷十二年，以天下兵馬副元帥晉封汾陽郡王。蒲，謂蒲州，卽今山西省蒲縣。〔三〕晞爲郭子儀第三子。善騎射，從征伐有功。子儀收復兩京，尤爲出力。累遷御史中丞，領朔方軍援邠州，破走吐番，回紇。通鑑考異：『據實錄，時晞官爲左常侍，宗元云尙書，誤也。』按通鑑載此事，凡下文稱晞「尙書」字樣，概爲「常侍」，可證。〔四〕邠州，在今陝西省邠縣。〔五〕賺，厭也，足也。不賺，謂不滿足也。〔六〕寧，謂寧州，在今甘肅寧縣。〔七〕白孝德，唐安西人。事李光弼爲偏裨，累功至北庭行營節度，徙邠寧。僕固懷恩引吐番入寇，孝德擊敗之。永泰初，吐番、回紇圍涇陽，郭子儀說服回紇、吐番退走，孝德大戰赤沙峯，斬獲甚衆。封昌化郡王。〔八〕都虞候，軍中執法官。〔九〕通鑑考異引段公家傳曰：『廣德二年正月，白孝德授邠寧節度使。七月，大軍西還，頗有俘掠。又以邠土經寇，未暇耕耘，乃謀屯軍奉天，取給畿內。時倉廩匱竭，吏人潛竄，軍士公行發掘，兼施垂訊。閭里怨苦，遠近彰聞。孝德知之，力不能制。公戲謂賓朋曰：「若使余爲軍候，不令至是。」行軍司馬王稷以其言啓於白孝德，卽

日以公爲都虞候，兼權知奉天縣事。浹旬而軍不犯禁，逾月而路不拾遺。』〔一〇〕唐書兵制：府兵十人爲火，火有長；驍騎十人爲火，五火爲團。是火伍，卽隊伍也。〔一一〕焦令謨，爲馬璘部下之部將。璘鎮涇州，以秀實爲留後，是亦秀實之部下也。〔一二〕異，謙婉也。〔一三〕淮西，指淮西鎮而言，轉蔡（今河南汝南縣）、申（今河南信陽縣）、光（今河南潢川縣）三州。〔一四〕通鑑考異：『按段公別傳，大曆八年，焦令謨猶存。蓋宗元得於傳聞，其實令謨不死也。』〔一五〕岐，卽岐州，今陝西鳳翔縣。朱泚，唐代宗時盧龍部將，殺節度使朱希彩，代領其眾。尋以弟朱滔留鎮而自入朝。德宗時，涇原節度使姚令言過京師，作亂，時泚爲太尉，在長安，亂兵舉之爲主，圍德宗於奉天。李晟復京師，泚出走，爲其將所殺。〔一六〕周，今陝西郿縣東北。龔與郃同，故治在今陝西武功縣西南。岐郃見前注。〔一七〕州刺史崔公，卽永州刺史崔能。能，字子才，全節人。元和九年，由御史中丞來蒞永州。

一九 永州雜記六篇

柳宗元

始得西山宴遊記

自余爲僇人〔一〕，居是州，恆惴慄〔二〕。其隳〔三〕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遊

，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臥。臥而夢，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爲凡是州之山水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四〕之怪特。

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五〕，望西山，始指異之。遂命僕人過湘江〔六〕，緣染溪〔七〕，斫榛莽，焚茅筏〔八〕，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呀然、窪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攢蹙累積，莫得遯隱。縈青、繚白〔九〕，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然後知是山之特出，不與培塿〔一〇〕爲類，悠悠乎與灝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窮〔一一〕。引觴滿酌，頽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一二〕。然後知吾嚮之未始游，游於是乎始，故爲之文以志。是歲，元和四年也。

鈞鐔潭記

鈞鐔潭〔一三〕在山西，其始蓋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東流；其顛委〔一四〕

勢峻，盪擊益暴，齧其涯，故旁廣而中深，畢至石乃止。流沫成輪，然後徐行。其清而平者且^{〔一五〕}十畝，有樹環焉，有泉懸焉。

其上有居者，以余之^{〔一六〕}游也，一旦，款門來告曰：『不勝官租私券之委積^{〔一七〕}，既芟山而更居，願以潭上田買財以緩禍！』予樂而如其言。則崇其臺，延其檻，行其泉於高者墜之潭^{〔一八〕}，有聲潏然^{〔一九〕}。尤與中秋觀月爲宜，於以見天之高，氣之迴。孰使予樂居夷而忘故土者，非茲潭也歟？

鈷鉞潭西小丘記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鈷鉞潭。潭西二十五步，當湍而浚者爲魚梁。梁之上有丘焉，生竹樹；其石之突怒偃蹇，負土而出，爭爲奇狀者，殆不可數。——其嶽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於溪；其衝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羆之登於山。丘之小，不能一畝，可以籠而有之。問其主，曰：『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二〇〕}。』問其價，曰：『止四百。』余憐而售之。

李深源、元克己時同遊，皆大喜出自意外。卽更取器用，剗刈穢草，伐去惡木

，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顯。由其中以望，則山之高，雲之浮，溪之流，鳥獸之遨遊，舉熙熙然迴巧獻技，以效茲丘之下。枕席而臥，則清冷之狀與目謀〔二一〕，潏潏〔二二〕之聲與耳謀，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不匝旬而得異地者二，雖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

噫！以茲丘之勝，致之豐、鎬、鄠、杜〔二三〕，則貴游之士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棄是州也，農夫、漁父過而陋之，價四百，連歲不能售；而我與深源、克己獨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書於石，所以賀茲丘之遭也。

小丘西小石潭記

從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佩環，心樂之。伐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冽。泉，石以爲底〔二四〕；近岸，卷石底以出〔二五〕，爲坻，爲嶼，爲嵒，爲巖〔二六〕。青樹翠蔓，蒙絡搖綴，參差披拂。

潭中魚可百數頭，皆若空游無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怡然〔二七〕不動，俶爾〔二八〕遠逝，往來翕忽〔二九〕，似與游者相樂。

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其岸勢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

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淒神寒骨，悄悄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

同遊者，吳武陵、龔古^{〔三〇〕}、余弟宗玄；隸而從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己，曰奉壹。

袁家渴記

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鈞鐻潭；由溪口而西，陸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陽巖^{〔三一〕}東南，水行至蕪江^{〔三二〕}，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三三〕}；皆水中幽麗奇處也。——楚越之間方言，謂水之反流者爲「渴」，音若「衣褐」之「褐」。

渴，上與南館高嶂合，下與百家瀨^{〔三四〕}合；其中重洲、小溪、澄潭、淺渚，間廁曲折。平者深黑，峻者沸白。舟行若窮，忽又無際。有小山出水中，山皆美石；石上生青叢，冬夏常蔚然。其旁多巖洞，其下多白礫。其樹多楓、栝、石楠、榿、

檉、柚；草則蘭、芷；又有異卉，類合歡而蔓生，鞦韆〔三五〕水石。每風自四山而下，振動大木，掩萼〔三六〕眾草；紛紅駁綠，蕪勃香氣〔三七〕。衝濤旋瀨，退貯谿谷。搖颺歲蕤〔三八〕，與時推移。其大都如此，余無以窮其狀。

泳之人未嘗遊焉，余得之不敢專也，出而傳於世。其地主袁氏，故以名焉。

石渠記

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橋其上。有泉幽幽然，其鳴乍大乍細。渠之廣，或咫尺，或倍尺，其長可十許步。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踰石而往，有石泓〔三九〕，菖蒲被之，青鮮環周。又折西行，旁陷巖石下，北墮小潭。潭，幅員〔四〇〕減百尺，清深多鯈魚〔四一〕。又北，曲行紆餘，睨若無窮，然卒入於渴。其側皆詭石、怪木、奇卉、美箭〔四二〕，可列坐而庥焉。風搖其顛，韻動崖谷，視之既靜，其聽始遠。

予從州牧得之，攬去翳朽，決疏土石；既崇而焚，既醜而盈〔四三〕。惜其未始有傳焉者，故累記其所屬，遺之其人，書之其陽，俾後好事者求之得以易。

元和七年正月八日，鑿渠〔四四〕至大石；十月十九日，踰石得石泓、小潭；渠之美，於是始窮也。

【題解】

唐永貞元年九月，柳宗元坐黨王叔文，貶邵州刺史；十一月，再貶爲永州司馬。永州舊治卽

今湖南零陵縣，地當瀟灘二水之會口，治雖荒遠，而山水特秀。宗元閒居無事，放情山水，務記覽爲詞章。

永州山水諸記，卽是時所作也。宋汪藻柳先生祠堂記其事云：『先生始居龍興寺西序之下，閒坐法華西亭

，見西山，愛之。命僕夫過瀟水，翦雜榛蕪，搜奇選勝；入冉溪二三里，得其尤絕者，家焉。因結茅、樹蔬，爲沼沚，爲臺榭，目曰愚溪，而刻八愚詩於溪石之上。其謂之鈞鐔潭、西小丘、小石潭者，循愚溪而出也；其謂之南澗、朝陽巖、袁家渴、蕪江、百家瀨者，泝瀟水而上也；皆在愚溪數里間，爲先生杖履徜徉之地。……』清方苞評永州諸記云：『子厚諸記，以身聞境寂，又得山水以盪其精神，故言皆稱心，探幽奇而出之，若不經意。』

【作者略歷】

見上課。

【注釋】

〔一〕僇人，受辱之人，謂貶官在永州也。〔二〕憂懼貌。〔三〕隙，同隙；謂公餘之暇日也

。〔四〕西山，在湖南零陵縣西，瀟水之澗，自朝陽巖起，至黃茅嶺止，長亙數里。〔五〕法華，寺名，在

湖南零陵縣城內東山。西亭，爲寺中之一亭，所以供遊息者。〔六〕湘江，卽湘水。〔七〕染溪，一名冉

漢，在零陵縣西南，宗元改名爲愚溪。「八」菝，匕，去；草葉也。「九」青，謂山；白，謂水。此爲以抽象代具體之修辭法。「一〇」培塿，亦作部婁，小山也。「一一」悠悠乎，言其爲時久遠。灑氣，即大氣，謂天地也。洋洋乎，言其自得。造物者，謂天地之主宰。二句之意，謂西山之歷史久遠，僅知其與天地同生而不知始於何時，將洋洋然與天地之主宰共存，而不識終於何日也。「一二」二句之意，謂其心寂然不動，而其身渙然冰釋，隱與萬物合爲一體而不自知。「一三」鉅罇，讀若古母；罇斗也。鉅罇潭，在零陵縣西三里，西山之西麓，中有小泉，經愚溪入瀟水；以形似罇斗，故名。「一四」顛委，爲同義複音詞，謂奔流之末端也。「一五」且，近也。「一六」亟，く，去，音器；頻數也。「一七」官租，謂國稅；私券，謂私債。委積，謂積累加重也。合言之，謂負不起公私債務之積累加重也。「一八」行，通也，引也。謂疏通高處之山泉，引而注入於鉅罇潭也。「一九」深，ㄨ，陰平；水由高處下注於潭之聲。「二〇」貨而不售，謂賣之而無人願購。「二一」謀，先事籌度也。清冷之狀與目謀，謂清冷之境，似與目先事商洽，適合其度，無過不及之失也。下耳謀，神謀，心謀三句可準此解之。「二二」澗澗，流水聲。「二三」豐，亦作鄠，周文王所都，在今陝西鄠縣東。鎬，周武王所都，在今陝西西安市西。鄠，在今陝西鄠縣北。杜，在今陝西西安市東南。此以特殊代普通，謂貴官所居之大都市。「二四」石以爲底，爲「以石爲底」之倒句。「二五」卷，伏也。謂巖石卷伏潭底之露出水面者。「二六」坻，彳，陽平，音遲；水中高地。嵒，彳，

，陰平，音龕；巖石之小者。四「爲」字均作「有」字解，意卽有坻，有嶼，有岫，有巖也。〔二七〕怡，爲怡之假借字。怡然，竄立不前貌。〔二八〕倏爾，猶倏爾，忽然也。〔二九〕翕忽，猶倏忽，輕疾貌。

〔三〇〕吳武陵，信州人，時亦坐事流永州。龔古，未詳。〔三一〕朝陽巖，在零陵縣西，瀟江之滸。〔三二〕燕江，疑卽瀟江，但縣東有燕江橋。〔三三〕袁家渴，在瀟江之滸，朝陽巖之東。〔三四〕百家瀨，今名百家渡，在零陵縣南。〔三五〕鞦韆，牽引糾結貌。字亦作膠葛。〔三六〕掩冉，眾草紛紛搖動貌。〔三七〕「紛紛駭綠，蕩蕩香氣」，爲「紅紛紛駭，香氣蕩蕩」之倒裝句。紅代花，綠代葉。蕩蕩，濃鬱也。

〔三八〕威， $\times \backslash$ ，陰平，音威；蕤， $\square \times \backslash$ ，陽平。蕤蕤，草盛貌。〔三九〕泓， $\Gamma \times \angle$ ，陽平，音宏；渠中清水所聚處。〔四〇〕幅員，謂面積。南北曰幅，東西曰員。〔四一〕儻魚，卽白鱗魚，俗呼參條。

〔四二〕箭，竹也。此爲以製造品代原料之修辭法。〔四三〕「旣崇而焚」，謂亂草朽木，積之旣高，乃以火焚之也。釃， Γ ，音徙，上；淥也。「旣釃而盈」，謂土石去而水滿也。〔四四〕鑄，潔也，除也。鑄渠，謂除去渠中汗穢之物，使之清潔也。

四明山〔一〕道士葉沈，囊出古畫，畫有桃源圖。

圖上有谿，谿名武陵之源〔二〕。按仙記，分靈洞三十六之一支〔三〕。其水趣流，勢與江河同。有深而淥〔四〕，淺而白。白者激石，淥者落鏡。溪南北有山，山如屏形，接連而去，峯豎不險，翠穠不浮。

其夾岸有樹木千萬本，列立如揖，丹色鮮如霞，擢〔五〕舉欲動，燦若舒顏。山鋪水底，草散茵毯。有鸞，青其衿；有鶴，丹其頂；有雞，玉其羽；有狗，金其色；毛傴僂亭亭〔六〕，閉而立者，十有八九。

岸而北，有曲深崑〔七〕門，細露室宇，霞檻繚轉，雲磴〔八〕五色。雪冰肌顏，服身衣裳，皆負星月文章。岸而南，有五人，服貌肖虹玉〔九〕。左右有書童、玉女，角髮〔一〇〕而侍立者十二。視其意況，皆逍遙飛動，若雲十許片，油〔一一〕焉而生，忽焉而往。其坦處有壇，層級沓玉冰。壇面俄起鑪竈，竈口含火，上有雲氣，具備五色。中有溪，艇泛，上一人雪華鬢眉，身著秦時衣服，手鼓短柷，意狀深遠。

合而視之，大略山勢高，水容深，人貌魁奇，鶴情閑暇，煙嵐草木，如帶香氣。熟得詳翫，自覺骨戛清玉，如身入鏡中，不似在人寰間，眇然有高謝之志〔一二〕從

中來。

坐少選〔一三〕，道士卷畫而藏之，若身形卻落塵土中；視嚮所張壁上，又疑有頑石化出，塞斷道路。某見畫物不甚寡，如此圖，未嘗到眼：是知工之精而有如是者邪？葉君且自珍重，無路得請，遂染筆錄其名數，將所以備異日寫畫之不謬也。

【題解】

桃源畫，取陶淵明桃花源記之寓意而作者，未知出自何人之筆。元輿此記，賞其畫之工，而命意高遠，措辭醒豁，亦頗能引人入勝。

【作者略歷】

舒元輿，唐東陽人。元和中，舉進士，游遷御史中丞。夙善李訓，兼附鄭注，官至同平章事。然以黨鄭訓，遂同及甘露之禍。工爲文，嘗作牡丹賦，時人盛稱之。後文宗觀牡丹，誦牡丹賦，爲之泣下。著有文集一卷。

【題解】

〔一〕四明山，在浙江鄞縣北，深迴幽奇，與人境殊絕。上有方石，四面如窗，中通日月星辰之光，故曰四明。〔二〕晉太元中，武陵漁人迷失道，忽逢桃花源。陶潛有桃花源記，詳紀此事。〔三〕道

書以桃源洞爲第三十五洞天。〔四〕淥，水清也。〔五〕擗，聳也。〔六〕僂僂，蓬鬆貌。亭亭，聳立貌。

〔七〕崑，與巖同。〔八〕磴，巖間石也。〔九〕虹玉，喻服貌之美。〔一〇〕角髮，謂兩髻也。〔一一〕

油，盛貌。孟子梁惠王：『天油然作雲。』〔一二〕高謝之志，猶言隱居之意。〔一三〕少選，片刻也。

二 太湖石記

白居易

古之達人，皆有所嗜：玄晏先生嗜書〔一〕，嵇中散嗜琴〔二〕，靖節先生嗜酒〔三〕，今丞相奇章公〔四〕嗜石。石，無文、無聲，無臭、無味，與三物不同，而公嗜之，何也？眾皆怪之，走〔五〕獨知之。昔故友李生，名約，有云：『苟適吾意，其用則多。』誠哉是言，適意而已。公之所嗜，可知之矣。

公以司徒保釐〔六〕河雒，治家無珍產，奉身無長物，惟東城置一第，南郭營一墅，精葺宮宇，慎擇賓客。性不苟合，居常寡徒。游息之時，與石爲伍。石有族聚，太湖爲甲，羅浮、天竺〔七〕之徒次焉。今公之所嗜者，甲也。

先是公之僚吏，多鎮守江湖，知公之心，惟石是好，乃鉤深致遠，獻瑰納奇。四五年間，纍纍而至。公於此物，獨不廉讓，東第南墅，列而置之。富哉石乎！厥狀非一：有盤拗〔八〕秀出，如靈邱鮮雲者；有端儼挺立，如真官神人者；有縝潤〔九〕削成，如珪瓚〔一〇〕者，有廉稜銳劌〔一一〕，如劍戟者。又有如虬如鳳，若踞〔一二〕

若動，將翔將躡；如鬼如獸，若行若驟，將攫將鬪。風烈雨晦之夕，洞穴開皚〔二〕，若欲〔二四〕雲歎〔二五〕雷，嶷嶷然〔二六〕有可望而畏之者；煙霽景麗之日，巖崿灑灑〔二七〕，若拂嵐撲黛，藹藹然〔二八〕有可狎而翫之者。昏曉之交，名狀不可；撮要而言，則三山五岳，百洞千壑，觀縷〔二九〕簇縮，盡在其中。百仞一拳，千里一瞬，坐而得之。此所以爲公適意之用也。

嘗與公迫觀熟察，相顧而言，豈造物者有意於其間乎？將胚渾凝結〔三〇〕，偶然成功乎？然而自一成不變已來，不知幾千萬年，或委海隅，或淪湖底，高者僅數仞，重者殆千鈞。一旦不鞭而來，無脛而至，爭奇騁怪，爲公眼中之物。公又待之如賓友，親之如賢哲，重之如玉寶，愛之如兒孫。不知精意有所召邪？將尤物有所歸邪？孰不爲而來邪？必有以也。

石有大小，其數四等，以甲、乙、丙、丁品之。每品有上、中、下，各刻於石陰〔三一〕，曰牛氏石，甲之上，丙之中，乙之下。

噫！是石也，百千載後，散在天壤之內，轉徙隱見，誰復知之？欲使將來與我同好者，覩斯石，覽斯文，知公之嗜石之自。

會昌二年五月丁丑記。

【題解】

太湖，在江蘇吳縣西。湖中產石，謂之太湖石。揚州畫舫錄：『太湖石乃太湖中石骨，浪激波滌，年久，孔穴自生。』按石以皴、秀、透爲貴。太湖中所產石，雅擅其勝，故自古關園林、堆砌假山者，莫不竭力羅致。本篇採錄白氏長慶集，刻畫精妙，爲記山石之佳構。

【作者略歷】

白居易，字樂天，唐下邳人。貞元中，進士拔萃。元和初，入翰林爲學士。遷左拾遺，奏凡十餘上；後對殿中，論執強硬，罷拜左贊善大夫，出爲江州司馬，累遷杭蘇二州刺史。文宗立，遷刑部侍郎。二李黨事起，居易恥緣黨入升，乃移病分司東都，以太子少傅進馮翊侯。會昌初，以刑部尚書致仕。與香山僧如滿結香火社，自稱香山居士。會昌六年卒，年七十六。居易文章精切，尤工詩，措辭平易，老嫗都解。嘗與元稹倡和，號稱元白，上下競效，一時風氣爲之轉移。著有白氏長慶集。

【注釋】

〔一〕玄晏先生，皇甫謐之別號。謐，字士安，晉朝歌人。屢徵不仕。性嗜書，博綜典籍及百家之言，以著述爲務。〔二〕稽中散，稽康也，字叔夜，三國魏諱郡人。拜中散大夫，不就；以彈琴自娛。〔三〕見第二冊歸去來辭「作者略歷」。〔四〕奇章公，牛僧孺也，字思黯，唐鶉觚人。第進士。憲宗時，與李宗閔對策，條指失政，以方正敢言進身，累官御史中丞。穆宗時爲相；敬宗立，封奇章郡公；文宗時，與李宗閔相結，排斥異己，權震天下，時稱牛李。武宗時，累貶循州長史；宣宗立，還爲太子少師卒，謚文簡。

。僭儒雅擅文辭，著有傳奇小說幽怪錄。「五」走，謂供奔走之僕，自謙詞。「六」保釐，猶言鎮守治理。
書畢命：「命畢公保釐東郊。」「七」羅浮，山名，在廣東增城縣，爲粵中名勝。天竺，在浙江杭州市靈隱山飛來峯之南，有上中下三竺之分。「八」盤拗，曲折也。「九」縝潤，緻密光滑也。「一〇」珪瓚，古酒器，以珪爲柄。詩大雅江漢：「釐爾圭瓚，」圭通珪。「一一」喻石之尖銳者。「一二」陰，伏也。「一三」皚，霜雪之白也。「一四」飲，飲受也。「一五」歎，吹氣也。「一六」嶷嶷然，高大貌。史記五帝紀：「其德嶷嶷。」「一七」韞，音禪；黼，音隊。靄靄，繁雲貌。「一八」藹藹然，和藹可親貌。詩大雅卷阿：「藹藹王多吉士。」「一九」覲縷，細微曲折之意。「二〇」郭璞江賦：「類胚渾之未凝。」李善注：「言雲氣杳冥，似胚胎渾混，尙未凝結。」「二一」陰，背面。「二二」會昌，唐武宗年號。

二二 與元九書

白居易

微之「〇」足下：

自足下謫江陵「〇」至於今，凡所贈答詩僅百首。每詩來，或辱序，或辱書，冠於卷首，皆所以陳古今歌詩之義，且自敘爲文因緣，與年月之遠近也。僕既愛足下

詩，又諭足下此意，常欲承答來旨，麤論歌詩大端，并自述爲文之意，總爲一書，致足下前。累歲已來，牽故少暇。間有容隙，或欲爲之；又自思所陳，亦無出足下之見，臨紙復罷者數四，卒不能就其志，以至於今。今俟罪潯陽^三，除盥櫛食寢外無餘事。因覽足下去通州^四日所留新舊文二十六軸^五，開卷得意，忽如會面。心所蓄者，便欲快言，往往自疑，不知相去萬里也。旣而憤悱之氣，思有所洩，遂追就前志，勉爲此書。足下幸試爲僕留意一省！

夫文尙矣，三才各有文：天之文，三光首之；地之文，五材首之；人之文，六經首之；就六經言，詩又首之。何者？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聲，莫深乎義。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上自聖賢，下至愚賤，微及豚魚，幽及鬼神，羣分而氣同，形異而情一，未有聲入而不應，情交而不感者。聖人知其然，因其言，經之以六義^六；緣其聲，緯之以五音。音有韻，義有類。韻協則言順，言順則聲易入；類舉則情見，情見則感易交。於是乎孕大含深，貫微洞密；上下通而一氣泰，憂樂合而百志熙。二帝三王所以直道而行

，垂拱而理者，揭此以爲大柄，決此以爲大寶也。

故聞「元首明，股肱良」之歌〔七〕，則知虞道昌矣；聞五子洛汭之歌〔八〕，則知夏政荒矣。言者無罪，聞者足誠：言者聞者，莫不兩盡其心焉。

洎周衰秦興，採詩官〔九〕廢，上不以詩補察時政，下不以歌洩導人情，乃至於詔成之風動，救失之道缺。於時六義始刊〔一〇〕矣。

國風變爲騷辭〔一一〕，五言始於蘇李〔一二〕。蘇李騷人，皆不遇者，各繫其志，發而爲文。故河梁之句〔一三〕，止於傷別；澤畔之吟〔一四〕，歸於怨思。彷徨抑鬱，不暇及他耳。然去詩未遠，梗概尙存。故興離別，則引雙鳧一鴈爲喻〔一五〕；諷君子小人，則引香草惡鳥爲比〔一六〕；雖義類不具，猶得風人之什二三焉。於時六義始缺矣。晉宋已還，得者蓋寡。以康樂〔一七〕之興博，多溺於山水〔一八〕；以淵明之高〔一九〕古，偏放於田園。江鮑〔二〇〕之流，又狹於此。如梁鴻五噫〔二一〕之例者，百無一二。於時六義寢微矣。

陵夷至於梁陳間，率不過嘲風雪、弄花草〔二二〕而已。噫！風雪、花草之物，三百篇中豈捨之乎？顧所用何如耳。設如「北風其涼」，假風以刺威虐也〔二三〕；「雨

雪霏霏』，因雪以愍征役也〔二四〕；『棠棣之華』，感華以諷兄弟也〔二五〕；『采采芣苢』，美草以樂有子也〔二六〕；皆興發於此而義歸於彼。反是者，可乎哉？然則『餘霞散成綺，澄江淨如練』〔二七〕，『歸花先委露，別葉乍辭風』〔二八〕之什，麗則麗矣，吾不知其所諷焉。故僕所謂嘲風雪、弄花草而已。於時六義盡去矣。

唐興二百年，其間詩人，不可勝數。所可舉者：陳子昂有感遇詩二十首〔二九〕，鮑防有感興詩十五首〔三〇〕。又詩之豪者，世稱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杜詩最多，可傳者千餘首。至於貫穿今古，觀縷格律，盡工盡善，又過於李焉。然撮其新安吏、石壕吏、潼關吏、塞廬子、留花門〔三一〕之章，『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三二〕之句，亦不過三四十〔三三〕。杜尙如此，況不逮杜者乎？

僕常痛詩道崩壞，忽忽憤發；或食輟哺，夜輟寢〔三四〕，不量才力，欲扶起之。嗟乎！事有大謬者，又不可一二而言；然亦不能不粗陳於左右。

僕始生六七月時，乳母抱弄於書屏下。有指「之」字「無」字示僕者，僕雖口

未能言，心已默識；後有問此二字者，雖百十其試，而指之不差。則僕宿習之緣，已在文字中矣。及五六歲，便學爲詩。九歲，諳識聲韻。十五六，始知有進士，苦節讀書。二十已來，晝課賦，夜課書，間又課詩，不遑寢息矣，以至於口舌成瘡，手肘成胝，既壯而膚革不豐盈，未老而齒髮早衰白，瞽然如飛蠅垂珠在眸子中者，動以萬數。蓋以苦學力文所致，又自悲矣。家貧多故，年二十七，方從鄉試；既第之後，雖專於科試，亦不廢詩；及授校書郎時，已盈三四百首。或出示交友，如足下輩，見皆謂之工。其實未窺作者之域耳。

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三五〕。始知文章合爲時而著，歌詩合爲事而作。是時皇帝〔三六〕初卽位，宰府有正人〔三七〕，屢降璽書，訪人急病。僕當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諫官，月請諫紙，啓奏之外，有可以救濟人病，裨補時闕，而難於指言者，輒詠歌之。欲稍稍進〔三八〕聞於上，上以廣宸聽，副憂勤；次以酬恩獎，塞言責；下以復吾平生之志。豈圖志未就而悔已生，言未聞而謗已成矣！

又請爲左右終言之：凡聞僕賀雨詩〔三九〕，眾口籍籍，已謂非宜矣；聞僕哭孔戡

詩〔四〇〕，眾面脈脈，盡不悅矣；聞秦中吟〔四一〕，則權豪貴近者，相目而變色矣；聞登樂遊園〔四二〕寄足下詩，則執政柄者扼腕矣；聞宿紫閣卮詩〔四三〕，則握軍要者切齒矣；大率如此，不可徧舉。不相與者，號爲沽譽，號爲詆訐，號爲訕謗；苟相與者，則如牛僧孺之戒焉〔四四〕；乃至骨肉妻孥，皆以我爲非也。其不我非者，舉世不過三兩人。有鄧魴者，見僕詩而喜；無何而魴死〔四五〕。有唐衢者，見僕詩而泣；未幾而衢死〔四六〕。其餘卽足下；足下又十年來困躓若此〔四七〕。嗚呼！豈六義四始〔四八〕之風，天將破壞，不可支持耶？抑又不知天之意不欲使下人之病苦聞於上耶？不然，何有志於詩者不利若此之甚也？

然僕又自思，關東一男子耳，除讀書屬文外，其他懵然無知，乃至書畫碁博，可以接羣居之歡者，一無通曉；卽其愚拙可知矣。初應進士時，中朝無總麻之親〔四九〕，達官無半面之舊，策蹇步於利足之途，張空拳於戰文之場。十年之間，三登科第〔五〇〕；名入眾耳，迹昇清貫；出交賢俊，入侍冕旒。始得名於文章，終得罪於文章，亦其宜也。

日者又聞親友間說，禮吏部舉選人〔五一〕，多以僕私試賦判〔五二〕傳爲準的；其餘

詩句，亦往往在人口中。僕慙然〔五三〕自媿，不之信也。及再來長安，又聞有軍使高霞寓〔五四〕者，欲聘倡妓，妓大誇曰：『我誦得白學士長恨歌〔五五〕，豈同他妓哉！』由是增價。又足下書云，到通州日，見江館柱間有題僕詩者。復何人哉？又昨過漢南日，適遇主人集眾娛樂他賓。諸妓見僕來，指而相顧曰：『此是秦中吟、長恨歌主耳。』自長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鄉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題僕詩者；士庶、僧徒、婦婦、處女之口，每有詠僕詩者。此誠雕蟲之戲〔五六〕，不足爲多；然今時俗所重，正在此耳。雖前賢如淵雲者〔五七〕，前輩如李杜者，亦未能忘情於其間。古人云：『名者公器，不可多取。』〔五八〕僕是何者，竊時之名已多。既竊時名，又欲竊時之富貴，使己爲造物者，肯兼與之乎？今之迥窮，理固然也。

況詩人多蹇：如陳子昂、杜甫，各授一拾遺〔五九〕，而屯剝至死；李白、孟浩然〔六〇〕輩，不及一命，窮悴終身。近日孟郊六十，終試協律〔六一〕；張籍五十，未離一太祝〔六二〕。彼何人哉！彼何人哉！況僕之才，又不逮彼。今雖謫佐遠郡，而官品至第五〔六三〕，月俸四五萬。寒有衣，飢有食，給身之外，施及家人，亦可謂不負白氏之子矣！微之，微之，勿念我哉！

僕數月來，檢討囊篋中，得新舊詩，各以類分，分爲卷目：自拾遺來，凡所遇所感，關於美刺興比者，又自武德訖元和〔六四〕，因事立題，題爲「新樂府」〔六五〕者共一百五十首，謂之「諷諭詩」；又或退公獨處，或移病閉居，知足保和，吟詠性情者一百首，謂之「閒適詩」；又有事物牽於外，情理動於內，隨感遇而形於歎詠者一百首，謂之「感傷詩」；又有五言、七言、長句、絕句，自一百韻至兩韻者四百餘首，謂之「雜律詩」：凡爲十五卷，約八百首。異時相見，當盡致於執事。

微之！古人云：「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六六〕僕雖不肖，常思此語。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時。時之來也，爲雲龍，爲風鵬，勃然突然，陳力以出。時之不來也，爲霧豹，爲冥鴻，寂兮寥兮，奉身而退。進退出處，何往而不自得哉！故僕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爲道，言而發明之則爲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閒適詩」，獨善之義也。故覽僕詩者，知僕之道焉。其餘雜律詩，或誘於一時一物，發於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尙者。但以親

朋合散之際，取其釋恨佐歡。今詮次之間，未能刪去，他時有爲我編集斯文者，略之可也。

微之！夫貴耳賤目，榮古陋今，人之大情也。僕不能遠徵古舊，如近歲韋蘇州〔六七〕歌行，清麗之外，頗近興諷。其五言詩，又高雅閒澹，自成一體。今之秉筆者，誰能及之？然當蘇州在時，人亦未甚愛重；必待身後，然後人貴之。今僕之詩，人所愛者，悉不過雜律詩與長恨歌已下耳。時之所重，僕之所輕。至於諷諭者，意激而言質，閒適者思澹而辭迂，以質合迂，宜人之不愛也。今所愛者，並世而生，獨足下耳。然百千年後，安知復無足下者出而知愛我詩哉？

故自八九年來，與足下小通則以詩相戒，小窮則以詩相勉，索居則以詩相慰，同處則以詩相娛。知吾罪吾，率以詩也。如今年春遊城南時，與足下馬上相戲，因各誦新豔小律，不雜他篇。自皇子陂〔六八〕歸昭國里〔六九〕，迭吟遞唱，不絕聲者二十里餘。樊李〔七〇〕在傍，無所措口。知我者以爲詩仙，不知我者以爲詩魔。何則？勞心靈，役聲氣，連朝接夕，不自知其苦，非魔而何？偶同人當美景，或花時宴罷，或月夜酒酣，一詠一吟，不知老之將至。雖鸞鶴、遊蓬瀛者之適，無以加於此焉。

，又非仙而何？微之，微之！此吾所以與足下外形骸，脫蹤迹，傲軒鼎，輕人寰者，又以此也。

當此之時，足下興有餘力，且欲與僕悉索還往中詩，取其尤長者，如張十八^{〔七〕}古樂府，李二十^{〔七〕}新歌行，盧楊^{〔七〕}二祕書律詩，竇七^{〔七〕}元八^{〔七〕}絕句，博搜精掇，編而次之，號元白往還詩集。眾君子得擬議於此者，莫不踴躍欣喜，以爲盛事。嗟乎！言未終而足下左轉^{〔七〕}，不數月而僕又繼行。心期索然，何日成就？又可爲之太息矣！

僕又常語足下，凡人爲文，私於自是，不忍於割截，或失於繁多。其間妍媸，益又自惑，必待交友有公鑒無姑息者，討論而削奪之，然後繁簡當否，得其中矣。況僕與足下爲文，尤患其多。已尙病之，況他人乎？今且各纂詩律，粗爲卷第，待與足下相見日，各出所有，終前志焉。又不知相遇是何年，相見是何地？溘然而至^{〔七七〕}，則如之何？

微之，微之，知我心哉！潯陽臘月，江風苦寒。歲暮鮮歡，夜長少睡。引筆鋪紙，悄然燈前，有念則書，言無詮次。勿以繁雜爲倦，且以代一夕之話言也。微之

，知我心哉！

【題解】

元九卽元稹，以其行九，故稱元九，唐俗也。舊唐書白居易傳稱居易爲江州司馬時，元稹在通州，篇詠贈答，往來不以數千里爲遠。嘗與稹書，因論作文之大旨，文士以爲信然，卽此書也。文中詳述詩歌流變，作者得失，及一己對於文學之主張——詩歌所以補察時政，洩導人情——力以革新文學自任，當時文壇風氣爲之一變。故是文不但可作詩學概論讀，並由此可知中唐倡言文學革命者，除韓、柳提倡復古運動外，復有提倡國語文學、社會文學之白氏一派焉。

【作者略歷】

見上課。

【注釋】

〔一〕微之，爲元九之號，名稹，詳見下課。

〔二〕元稹元和中拜監察御史，按獄東川，劾奏

節度使嚴礪違詔過賦，觸礪黨怒，分司東都。會河南尹房式坐罪，稹舉劾之，召稹還，詔薄式罪。途次敷水驛，以不讓中人仇士良，被擊辱，破面。宰臣復以稹年少，輕樹聲，失憲臣體，貶江陵士曹參軍。

〔三〕元和元年，白居易爲學士，遷左拾遺，知無不言，爲當道所忌，貶江州司馬。江州，治潯陽，卽今江西省九江縣。

〔四〕稹貶江陵，李絳、崔羣、白居易多言其枉，久乃徙通州司馬，改虢州長史。

〔五〕軸，猶卷也。唐時，書籍多鈔寫成卷，無裝訂成冊者，故曰軸，或曰卷。

〔六〕詩大序：『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正義：『風雅頌者，詩篇之異體；賦比興者，詩文之異辭耳。大小

不同，而得並爲六義者，賦比興是詩之所用，風雅頌是詩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稱爲義。」

〔七〕書經益稷篇：「帝（舜）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拜手稽首，……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八〕謂五子之歌也

。書序：「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於洛汭，作五子之歌。」〔九〕漢書藝文志：「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

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又漢書食貨志：「春秋之月，羣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於路以采詩，獻

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故曰，「王者不親闚戶而知天下。」」〔一〇〕河，×，陽平，音完；削

也，不全也。〔一一〕國風，諸侯各國之民間歌謠，見采於天子而列於樂官者；詩自周南召南至豳風各篇皆

是。謂爲風者，詩大序以爲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化上，主文而誦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也。騷辭，

謂屈原離騷也。王逸楚辭章句序：「屈原履忠被譖，憂悲愁思，猶依詩人之義而作離騷，上以諷諫，下以自

慰。」國風所以變爲騷辭，漢書藝文志云：「春秋之後，周道寢壞，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在

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咸有惻隱古詩之義。」〔一二〕

〔一三〕河梁，文選卷二十九載有李陵詩三首，蘇武詩四首。參閱第二冊古詩十九首之五及詩品序等課。〔一四〕河梁

之句，爲李陵與蘇武詩中語。其首兩句云：「攜手上河梁，遊子暮何之？」〔一五〕澤畔之吟，謂屈原漁父

篇。其辭有云：「屈原既放，遊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一六〕古文苑載蘇武別李陵

詩，有『雙鳧俱北飛，一鳧獨南翔』之句。庾信哀江南賦：『李陵之雙鳧永去，蘇武之一雁空飛。』

六 王逸離騷序：『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比喻。故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靈脩美人

以媲於君，慮妃佚女以譬賢臣；虬龍鸞鳳以托君子，飄風雲霓以爲小人。』

一七 康樂，即謝靈運，以其襲封爲康樂公。靈運，南北朝宋陽夏人。博覽羣書，文章之美，爲一時冠。參閱第二冊詩十首課。

一八 靈運放情山水，多紀以詩，刻畫山水，至爲精妙。清王士禛評云：『詩三百五篇，於觀、興、怨、羣之旨，

下逮鳥獸草木之名，無不備矣，獨無刻畫山水者。間亦有之，亦不過數篇，篇不過數語。漢魏間詩人之作，

亦與山水了不相及。迨元嘉間，謝康樂出，始創爲刻畫山水之詞，務窮幽極渺，挾山谷水泉之情狀。』

一九 見第二冊歸去來辭課。二〇 江即江淹，鮑即鮑照也。淹，字文通，南北朝梁考城人。仕至金紫光

祿大夫。少以文章顯著。鍾嶸詩品評之，謂『詩體總雜，善於摹擬。』照，字明遠，南北朝宋東海人。仕爲

臨江王參軍。工詩，詩品評爲『善製形狀寫物之詞。』二一 梁鴻，字伯鸞，後漢扶風平陵人。家貧，尚

節介；好博覽，無所不通。因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歌。其詞曰：『陟彼北芒兮，噫！顧覽帝京兮，噫！宮

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二二 隋李諤上文帝書：『降及後代，風教漸落，

魏之三祖，更尙文詞，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下之從上，有同影響。競騁文華，遂成風俗。江左齊

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唯務吟詠，遂復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

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詳見第二冊清正文體書課。〔二二〕北風其涼，邠風北風篇之句。

。序曰：『北風，刺虐也。』〔二四〕雨雪霏霏，小雅采芣篇之句。序曰：『采芣，遣戍役也。』〔二五〕

棠棣之華，小雅常棣篇之句。序曰：『常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按棠與常古字相通

借。〔二六〕采采芣苢，周南芣苢篇之句。序曰：『芣苢，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二

七〕謝朓晚登三山還望京邑詩句。詩見文選卷二十七。〔二八〕鮑照翫月城西門廡中詩句。詩見文選卷三十

。惟乍作早。〔二九〕陳子昂，見唐詩一課。按子昂初爲感遇詩二十首，爲京兆司功王適所賞識。自六朝以

來，詩格卑靡，子昂力摹古風以矯其弊；李杜皆推重之。〔三〇〕鮑防，字子慎，襄州襄陽人。少孤寡，彊

志於學，善辭章，尤工詩。有所感發，常見於詩，當時稱之。〔三一〕五首皆五古，爲祿山亂後所作，感時

傷事，以寓諷刺之意者。〔三二〕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中之句。〔三三〕此句舊唐書作「三四十」，四

部叢刊本白氏長慶集作「三三四」，今從舊唐書。〔三四〕此兩句舊唐書作「或廢食輟寢」。〔三五〕理道

，治道也。唐高宗名治，諱「治」爲「理」。〔三六〕皇帝，謂憲宗也。〔三七〕元和初，宰相如杜黃裳、

武元衡、李吉甫、裴垍等，皆一時人望。〔三八〕白氏長慶集本「進」字上有「遞」字。〔三九〕元和四年

閏三月，憲宗以久旱欲降德音。居易見詔節未詳，即乞免江淮兩賦，以救流瘠，且多出宮人。上悉從之。制

下而雨，因作此詩。〔四〇〕孔戣，字勝始，爲盧從史書記。以諫阻從史不軌之謀，被貶逐，詔授衛尉丞，

未調而卒。居易因作詩以哭之。〔四一〕凡十首。參閱後唐詩三課白居易詩。〔四二〕白氏長慶集「園」下有「望」字。樂遊園即樂遊原，在長安南，地高，可俯視京城。〔四三〕題名原作「宿紫閣山北村」。詩中記載十餘暴卒騷擾民家事。〔四四〕憲宗元和三年，牛僧孺等以直言時事而遭斥逐，故引以爲戒。〔四五〕白氏長慶集有鄧魴張徹落第及讀鄧魴詩二詩，謂其詩類陶潛，然不遇而死，年才三十。〔四六〕白氏長慶集有寄唐生及傷唐衢二首。衢能爲歌詩，多感善哭。見人文章有傷感者，讀訖必哭，涕泗不能已。竟不登一命而卒。〔四七〕此詩爲白氏元和十年貶江州司馬時所作。元稹以元和初由拾遺出爲河南尉，十年量移通州司馬，爲時適近十年。〔四八〕史記孔子世家：「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四九〕謂五服內之親屬。總麻，三月喪服，以細麻布爲之。〔五〇〕貞元十六年中春官第，一；十八年試判拔萃科，二；元和元年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策入四等，三。〔五一〕古者，舉士與舉官合，士獲選，卽入官。至唐，分爲二，以試士屬禮部，試吏屬吏部，選舉之政，由禮吏二部共主之。故曰「禮吏部」。〔五二〕舊唐書職官志：「擇人以四才。」注：「四才，謂身、言、書、判。」判，判狀也，爲公文之一種。〔五三〕忍，多，去，舊入；音忤。忍然，慚貌。〔五四〕高霞寓，范陽人。元和中討叛將有功，累拜振武邵寧節度使。〔五五〕此詩詳見後第三十課。〔五六〕揚雄法言：「或問：『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雕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爲也。』」〔五七〕淵，謂王子淵，名褒，蜀人。雲，謂

揚子雲，即揚雄也。〔五八〕語見莊子天運篇。〔五九〕陳子昂與杜甫，皆見前。唐書職官志，左右拾遺爲

從八品上階。〔六〇〕李白，見前唐詩二課。孟浩然，本名浩，以字行，唐襄陽人。隱居鹿門山，以詩自適

。年四十，應進士，不第而還。張九齡鎮荊州，署爲從事，卒。〔六一〕孟郊，字東野，唐武康人。韓愈撰

貞曜先生墓誌銘云：「年幾五十，始以尊夫人（謂郊母）之命，來集京師，從進士試，既得即去。閱四年，

又命來選，爲深陽尉，迎侍深上。去尉二年，而故相鄭公尹河南，奏爲水陸轉運從事，試協律郎。〔舊唐書

職官志，協律郎，樂官，隸太常寺，正八品上階。〔六二〕張籍，字文昌，和州烏江人。第進士，爲太常寺

太祝，遷祕書郎。〔舊唐書職官志，太祝，祀官，正九品上階。〔六三〕舊唐書職官志，上州司馬列從第五品

下階。〔六四〕武德，唐高祖年號。元和，憲宗年號。〔六五〕新樂府，見後唐詩三課白居易詩。〔六六〕

語見孟子盡心上，惟「濟」作「善」。〔六七〕韋蘇州，卽韋應物，唐京兆長安人。少以三衛郎事明皇。後

折節讀書，仕爲滁州刺史，改江州，內擢左司郎中，復出爲蘇州刺史，故世稱韋蘇州。著有韋蘇州集。〔六

八〕皇子陂，在長安南，以陂北有秦皇子冢得名。〔六九〕昭國里，居易在長安時之里居名。其昭國閒居詩

有云：「何以養吾真？官閒居處僻。」〔七〇〕樊，未知何人，白氏長慶集有樊著作一詩，未詳卽其人否。

李似指李杲直，名建。建，趙州人，官至刑部侍郎，以清儉稱。白氏長慶集中有贈杲直詩。〔七一〕張十八

卽張籍。白氏長慶集中有讀張籍古樂府五古一首，甚爲推重。歲寒堂詩話稱：「元白張籍詩，皆自淘浣中出

，專以道得人心，中事爲工。』可知同爲白氏一派之詩人。〔七二〕李二十，卽李紳。紳，字公垂，隴人。工詩，與李德裕、元稹同時，號三俊。但白氏長慶集中有期李二十文略王十八質夫不至獨宿仙遊寺一詩，題中文略亦以李二十稱，未知與紳是一人或二人。〔七三〕盧爲盧貞；貞，字子蒙，官河南尹，開成中爲大理卿，終福建觀察使。楊爲楊巨源；巨源，字景山，浦州人。貞元進士，累拜國子司業，以詩訓後進。〔七四〕寶七爲寶鞏；鞏，字友封，金城人。元和進士，累佐節度府，性溫雅，能五言詩。〔七五〕元八爲元宗簡。白氏集中有和元八侍御升平新居四絕等詩。〔七六〕指元氏量移通州司馬事。〔七七〕溢，奄忽也。溘然，猶忽然，言迅急也。江淹恨賦：『朝露溘至，握手何言？』謂人生如朝露，死期倏忽卽至。後人因以溘逝爲死之代辭。

二三 樂府古題序

元稹

詩訖於周，離騷訖於楚；是後詩之流爲二十四名：賦、頌、銘、贊、文、誄、箴、詩、行、詠、吟、題、怨、歎、章、篇、操、引、謠、謳、歌、曲、詞、調，皆詩人六義〔一〕之餘，而作者之旨〔二〕。

由操而下八名，皆起於郊、祭、軍、賓、吉、凶苦樂之際。在音聲者，因聲以度詞，審調以節唱；句度^{〔三〕}短長之數，聲韻平上之差，莫不由之準度；而又別其在琴瑟者爲操、引^{〔四〕}，採民甦者爲謳、謠^{〔五〕}，備曲度者總得謂之歌、曲、詞、調^{〔六〕}：斯皆由樂以定詞，非選詞以配樂也。

由詩而下九名，皆屬事而作，雖題號不同，而悉謂之爲詩可也。後之審樂者，往往采取其詞，度爲歌曲；蓋選詞以配樂，非由樂以定詞也。

而纂撰者，由詩而下十七名，盡編爲「樂錄」「樂府」等題。除饒吹、橫吹、郊祀、清商^{〔七〕}等詞，在樂志^{〔八〕}者，其餘木蘭、仲卿、四愁、七哀^{〔九〕}之輩，亦未必盡播於管絃明矣。後之文人，達樂者少，不復如是配別，但遇興紀題，往往兼以句度短長爲歌詩之異。

劉補闕^{〔一〇〕}云：『樂府肇於漢、魏。』按仲尼學文王操^{〔一一〕}，伯牙作水仙操^{〔一二〕}；齊沐犢作雉朝飛^{〔一三〕}，衛女作思歸引^{〔一四〕}，則不於漢、魏而後始，亦以明矣。

況自風雅至於樂流，莫非諷興當時之事，以貽後代之人。沿襲古題，唱和重複，於文或有短長，於義咸爲贅贖；尙不如寓意古題，刺美見事^{〔一五〕}，猶有詩人引古

以諷之義焉。曹、劉、沈、鮑^{〔二六〕}之徒，時得如此，亦復稀少。近代惟詩人杜甫悲陳陶、哀江頭、兵車、麗人^{〔二七〕}等，凡所歌行，率皆卽事名篇，無復倚傍。余少時與友人白樂天、李公垂^{〔二八〕}輩，謂是爲當，遂不復擬賦古題。

昨南梁州見進士劉猛、李餘^{〔二九〕}，各賦古樂府詩數十首，其中一二十章，咸有新意，予因選而和之^{〔三〇〕}。其有雖用古題，全無古義者，若出門行不言離別^{〔三一〕}，將進酒特書列女^{〔三二〕}之類是也；其或頗同古義，全創新詞者，則田家止述軍輸^{〔三三〕}，捉捕先蠖蟻^{〔三四〕}之類是也。劉、李二子，方將極意於斯文，因爲粗明古今歌詩同異之旨焉。

【題解】樂府古題，元稹擬作之樂府詩也。其詩用古題，而不必用古義，凡十九首，載元氏長慶集卷二十三。此序以闡明樂府詩之本義爲主旨。前言詩之流有二十四名，及詩與樂府詩之別；中言樂府詩之作，當諷興時事，無所依傍；末則自言擬作之事實也。

【作者略歷】

元稹，字微之，唐河南人。元和初對策，舉制科第，拜監察御史，遇事敢言，謫江陵

參軍。長慶中，由監軍崔潭峻進稹歌詞，擢知制誥。未幾入相，裴度屢劾之，遂俱罷。太和中，官武昌節度使，卒，年五十三。稹工詩，與白居易齊名，作風亦相近，時稱元、白。宮中妃嬪多誦其詩，呼爲元才子。

著有元氏長慶集。

【注釋】「一」六義，見上課注「六」。「二」旨，或校作「言」。言賦頌等二十四名，皆作者之言也。

• 「三」句度，與句讀同。「四」樂府詩集有琴曲歌辭類，爲詩歌之譜入琴瑟者，載有周文王拘幽操、周公且越裳操，及石崇思歸引、梁簡文帝貞女引等若干篇。郭茂倩曰：「憂愁而作，命之曰操，言窮則獨善其身，而不失其操也；引者，進德修業，申達之名也。」「五」樂府詩集有雜謠歌類，大抵爲衙陌謳謠。載有擊壤歌、越謠歌，及歷代童謠等若干篇。「六」如樂府詩集中所載子夜歌、採蓮曲、企喻歌辭（辭與詞通）、明君詞、清平調等是。「七」鐃吹，卽鐃歌，亦曰鼓吹，軍樂也。橫吹，胡樂也，其器數較鼓吹爲簡易，軍中多用之。郊祀，謂祭祀天地宗廟之樂歌。清商樂，其歌辭並出民間。參閱第二冊樂府歌辭一及樂府歌辭二。「八」樂志，正史論述樂制及樂歌之篇，如史記之樂書，漢書之樂志是。「九」木蘭辭，南北朝時無名氏作。詠女子木蘭代父從軍事。仲卿，卽孔雀東南飛行，漢末無名氏作。其詩詠焦仲卿妻因失姑愛被逐，後夫婦相約殉情而死。四愁，漢張衡作，凡四首，皆七言。每首皆以我所思兮云起，何爲懷憂云云結。七哀，詩篇名。文選詩哀傷類載有王粲、曹植、張載三人七哀詩五首，皆五言。名七哀者，舊說云，痛而哀，義而哀，感而哀，怨而哀，耳目見聞而哀，口歎而哀，鼻酸而哀也。「一〇」劉補闕，其人劉姓而官補闕者，餘未詳。「一一」樂府詩集卷五十七琴曲歌辭類載有文王操，引琴操曰：「紂爲無道，諸侯皆歸文王，其後有

鳳凰銜書於郊，文王乃作此歌。按仲尼嘗學文王操於師襄，見史記孔子世家。〔二二〕水仙操，伯牙作，詳見樂府古題要解。〔二三〕沐犢，一作牧犢，年五十，無妻，出薪於野，見雉雌雄相隨而飛，有感，而作雉朝飛操。見古今注，又見樂府詩集琴曲歌辭類。〔二四〕思歸引，一曰離拘操。樂府詩集琴曲歌辭類思歸引題下引琴操云，衛有賢女，王聞其賢而聘之，未至而王薨。太子欲取之，拘衛女於深宮。衛女思歸不得，遂援琴作歌，曲終，縊而死。〔二五〕見事，猶言時事，謂現在之事也。〔二六〕曹，謂曹植；劉，謂劉楨；沈，謂沈約；鮑，謂鮑照。皆工詩。詳見第二冊詩十首及詩品序等課。〔二七〕皆七言歌行，詠時事者。悲陳陶，詠房瑄與安祿山將戰於陳陶（地名）兵敗事。哀江頭，詠安祿山亂後之曲江，曲江本爲玄宗、楊妃遊宴地，詠曲江卽詠玄宗、楊妃也。哀王孫，詠唐宗室子孫，經安祿山亂後流離困苦事。〔一八〕李公垂，名紳，見上課注〔七二〕。〔一九〕南梁州，卽隋建州，唐改置，尋省，在湖南寶慶縣。劉琨梁州進士，與元稹同時。全唐詩存其詩三首。李餘，蜀人，工樂府，登長慶三年進士第。全唐詩存其詩二首。〔二〇〕按元氏長慶集樂府古題夢上天、冬白紵等十首，注云和劉猛；君莫非、田野狐兔行等九首，注云和李餘。〔二一〕出門行，樂府古題之一。其意略謂，兄弟同出行，兄上荆山巔得寶，弟沈滄海底偷珠事。〔二二〕將進酒，亦樂府古題之一。其意略謂，有爲人妾者，知其主母謀毒主父，乃故傾毒酒於地，初爲主父所責，後旁人告知主父，主父始感悟云。〔二三〕田家行，亦樂府古題之一。其意略謂，田家辛苦所收之穀粒，皆輸於

官軍。末四句云：「輸官不足歸賣屋，願官早騰蠶早復，農死有兒牛有犢，不遣官軍糧不足。」〔二四〕捕捉歌，亦樂府古題之一。其意略謂，狐兔豺狼，爲害易知；螻蟻侵蝕棟梁，爲害甚隱。故詩中云：「願君掃梁棟，莫遣螻蟻附，次及清道途，盡滅豺狼步。」

二四 楊烈婦傳

李翱

建中〔一〕四年，李希烈陷汴州〔二〕，既又將盜陳州〔三〕，分其兵數千人抵項城縣〔四〕，蓋將掠其玉帛，俘纍其男女，以會於陳州。

縣令李侃，不知所爲。其妻楊氏曰：「君縣令，寇至當守，力不足，死焉，職也；君如逃，則誰守？」侃曰：「兵與財皆無，將若何？」楊氏曰：「如不守，縣爲賊所得矣！倉廩皆其積也，府庫皆其財也，百姓皆其戰士也，國家何有？奪賊之財而食其食，重賞以令死士，其必有濟！」於是召胥吏百姓於庭，楊氏言曰：「縣令，誠主也；雖然，歲滿則罷去，非若吏人百姓然。吏人百姓，邑人也，墳墓存焉，宜相與致死以守其邑，忍失其身而爲賊之人耶？」眾皆泣，許之。乃徇〔五〕曰：

「以瓦石中賊者，與之千錢；以刀矢兵刃之物中賊者，與之萬錢。」得數百人，侃率之以乘城，楊氏親爲之爨以食之，無長少，必周而均。使侃與賊言曰：「項城父老，義不爲賊矣，皆悉力死守，得吾城不足以威，不如亟去；徒失利，無益也！」賊皆笑，有蜚〔六〕箭集於侃手，侃傷而歸。楊氏責之曰：「君不在，則誰肯固矣？與其死於城上，不猶愈於家乎？」侃遂忍之，復登陴〔七〕。項城，小邑也，無長戟勁弩、高城深溝之固，賊氣吞焉，率其徒將超城而下。有以弱弓射賊者，中其帥，墜馬死；——其帥，希烈之婿也。——賊失勢，遂相與散走，項城之人無傷焉。刺史上侃之功，詔遷絳州太平縣〔八〕令。楊氏至茲猶存。

婦人女子之德：奉父母舅姑盡恭順，和於姊妹〔九〕，於卑幼有慈愛，而能不失其貞者，則賢矣。辨行列，明攻守，勇烈之道，此公卿大臣之所難。厥自兵興，朝廷寵旌守禦之臣，憑堅城深池之險，儲蓄山積，貨財自若，冠冑服甲，負弓矢而馳者，不知幾人？其勇不能戰，其智不能守，其忠不能死，棄其城而走者，有矣。彼何人哉！若楊氏者，婦人也。孔子曰：「仁者必有勇。」楊氏當之矣〔一〇〕。

【題解】

爲婦女作傳，始於劉向列女傳；其附正史而見之列女傳，則自後漢書以下多有之。惟其所作

，皆爲類傳性質，所傳者不止一二人。至於專爲一二人而作，特以表揚其懿行大節者，唐、宋以後，私家文集，始數見不鮮，寢寢稱盛。此文卽其一例。全篇專記楊氏婦助夫守城一事，其精要處，則在中間一大段，以大義責夫，以大義勸吏民；戰略也，餉糈也，獎戒也，靡不井井有條。故卒能殲彼賊帥，保此孤城。翻嘗答皇甫湜書，自稱此傳，不在班固、蔡邕下。實緣事奇而文奇，兩者相得益彰也。

【作者略歷】

李翱，字習之，唐趙郡人。貞元間進士，元和初爲國子博士、史館修撰，再遷考功員

外郎。性峭直，嘗面折宰相李逢吉之過，出爲廬州刺史；後拜中書舍人，歷山南東道節度使，卒謚曰文。翱爲韓愈姪婿，又嘗從愈學古文，辭旨渾厚，見推當時，後世稱唐宋古文十大家之一。著有論語筆解、五木經、李文公集。

【注釋】

〔一〕建中，唐德宗年號。〔二〕季希烈，遼西人，德宗時，爲淮西節度使。李納叛，詔希烈

往討，希烈約納爲唇齒，與朱滔、田悅等連和。旋破汴州，僭號楚帝。後爲親將李仙奇毒殺之。汴州，卽今

河南開封縣。〔三〕陳州，卽今河南淮陽縣。〔四〕項城縣，屬今河南。〔五〕徇，巡行而告示之也。

〔六〕蜚，同飛。〔七〕障，城上垣也，亦曰女牆。〔八〕絳州太平縣，卽今山西汾城縣。〔九〕兄弟之妻，

相謂爲姒，姒卽娣姒，亦稱妯娌。〔一〇〕語見論語憲問。邴長疏：『見危授命，殺身以成仁，是必有勇也

。』當，謂受之無愧也。

二五 昌黎韓先生墓誌銘

皇甫湜

長慶〔一〕四年八月，昌黎韓先生既以疾免吏部侍郎，書諭湜曰：『死能令我躬所以不隨世磨滅者，惟子，〔二〕以爲囑。』其年十二月丙子，遂薨。

明年正月，其孤昶使率功緒之錄〔三〕，繼訃以至。三月癸酉，葬河南河陽〔四〕，乃哭而敘銘其墓。其詳，將揭之於神道碑〔五〕云。

先生諱愈，字退之，後魏安桓王茂〔六〕六代孫。祖，朝散大夫桂州長史，諱叡〔七〕；父，祕書郎贈尙書左僕射，諱仲卿〔八〕。先生七歲好學，言出成文。及冠，恣爲書以傳聖人之道〔九〕，人始未信；既發不掩，聲震業光〔一〇〕，人方驚爆〔一一〕，而萃排〔一二〕之，乘危將顛〔一三〕；不懈益張，卒大信於天下。先生之作，無圓無方〔一四〕，至是歸工〔一五〕；挾經之心，執聖之權，尙友作者，跋邪舐異〔一六〕，以扶孔氏，存皇之極〔一七〕。知與罪，非我計。茹古涵今，無有端涯。渾渾灑灑，不可窺校。及其酣放，豪曲快字〔一八〕，淩紙怪發〔一九〕，鯨鏗春麗〔二〇〕，驚耀天下。然而栗密窈

眇^{三二}，章妥句適，精能之至，入神出天。嗚呼！極矣，後人無以加之矣！^{三三}姬氏^{三三}以來，一人而已矣！

始先生以進士，三十有一仕歷官。其爲御史、尙書郎、中書舍人，前後三貶^{三四}，皆以疏陳治事，廷議不隨爲罪^{三四}。常惋佛、老氏法，潰聖人之隄，乃唱而策之；及爲刑部侍郎，遂章言憲宗迎佛骨非是^{三五}，任爲身恥，震怒天顏；先生處之安然，就貶八千里海上。嗚呼！古所謂「非苟知之，亦允蹈之」^{三六}者耶！吳元濟反，吏兵久屯無功，國涸將疑，眾懼洶洶^{三七}。先生以右庶子兼御史中丞行軍司馬^{三八}，宰相軍出潼關，請先乘遽至汴，感說都統^{三九}，師乘遂和，卒擒元濟。王廷湊反，圍牛元翼於^{四〇}深，救兵十萬，望不敢前。詔擇廷臣往諭，眾慄縮，先生勇行。元稹言於上曰：「韓愈可惜！」穆宗悔，馳詔無徑入。先生曰：「止，君之仁；死，臣之義。」遂至賊營，磨其眾，責之。賊惶汗伏地。乃出元翼。春秋美臧孫辰告糴於齊，以爲急病^{四一}；校其難易，孰爲宜褒？嗚呼！先生真古所謂大臣者耶？還，拜京兆尹，斂禁軍^{四二}，帖^{四三}旱糴，黜倖臣之鉉^{四四}。再爲吏部侍郎。薨，年五十七。贈禮部尙書。

先生與人洞朗軒闢〔三五〕，不施戟級〔三六〕。族姻友舊不自立者，必待我然後衣食、嫁娶、喪葬。平居雖寢食，未嘗去書；息，以爲枕；食，以飴口〔三七〕。講評孜孜，以磨〔三八〕諸生；恐不完美，游以詼笑嘯歌，使皆醉義忘歸。嗚呼！可謂樂易君子鉅人者矣！夫人高平郡君范陽盧氏。孤，前進士昶。壻，左拾遺李漢〔三九〕、集賢校理樊宗懿。次女許嫁陳氏。三女未笄。銘曰：

惟天有道，在我先生，萬頸胥延，坐廟以行〔四〇〕。令望絕邪，痼〔四一〕此四方。惟聖有文，乖微歲千〔四二〕；先生起之，焯役〔四三〕於前。曠義滂仁〔四四〕，耿照充天。有如先生，而合互〔四五〕年。按我章書，經紀大環。唸不時施〔四六〕，昌極後昆。噫嘻永歸，奈知之悲！

【題解】韓先生，名愈，其略歷與文章，見前張中丞傳後序數課。此文爲其身後門人所作之墓誌銘，綜述生平文行大要。清聖祖評此文云：『淵奧古崛，殆有意仿昌黎而爲之者。』

【作者略歷】

皇甫湜，字持正，唐睦州新安人。元和元年，擢進士第，爲陸渾尉，仕至工部郎中。

性急使酒。裴度嘗辟爲東都判官，稱爲不羈之才。著有皇甫持正集。湜與李翱，皆學於韓愈。其文各得愈之一體。翻得其淳，而湜得其奇崛。清高士奇評其文曰：『造語險澀，而命意則歸於淳正，力欲革諧婉之習，

故別成一家言。』

【注釋】「一」長慶，唐穆宗年號。「二」言欲得其文以傳己之生平也。「三」昶，愈之子，小字符，

長慶進士，爲集賢校理。功緒之錄，謂愈之功業行實及譜系之屬，卽後世所謂行狀。「四」河南河陽，謂唐

河南府之河陽縣，在今河南省孟縣南。按韓愈爲昌黎人，因世居河陽，故葬於此。「五」金石要例：『誌銘

藏於壙中，宜簡；神道碑立於墓上，宜詳。』按皇甫湜別撰有韓愈神道碑，載集中，較本文約多一倍。

「六」韓茂，字元興，善騎射，爲人沈毅篤實。征戰有功，封安定公，拜尚書令，加侍中，征南大將軍。卒諡

桓。「七」叡素，爲桂州長史，化行南方。「八」仲卿，叡素子。爲武昌令，有美政。李白集中有武昌宰韓

君去思頌碑，卽爲仲卿作也。「九」韓愈作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皆奧衍闔深，與孟軻、揚雄相表裏

，而佐佑六經。見新唐書本傳。「一〇」上句謂文章議論發表於外；下句謂聲名大振、事業光耀。「一一」

爆，音豹；廣韻訓爲火裂。此文引申爲驚駭之義。「一二」萃，聚也。萃排，謂羣聚而排斥之。「一三」將

，猶致也。將顛，謂致人於顛仆也。「一四」言不爲規矩所限，自出心裁也。「一五」至是，謂造到「是」

處。是卽韓文所謂「惟其是」之是。歸工，謂造到「工」處。工卽韓文所謂「同工異曲」之工。「一六」跋

，反戾也，猶言排斥。邪，謂邪說。舐，同舐，觸去之也。異，謂異端。此句卽韓文所謂「舐排異端，攘斥

佛老」也。「一七」皇極，謂帝王所建之大經大法也。書洪範：「皇建其有極。」「一八」蒙曲，謂格調過

人；快字，謂字句稱心；皆指文辭言。〔一九〕言書之於紙，則「萬怪惶惑」（蘇洵稱韓文語），躍然如見。

〔二〇〕鯨鯨，言巨魚行海，波濤相擊，鯨鯨有聲；春麗，言春日萬物發生，燦爛光輝；皆以喻文章之壯美也。一說，鯨鯨，指鐘聲。〔二一〕粟密，謂文辭堅實縝密。窈眇，謂意味深遠不測。〔二二〕姬氏，謂周

代。〔二三〕韓愈爲監察御史，上疏極論官市，德宗大怒，貶山陽令；元和初，遷職方員外郎，坐柳澗事，復爲博士；後累遷中書舍人，言平淮西事，與執政不合，改太子右庶子；是爲三貶。詳見新唐書本傳。

〔二四〕言不依隨廷臣之議，以致得罪。〔二五〕憲宗元和十四年，帝欲迎佛骨入大內，愈上表力陳不可，並

詳言古代帝王事佛得禍，宜以爲戒。表上，帝大怒，貶愈爲潮州刺史。潮州，即今廣東潮安縣。韓愈詩曰：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即詠其事。〔二六〕允，信也。允蹈之，言信能踐履其所知之道也

。〔二七〕吳元濟，淮西節度使吳少陽子，少陽卒，元濟擁兵反。憲宗先後遣嚴綬、韓弘等討之，久不克，

饋運疲弊，宰相李逢吉等皆欲罷兵。詳見通鑑。國潤，即上所謂饋運疲弊之意。將疑，即上所謂宰相等欲罷

兵之意。〔二八〕憲宗議平蔡，裴度具言賊可滅，與宰相議不合。韓愈贊成度說，力勸帝斷。及度以宰相節

度彰義軍，宣慰淮西，奏愈爲行軍司馬。〔二九〕宰相，指裴度。乘遽，即乘傳，馳驛也。都統，指韓弘。

〔三〇〕穆宗長慶元年，成德將王廷湊殺節度使田弘正，自稱留後。又圍深冀帥牛元翼於深州。〔三一〕春

秋莊公二十八年：『大無麥禾，臧孫辰告糴於齊。』孔疏引服虔云：『不言如，重穀，急辭。以其情急於糴

，故不言如。』又左傳曰：『臧孫辰告糴於齊，禮也。』〔三二〕長慶三年六月，以愈爲京兆尹，六軍不敢犯法，私相謂曰：『是尙欲燒佛骨頭，何可犯也？』見通鑑。〔三三〕帖，定也。〔三四〕鑿，音藥；器缺也，見廣韻。鑿倅臣之銑，謂使倅臣畏服，猶刀鋒之受挫折也。〔三五〕言心無城府也。〔三六〕喻胸懷坦蕩而和易也。〔三七〕飧，同餐。飴，音移。飴口，謂視書如飴之納口。極言其嗜書成癖也。〔三八〕磨，謂琢磨之使成器也。〔三九〕漢，字南紀，亦愈門人。愈沒後，收拾其遺文，編而序之。〔四〇〕言坐於廟堂之上而道自行也。〔四一〕痾，普通；痛也，作動詞用。〔四二〕歲千，猶言千歲。〔四三〕焯，音酌，明也。役，行也。焯役，猶言昭然行之也。〔四四〕曠，音霍。弓弩引滿曰曠，引申義同擴。滂，猶廣也。此謂推廣仁義之道也。〔四五〕互，長也。〔四六〕唵，同吟。言但吟誦於人口，未及施於當時也。

二六 唐詩三(十四首)

與友生野飲效陶體〔一〕

韋應物

攜酒花木下，前有千載墳。於時不共酌，奈此泉下人！始自玩芳物；行當念徂春。聊舒遠世蹤，坐望還山雲。且遂一歡笑，焉知賤與貧？

淮上卽事寄廣陵〔三〕親故

前人

前舟已渺渺，欲渡誰相待？秋山起暮鐘；楚雨連滄海。風波離思滿；宿息容鬢改。獨鳥下東南，廣陵何處在？

送李中丞歸漢陽〔三〕別業

劉長卿

流落征南將，曾驅十萬師。罷歸無舊業；老去戀明時。獨立三邊〔四〕靜；輕生一劍知。茫茫江漢上，日暮欲何之？

尋南溪常道士

前人

一路經行處，莓苔見屐痕。白雲依靜渚；青草閉閒門。過雨看松色；隨山到水源。溪花與禪意，相對亦忘言。

送李端〔五〕

盧綸

故關衰草遍，離別正堪悲。路出寒雲外；人歸暮雪時。少孤爲客早；多難識君遲。掩泣空相向，風塵何所期？

塞下曲〔六〕

前人

鶯翎金僕姑〔七〕，燕尾繡蝥弧〔八〕。獨立揚新令，千營共一呼。

林暗草驚風，將軍夜引弓。平明尋白羽，沒在石稜中。〔九〕

月黑雁飛高，單于夜遁逃。欲將輕騎逐，大雪滿弓刀。

野幕敞瓊筵，羌戎賀勞旋〔一〇〕。醉和金甲舞，雷鼓動山川。

重賦〔一一〕

白居易

厚地植桑麻，所用濟生民。生民理布帛，所求活一身；身外充征賦，上以奉君親。國家定兩稅〔一二〕，本意在愛人。厥初防其淫，明敕內外臣：『稅外加一物，皆以枉法論。』奈何歲月久，貪吏得因循。浚我以求寵〔一三〕，斂索無冬春〔一四〕。織絹未成疋，綵絲未盈斤，里胥逼我納，不許暫逡巡。歲暮天地閉，陰風生破村。夜深

煙火盡，霰雪白紛紛。幼者形不蔽，老者體無溫，悲啼與寒氣，併入鼻中辛。昨日輸殘稅，因窺官庫門，繒帛如山積，絲絮如雲屯，號爲羨餘物〔二五〕，隨月獻至尊。奪我身上暖，買爾眼前恩。進入瓊林庫，歲久化爲塵。

繚綾〔二六〕

前人

繚綾，繚綾，何所似？不似羅絹與紈綺，應似天台山〔二七〕上月明前，四十五尺瀑布泉。中有文章又奇絕，地鋪白煙花簇雪。織者何人衣者誰？越谿寒女漢宮姬〔二八〕。去年中使宣口敕，天上取樣人間織。織爲雲外秋雁行；染作江南春草色。廣裁衫袖長製裙，金斗熨波刀剪紋。異彩奇文相隱映，轉側看花花不定。昭陽舞人〔二九〕恩正深，春衣一對值千金。汗沾粉汗不再著，曳土蹋泥無惜心。繚綾織成費功績，莫比尋常繒與帛。絲細縲多女手疼，扎扎千聲不盈尺；昭陽殿裏歌舞人，若見織時應也惜。

吳宮夜長宮漏款，簾幕四垂燈焰暖，西施二三〇自舞王自管二三〇，雪紵翻翻鶴翎散。促節牽繁舞腰懶。舞腰懶，王罷飲，蓋覆西施鳳花錦，身作匡牀二三〇臂爲枕，朝佩攸攸二三四王晏寢。寢醒聞報門無事，子胥二三五死後言爲諱。近王之臣諭王意，共笑越王窮惴惴，夜夜抱冰二三六寒不睡。

田家詞

前人

牛吒吒二七〇，田确确二七〇，旱塊敲牛蹄趵二七九。種得官倉珠顆穀，六十年來兵簇簇二八〇。月月食糧車輾輾，一日官軍收海服二八一。驅牛駕車食牛肉，歸來收得牛兩角。重鑄鋤犁作斤副，姑舂婦擔去輸官，輸官不足歸賣屋。願官早勝讎早復，農死有兒牛有犢，不遣官軍糧不足。

九日齊山二八二登高

杜牧

江涵秋影鴈初飛，與客攜壺上翠微。塵世難逢開口笑；菊花須插滿頭歸。但將酩酊酬佳節；不用登臨恨落暉。古往今來只如此，牛山何必獨霑衣二八三？

江南春

前人

千里鶯啼綠映紅，水村山郭酒旗風。南朝三四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烟雨中。

馬嵬三五

李商隱

海外徒聞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三六。空聞虎旅傳宵柝三七；無復雞人三八報曉籌。此日六軍同駐馬三九；當時七夕笑牽牛。如何四紀爲天子，不及盧家有莫愁四〇？

北齊四一

前人

巧笑知堪敵萬幾，傾城最在著戎衣。晉陽已陷休回顧，更請君王獵一圍四二。

【題解】

詩至中唐而晚唐，其氣象魄力，雖不若盛唐之闊大與雄厚，然亦各有勝處。中唐詩分前後兩

期，前期詩人，以韋應物、劉長卿及大曆十才子爲中堅，其詩高雅閒淡；後期以元稹、白居易爲代表，其詩平易近人。與元白同時者，尙有韓愈、孟郊、盧仝等，其詩以奇警名。三者之中，元、白獨標主義，創

作新樂府，不獨爲中唐生色，且影響於後世甚大。降至晚唐，則有杜牧之豪縱，李商隱之濃麗，別成晚唐詩之風格。本篇選錄中唐韋應物、劉長卿、盧綸、白居易、元稹及晚唐杜牧、李商隱七家詩，以見一斑。

【作者略歷】

韋應物，京兆人，少以三衛郎事文宗，晚更折節讀書，建中初，拜比部員外郎，貞元中出爲蘇州刺史，世因號韋蘇州，多惠政。性高潔，所在焚香掃地而坐，與劉長卿酬唱。詩韻高氣清，閒澹簡遠，人比之淵明，稱爲陶韋。著有韋蘇州集。劉長卿，字文房，河間人，開元時舉進士第，性剛多忤，官終隨州刺史。詩長五言，權德輿稱爲「五言長城」。著有劉隨州集。盧綸，字允言，河中蒲人。大曆初數

舉進士不第，元載取其文以進，累遷監察御史，輒稱疾去。建中初，爲昭應令而卒。文宗極愛其詩，遣中人悉索家笥，得詩五百篇以聞。白居易，見太湖石記課。元稹，見樂府古題序課。杜牧，字牧之，京兆萬

年人。太和初，擢進士第，官至中書舍人。剛直有奇節，不爲齷齪小謹，敢論列大事，指陳利病尤切。詩情致豪邁，人號「小杜」，以別於杜甫。著有樊川集。李商隱，字義山，又號玉溪生，河內人。開成進士，

累官工部員外郎。爲文瑰邁奇古；詩與溫庭筠齊名。惟庭筠多綺羅脂粉之語，而商隱則感時傷事，頗得風人之旨。王安石謂唐人詩學老杜而得其藩籬者，惟商隱一人。宋楊億等摹擬其詩，作西崑酬唱集，遂有稱商隱詩爲西崑體者。著有李義山詩集。

【注釋】

〔一〕陶體，謂晉陶淵明詩體也。〔二〕淮，卽淮水。廣陵，今江蘇江都縣地。〔三〕漢陽，

卽今湖北漢陽縣。〔四〕謂長城邊塞也。按卽今甘肅、寧夏、綏遠之邊境也。唐太宗詩：『執契靜三邊，持
衡臨萬姓。』〔五〕李端，字正己，趙郡人，大曆五年進士。嘗爲郭子儀少子曖門客下，宴集賦詩，端最工
敏。〔六〕塞下曲，多詠邊塞爭戰之事。〔七〕金僕姑，箭名。左傳莊公十一年：『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
』鷲翎，以鷲之羽爲箭翎也。〔八〕螿，音謀。螿弧，旗名。左傳隱公十一年：『穎考叔取鄭伯之旗螿弧
以先登。』〔九〕漢書李廣傳：『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中石，沒矢，視之，石也。他日射之
，終不能入矣。』白羽，謂矢。〔一〇〕勞，力么，去聲，作慰勞解。旋，謂凱旋也。〔一一〕重賦，白氏
秦中吟十首之二，其自序云：『貞元元和之際，予在長安，聞見之間，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命爲秦中吟
。』〔一二〕通考：『唐德宗時，楊炎爲相，遂作兩稅法：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置兩稅使以總
之。』〔一三〕浚，取也。浚我以求寵，謂取人所有財物，以求一己之祿位。〔一四〕此舉冬春以概四時
。無冬春，謂無定時也。〔一五〕羨餘物，謂賦稅之盈餘以進天子者。隨園隨筆：『德宗時，劍南韋有日
進，江西李兼有月進，杜亞李錡，俱以常賦入貢，名曰羨餘。』〔一六〕繅綾，爲白氏新樂府之一，序云：
『念女工之勞也。』繅綾，卽有花紋之絲織品。自注：『越中所織，貞元中歲入貢。』又唐書李德裕傳，敬
宗詔素盤條繅綾千匹。李德裕奏言：『立鵝天馬，盤條掬豹，文彩怪麗，惟乘輿當御。』據此，可知繅綾爲
文彩怪麗之絲織品。〔一七〕天台山，在浙江天台縣北，爲仙霞嶺山脈之東支，形勢高大，蜿蜒於東海之濱

。北有石橋，長數十丈，自古傳爲飛仙所居。〔一八〕繚綾織自越中，故云越中寒女。漢宮姬，暗指當時宮中之寵姬言。〔一九〕昭陽，漢宮殿名。漢書：『皇后、趙飛燕弟（合德）絕幸，爲昭儀，居昭陽舍。』按飛燕，始爲成帝宮人，初學歌舞，以體輕，號曰飛燕。先爲婕妤，旋立爲后。後其妹合德又復得幸，姊妹日事蠱惑。此處所謂昭陽舞人，卽借漢趙氏姊妹以喻當時宮中寵姬。〔二〇〕白紵，舞曲名。樂府詩集收言白紵舞歌詩一篇。古今樂錄曰：『梁三朝樂，第二十，設巾舞并白紵，蓋巾舞以白紵。』樂府解題曰：『古詞盛稱舞者之美，宜及芳時爲樂。其譽白紵，曰：「質如輕雲色如銀，愛之遺誰贈佳人，製以爲袍餘作巾，袍以光軀巾拂塵。」』唐書樂志曰，梁武帝令沈約改其辭爲春夏秋冬夜白紵歌五章，元稹冬白紵，卽彷彿此以詠西施之夜舞。按古詞有「輕軀徐起何洋洋，高舉兩手白鶴翔。」足見舞者手執兩白紵巾之舞姿矣。〔二一〕越王句踐既敗，以美人西施獻於吳王夫差。吳王寵之。〔二二〕管，謂吹。儀禮大射禮，「九管新宮。」注謂吹蕩以播新宮之樂也。〔二三〕匡牀，方正之牀也。又匡，安也。〔二四〕擺，彳亍尤，陰平，音窗。縱擺，佩玉之聲。〔二五〕子胥，卽伍員，本楚人，父兄爲平王所殺。乃奔吳，卒佐吳滅楚。後吳敗越，越王句踐請和，夫差許之，子胥諫，不聽。太宰嚭因而讒之，夫差使人賜子胥屬鏃之劍。子胥告其舍人曰：『抉吾眼，懸吳東門之上，以觀越寇之入滅吳也。』夫差聞之，大怒，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浮之江。後九年，越乃滅吳。見史記吳世家。〔二六〕越王句踐，志在報會稽之恥，『目臥則攻之以蓐，足寒則漬之以水；冬

常抱冰，夏還握火；愁心苦志，懸膽於戶，出入嘗之。』見吳越春秋。〔二七〕吒，音熇。吒吒，怒呼貌。

〔二八〕礪，音學；多砂石也。

〔二九〕鈞，音剝；足擊聲。

〔三〇〕簇，音促。簇簇，多貌。〔三一〕服

，地方也。邦畿方千里，其外每五百里一服。海服，猶沿海地方也。〔三二〕齊山，在今安徽貴池縣南三里

，其西有湖曰齊山湖。〔三三〕晏子春秋：『齊景公游於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按牛山在今山東臨淄

縣南。〔三四〕東晉後宋齊梁陳四朝，均都建康（今南京），史稱南朝。〔三五〕馬嵬，在今陝西興平縣西二

十五里，今日馬嵬鎮，亦曰馬嵬堡。舊唐書明皇紀：天寶十五載，帝幸蜀，次馬嵬驛，命高力士賜貴妃自盡

。〔三六〕明皇與貴妃於七夕私誓於長生殿，願生生世世為夫婦。〔三七〕柝，音託；謂更鼓。〔三八〕雞

人，官名，周禮春官之屬，祭祀之夜，將旦，則呼以警百官使起者。王維詩亦有『絳幘雞人報曉籌』句。〔三

九〕明皇奔蜀，行次馬嵬驛，大軍不發。將軍陳元禮請誅楊國忠以謝天下。〔四〇〕莫愁，古女子名。洛陽

人。梁武帝歌：『河中之水向東流，洛陽女兒名莫愁，十五嫁為盧家婦，十六生兒字阿侯。』〔四一〕北齊

，北朝之一。高歡初仕魏封渤海王，長子澄改封齊王，次子洋篡東魏孝靜帝而自立，國號齊。史稱北齊。都

鄴。傳至後主恆，為北周所滅。〔四二〕北齊後主自號無愁天子。寵幸淑妃馮小憐。小憐工歌舞，常着戎裝

，遊獵郊外。北史后妃傳：『周師之取平陽，帝獵於三堆，晉州亟告急，帝將還，淑妃請更殺一圍，帝從其

言。』後竟為周所滅。此詩晉陽疑為平陽之誤。

言。』後竟為周所滅。此詩晉陽疑為平陽之誤。

二七 南柯太守傳

李公佐

東平〔一〕淳于棼，吳、楚〔二〕游俠之士。嗜酒使氣，不守細行〔三〕，累巨產，養豪客。曾以武藝補淮南軍〔四〕裨將，因使酒忤帥，斥逐，落魄，縱誕飲酒爲事。家住廣陵郡〔五〕東十里。所居宅南有大古槐一株，枝幹修密，清陰數畝。淳于生日與羣豪，大飲其下。

貞元七年九月，因沈醉致疾。時二友人於坐扶生歸家，臥於堂東廡之下。二友謂生曰：『子其寢矣！余將秣馬、濯足，俟子小愈而去。』

生解巾就枕，昏然忽忽，髣髴若夢。見二紫衣使者跪拜生曰：『槐安國王遣小使致命奉邀。』生不覺下榻，整衣，隨二使至門，見青油小車，駕以四牡；左右從者七八，扶生上車，出大戶，指古槐穴而去。使者即驅入穴中。

生意頗甚異之，不敢致問。忽見山川、風候、草木、道路，與人世甚殊。前行數十里，有郛郭城堞，車輿、人物，不絕於路。生左右傳車者傳呼甚嚴，行者亦爭

避於左右。

又入大城，朱門重樓，樓上有金書，題曰「大槐安國」。執門者趨拜、奔走。旋有一騎傳呼曰：『王以駟馬〔六〕遠降，令且息東華館。』因前導而去。俄見一門洞開，生降車而入。彩檻、彫楹、華木、珍果，列植於庭下；几案、茵褥、簾幃、殺膳，陳設於庭上。生心甚自悅。復有呼曰：『右相且至。』生降階祇奉。有一人紫衣象簡前趨，賓主之儀敬盡焉。右相曰：『寡君不以敵國遠僻，奉迎君子，託以姻親。』生曰：『某以賤劣之軀，豈敢是望？』右相因請生同詣其所；行可百步，入朱門。矛、戟、斧、鉞，布列左右；軍吏數百，辟易道側。生有平生酒徒周弁者，亦趨其中。生私心悅之，不敢前問。右相引生升廣殿，御衛嚴肅，若至尊之所。見一人長大端嚴，居正位，衣素練服，簪朱華冠。生戰慄，不敢仰視。左右侍者令生拜。王曰：『前奉賢尊命，不棄小國，許令次女瑤芳奉事君子。』生但俯伏而已，不敢致詞。王曰：『且就賓宇〔七〕，續造儀式。』有頃，右相亦與生偕歸館舍。生思念之，意以爲父在邊將，因沒虜中，不知存亡，將謂父北蕃交遜，而致茲事。心甚迷惑，不知其由。

是夕，羔雁〔八〕、幣帛，威容、儀度，妓樂、絲竹，馘膳、燈燭，車騎、禮物之用，無不咸備。有羣女：或稱華陽姑，或稱青溪姑，或稱上仙子，或稱下仙子，若是者數輩，皆侍從數千，冠翠鳳冠，衣金霞帔，綵碧、金鈿，目不可視。遨遊戲樂，往來其間，爭以淳于郎爲戲弄。風態妖麗，言詞巧豔。生莫能對。復有一女謂生曰：『昨上巳〔九〕日，吾從靈芝夫人過禪智寺，於天竺院觀右延舞婆羅門〔一〇〕。吾與諸女坐北牖石榻上，時君少年，亦解騎來看。君獨強來親洽，言調笑謔。吾與瓊英妹結絳巾，挂於竹枝上，君獨不憶念之乎？又七月十六日，吾於孝感寺侍上真子，聽契玄法師講觀音經。吾於講下〔一一〕捨金鳳釵兩隻，上真子捨水犀合子一枚。時君亦講筵中，於師處請釵合視之，賞歎再三，嗟異良久。顧余輩曰：『人之與物，皆非世間所有。』或問吾名，或訪吾里，吾亦不答。情意戀戀，矚盼不捨。君豈不思念之乎？』生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羣女曰：『不意今日與君爲眷屬。』

復有三人，冠帶甚偉，前拜生曰：『奉命爲駙馬相〔一二〕者。』中一人與生且故。生指曰：『子非馮翊〔一三〕田子華乎？』對曰：『然。』生前，執手敘舊。久之，

生謂曰：『子何以居此？』子華曰：『吾放遊，獲受知於右相武成侯段公，因以棲託。』生復問曰：『周弁在此，知之乎？』子華曰：『周生，貴人也。職爲司隸，權勢甚盛。吾數蒙庇護。』言笑甚歡。俄傳聲曰：『駙馬可進矣。』三子取劍、佩冕、服更衣之。子華曰：『不意今日獲覩盛禮，無以相忘也。』有仙姬數十，奏諸異樂，婉轉清亮，曲調悽悲，非人間之所聞聽。有執燭引導者，亦數十。左右見金翠步障〔四〕，彩碧玲瓏，不斷數里。生端坐車中，心意恍惚，甚不自安。田子華數言笑以解之。向者羣女姑姑，各乘鳳翼輦，亦往來其間。至一門，號修儀宮。羣仙姊妹亦紛然在側，令生降車輦拜，揖讓升降，一如人間。徹障去扇，見一女子，云號金枝公主，年可十四五，儼若神仙。交歡之禮，頗亦明顯。

生自爾情義日洽，榮耀日盛。出入車服，遊宴賓御，次於王者。王命生與羣寮備武衛，大獵於國西靈龜山。山阜峻秀，川澤廣遠，林樹豐茂，飛禽、走獸，無不蓄之。師徒大獲，竟夕而還。

生因他日啓王曰：『臣頃結好之日，大王云奉臣父之命。臣父頃佐邊將，用兵失利，陷沒胡中。爾來絕書信十七八歲矣。王既知所在，臣請一往拜覲。』王遽謂

曰：『親家翁職守北土，信問不絕。卿但具書狀知聞，未用便去。』遂命妻致饋賀之禮，一以遣之。數夕還答。生驗書本意，皆父平生之跡。書中憶念教誨，情意委曲，皆如昔年；復問生親戚存亡，閭里興廢；復言路道乖遠，風煙阻絕。詞意悲苦，言語哀傷。又不令生來覲；云：『歲在丁丑，當與女相見。』生捧書悲咽，情不自堪。

他日，妻謂生曰：『子豈不思爲政乎？』生曰：『我放蕩不習政事。』妻曰：『卿但爲之，余當奉贊^{〔一五〕}。』妻遂白於王。累日，謂生曰：『吾南柯政事不理，太守黜廢，欲藉卿才，可曲屈之。便與小女同行。』生敦受教命。王遂勅有司備太守行李。因出金玉、錦繡、箱奩、僕妾、車馬，列於廣衢，以饒公主之行。生少遊俠，曾不敢有望，至是甚悅。因上表曰：『臣將門餘子，素無藝術，猥當大任，必敗朝章^{〔一六〕}。自悲負乘，坐致覆餗^{〔一七〕}。今欲廣求賢哲，以贊不逮。伏見司隸潁川^{〔一八〕}周弁，忠亮剛直，守法不回，有毗佐之器；處士馮翊田子華，清慎通變，達政化之源；二人與臣有十年之舊，備知才用，可託政事。周請署南柯司憲，田請署司農。庶使臣政績有聞，憲章不紊也。』王並依表以遣之。

其夕，王與夫人餞於國南。王謂生曰：「南柯，國之大郡，土地豐穰，人物豪盛，非惠政不能以治之；況有周、田二贊。卿其勉之，以副國念！」夫人戒公主曰：「淳于郎性剛好酒，加之少年；爲婦之道，貴乎柔順；爾善事之，吾無憂矣。南柯雖封境不遙，晨昏有間，今日睽別，寧不沾巾！」生與妻拜首南去。登車擁騎，言笑甚歡。

累夕達郡，郡有官吏、僧道、耆老、音樂、車輦、武衛、鑾鈴，爭來迎奉。人物闐咽〔一九〕，鐘鼓喧譁，不絕十數里。見雉堞臺觀，佳氣鬱鬱。入大城門，門亦有大榜，題以金字，曰「南柯郡城」。見朱軒棨戶，森然深邃。生下車，省風俗，療病苦；政事委以周、田；郡中大理。

自守郡二十載，風化廣被，百姓歌謠，建功德碑，立生祠宇。王甚重之，賜食邑，錫爵位，居台輔〔二〇〕。周、田皆以政治著聞，遞遷大位。生有五男、二女。男以門蔭授官，女亦聘於王族。榮耀顯赫，一時之盛，代莫比之。

是歲，有檀羅國者，來伐是郡。王命生練將訓師以征之。乃表周弁將兵三萬，以拒賊之眾於瑤臺城。弁剛勇輕敵，師徒敗績。弁單騎裸身潛遁，夜歸城。賊亦收

輜重鎧甲而還。生因囚弁以請罪。王並捨之。

是月，司憲周弁疽發背，卒。生妻公主遘疾，旬日又薨。生因請罷郡，護喪赴國；王許之。便以司農田子華行南柯太守事。生哀慟發引，威儀在途，男女叫號，人吏奠饌，攀轅遮道者不可勝數；遂達於國。王與夫人素衣哭於郊，候靈輦之至。諡公主曰順儀公主。備儀仗、羽葆^{二二}、鼓吹，葬於國東十里盤龍岡。是月，故司憲子榮信，亦護喪赴國。

生久鎮外藩，結好中國，貴門豪族，靡不是洽。自罷郡還國，出入無恆，交遊賓從，威福日盛。王意疑憚之。時有國人上表云：『玄象^{二三}譎見，國有大恐。都邑遷徙，宗廟崩壞。釁起他族，事在蕭牆^{二四}。』時議以生侈僭之應也。遂奪生侍衛，禁生遊從，處之私第。生自恃守郡多年，曾無敗政，流言怨悖，鬱鬱不樂。王亦知之，因命生曰：『姻親二十餘年，不幸小女夭折，不得與君子偕老，良用痛傷。』夫人因留孫自鞠育之。又謂生曰：『卿離家多時，可暫歸本里，一見親族。諸孫留此，無以爲念。後三年，當令迎生。』生曰：『此乃家矣，何更歸焉？』王笑曰：『卿本人間，家非在此。』

生忽若昏睡，膏然久之，方乃發悟前事，遂流涕請還。王顧左右以送生。生再拜而去。復見前二紫衣使者從焉。至大戶外，見所乘車甚劣，左右親使御僕，遂無一人，心甚歎異。生上車，行可數里，復出大城。宛是昔年東來之途。山川、原野，依然如舊。所送二使者，甚無威勢；生愉快快。生問使者曰：『廣陵郡何時可到？』二使謳歌自若。強之，乃答曰：『少頃卽至。』

俄出一穴，見本里閭巷，不改往日，潸然自悲，不覺流涕。二使者引生下車，入其門，升其階，己身臥於堂東廡之下。生甚驚畏，不敢前近。二使因大呼生之姓名數聲。生遂發寤如初。見家之僮僕擁簪於庭，二客濯足於榻，斜日未隱於西垣，餘樽尙滿〔二四〕於東牖。夢中倏忽，若度一世矣。

生感念嗟歎，遂呼二客而語之。驚駭，因與生出外，尋槐下穴。生指曰：『此卽夢中所從入處。』二客將謂狐狸木媚〔二五〕之所爲祟。遂命僕夫荷斤斧，斷擁腫〔二六〕，折查枿〔二七〕，尋穴究源。旁可袤丈，有大穴，洞然明朗，可容一榻。上有積土壤以爲城郭、臺殿之狀。有蟻數斛，隱聚其中。中有小臺，其色若丹。二大蟻處之，素翼、朱首，長可三寸。左右大蟻數十輔之，諸蟻不敢近，此其王矣。卽槐安國

都也。

又窮一穴：直上南枝，可四丈，宛轉方平，亦有土城小樓，羣蟻亦處其中，卽生所領南柯郡也。

又一穴：西去二丈，磅礴_{二三}空墟，嵌窞_{二九}異狀。中有一腐龜殼，大如斗，積雨浸潤，小草叢生，繁茂翳蒼，掩映振殼，卽生所獵靈龜山也。

又窮一穴：東去丈餘，古根盤屈，若龍虺之狀。中有小土壤，高尺餘，卽生所葬妻盤龍岡之墓也。

追想前事，感歎於懷。披閱窮跡，皆符所夢。不欲二客壞之，遽令掩塞如舊。是夕，風雨暴發。旦視其穴，遂失羣蟻，莫知所去。故先言『國有大恐，都邑遷徙』。此其驗矣。

復念檀蘿征伐之事，又請二客訪跡於外。宅東一里有古澗澗，側有大檀樹一株，藤蘿擁織，上不見日。旁有小穴，亦有羣蟻隱聚其間。檀蘿之國，豈非此耶？嗟乎！蟻之靈異，猶不可窮，況山藏、木伏之大者所變化乎？

時生酒徒周弁、田子華並居六合縣_{三〇}，不與生過從旬日矣。生遽遣家僮疾往

候之。周生暴疾已逝，田子華亦寢疾於牀。生感南柯之虛浮，悟人世之倏忽，遂棲心道門，絕棄酒色。後三年，歲在丁丑，亦終於家。時年四十七，將符宿契之限矣。

公佐，貞元十八年秋八月，自吳之洛，暫泊淮浦，偶覲淳于生，詢訪遺跡，翻覆再三，事皆撫實，輒編錄成傳，以資好事。雖稽神語怪，事涉非經，而竊位著生，冀將爲戒。後之君子，幸以南柯爲偶然，無以名位驕於天壤間云。

前華州參軍李肇贊曰：『貴極祿位，權傾國都。達人視此，蟻聚何殊？』

【題解】

唐人小說，總名傳奇。明胡應麟筆叢述其興起云：『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說以寄筆端』

。『魯迅唐宋傳奇集序例亦云：『鑿於詩賦，旁求新塗，藻思橫流，小說斯燦。』可知傳奇小說亦唐代文學之一支流；且元明戲曲多取之爲題材，於後世文學之影響亦甚大。特以小說之名，素爲世所輕蔑，其文多散佚；賴太平廣記等書之哀錄，始得存十一於千百。其體製與傳記略同，其題材多爲浪漫故事，其技術不讓於今之小說。宋洪邁容齋隨筆稱：『唐人小說，不可不熟。小小情事，悽惋欲絕，洵有神遇而不自知者。』非虛語也。至其作品，以內容言，約分三種：一爲戀愛，二爲豪俠，三爲神怪。本篇屬於第三類，太平廣記題爲淳于棼，注云出異聞錄。傳作於貞元十八年，後有李肇贊語。傳文甚爲時人所傳誦。明人湯顯祖據以作

南柯記，其事益廣流傳云。

【作者略歷】

李公佐，事蹟不見史傳，魯迅就作者之著作及全唐詩、唐書宣宗紀略考其生平，知其字顓蒙，隴西人。嘗舉進士，元和中曾爲江淮從事。後罷歸長安。會昌初，又爲楊府錄事；大中二年，坐累削兩任官。其人至宣宗時猶在。至其作品之傳於今者，除本篇外，尙有傳奇謝小娥傳與廬江馮媼、李湯三文。

【注釋】

〔一〕東平，古郡名，舊治即今山東東平縣。〔二〕吳楚，今兩湖及江浙一帶之地。〔三〕細行，小過也。書旅獒：『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四〕淮南軍，唐地名，當今湖北長江以北，漢水以東，及江蘇、安徽長江以北，淮河以南之地。〔五〕廣陵，郡名，故城在今江蘇江都縣東北。〔六〕漢置駙馬都尉，掌駙馬，謂掌副車之馬。魏晉後尙公主者，皆拜駙馬都尉。世因稱主壻爲駙馬。〔七〕賓字，猶言賓館。〔八〕羔雁，卿大夫之贄也。禮曲禮：『凡贄，卿羔，大夫雁。』今亦通稱貴顯者之聘禮。〔九〕舊曆三月上旬之巳日，謂之上巳。〔一〇〕婆羅門，舞名，相傳爲天竺婆羅門教中之舞。〔一一〕講下，猶言講座之下也。〔一二〕相，謂儻相。〔一三〕馮翊，古郡名，即今陝西大荔縣。〔一四〕步障，張幕爲屏障以遮蔽塵土者也。〔一五〕贊，助也。〔一六〕朝章，朝廷之典章。後漢書胡廣傳：『達練事體，明解朝章。』〔一七〕覆餗，喻不能勝任也。易鼎：『鼎折足，覆公餗。』〔一八〕潁川，古郡名，即今河南許昌縣。

- 〔一九〕闐咽，猶言熱鬧也。〔二〇〕右輔，宰相也。〔二一〕羽葆，儀仗中之華蓋，以鳥羽爲飾者也。〔二二〕玄象，謂天象也。〔二三〕蕭牆，喻至近之地。論語季氏：『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闐與而在蕭牆之內也。』〔二四〕湛，漬也。禮內則：『湛諸美酒。』〔二五〕媚，通魅。木媚，樹木之怪。〔二六〕擁腫，磊塊不正直也。莊子逍遙遊：『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不中規矩。』〔二七〕查枿，枒材也。〔二八〕磅礴，猶磐礴，廣大也。〔二九〕嵌客，深貌。〔三〇〕六合縣，即今江蘇六合縣。〔三一〕華州，即今陝西華縣。李肇，唐人。官翰林學士。著有國史補。

二八 紅線傳

袁 郊

唐潞州〔一〕節度使薛嵩〔二〕家青衣〔三〕紅線者，善彈「阮咸」〔四〕，又通經史，嵩乃俾掌其牋表，號曰內記室。時軍中大宴，紅線謂嵩曰：『羯鼓〔五〕之聲，頗甚悲切，其擊者必有事也。』嵩素曉音律，曰：『如汝所言。』乃召而問之，云：『某妻昨夜身亡，不敢求假。』嵩遽令歸。

是時至德〔六〕之後，兩河未寧，以潞陽〔七〕爲鎮，命嵩固守，控壓山東。殺傷

之餘，軍府草創。朝廷命嵩遣女嫁魏博節度使田承嗣男，又遣嵩男娶滑亳節度使令狐彰女，三鎮交爲姻婭，使蓋日浹往來。而田承嗣常患肺氣，遇熱增劇，每日：『我若移鎮山東，納其涼冷，可以延數年之命。』乃募軍中武勇十倍者，得三千人，號外宅男，而厚其卹養。常令三百人夜直州宅，卜選良日，將併潞州。

嵩聞之，日夜憂悶，咄咄自語，計無所出。時夜漏將傳，轅門已閉，杖策庭際，唯紅線從焉。紅線曰：『主自一月，不遑寢食，意有所屬，豈非鄰境乎？』嵩曰：『事繫安危，非爾能料。』紅線曰：『某誠賤品，亦能解主憂者。』嵩聞此語異，乃曰：『我知汝是異人，我暗昧也。』遂具告其事曰：『我承祖父遺業，受國家重恩，一旦失其疆土，卽數百年勳伐盡矣。』紅線曰：『此易與耳，不足勞主憂焉，暫放某一到魏城，觀其形勢，覘其有無。今一更首途，五更可以復命。請先定一走馬使，具寒暄書；其他卽待某卻迴也。』嵩曰：『然事或不濟，反速其禍，又如之何？』紅線曰：『某之此行，無不濟也。』乃入闈房，飭其行具。梳烏鬢髻，貫金雀釵，衣紫繡短袍，繫青絲輕履，胸前佩龍文匕首，額上書太乙神名。再拜而行，倏忽不見。

嵩乃返身閉戶，背燭危坐。常時飲酒，不過數合，是夕，舉觴十餘，不醉。忽聞曉角吟風，一葉墜落，驚而起問，卽紅線迴矣。嵩喜而慰勞，曰：『事諧否？』紅線曰：『不敢辱命。』又問曰：『無傷殺否？』曰：『不至是。但取牀頭金合爲信耳。』

紅線曰：『某子夜前二刻，卽達魏城，凡歷數門，遂及寢所。聞外宅兒止於房廊，睡聲雷動；見中軍士卒徒步於庭，傳叫風生。乃發其左扉，抵其寢帳。田親家翁止於帳內，鼓腹酣眠，頭枕文犀，髻包黃縠，枕前露七星劍，劍前仰開一金合，合內書生身甲子，與北斗神名，復以名香美珠，壓鎮其上。然則揚威玉帳，坦其心豁於生前；熟寢蘭堂，不覺命懸於手下。寧勞擒縱，只益傷嗟。時則蠟炬煙微，爐香燼委，侍人四布，兵器交羅。或頭觸屏風，躬而彈〔四〕者；或手持巾拂，寢而伸者。某乃拔其簪珥，褰其襦裳，如病如醒，皆不能寤。遂持金合以歸。出魏城西門，將行二百里，見銅臺〔一五〕高揭，漳水〔一六〕東流，晨鷄動野，斜月在林。忿往喜還，頓忘於行役；感知耐德，聊副於依歸。所以當夜漏三時，往返七百里，入危邦一，道經過五六城，冀減主憂，敢言其苦？』

嵩乃發使入魏，遣田承嗣書曰：『昨夜有客從魏中來，云自元帥牀頭獲一金合，不敢留駐，謹卻封納。』專使星馳，夜半方到；見搜捕金合，一軍憂疑。使者以馬箠撻門，非時請見。承嗣遽出，使者乃以金合授之，捧承之時，驚惶絕倒。遂留使者止於宅中，狎以宴私，多其賜賚。明日專遣使齎帛三萬疋，名馬二百匹，雜珍異等以獻於嵩，曰：『某之首領，繫在恩私，便宜知過自新，不復更貽伊戚。專膺指使，敢議親姻；便當捧轂後車，來在麾鞭前馬。所置紀綱〔二七〕外宅兒者，本防他盜，亦非異圖；今並脫其甲裳，放歸田畝矣。』由是一兩個月內，河北、河南，信使交至。

忽一日，紅線辭去。嵩曰：『汝生我家，今欲安往？又方賴於汝，豈可議行？』紅線曰：『某前本男子，遊學江湖間，讀神農藥書而救世人災患。時里有孕婦，忽患蟲癥〔二八〕，某以芫花〔二九〕酒下之，婦人與腹中二子俱斃。是某一舉，殺其三人。陰刀見誅，降爲女子。使身居賤隸，氣稟凡隄。幸生於公家，今十九年矣。身厭羅綺，口窮甘鮮，寵待有加，榮亦甚矣。況國家建極，慶且無疆。此卽違天，理當盡弭。昨往魏邦，以是報恩。今兩地保其城池，萬人全其性命，使亂臣知懼，烈士謀

安。在某一婦人，功亦不小，固可贖其前罪，還其本形。便當遁跡塵中，棲心物外，澄清一氣，生死長存。』嵩曰：『不然，以千金爲居山之所。』紅線曰：『事關來世，安可預謀。』

嵩知不可留，乃廣爲餞別，悉集賓友，夜宴中堂。嵩以歌送紅線酒，請座客冷朝陽^{〔二〕}爲詞。詞曰：『採菱歌怨木蘭舟，送客魂消百尺樓。還似洛妃^{〔三〕}乘霧去，碧天無際水空流。』歌竟，嵩不勝其悲。紅線拜且泣，因僞醉離席，遂亡所在。

【題解】本篇錄自甘澤謠，亦見於太平廣記，爲唐傳奇之屬於豪俠者。唐代叢書題楊巨源作，未知所本。

【作者略歷】袁郊，字之儀，一作之乾。昭宗時，爲翰林學士；嘗官虢州刺史。著有二儀實錄、衣服名義圖、服飾變古原錄、甘澤謠。

【注釋】〔一〕潞州，即今山西長治縣。〔二〕薛嵩，燕薊間人，多力善射。嘗爲相衛潞邢等州節度使。

。〔三〕青衣，婢女也。古以青爲賤者之服，故稱婢曰青衣。〔四〕阮咸，字仲容，籍從子，妙解音律，善

彈琵琶，苟勸自以爲遠不及。此以善彈琵琶者代琵琶。〔五〕羯鼓，樂器名，本龜茲、高昌、疏勒、天竺部

之樂。狀如漆桶，下承牙牀，以兩杖擊之。〔六〕至德，肅宗年號。〔七〕滎陽，即今河北磁縣。〔八〕田

承嗣，盧龍人。初隸安祿山麾下，以勢窮歸唐，不久又叛，尋復降。累遷至博滄瀛等州節度使，封雁門郡王。「九」令狐彰，富平人，字伯陽。初從安祿山史思明，降唐後，拜滑亳魏博節度使，加御史大夫，封霍國公。「一〇」日浹，卽浹日，謂十日也。國語楚語：「近不過浹日。」注：「浹日，謂從甲至癸也。」「一一」咄咄，嗟歎聲。後漢書嚴光傳：「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爲理邪？」「一二」走馬使，謙言使者。寒暄書，猶言奉候起居之函件。「一三」烏蠻，蠻族名，黑面白齒，悍而善鬪。烏蠻髻，謂效烏蠻男子裝，束髮爲髻也。「一四」鞞，下垂貌。「一五」銅臺，卽銅雀臺，曹操所築，故址在河南臨漳縣西南。「一六」漳水，源出河南，入衛河。「一七」紀綱，僕役也。左傳僖公二十四年：「秦伯送衛於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一八」蠱癥，腹中積塊也。「一九」芫花，落葉灌木，春月開花。性有毒，誤食殺人。「二〇」冷朝陽，金陵人，嘗爲薛嵩從事。「二一」洛神，卽宓妃，相傳伏羲氏女，溺死洛水，遂爲洛水之神。

二九 長恨歌傳

陳鴻

開元中，泰階平「一」，四海無事。玄宗在位歲久，倦於旰食宵衣，政無大小，始委於右丞相「二」，稍深居游宴，以聲色自娛。先是，元獻皇后、武淑妃「三」皆有

寵，相次卽世。宮中雖良家子千數，無可悅目者，上心忽忽不樂。時每歲十月，駕幸華清宮〔四〕，內外命婦，熠燿景從〔五〕，浴日餘波，賜以湯沐，春風靈液，澹蕩其間。上心油然，若有所遇，顧左右前後，粉色如土。詔高力士〔六〕潛搜外宮，得弘農楊玄琰女於壽邸〔七〕，既笄矣。鬢髮膩理，纒穠中度，舉止閑冶，如漢武帝李夫人〔八〕。別疏湯泉，詔賜藻瑩。既出水，體弱力微，若不任羅綺。光彩煥發，轉動照人。上甚悅。進見之日，奏霓裳羽衣曲〔九〕以導之；定情之夕，授金釵鈿合以固之；又命戴步搖，垂金璫。明年，冊爲貴妃，半后服用。由是治其容，敏其詞，婉變萬態，以中上意。上益嬖焉。

時省風九州，泥金五嶽〔一〇〕，驪山雪夜，上陽〔一一〕春朝，與上行同輦，居同室，宴專席，寢專房。雖有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暨後宮才人、樂府妓女，使天子無顧盼意。自是六宮無復進幸者。非徒殊豔尤態致是，蓋才智明慧，善巧便佞，先意希旨，有不可形容者。叔父昆弟，皆列位清貴，爵爲通侯；姊妹封國夫人，富埒王室，車服邸第，與大長公主侔；而恩澤勢力，則又過之，出入禁門不問，京師長吏爲之側目〔一二〕。故當時諺詠有云：『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歡

。』又曰：『男不封侯女作妃，看女卻爲門上楣。』其爲人心羨慕如此。

天寶末，兄國忠二二盜丞相位，愚弄國柄。及安祿山二四引兵嚮闕，以討楊氏爲辭。潼關不守二五，翠華南幸二六，出咸陽，道次馬嵬亭二七。六軍徘徊，持戟不進。從官即吏伏上馬前，請誅錯以謝天下二八。國忠奉釐纓盤水二九，死於道周。左右之意未快，上問之。當時敢言者，請以貴妃塞天下怨。上知不免，而不忍見其死，反袂掩面，使牽之而去。倉皇展轉，竟就絕於尺組之下。

既而玄宗狩成都，肅宗受禪靈武三〇。明年，大赦改元三一，大駕還都。尊玄宗爲太上皇，就養南宮三二。自南宮遷於西內三三。時移事去，樂盡悲來。每至春之日，冬之夜，池蓮夏開，宮槐秋落，梨園弟子三四，玉瑄三五發音，聞霓裳羽衣一聲，則天顏不怡，左右歔歔。三載一意，其念不衰；求之夢魂，杳不能得。

適有道士三六自蜀來，知上皇心念楊妃如是，自言有李少君之術三七。玄宗大喜，命致其神。方士乃竭其術以索之，不至。又能游神馭氣，出天界，沒地府以求之，不見。又旁求四虛上下，東極大海，跨蓬壺三八。見最高仙山，上多樓闕，西廂下有洞戶，東嚮，闔爲門，署曰：「玉妃太眞院」三九。方士抽簪叩扉，有雙鬢

童女出應門，方士造次未及言，而雙鬟復入。俄有碧衣侍女又至，詰其所從。方士因稱唐天子使者，且致其命。碧衣云：『玉妃方寢，請少待之。』於時雲海沈沈，洞天日曉，瓊戶重闔，悄然無聲。方士屏息斂足，拱手門下。久之，而碧衣延入，且曰：『玉妃出。』見一人冠金蓮，披紫綃，珮紅玉，曳鳳舄，左右侍者七八人，指方士，問皇帝安否，次問天寶十四載已還事。言訖惘然，指碧衣取金釵鈿合，各折其半，授使者曰：『爲我謝太上皇，謹獻是物，尋舊好也。』方士受辭與信，將行，色有不足。玉妃固徵其意。復前跪致詞：『請當時一事，不爲他人聞者，驗於太上皇。不然，恐鈿合金釵，負新垣平之詐^{〔三〇〕}也。』玉妃茫然退立，若有所思。徐而言曰：『昔天寶十載，侍輦避暑於驪山宮^{〔三一〕}。秋七月，牽牛織女相見之夕，秦人風俗，是夜張錦繡，陳飲食，樹瓜果，焚香於庭，號爲乞巧。宮掖間尤尙之。時夜殆半，休侍衛於東西廂，獨侍上。上凭肩而立，因仰天感牛女事，密相誓心，願世世爲夫婦。言畢，執手各鳴咽。此獨君王知之耳。』因自悲曰：『由此一念，又不得居此，復墮下界，且結後緣，或爲天，或爲人，決再相見，好合如舊。』因言：『太上皇亦不久人間，幸惟自安，無自苦耳。』使者還奏太上皇，皇心震悼，

日日不豫。其年夏四月，南宮晏駕〔三二〕。

元和元年冬十二月，太原白樂天自校書郎尉於盤屋〔三三〕，鴻與琅琊王質夫家於是邑，暇日相攜遊仙遊寺〔三四〕，話及此事，相與感歎。質夫舉酒於樂天前曰：『夫希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潤色之，則與時消沒，不聞於世。樂天，深於詩，多於情者也。試爲歌之，如何？』樂天因爲長恨歌。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懲尤物，窒亂階，垂於將來者也。歌既成，使鴻傳焉。世所不聞者，予非開元遺民，不得知；世所知者，有玄宗本紀〔三五〕在，今但傳長恨歌云爾。

【題解】

長恨歌，白居易所作，詠唐玄宗與楊貴妃故事。此傳即備述其事之本末，并白氏作歌之由，爲唐人傳奇小說之屬於戀愛類者。描寫工細，委宛動人。元白樸之梧桐雨、清洪昇之長生殿，卽本此而作。原文見文苑英華、太平廣記，又附載白氏長慶集中；惟各本文字，略有不同耳。

【作者略歷】

陳鴻，生平行歷不甚著，據此傳末自述，蓋中唐時人也，與白居易爲友，嘗居盤屋縣。唐文粹卷九十五有陳鴻大統紀序云：『少學乎史氏，志在編年。貞元丁（當作乙）酉歲，登太常第，始開居遂志，乃修大統紀三十卷。……七年，書始就，故絕筆於元和六年辛卯。』全唐文卷六百十三收有陳鴻文三篇，其中有大統紀序，但無長恨歌傳。又新唐書藝文志小說類載有陳鴻開元升平源一卷，注云：『字大亮，

貞元主客郎中。』書今不傳，未知究竟。疑以上諸書所云陳鴻，與作長恨歌傳者當同爲一人也。

【注釋】

〔一〕秦階，星名，卽三台也。上台、中台、下台共六星，各兩星相比而斜上，如階級然，故

名。漢書東方朔傳『願陳秦階六符』句注：『上階爲天子，中階爲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爲士庶人。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天下大安，是爲太平。』

〔二〕唐書玄宗紀天寶十一載：『十一月乙卯，李林甫罷，庚申，楊國忠爲右相。』又姦臣傳：『林甫居相位十九年，固寵市權，欺蔽天下耳目。』又云：『時帝春秋高

，聽斷稍怠；及得林甫，任之不疑。』宋樂史太真外傳，亦以玄宗之恣行燕樂，由於林甫贊成。據此，知本

文右丞相（一本無右字），當卽指林甫。〔三〕元獻皇后，楊氏，肅宗母，開元十七年薨。武惠妃，攸止女。

王皇后廢，特賜號爲惠妃，數產不育，及生壽王瑁，命寧王憲於外養之。開元二十五年薨，年四十餘。皆詳

后妃傳。〔四〕華清宮，在驪山上，山有溫泉，唐太宗於其地建湯泉宮，玄宗改爲華清宮，治湯井爲池，環

列臺殿，時與貴妃遊幸其中。故址在今陝西臨潼縣南驪山上。〔五〕燿，一，去，舊入。燿燿，一作焜燿，

皆燦爛光耀之意。景從，謂形影相隨從。〔六〕高力士，宦者，本馮盎之曾孫，高延福養爲子，故冒其姓。

玄宗時，寵任極專。詳宦者傳。〔七〕楊玄琰，弘農華清人，後徙居蒲州永樂之獨頭村，爲蜀州司戶。女卽

玉環，生於蜀，早孤，養於叔父家。壽邸，謂壽王瑁之府。瑁，玄宗第十八子，武惠妃所生。按后妃傳及太

真外傳，開元二十二年，太真歸於壽邸；二十八年，召見禁中，帝悅之，而故令自爲妃意者，丐籍女官（一

作女冠，卽女道士，號太真，住內太真宮。天寶四年，始冊爲貴妃。〔八〕李夫人，李延年之妹，妙麗善舞，武帝納之宮中，甚見寵幸。〔九〕霓裳羽衣曲，本婆羅門曲，得自西涼，河西節度使楊敬述獻之，玄宗潤色其詞，改名爲霓裳羽衣曲。〔一〇〕上句言巡狩，下句言封禪，皆古天子之事。省風，謂省察風俗民情；泥金，謂以石泥金繩封緘玉牒於壇上方石之中，古封禪禮也。〔一一〕上陽，宮名，故址在今河南洛陽縣。〔一二〕天寶初，太真進冊貴妃，追贈父玄珪、叔父玄琰官爵，宗兄銛鴻臚卿，錡待御史，尙太華公主（武惠妃女），而釧亦寢盛，釧，國忠也。三姊皆有才貌，盡封爲國夫人；長曰大姨，封韓國；三姨封虢國；八姨封秦國；並承恩澤，出入宮掖，勢傾天下。詳后妃傳。太長公主，帝諸姑之稱。側目，謂不敢正視也。〔一三〕國忠，太真從兄，少飲博無行檢，不爲姻族齒。以太真故，官至宰相，淫縱不法。時安祿山亦有寵於帝，國忠惡其不出己下，屢言其欲反，祿山被逼果反。詳唐書本傳。〔一四〕安祿山，營州柳城胡人，本姓康，名阿鞞山，母再嫁安延偃，祿山遂冒安姓。初爲玄宗所寵任，官至河東節度使，與楊國忠不和。天寶十四載，舉兵反，陷京師，僭稱燕帝；後爲其子慶緒所殺。〔一五〕潼關，在今陝西潼關縣。表裏山河，歷代視爲重地。失守，指哥舒翰守潼關爲安祿山部將攻陷事。〔一六〕翠華，謂天子之旗幟，以翠羽飾之者。翠華南幸，指玄宗避安祿山出奔蜀也。〔一七〕馬嵬亭，在今陝西興平縣西馬嵬鎮。〔一八〕錯，謂龜錯。錯說漢景帝削諸侯封地，吳、楚七國反，以誅錯爲名。帝遂斬錯以謝七國。此云誅錯，意卽誅楊國忠，因安

祿山之反，出於國忠；正猶吳、楚之反，出於鼂錯也。按通鑑至德元載，玄宗與從官出京，行至馬嵬驛，將士饑疲，皆懷怒。龍武大將軍陳玄禮以禍由楊國忠，因命軍士譁稱國忠與吐蕃謀反，殺之。〔一九〕賈誼陳政事疏：『古者大匠聞譴何，則白冠鵲纓，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罪。』按鵲纓，以毛爲纓，凶冠之飾；盤水，意謂執法當如水之平。〔二〇〕肅宗，玄宗太子。玄宗奔蜀，父老遮道請留太子討賊，乃還至靈武即位。靈武，故城在今寧夏靈武縣西北。〔二一〕年號至德。〔二二〕南宮，即興慶宮。〔二三〕西內，即太極宮。〔二四〕玄宗雅愛音樂，嘗選坐部伎子弟三百，教於梨園，號曰「皇帝梨園弟子」。〔二五〕瑄，同管，指絲竹之屬。〔二六〕道士名楊通幽，見太真外傳。〔二七〕按史記封禪書所載方士，有李少君者，故深澤侯舍人，武帝時，進祠竈卻老方；病死。又有齊人少翁，封文成將軍。武帝所幸李夫人早卒，帝思念不已，少翁言能致其神；因於夜張燈，設帳帷；令帝居他幙，遙望見好女如李夫人者；後誅死。漢書郊祀志所載亦同。此云有李少君之術，據下文觀之，李少君當爲齊人少翁之誤。〔二八〕蓬壺，即蓬萊山，史記封禪書所謂海中三神山之一。拾遺記以爲山形如壺，故名。〔二九〕院署曰玉妃者，以妃小名玉環；曰太真者，以妃初爲女道士，號太真也。〔三〇〕新垣平，漢趙人。文帝時以望氣見，因說帝設立渭陽五廟，欲出周鼎，當有玉英見，復詐令人得玉杯獻之；事覺，夷三族。見漢書文帝本紀後元年。〔三一〕驪山宮，即華清宮，見前注。〔三二〕南宮晏駕，謂玄宗崩殂。時在肅宗寶應元年，年七十八。〔三三〕盤屋，讀如周堂。

即今陝西整屋縣。〔三四〕整屋縣南有仙遊潭，歲旱禱雨，多應驗。寺在其隣近。〔三五〕史家於敘述帝王事蹟本末之文字曰本紀。玄宗爲唐代帝王，唐史例應有玄宗本紀，故此云然。按五代列陶撰唐書，宋歐陽修等撰新唐書，皆有玄宗本紀。

三〇 長恨歌

白居易

漢皇〔一〕重色思傾國，御宇多年求不得。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未識。天生麗質難自棄，一朝選在君王側。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春寒賜浴華清池〔二〕，溫泉水滑洗凝脂，侍兒扶起嬌無力，始是新承恩澤時。雲鬢花顏金步搖〔三〕，芙蓉帳暖度春宵。春宵苦短日高起，從此君王不早朝。承歡侍宴無閒暇，春從春游夜專夜，後宮佳麗三千人，三千寵愛在一身。金屋妝成嬌侍夜，玉樓宴罷醉和春。姊妹弟兄皆列土〔四〕，可憐光彩生門戶，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

驪宮高處入青雲，仙樂風飄處處聞。緩歌慢舞凝絲竹，盡日君王看不足。漁陽

鞞鼓〔五〕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九重城闕烟塵生，千乘萬騎西南行。翠華搖搖行復止，西出都門百餘里。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花鈿委地無人收，翠翹金雀玉搔頭，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淚相和流。黃埃散漫風蕭索，雲棧縈紆登劍閣〔六〕。峨嵋山〔七〕下少人行，旌旗無光日色薄。蜀江水碧蜀山青，聖主朝朝暮暮情〔八〕。行宮見月傷心色，夜雨聞鈴腸斷聲〔九〕。

天旋地轉迴龍馭，到此躊躇不能去。馬嵬坡下泥土中，不見玉顏空死處。君臣相顧盡霑衣，東望都門信馬歸。歸來池苑皆依舊，太液芙蓉未央柳〔一〇〕。芙蓉如面柳如眉，對此如何不淚垂！春風桃李花開日，秋雨梧桐葉落時。西宮南內多秋草，落葉滿階紅不掃。梨園子弟白髮新，椒房〔一一〕阿監青娥老。夕殿螢飛思悄然，孤燈挑盡未成眠。遲遲鐘鼓初長夜，耿耿星河欲曙天。鴛鴦瓦冷霜華重，翡翠衾寒誰與共？悠悠生死別經年，魂魄不曾來入夢。

臨邛道士鴻都客〔一二〕，能以精誠致魂魄，爲感君王輾轉思，遂教方士殷勤覓。

排空馭氣奔如電，升天入地求之徧，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忽聞海上有仙山，山在虛無縹渺間。樓閣玲瓏五雲起，其中綽約多仙子。——中有一人字太

眞，雪膚花貌參差是。金闕西廂叩玉扃，轉教小玉報雙成〔一〕。聞道漢家天子健，九華帳裏夢魂驚。攬衣推枕起徘徊，珠箔銀鈎迤邐開。雲鬢半偏新睡覺，花冠不整下堂來。風吹仙袂飄飄舉，猶似霓裳羽衣舞。玉容寂寞淚闌干〔二〕，梨花一枝春帶雨。含情凝睇謝君王，一別音容兩渺茫。昭陽殿〔三〕裏恩愛絕，蓬萊宮〔四〕中日月長。回頭下望人寰處，不見長安見塵霧。惟將舊物表深情，鈿合金釵寄將去。釵留一股合一扇，釵擘黃金合分鈿；但教心似金鈿堅，天上人間會相見。臨別殷勤重寄詞，詞中有誓兩心知。七月七日長生殿〔五〕，夜半無人私語時：『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爲連理枝。』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盡期。

【題解】 本文爲七言古詩，其事爲詠楊貴妃，其旨在垂「色荒」之戒。名曰長恨者，卽歌末二句之結意。言玄宗嬖愛楊妃，不以其死生而改念，亦暗寓規諷之意也。

【作者略歷】

白居易，見前太湖石記課。

【注釋】

〔一〕漢皇，指唐玄宗，此借古人以指今人也。

〔二〕華清池，見上課注「四」。

〔三〕步搖

，古婦人首飾，以銀絲宛轉屈曲作花枝，插髻後，隨步輒搖，故名。

〔四〕列，通裂。列土，謂裂土受封也

。〔五〕漁陽，唐郡名，故治在今河北薊縣。鞞，一作鞞。鞞鼓，騎鼓也。按天寶十四載冬十一月，安祿山

反，附之者有范陽、盧龍、密雲、漁陽、汲、鄴等郡。詳見通鑑。〔六〕劍閣，即大、小劍山，一曰劍門，在今四川劍閣縣境。〔七〕峨眉山，一作峨眉，在四川峨眉縣西南。〔八〕謂玄宗無時不念楊妃也。按楊妃縊纒絕，而南方進荔枝至，玄宗睹之歎息，命以荔枝致祭。既復持荔枝於馬上謂張野狐曰：「此去劍門，鳥啼花落，水綠山青，無非助朕悲悼妃子之由也。」見太真外傳。〔九〕玄宗奔蜀時，至斜谷口，屬霖雨彌旬，於棧道中聞鈴聲，隔山相應；既悼念楊妃，因採其聲爲雨霖鈴曲，以寄恨焉。見太真外傳。〔一〇〕太液池名；未央，宮名，故址皆在今陝西長安縣境。〔一一〕椒房，漢殿名在未央宮西，皇后所居。見三輔黃圖。後因通稱皇后所居曰椒房。此指楊妃所居之宮。〔一二〕邛， く 山 乙 ，陽平，音窮。臨邛，縣名，即今四川邛崃縣。後漢書靈帝本紀光和元年：「始置鴻都門學生。」注：「鴻都，門名也。」客，指下文方士。按歌意，疑方士爲臨邛人，（陳鴻傳以方士爲蜀人）臨邛，即蜀地。〔一三〕小玉，夫妻女名。見長慶集注。按當指陳傳中所謂雙環童女。變成，王母侍女名。王母嘗命董雙成吹雲和之笙，見漢武內傳。按當指陳傳中之碧衣侍女。〔一四〕關于，淚縱橫貌。〔一五〕昭陽殿，漢武帝後宮八區之一。見三輔黃圖。按此借用之以指唐宮。杜甫哀江頭詩：「昭陽殿裏第一人，同聲隨君侍君側。」第一人，謂楊妃。昭陽殿之用法，與此同。〔一六〕蓬萊宮，謂海中蓬萊仙島之宮，即陳傳中所謂玉妃太真院也。〔一七〕長生殿，唐宮名。清洪昇有長生殿傳奇，即譜玄宗與楊妃事。

三一 阿房宮賦

杜牧

六王〔一〕畢，四海一；蜀山兀〔二〕，阿房出。覆壓三百餘里，隔離天日。驪山〔三〕北構而西折，直走咸陽〔四〕。二川溶溶〔五〕，流入宮牆。五步一樓，十步一閣；廊腰縵迴〔六〕，簷牙高啄〔七〕；各抱地勢〔八〕，鉤心鬪角〔九〕。盤盤〔一〇〕焉，困困〔一一〕焉，蜂房水渦〔一二〕，矗不知其幾千萬落。長橋臥波，未雲何龍〔一三〕？複道行空，不霽何虹〔一四〕？高低冥迷，不知西東。歌臺暖響，春光融融〔一五〕；舞殿冷袖，風雨淒淒〔一六〕。一日之內，一宮之間，而氣候不齊〔一七〕。

妃嬪媵嬙，王子皇孫〔一八〕，辭樓下殿，輦來於秦；朝歌夜絃，爲秦宮人。明星熒熒，開妝鏡也；綠雲擾擾，梳曉鬢也；渭流漲膩，棄脂水也；烟斜霧橫，焚椒蘭也；雷霆乍驚，宮車過也；輓輓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一肌一容，盡態極妍；綉立遠視，而望幸焉，有不得見者三十六年〔一九〕。

燕、趙之收藏，魏、韓之經營，齊、楚之精英，幾世幾年，剽掠於人，倚疊如

山；一旦不能有，輸來其間。鼎鑄玉石，金塊珠礫^{〔二〇〕}；棄擲邈迤，秦人視之，亦不甚惜。

嗟乎！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秦愛紛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盡鎔錙，用之如泥沙！使負棟之柱，多於南畝之農夫；架梁之椽，多於機上之工女；釘頭磷磷，多於在庾之粟粒；瓦縫參差，多於周身之帛縷；直欄橫檻，多於九土之城郭；管絃嘔啞，多於市人之言語。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獨夫之心，日益驕固。戍卒叫^{〔二一〕}，函谷舉^{〔二二〕}，楚人一炬，可憐焦土！

嗚呼！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夫！使六國各愛其人，則足以拒秦；秦復愛六國之人，則遞三世可至萬世而爲君，誰得而族滅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題解】

史記秦始皇本紀云：『三十五年，始皇以爲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廷小，……乃營作朝宮渭南

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三輔黃圖云

：『秦惠文王造阿房宮，未成。始皇廣其宮規，恢三百餘里。』此皆述阿房宮之作。至其命名之意，說者不

一；或謂阿如考工記四阿重屋之阿，言其殿之四阿皆爲房也。或謂大陵曰阿，房讀如旁，言其作前殿於阿基

旁。史記云：『阿房宮未成，成，欲更擇令名名之；作宮阿房，故天下謂之阿房宮，是也。』
近也，以其去咸陽近，故號阿房。今去秦二千餘年，疑以傳疑，亦莫能決定何說爲是。宮之故址，在今陝西省長安縣西北。此作以辭賦之體，鋪敘阿房宮之壯麗，而結以『楚人一炬，可憐焦土』八字，以爲後世炯戒。文雖駢儷，意則顯豁。又辭賦常例皆用韻，偏重記敘，或藉以抒情。此作篇末嗚呼一段，獨不用韻，而出以議論，是謂變體。舊注：『一起突兀，一結無窮。』又云：『前幅極寫阿房之瑰離，不是羨慕其奢華，正以見驕橫斂怨之至，而民不堪命，有以自速其亡也。』（明陶宗儀說郛卷四十六引瑞桂堂暇錄云：杜牧之阿房宮賦：『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陸參作長城賦云：『千城絕，長城列；秦民竭，秦君滅。』修筆行在牧之前，則阿房宮是祖長城句法矣。牧之云：『明星熒熒，開妝鏡也；綠雲擾擾，梳曉鬟也；渭流漲膩，棄脂水也；烟斜霧橫，焚椒蘭也；雷霆乍驚，宮車過也；輦轆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盛言秦之奢侈。楊敬之作華山賦有云：『見若咫尺，出千畝矣；見若環堵，城千雉矣；見若杯水，池百里矣；見若蟻垤，台九層矣；蜂窠聯聯，起阿房矣；小星熒熒，焚咸陽矣。』華山賦，杜司徒佑常稱之，牧之乃佑孫，亦是効敬之所作。）

【作者略歷】

杜牧，見前唐詩三課。

【注釋】

〔一〕六王，齊、楚、韓、魏、燕、趙之王也。〔二〕蜀山之木盡伐，山成平頂也。〔三〕驪

山，在今陝西臨潼縣東南，與藍田縣相接。〔四〕言驪山居北，咸陽在西，自驪山北結屋，曲折而向西，直赴咸陽也。〔五〕二川，即渭川、樊川。溶溶，安流貌。〔六〕廊腰縵迴，言廊腰曲折，如縵繪之迴環也。

〔七〕檐牙高啄，言簷牙尖聳，如禽啄之高啄也。〔八〕各抱地勢，言或樓或閣，各因地勢之高下傾斜而建，若相環抱也。〔九〕鉤心鬪角：言樓閣在下者之屋角，伸入在上者之屋心，由遠望之，重疊交錯，是謂鉤心；屋角與屋角並出相接，是謂鬪角。一說，鉤心，就廊腰聯屬而言，彎曲若鉤也。〔一〇〕盤盤，疊疊也。

〔一一〕囷囷，簇簇也。〔一二〕蜂房水渦，言樓閣如蜂房之邃密，漩渦之紆迴也。〔一三〕阿房宮跨渭

水，建橋其上，如臥波之龍；然龍見必有雲，今無雲，何來龍？蓋故設疑辭，極言長橋之似龍也。〔一四〕

架木爲複道，若空中行，朱碧相映，疑爲虹；然虹見必在霽時（雨止天晴曰霽），今非霽，何來虹？蓋亦故設疑辭，極言複道之似虹也。〔一五〕臺下謳歌，響回氣暖，如春光之融和。此指宮妃得寵幸言。〔一六〕

舞罷殿空，袖爲之冷，如風雨之淒涼。此指宮妃失寵幸言。〔一七〕此三語，指上春光融融與風雨淒淒等句

言。〔一八〕指六國王侯之宮眷公族言。〔一九〕按史記，始皇在位，凡三十七年。此似誤。句意蓋謂宮妃

有終始皇之世不得一見者。〔二〇〕言視鼎（貴重者，古以爲傳國重器，又貴族所用之食器亦曰鼎）如鑑（釜

），玉如石，金如土塊，珠如瓦礫。〔二一〕戍卒叫，指陳涉等，一呼而天下響應也。〔二二〕函谷舉，謂

秦失函谷關而國亡。按史記，漢高祖入武關，子嬰降，秦亡實不由函谷舉也。〔二三〕楚人，指項羽。羽入

三二 李賀小傳

李商隱

京兆杜牧爲李長吉集序，狀長吉之奇〔一〕甚盡，世傳之。長吉姊嫁王氏者，語長吉之事尤備。

長吉細瘦，通眉〔二〕，長指爪，能苦吟、疾書。最先爲昌黎韓愈所知；〔三〕所與遊者，王參元、楊敬之、權璩、崔植〔四〕爲密。每日日出，與諸公遊，未嘗得題，然後爲詩，如他人思量牽合，以及程限爲意。恆從小奚奴〔五〕，騎距驢〔六〕，背一古破錦囊；遇有所得，卽書投囊中。及暮歸，太夫人使婢受囊，出之，見所書多，輒曰：『是兒要當嘔出心始已耳！』上燈與食，長吉從婢取書，研墨、疊紙，足成之，投他囊中。非大醉及弔喪日，率如此；過，亦不復省。王、楊輩時復來探取寫去。長吉往往獨騎往還京、雒，所至或時有著，隨棄之，故沈子明〔七〕家所餘，四卷而已。

長吉將死時，忽晝見一緋衣人，駕赤虯，持一版，書若太古篆，或霹靂石文者

，云當召長吉。長吉了不能讀，歛下榻叩頭言：『阿嬰〔八〕老且病，賀不願去。』
緋衣人笑曰：『帝成白玉樓，立召君爲記。天上差樂，不苦也。』長吉獨泣，邊人
盡見之。少之，長吉氣絕，嘗所居窗中，勃勃有煙氣；聞行車、嚙管〔九〕之聲。太
夫人急止人哭，待之；如炊五斗黍許時，長吉竟死。王氏姊非能造作謂長吉者，實
所見如此。

嗚呼！天蒼蒼而高也，上果有帝耶？果有苑囿、宮室、觀閣之玩耶？苟信然，
則天之高邈，帝之尊嚴，亦宜有人物、文彩，愈此世者，何獨眷眷於長吉，而使其不
壽耶？噫！又豈世所謂才而奇者，不獨地上少，即天上亦不多耶？長吉生二十四年
〔一〇〕，位不過奉禮太常〔一一〕，當世人亦多排擯、毀斥之〔一二〕，又豈才而奇者，帝獨
重之，而人反不重耶？又豈人見會勝帝耶？

【題解】

李賀，字長吉，系出宗室鄭王後。憲宗朝，爲協律郎。工詩，辭尙奇詭，亟爲韓愈所稱。小

傳，傳記文之一種。吳訥文章辨體云：『後世之學士大夫，或值忠孝、才德之士，慮其湮沒弗白，或事迹雖
微，而卓然可爲法戒者，因爲立傳，以垂於世，此小傳、外傳、家傳之例也。』然就此文言之，所敘多軼事

，其體製近於傳奇小說，蓋所以別於正式之傳記也。

【作者略歷】

李商隱，生平略歷見前唐詩三課。按商隱初爲文，瑰邁奇古，及客令狐楚（字穀士，

燉煌人，累官山南西道節度使。長於文學，尤善賤奏制令。）幕，從楚學爲今體章奏，博覽強記，下筆不能自休，遂以工爲儷偶見稱，與太原溫庭筠、南郡段成式齊名，時稱「三十六體」，因三人並行十六也。所著詩文，有清朱鶴齡、徐樹穀、徐炯、馮浩等箋注本，而以馮注爲勝。同治間，歸安錢振倫兄弟，特從欽定全唐文中，輯取商隱之文爲徐、馮諸注本所無者二百餘篇，加以箋注，爲樊南文集補編十二卷，今並行於世。

【注釋】

「一」指杜牧狀李賀詩。杜序云：「雲煙綿聯，不足爲其態也；水之迢迢，不足爲其情也；春

之盎盎，不足爲其和也；秋之明潔，不足爲其格也；風櫛陣馬，不足爲其勇也；瓦棺篆鼎，不足爲其古也；時花美女，不足爲其色也；荒國侈殿，梗莽丘壠，不足爲其恨怨悲愁也；鯨吐黿擲，牛鬼蛇神，不足爲其虛荒誕幻也。」

「二」通眉，謂兩眉相通連也。

「三」新唐書李賀傳：「七歲能辭章，韓愈皇甫湜始聞未信，

過其家，使賀賦詩，援筆輒就，如素構，自目曰「高軒過」。二人大驚，自是有名。」

「四」王參元，濮陽

人。柳宗元有賀其失火書。楊敬之，字茂孝，弘農人。元和進士，轉大理卿，檢校工部尚書兼祭酒卒。權璩，字大奎，略陽人。官中書舍人。崔植，字公修，長安人。長慶初爲相，後出爲華州刺史卒。「五」禮記疏：「有才能曰奚，無才能曰奴。」後世多混而用之。

「六」距驢，獸名，似羸而小。

「七」沈子明，長吉之友

，官集賢殿學士。太和五年十月與杜牧書云：「吾亡友李賀，元和中，義愛甚厚，日夕相與起居飲食。賀且

死，嘗授我平生所著歌詩，雜爲四編，凡千首數。」〔八〕原注：「長吉學語時，呼太夫人云。」按廣韻：「齊人呼母爲嬰。」〔九〕嘒管，謂簫管之樂聲。詩商頌那：「嘒嘒管聲。」〔一〇〕按新唐書謂李賀卒年二十七，據杜牧所作李賀詩集序；舊唐書作二十四，則據此文。未知孰是。〔一一〕舊唐書本傳：「補太常寺協律郎。」又職官志：「太常寺屬奉禮郎二人，從九品上；協律郎二人，正八品上。」〔一二〕如賀舉進士，忌之者以爲賀父名晉肅，不得舉進士之類。見韓愈諱辯。

三三 書褒城驛壁

孫樵

褒城驛，號天下第一。及得寓目，視其沼，則淺混而茅；視其舟，則離敗而膠；庭除甚蕪，堂廡甚殘；烏覩其所謂宏麗者？

訊於驛吏，則曰：「忠穆公〔一〕嘗牧梁州〔二〕，以褒城控三節度〔三〕，治所，龍節虎旗〔四〕，馳驛奔軺〔五〕，以去以來，轂交蹄劇；由是崇侈其驛，以示雄大，蓋當時視他驛爲壯。且一歲賓至者，不下數百輩，苟夕得其庇，飢得其飽，皆暮至朝去者，寧有顧惜心耶？至如棹舟，則必折篙、破舷、碎鷁〔六〕而後止；漁釣，則必

枯泉、汨泥、盡魚而後止；至有飼馬於軒，宿隼於堂；凡所以污敗室廬，糜毀器用，官小者，其下雖氣猛，可制；官大者，其下益暴橫，難禁。由是日益破碎，不與曩類。某曹八九輩，雖以供饋之隙，一二力治之，其能補數千百人殘暴乎？」

語未既，有老眊笑於旁，且曰：『舉今州縣皆驛也。吾聞開元中，天下富蕃，號爲理平，踵千里者不裹糧，長子孫者不知兵。今者，天下無金革之聲，而戶口日益破；疆場無侵削之虞，而墾田日益寡，生民日益困，財力日益竭。其故何哉？凡與天子共治天下者，刺史、縣令而已；以其耳目接於民，而政令速於行也。今朝廷命官，既已輕任刺史、縣令，而又促數於更易；且刺史、縣令，遠者三歲一更，近者一二歲再更。故州縣之政，苟有不利於民，可以出意革去者，其在刺史，則曰：「明日我即去，何用如此？」在縣令，則曰：「明日我即去，何用如此？」當愁，醉釀；當飢，飽鮮；^{〔七〕}囊帛，匱金，笑與秩終。嗚呼！州縣者，眞驛耶？矧更代之隙，黠吏因緣，恣爲奸欺，以賣州縣者乎？如此，而欲望生民不困，財力不竭，戶口不破，墾田不寡，難哉！」

予既捐退老眊，條其言，書於襄城驛屋壁。

【題解】

襄城，即今陝西襄城縣，唐時爲興元府所治。驛，謂驛站，馬遞之所。凡傳遞官文書，及使者過，則易馬，或居宿於此。其制至清末始廢。本文名曰書襄城驛壁，意即以此文書之驛壁。其體爲雜記類，亦稱「題壁」，與序跋類之「書後」名相似而實不同。文中大旨，在借驛吏及老氓語，敘述襄城驛之興廢盛衰，及當時官吏之溺職。足爲一般親民官之棒喝。

【作者略歷】

孫樵，字可之，又字隱之，唐關東人。宣宗大中間進士。遷職方郎中上柱國。著有孫可之集。樵文刻意求奇，嘗自稱得爲文真訣於來無擇；來無擇得之於皇甫持正。持正名湜，爲韓愈弟子。後人或以樵文與李翱（參閱前楊烈婦傳注）文合「唐宋八家」而稱爲「唐宋十家」；如清初儲欣編有唐宋十大家全集錄是。

【注釋】

〔一〕忠穆公，謂嚴震。震字遐聞，梓州鹽亭人。德宗建中間，爲興、鳳兩州團練使，與利除害，號稱清嚴，治績爲山南第一。後遷山南西道節度使，卒，贈太保，諡忠穆。〔二〕梁州，古州名，唐時爲山南西道，治興元府。〔三〕三節度：一，山南西道節度使，亦稱興元節度使；二，鳳翔節度使；三，興文節度使；皆以褒、斜爲要道。褒，即襄城；斜，斜谷也。〔四〕奉朝廷之使節，上繪龍象，故曰龍節；節度使之旗，上繪虎象，故曰虎旗。〔五〕輶，輕便之馬車。〔六〕鷁，水鳥，似鷗鷺而色白，善飛不畏風。舟子畫其象於船頭，故稱船頭爲鷁首，省稱曰鷁。〔七〕此兩句，一作「愁當醉，饑當飽。」

三四 文章論

李德裕

魏文典論稱：『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一〕}斯言盡之矣。然氣不可以不貫；不貫，則雖有英詞麗藻，如編珠綴玉，不得爲全璞之寶矣。鼓氣以勢壯爲美。勢不可以不息，不息，則流宕而忘返。亦猶絲竹繁奏，必有希聲窈眇，聽之者悅聞；如川流迅激，必有洄洑逶迤，觀之者不厭。從兄翰^{〔二〕}嘗言：『文章如千兵萬馬，風恬雨霽，寂無人聲。』蓋謂是也。

近世誥命，惟蘇廷碩^{〔三〕}敘事之外，自爲文章，才實有餘，用之不竭。沈休文^{〔四〕}獨以音韻爲切，重輕爲難。語雖甚工，旨則未遠矣。夫荆璧^{〔五〕}不能無瑕，隋珠^{〔六〕}不能無類。文旨高妙，豈以音韻爲病哉？此可以言規矩之內，未可以言文章外意也。較其師友，則魏文與王、陳、應、劉^{〔七〕}討論之矣。

江南惟於五言爲妙，故休文長於音韻。而謂『靈均以來，此祕未覩』^{〔八〕}，不亦誣人甚矣。古人辭高者，蓋以言妙而適情，不取於音韻，意盡而止。成篇不拘於

隻耦〔九〕，故篇無定曲，詞寡累句。譬諸音樂：古辭如金石琴瑟，尙於至音；今文如絲竹鞀鼓，迫於促節。則知聲律之爲弊也甚矣。

世有非文章者曰：『詞不出於風雅，思不越於離騷，模寫古人，何足貴也？』余曰：『譬諸日月，雖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此所以爲靈物也。』

余嘗爲文箴，今載於此，曰：

『文之爲物，自然靈氣，惚恍而來，不思而至。杼軸得之，澹而無味；琢刻藻繪，彌不足貴。如彼璞玉，磨礱成器；奢者爲之，錯以金翠。美質旣彫，良寶斯棄。』

此爲文之大旨也。

【題解】

此文論述文章以氣爲主，而歸重於「言妙而適情，不取於音韻」。

【作者略歷】

李德裕，字文饒，唐贊皇人。少時力學，卓犖有大節。敬宗朝，爲牛僧孺等所擯，不

得進；後相武宗，當國六年，藩鎮之亂漸清。宣宗立，爲忌者所構，貶，卒年六十三。著有會昌一品集。

【注釋】

〔一〕見第二册典論論文。〔二〕李翰，贊皇人。工爲文，擢進士第。張巡守睢陽死節，睢陽

人冒其功，世未及知，翰乃表巡功上之，始得白。〔三〕蘇廷碩，名頤。襲父璠封爵，號許國公。開元中，

與宋璟同秉政，天下大治。頌以文章名，時以與燕國公張說並稱許燕大手筆。〔四〕沈休文，名約，生平見第二冊詩十首課。〔五〕荆璧，即楚和氏璧，見第二冊獄中上梁王書課。〔六〕隋珠，見同上。〔七〕謂王粲、陳琳、應瑒、劉楨也。並見第二冊典論論文。〔八〕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云：『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又云：『自靈均以來，多歷年代，雖文體稍精，而此祕未睹。』靈均，屈原也。〔九〕自注：『文選詩有五韻，七韻，十一韻，十三韻，二十一韻者，今之文自四韻，六韻以至百韻，無有隻者。』

三五 與李生論詩書

司空圖

文之難，而詩之難尤難。古今之喻多矣。而愚以爲辨於味，而后可以言詩也。江嶺之南〔一〕，凡足資於適口者，若醢〔二〕，非不酸也，止於酸而已；若醢〔三〕，非不鹹也，止於鹹而已。中華之人，所以充飢而遽輟者，知其鹹、酸之外，醇美者有所乏耳。彼江嶺之人，習之而不辨也，宜哉！

詩貫六義，則諷諭抑揚，淳蓄淵雅，皆在其間矣。然直致所得，以格自奇。前輩諸集，亦不專工於此，矧其下者邪？王右丞、韋蘇州〔四〕澄澹精緻，格在其中，豈妨於遒舉哉？賈閔仙〔五〕誠有警句，然視其全篇，意思殊餒；大抵務於寒澀，方可致才，亦爲體之不備也。矧其下者哉？噫！近而不浮，遠而不盡，然後可以言韻外之致耳。

愚幼嘗自負，久既而愈覺缺然。然得於早春，則有『草嫩侵沙長〔六〕，冰輕著雨消』；又『人家寒食月，花影午時天』；又『雨微吟足思，花落夢無慘〔七〕』。得於山中，則有『坡暖冬生筍，松涼夏健人』；又『川明虹照雨，樹密鳥衝人』。得於江南，則有『戍鼓和潮暗，船燈照島幽』；又『曲塘春盡雨，方響夜深船』；又『夜短猿悲滅，風和鵲喜靈』。得於塞上，則有『馬色經寒慘，鷗聲帶晚飢』。得於喪亂，則有『驂騑思故策〔八〕，鸚鵡失佳人』；又『鯨鯢人海涸，魑魅棘林幽』。得於道宮，則有『碁聲花院閉，幡影石壇高』。得於夏景，則有『地涼清鶴夢，林靜肅僧儀』。得於佛寺，則有『松日明金象，苔龕響木魚』；又『解吟僧亦俗，愛舞鶴終卑』。得於郊原，則有『遠坡春草溱，猶有水禽飛』。得於樂府，則

有『晚粧留拜月，春睡更生香』。得於寂寥，則有『孤螢出荒池，落葉穿破屋』。得於愜適，則有『客來當意愜，花發遇歌成』。雖庶幾不瀆於淺澗，亦未廢作者之譏訶也。七言云：『逃難人多分隙地，放生鹿大出寒林』；又『得劍乍如添健僕，亡書久似憶良朋』；又『孤嶼池痕春漲滿，小欄花韻午晴初』；又『五更惆悵迴孤枕，猶自殘燈照落花』。又『殷勤元旦日，欵午又明年』。皆不拘於一概也。蓋絕句之作，本於詣極。此外千變萬狀，不知所以神而自神也。豈容易哉？

今足下之詩，時輩固有難色，儻復以全美爲工，卽知味外之旨矣。勉旃！某再拜。

【題解】

唐代末期之詩，氣象漸不及前雄闊；然格律謹嚴，名句多於名篇；宋以後之詩體，實多淵源取法焉。於時賈島、姚合，倡導於前；司空圖、方干，接踵於後，而司空之論詩，尤爲後世所稱。其二十四品，以韻語敘述詩之意境，比興深遠。此書則與人論詩之作，甘苦自道，欲人體認味外之味。蘇軾書黃子思詩集後云：『唐末司空圖，崎嶇亂兵之間，而詩文高雅，猶有承平之遺風。其論詩曰：「梅止於酸，鹽止於鹹，飲食不可無鹽梅，而其美常在鹹酸之外。」蓋自列其詩之有得於文字之表也。』

【作者略歷】

司空圖，字表聖，唐虞鄉人。懿宗咸通進士，累官禮部郎中。避亂隱居中條山王官谷

，作休休亭，號耐辱居士，日與名僧高士，遊詠其中。朱全忠篡位，召爲禮部尙書，不起。哀帝被弑，圖不食卒。著有司空表聖文集。

【注釋】

〔一〕謂江南與嶺南也。

〔二〕醴，音希；醋也。

〔三〕醴，音嵯；鹽也。

〔四〕王右丞，名

維；韋蘇州，名應物，皆見前。

〔五〕賈閩仙，名島，范陽人。初爲僧，名无本。韓愈教其爲文，遂去僧，

舉進士。工詩，好苦吟。嘗有句云：『兩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詩與孟郊齊名，時稱郊寒島瘦。

〔六〕

長，生長也。一作肥。〔七〕無慘，與無聊同。〔八〕策，一作第。

三六 維摩詰經變文——文殊問疾

無名氏

經云：『佛告文殊師利，汝行詣維摩詰問疾。』

言佛告者，是佛相命之詞。緣佛於會上，告盡聖賢、五百聲聞〔一〕、八千菩薩，從頭遣問，盡曰不任，皆被責呵，無人敢去。酌量才辯，須是文殊。其他小小之徒，實且故非難往，失來妙德，亦是不堪。今仗文殊，便專問去。於是有語告文殊曰：

三千界內總聞名，皆道文殊藝解精。體似蓮花敷一朵，心如明鏡照漂清。常宣妙法邪山碎，解演真乘障海傾。今日筵中須授教，與吾爲使廣嚴城。

於是菴園會上，勅喚文殊：『勞君暫起於花臺，聽我今朝救命。吾爲維摩大士，染疾毗耶，金粟上人，見眠方丈，會中有八千菩薩，筵中見五百個聞聲，從頭而告，盡遍差至佛，而無人敢去。舍利子，聰明第一，陳情而若不堪任；迦葉，是德行最尊，推辭而爲年老邁。十人告盡，咸稱怕見維摩；一會遍差，差着者怕於居士。吾又見告於彌勒，兼及持世上人，光嚴則辭退千般，善德乃求哀萬種。堪爲使命，須是文殊；敵論維摩，難借妙德。汝今與吾爲使，親往毗耶，詰病本之因由，陳金僊之懇意。汝看吾之面，勿更推辭；領師主之言，便須受教。況乃汝久成證覺，果滿三祇，爲七佛之祖師，作四生之慈父。來辭妙喜，助我化緣。下降娑婆，爾現於菩薩之相。你且身嚴瓔珞，光明而似月舒空；頂覆金冠，清淨而如蓮映水。一名超於法會，眾望難偕；詞辯迴播於筵中，五天讚說。慈悲之行，廣布該三途六道之中；救苦之心，遍施散三千界之刹內。當生之日，瑞相十般，表菩薩之最尊，彰大士之无比。而又眉彎春柳，

舒揚而宛轉芬芳；面若秋蟾，皎潔而光明晃耀。有如斯之德行，好對維摩，且爾許多威名，堪過丈室。況以居士見染纏痾，久語而上算，不任對論，多應虧汝。勿生辭退，便仰前行。傾大眾而速別菴園，逞威儀而早過方丈。龍神盡教引路，一件同行；人天總去相隨，兩邊圍繞。到彼見於居士，申達慈父之言；道吾憂念情深，故遣我來相問。」

佛有偈告讚文殊：

牟尼會上稱宣陳，問疾毗耶要顯真。受勅且希離法會，依言勿得有辭辛。
維摩丈室思吾切，臥病呻吟已半旬。望汝今朝知我意，權時作個慰安人。
又有偈告文殊曰：

八千菩薩眾難偕，盡道文殊足辯才。身作大僊師主久，名標三世號如來。
神通解滅邪山碎，智慧能銷障海摧。爲使與我過丈室，便須速去別花臺。
世尊會上告文殊，爲使今朝過丈室。傳吾意旨維摩處，申問慇懃勿得遲。
前來會裏眾聲聞，個個推辭言不去。皆陳大士維摩詰，盡道毗耶我不任。
眾中彌勒又推辭，筵內光嚴申懇款。八千大士无人去，五百聲聞沒一個。

汝今便請速排諧，萬一與吾爲使去。威儀一隊相隨逐，銜勅毗耶問淨名。菩薩身爲七佛師，久證功圓三世佛。親辭淨土來凡世，助我宣揚轉法輪。巍巍身若一金山，蕩蕩眾中无比對。眉分皎潔三秋月，臉寫芬芳九夏蓮。堪爲丈室慰安人，堪共維摩相對論，堪將大眾菴園去，堪作毗耶一使人。便依吾勅赴前程，便請如今別法會。若逢大士維摩詰，問取根由病所因。文殊德行十方聞，妙德神通百億悅。能摧外道皆歸正，能遣魔軍盡隱藏。依吾告命速前行，依我指蹤過丈室。慇懃問維摩去，巧着言詞問淨名。是時聖主振春雷，萬億龍神四面排。見道文殊親問病，人天會上喜哈哈（云）。此時便起當筵立，合掌顯然（二七）近寶臺。由讚淨名名稱煞，如何白佛也唱將來。

經云：『文殊師利乃至詣彼問疾。』

文殊蒙佛告勅，起立筵中，欲申師資之恩，謙讓自己之事，合十指掌，立在中，啓三界慈尊，問於會上。

文殊有偈白佛：

特蒙慈父會中宣，感激牟尼爭不專。自揣荒虛无辯海，度量智慧未周圓。金仁既遣過方丈，妙德須遵大覺僊。去卽不辭爲使去，幸憑聖力賜恩憐。

又有偈讚維摩：

方丈維摩足辯才，詞江浩浩泉難借。能談妙法邪山碎，解講眞經障海隈。六通每朝興教綱，三途長日救輪迴。雖爲居士同凡輩，心似秋蟾霧裏開。陳情謙讓，多爲使於毗耶；讚彼淨名，表上人之難對。聲聞五百，證八智中；菩薩三千，超十地於會上。文殊雖承聖旨，當日思忖千般：只擬辭於筵中，怕逆如來之語；只欲便於方丈，有恥眾內之高人；世尊若差我去時，今日定當室。

時文殊有偈：

旣蒙聖主遣慇懃，不敢推辭向會陳。銜勅定過方丈室，宣恩要見淨名尊。金冠動處祥光現，月面舒時瑞色新。此日聖賢皆總去，吾爲首領盡陪輪。文殊受佛告勅，起立花臺，整百寶之頭冠，動八珍之瓔珞，香風颯颯，搖以珊瑚；瑞色氤氳，惹珠衣而瀝瀝。『適蒙慈悲聖主，會上宣揚大覺，牟尼筵。

語。千般讚歎，何以勝當？百種談論，實斯悚惕。世尊遣教爲使，往問維摩。彼上之人，難爲酬對；況文殊雖居菩薩之位，理未通和，於佛會之中，言非出眾。世尊勅交爲使，不敢退辭。銜佛命而多恐不任，仗聖力而必應去得。伏以維摩居士，具四般之才辯，告以難偕，現廣大之神通，鹵莽不易。深達實相，善契諸佛之心；無滯詞峯，法式菩薩之語。總持祕密，无不通和，上中下類之音，悉皆盡會。今我若自往問，實愧不任；須仗聖威，然乃去得。』由是文殊受勅，大眾忻然。菴園草草，盡商量隨從文殊過丈室。

文殊啓白慈悲主，蒙佛會中盡告語。教往毗耶問淨名，自慚詞淺如何去。世尊處分苦丁寧，不敢筵中陳懇素。若遣毗耶問淨名，遙憑大聖垂加護。維摩詰，金粟主，四智三身功久具。若遣須教問淨名，遙憑大聖垂加護。辯才無礙是維摩，深入諸佛之意趣。問疾毗耶恐不任，遙憑大聖垂加護。世尊會上特申宣，遣往毗耶方丈去。對敵維摩恐不任，須憑大聖垂加護。我今藝解實非堪，枉受如來垂蔭覆。問疾毗耶恐不任，遙憑大聖垂加護。金粟尊，號調御，示現白衣毗耶住。旣沐如來教問時，遙憑大聖垂加護。

往毗耶，辭化主，逡巡卽是登途去。今朝銜勅問維摩，遙憑大聖垂加護。既蒙聖主遣慇懃，今日當爲問疾人。銜勅定應離法會，捧恩須是往宣陳。此時對論除迷執，這遍談揚顯正眞。必使天龍開道眼，教伊八部悟深因。文殊會上啓情懷，遙讚維摩足辯才。此卽定應銜勅去，全須仗託我如來。聲聞會裏喧喧鬧，菩薩筵中浩浩催。雖乃未離於聖主，何人論說唱將來。

【題解】

變文，亦稱俗文，乃唐代之民間文學，隨印度佛教文學之翻譯與夫佛教徒廣傳教義而產生。

其體製，韻文與散文合組，開宋元以後寶卷與彈詞之先聲。其作品，就敦煌石室所發現者而言，約分爲佛經與非佛經兩種。茲節錄維摩詰經變文文殊問疾，以見唐代文學之另一面目。維摩詰，簡稱維摩，菩薩名。其義爲淨名：淨者，言清淨無垢也；名者，言聲名遠布也。經二卷，有三譯本，以吳支謙譯爲最古。文殊，文殊師利之簡稱，亦作曼殊室利、文殊尸利，菩薩名。慧遠音義：「文殊師利，正云曼殊室利。言曼殊者，此云妙也；室利者，德也。」文殊在佛教中常與普賢並稱，侍釋迦如來之左而司知慧，在菩薩中位置甚高。

【作者略歷】

原作者姓氏不詳。

【注釋】

〔一〕聲聞，梵語，爲佛之小乘法中弟子，聞佛之聲教，悟四諦之理，斷見思之惑，而入於涅槃者也。是謂佛道中之最下根。

〔二〕眞乘，眞實之教法。

〔三〕毘耶，卽毘耶離城，維摩居士所居處。

〔四〕相傳維摩居士之前身為金粟如來，故云。〔五〕舍利子，即舍利弗，或譯舍利弗多羅，為佛弟子中最重用之一人，聰明有才辯。〔六〕迦葉，摩訶迦葉，為佛十大弟子之一。〔七〕彌勒，菩薩名，佛經言彌勒為將來繼釋迦而起之佛。〔八〕持世上人，菩薩名，秦羅什譯有持世經。〔九〕光嚴即光嚴童子，見維摩詰經變文第二十卷。〔一〇〕善德，菩薩名。〔一一〕三祇，為三阿僧祇劫之略，菩薩修行之年時。凡菩薩，須在三阿僧祇劫間，修六度之行，更於百劫間修感三十二相之福業，乃成佛。〔一二〕七佛，謂維衛佛、式佛、隨棄佛、拘留秦佛、拘那含牟尼佛、迦葉佛、釋迦牟尼佛。〔一三〕四生，謂胎生、卵生、濕生、化生，即一切眾生。〔一四〕娑婆，即娑婆世界之略語，即佛教所謂大千世界也。〔一五〕五天，為佛家五天竺之稱，指五印度而言。〔一六〕哈，尸牙，陰平；音咳。哈哈，喜笑貌。〔一七〕顯然，猶昂然。

三七 秦婦吟

韋莊

中和癸卯〔一〕春三月，洛陽城外花如雪。東西南北路人絕，綠楊悄悄香塵滅。路傍忽見如花人，獨向綠楊陰下歇。鳳側鶯歌鬢腳斜，紅攢翠〔二〕斂眉心折。借問：『女郎何處來？』含顰欲語聲先咽。迴頭斂袂謝行人：『喪亂漂淪何堪說？三年

陷賊留秦地，

『前年庚

。忽看門外起

面官軍入，擬

與主父〔八〕乘

。扶羸攜幼競

婦咸相湊〔一七〕

九天，十二官

重圍，宦者流

泉沸，處處冤

『東隣有

。旋抽金線學

女真仙子，一

，斜袒半肩欲

媒新納聘，琉璃階上不聞行，翡翠簾前空見影。忽看庭際刀刃鳴，身首支離〔一七〕在俄頃。仰天掩面哭一聲，女弟女兄〔一八〕同入井。北隣少婦行相促，旋解雲鬟拭眉綠，已聞擊托〔一九〕壞高門，不覺攀緣上重屋。須臾四面火光來，欲下迴梯梯又擢；烟中大叫猶求救，梁上懸屍已作灰。妾身幸得全刀鋸，不敢踟躕〔二〇〕久迴顧。旋梳蟬鬢逐軍行，強展蛾眉出門去；舊里從茲不得歸，六親〔二一〕自此無尋處！

『一從陷賊經三載，終日驚憂心膽碎。夜臥千重劍戟圍，朝餐一味人肝膾。鴛鴦縱入豈成歡，寶貨雖多非所愛。蓬頭面垢眉猶赤，幾轉橫波看不得。衣裳顛倒語言異，面上誇功雕作字。柏臺〔二二〕多半是狐精，蘭省〔二三〕諸郎皆鼠魅。還將短髮戴華簪〔二四〕，不脫朝衣纏繡被。翻持象笏〔二五〕作三公，倒佩金魚爲兩史〔二六〕。朝聞奏對入朝堂，暮見喧呼來酒市。』

『一朝五鼓人驚起，叫嘯喧爭如竊議：「夜來探馬入皇城，昨日官軍收赤水〔二七〕。』赤水去城一百里，朝若來兮暮應至。兇徒馬上暗吞聲；女伴閨中潛色喜：皆言冤憤此時銷，必謂妖徒今日死。逡巡走馬傳聲急，又道軍前〔二八〕全陣入，大彭小彭〔二九〕相顧憂，二郎四郎抱鞍泣。汎汎數日無消息，必謂軍前已銜璧〔三〇〕；簸旗掉

劍卻來歸，又道官軍悉敗績。

『四面從茲多厄東，一斗黃金一斗粟；尙讓廚中食木皮^{〔三二〕}，黃巢^{〔三三〕}機上割人肉。東南斷絕無糧道，溝壑漸平人漸少。六軍門^{〔三四〕}外倚殭屍，七架營^{〔三五〕}中填餓殍。長安寂寂今何有？廢市荒街麥苗秀。採樵斫盡杏園花，修寨誅殘御溝柳。華軒繡縠皆銷散，甲第朱門無一半；含元殿^{〔三六〕}上狐兔行，花萼樓^{〔三七〕}前荆棘滿。昔時繁盛皆埋沒，舉目淒涼無故物。內庫燒爲錦繡灰，天街踏盡公卿骨！

『來時曉出城東陌，城外風烟如塞色；路傍時見遊奕軍^{〔三八〕}，坡下寂無迎送客。霸陵^{〔三九〕}東望人烟絕，樹鎖驪山金翠^{〔四〇〕}滅。大道俱成棘子林，行人夜宿長安月。明朝曉至三峯路，百萬人家無一戶，破落田園但有蒿，摧殘竹樹皆無主。路旁試問金天神^{〔四一〕}，金天無語愁於人，廟中古柏有殘枿，殿上金爐生暗塵：「一從狂寇陷中國，天地晦冥風雨黑，案前神水呪不成，壁上陰兵驅不得。閑日徒歎奠饗恩，危時不助神通力。我今媿惡拙爲神，且向山中深避匿。寰中簫管不曾聞，筵上犧牲無處覓。旋教魘鬼傍鄉村，誅剝生靈過朝夕。」妾聞此語愁更愁，天遣時災非自由。神在山中猶避難；何須責望東諸侯^{〔四二〕}。

『前年又出楊震關〔四二〕，舉頭雲際見荆山〔四三〕，如從地府到人間，頓覺時清天地閑。陝州主帥〔四四〕忠且貞，不動干戈惟守城；蒲津主帥〔四五〕能戢兵，千里晏然無戈聲。朝攜寶貨無人問，暮插金釵唯獨行。』

『明朝又過新安〔四六〕東，路上乞漿逢一翁，蒼蒼面帶苔蘚色，隱隱身藏蓬荻中。問：「翁本是何鄉曲，底事寒天霜露宿？」老翁蹙起欲陳詞，卻坐支頤仰天哭：「鄉園本貫東畿〔四七〕縣，歲歲耕桑臨近甸〔四八〕；歲種良田二百廛〔四九〕，年輸戶稅三十萬。小姑慣織褐絁袍，中婦能炊紅黍飯。千間倉兮萬斯箱，黃巢過後猶殘半。自從洛下屯師旅，日夜巡兵入村塢，匣中秋水拔青蛇〔五〇〕，旗上高風吹白虎。入門下馬若旋風，罄室傾囊如捲土。家財既盡骨肉離，今日垂垂一身苦。一身苦兮何足嗟，山中更有千萬家，朝飢山草尋蓬子，夜宿霜中臥荻花！」妾聞此翁傷心語，竟日闌干〔五一〕淚如雨；出門惟見亂梟鳴，更欲東奔何處所？仍聞汴洛舟車絕，又道彭門〔五二〕自相殺。野色徒銷戰士魂，河津半是冤人血。』

『適聞有客金陵至，見說江南風景異，自從大寇犯中原，戎馬不曾生四鄙。誅鋤竊盜若神功，惠愛生靈如赤子。城壕固護教金湯〔五三〕，賦稅如雲送軍壘。奈何四』

海盡滔滔，滿然一境平如砥！避難徒爲闕下人，懷安卻羨江南鬼。願君舉棹東復東，詠此長歌獻相公〔五四〕。

【題解】

秦婦吟，韋莊感時傷事，托秦婦紀黃巢亂事之敘事詩也。孔光憲北夢瑣言卷六：「蜀相韋莊

應舉時，遇黃巢犯闕，著秦婦吟一篇。內一聯云：「內庫燒爲錦繡灰，天街踏盡公卿骨。」爾後公卿亦多垂牙，莊乃諱之，時人號爲秦婦吟秀才。他日撰家戒，內不許垂秦婦吟帳子。以此止謗，亦無及也。」是此詩當時盛爲流行。惟因避忌，不載浣花集，致久經亡佚。近年敦煌石室發現藏書，海寧王國維移書法伯希和教授，傳寫足本，此珍貴之詩始得復見於世。

【作者略歷】

韋莊，字端己，五代蜀京兆杜陵人。少孤貧，力學，才敏過人。應舉時值黃巢之亂，

寓居洛中，作秦婦吟以記其事。旋客金陵，復由金陵而越而贛而楚。景福二年，還京應舉，次年改元乾寧，第進士。釋褐，補校書郎。李詢宣諭西川，舉莊爲判官。後王建辟爲掌書記。尋徵起居郎，建表留之。及建開蜀，頗多倚重，一時郊廟之禮及冊書、詔令，皆出莊手。以功授吏部侍郎，同平章事。然莊身在蜀而心不忘唐，故其詩詞多惓惓故國之思。又身經寇亂，開關頓蹟，流離漂泊，寓目緣情，寄之於吟咏者，亦頗能感動時人。所著詩有浣花集，詞則散見花間、尊前等集。

【注釋】

〔一〕中和，唐僖宗年號。癸卯，中和三年也。〔二〕攢，聚也。翠，貞明五年安友盛寫本作

黛。〔三〕依稀，猶髣髴也。〔四〕庚子，唐僖宗廣明元年。〔五〕通鑑：『廣明元年十二月庚辰朔，張承範等率神策軍至潼關。』〔六〕通鑑胡注：『穆宗長慶二年，李寰以博野兵三千歸京師，留戍鳳翔，名博野軍。』〔七〕時潼關駐兵有張承範與齊克讓軍，皆糧絕，士無鬪志。壬午，賊攻關，關兵皆潰，承範以身免。〔八〕主父，妾對夫之稱。〔九〕紫蓋，指天子。宋書符瑞志：『漢書：術士言黃旗紫蓋見於牛斗之間，江東有天子氣。』蒙塵，謂天子失位，奔走四方也。左傳僖公二十四年：『天子蒙塵於外，敢不奔問官守？』舊唐書僖宗紀：『廣明元年十二月，賊據潼關，上與諸王妃后數百騎自子城由含光殿金光門出，幸山南。』

〔一〇〕通鑑：『是日，黃巢前鋒軍抵關下，白旗滿野，不見其際。』〔一一〕湊，聚也。〔一二〕長安志：『皇城中南北七街，東西五街。』烘洞，煙火貌。〔一三〕脈脈，相視貌。〔一四〕後漢書宦者列傳云：『宦者四星，在帝之側。』流星，爲貴使星。見後漢書天文志。〔一五〕台星，卽三台星，古時以比三公。〔一六〕把，安友盛寫本作把，手帕也。〔一七〕支離，分散貌。〔一八〕女弟爲妹，女兄爲姊。〔一九〕托，同拓，擊也。〔二〇〕踟躕，猶徘徊也。〔二一〕父子、兄弟、夫婦，曰六親。詳見漢書賈誼傳注。〔二二〕柏臺，卽御史臺。漢時御史府中列柏樹，後世因稱之。〔二三〕蘭省，卽蘭臺，掌圖籍祕書。〔二四〕華簪，貴重之飾物也。〔二五〕象牙，象牙製之手版也。〔二六〕金魚，佩飾也。唐書輿服志：『三品以上，佩魚用金。』兩史，柏臺、蘭省也。〔二七〕赤水，在甘肅省武威縣。〔二八〕軍前，安友盛寫本作官

軍。〔一九〕大彭小彭，或謂賊將時溥、秦彥。〔三〇〕古時國君出降，與櫛銜璧。見左傳僖公六年。〔三

一〕尚讓，山東濮州人。黃巢僭位，以爲相。時巢軍中乏糧，故云食木皮。〔三二〕黃巢，窻旬人。僖宗時

，王仙芝作亂，巢應之。仙芝敗死，巢代領其眾，取洛陽，破潼關，陷長安，稱齊帝。後爲李克用所敗，自

劉死。〔三三〕六軍門，指左右羽林軍、左右龍武軍、左右神策軍也。〔三四〕長安志有七架亭，在禁苑中

，去宮城十三里。未知是否。〔三五〕長安志：『丹鳳門內當中正殿曰含元殿。』〔三六〕唐書讓皇帝傳：

『先天後，以隆慶舊邸爲興慶宮，於宮內西南置樓，其西署曰「花萼相輝之樓」。』〔三七〕遊突軍，即巡

弋之兵。〔三八〕霸陵，在陝西長安縣東七十里。〔三九〕驪山，在陝西臨潼縣東南。翠，巴黎圖書館藏殘

本作鼠。〔四〇〕金天神，華山之神。〔四一〕東諸侯，疑指淮南節度使曹駢等。〔四二〕楊震關，謂潼關

。震，後漢華陰人，字伯起。明經博覽，生徒甚眾。諸儒爲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四三〕荆山，

在陝西富平縣西南。〔四四〕陝州，即今河南陝縣。時統，陝觀察使爲王重盈，殆即指其人。〔四五〕蒲津

，亦稱蒲坂津，黃河津渡處。上有關，謂之蒲津關。主帥，謂王重榮與李都，降賊，受僞職。〔四六〕新安

，即今河南新安縣。〔四七〕唐書：『置東畿觀察使，領鄭、懷、汝、陝四州。』〔四八〕甸，畿甸也。

〔四九〕田百畝曰廩。〔五〇〕秋水與青蛇，均指劍。越絕書：『太阿之劍，其色如秋水。』郭元振寶劍篇：

『精光黯黯青蛇色。』〔五一〕蘭干，眼眶也。〔五二〕彭門，未知所在。〔五三〕漢書蒯通傳：『金城湯

池，不可攻也。』注：『金喻堅，湯喻沸熱不可近。』〔五四〕相公，王國維以爲指當時鎮潤州之周寶。

三八 陷虜記

胡 嶠

自幽州〔一〕西北入居庸關〔二〕，明日，又西北入石門關〔三〕，關路崖狹，一夫可以當百，此中國控扼契丹之險也。又三日，至可汗州〔四〕，南望五臺山〔五〕，其一峯最高者，東臺也。又三日，至新武州〔六〕，西北行五十里，有雞鳴山；云唐太宗北伐，聞雞鳴於此，因以名山。明日，入永定關〔七〕，此唐故關也。又四日，至歸化州〔八〕。又三日，登天嶺〔九〕。嶺東西連亘，有路北下。四顧冥然，黃雲白草，不可窮極。契丹謂嶠曰：『此辭鄉嶺也！可一南望而爲永訣。』同行者皆慟哭，往往絕而復蘇。

又行三四日，至黑榆林。時七月，寒如深冬。又明日，入斜谷〔一〇〕。谷長五十里，高崖峻谷，仰不見日，而寒尤甚。已出谷，得平地，氣稍溫。又行二日，渡湟水〔一一〕；又明日，渡黑水〔一二〕；又二日，至湯城淀〔一三〕，地氣最溫，契丹苦大寒，

則就溫於此。其水泉清冷，草輒如茸，可藉以寢，而多異花，記其二種：一曰旱金，大如掌，金色燦人；一曰青囊，如中國金燈而色類藍，可愛。又二日，至儀坤州，渡麝香河〔二四〕。自幽州至此，無里堠〔二五〕，其所向不知爲南北。

又二日，至赤崖〔二六〕。蕭翰與兀欲〔二七〕相及，遂及述律戰於沙河〔二八〕。述律兵敗而北，兀欲追至獨樹渡，遂囚述律於撲馬山。又行三日，遂至上京〔二九〕，所謂西樓〔三〇〕也。西樓有邑屋市肆，交易無錢而用布，有綾錦諸工作，宦者、翰林、伎術、教坊、角觝、秀才、僧尼、道士等皆中國人，而并、汾、幽、薊之人尤多。

自上京東去四十里，至眞珠寨，始食菜。明日，東行，地勢漸高；西望平地松林，鬱然數十里。遂入平川〔三一〕，多草木，始食西瓜；云契丹破回紇，得此種，以牛糞覆棚而種，大如中國冬瓜，而味甘。又東行，至裏潭〔三二〕，始有柳，而水草豐美；有息雞草，尤美，而本大，馬食不過十本而飽。

自裏潭入大山〔三三〕，行十餘日而出；過一大林，長二三里，皆蕪蕘，枝葉有芒刺如箭羽。其地皆無草，兀欲時卓帳於此，會諸部人葬德光。自此西南行，日六十里；行七日，至大山門。兩高山相去一里，而長松豐草，珍禽野卉；有屋室碑石，

曰陵所也。兀欲入祭，諸部大人惟執祭器者得入，入而門闔。明日，開門，曰「拋蓋」，禮畢。問其禮，皆祕不肯言。嶠所目見囚述律、葬德光等事，與中國所記差異。已而翰得罪被鎖，嶠與部曲東之福州三四，福州，翰所治也。嶠等東行過一山；名十三山，云此西南去幽州二千里。又東行數日，過衛州；有居人三千餘家，乃契丹所虜中國衛州人，築城而居之。

嶠至福州，而契丹多憐嶠，教嶠逃歸。……嶠歸，錄以爲陷虜記云。

【題解】

五代時，契丹主耶律德光既滅石晉，乃以其將蕭翰爲宣武軍節度使，守汴，而自率其眾北歸

，行至欒城病卒。其兄東丹王突欲之子兀欲，時爲永康王，在軍，遂入鎮州而自立。翰聞變，棄汴逃歸。胡嶠時爲翰掌書記，隨入契丹。德光之母述律氏，不欲立兀欲，乃率兵逆之，相距於石橋。述律部下多亡歸兀欲，兀欲遂囚其祖母述律氏於祖州。祖州，契丹主阿保機墓所也。已而翰妻告翰謀反，翰見殺，嶠無所依。凡居虜中七年，當周廣順三年，乃逃歸中國，述其所見山川、道里、人情、物產之概梗，以爲陷虜記，歐陽修撰五代史，採入四夷附錄。此文卽其節篇也。

【作者略歷】

胡嶠，五代時人，嘗爲同州郃陽令。石晉亡，嶠爲契丹將蕭翰掌書記，後隨入契丹。

契丹人教之歸，謂嶠曰：「夷狄之人，豈能勝中國，然晉所以敗者，主暗而臣不忠。子歸，語漢人，努力事

其主

北。

，爲

新保

州，

〔九〕

多榆

黑水

述律

。古

今熱

始製

南。

京亦曰臨潢府，初名漢城，卽今熱河阿魯科爾沁旗南之波羅城也。〔二〇〕西樓，在臨潢西南三十里祖州地。
〔二一〕平川，在上京東百餘里。〔二二〕裏，弓一么，上，音鳥。裏潭，疑卽大布蘇圖泊。〔二三〕大山，冷陁山也。〔二四〕福州，當在熱河喀爾喀左翼東界，其地與關東接壤，故易逃歸。

三九 平邊策

王朴

唐〔一〕失道而失吳〔二〕、蜀〔三〕，晉〔四〕失道而失幽、并〔五〕；觀所以失之由，知所以平之術。當失之時，君暗〔六〕政亂，兵驕民困，近者奸於內，遠者叛於外；小不制而至於僭，大不制而至於濫；天下離心，人不用命。吳、蜀乘其亂而竊其號〔七〕，幽、并乘其閒而據其地。平之之術，在乎反唐、晉之失而已。必先進賢退不肖，以清其時；用能去不能，以審其才；恩信號令，以結其心；賞功罰罪，以盡其力；恭儉節用，以豐其財；徭役以時，以阜其民。俟其倉廩實，器用備，人可用而舉之。彼方之民，知我政化大行，上下同心，力强財足，人安將和，有必取之勢，則知彼情狀者，願爲之間諜；知彼山川者，願爲之先導。彼民與此民之心同，是

與天意同；與天意同，則無不成之功。

攻取之道，從易者始。當今惟吳易圖：東至海，南至江，〔八〕可撓之地二千里。從少備之處先撓之：備東則撓西，備西則撓東，彼必奔走以救其弊。奔走之間，可以知彼之虛實，眾之強弱；攻虛擊弱，則所向無前矣。勿大舉，但以輕兵撓之。彼人怯弱，知我師入其地，必大發以來應；數大發，則民困而國竭；一不大發，則我獲其利。彼竭我利，則江北諸州，乃國家之所有也。既得江北，則用彼之民，揚我之兵，江之南，亦不難平也。如此，則用力少而收功多。得吳則桂、廣〔九〕皆爲內臣，岷、蜀可飛書而召之；如不至，則四面並進，席捲而蜀平矣。吳、蜀平，幽可望風而至。唯并必死之寇〔一〇〕，不可以恩信誘，必須以強兵攻；力已竭，氣已喪，不足以爲邊患，可爲後圖。

方今兵力精練，器用具備，羣下知法，諸將用命；一稔之後，可以平邊。臣，書生也，不足以講大事，至於不達大體，不合機變。惟陛下寬之！

【題解】

五代擾攘，諸國分裂，至周世宗即位，始慨然有平一天下之志。嘗命文學之士徐台符等二十

餘人，各撰策論一首，以試其才。王朴在選中，因上平邊策，陳攻守之要。是時後周奄有今河南、山東、陝

西、甘肅、湖北及河北南部、安徽北部之地；李璟則稱帝於吳，孟昶則負固於蜀，遂則窺伺於幽，劉承鈞則稱強於并；皆後周之邊患也。朴之策，以爲攘外須先安內；攻取當從易者始，先吳、蜀，次幽、并。如此，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策，文體名，奏議之屬。有對策與射策之分。文心雕龍議對曰：『對策者，應詔而陳政也；射策者，探事而獻說也。』此屬於前者。參閱第二冊論貴衆疏課「題解」。

【作者略歷】

王朴，字文伯，五代東平人。仕後周。世宗卽位，遷比部郎中，上平邊策，世宗納而用之。先伐吳，繼伐遼，所向披靡。未幾，得疾卒；國亦旋亡。朴爲人明敏，多才智，並通陰陽律曆之學；嘗奉詔考正雅樂。累官樞密使。年五十四卒。葉夢得避暑錄話謂五代梁、唐、晉、漢四世，人才無一可道者；至周世宗得王朴佐之，李穀之徒，遂以類至，鬱然有治平之象。其爲後人所稱服如此。

【注釋】

〔一〕李存勳，沙陀人，本姓朱邪，祖赤心有功於唐，賜姓李，名國昌。父克用，爲唐河東節度使，封晉王，臨死以三矢授存勳曰：『報梁、燕、契丹之仇！』存勳北卻契丹，東滅燕，又滅梁，遂卽帝位，國號唐，史稱後唐。〔二〕唐末，合肥人楊行密起兵據廬州，唐卽以行密爲節度使，後攻取揚州，唐封之爲吳王。行密卒，子溥立，徐知誥弑之，立溥弟隆演；隆演卒，立隆演弟溥；旋廢溥自稱帝，國號唐，史稱南唐。〔三〕王建據四川稱帝，國號蜀，史稱前蜀；後唐滅之，以孟知祥爲節度使，旋稱帝，史稱後蜀。〔四〕石敬瑭初臣後唐，守晉陽，後借契丹兵滅後唐，契丹立之爲晉帝，因割燕、薊十六州賂之。史稱後晉。

，亦稱石晉。〔五〕幽，指燕、薊等割贈契丹之地；并，指劉崇。崇爲後漢劉知遠之弟。知遠初臣於後唐，後臣於後晉；晉亡，遂稱帝，史稱後漢。崇仕後漢爲太原尹；及後周代後漢，崇稱帝於太原，史稱北漢。〔六〕指後唐主李從珂、後晉主石重貴。〔七〕指南唐徐知誥、後蜀孟知祥。按徐知誥，本姓李，稱帝後復本姓，改名昇。〔八〕時南唐地最廣，有今江蘇、安徽、江西、湖南、福建及湖北之半。〔九〕指廣西、廣東。桂，初屬楚王馬氏。後併於南唐；廣，屬南漢劉氏。〔一〇〕北漢劉崇與遼相結，士馬精強，拒絕臣周。

四〇 唐五代詞十二首

菩薩蠻 〔一〕

李白

平林漠漠烟如織，寒山一帶傷心碧。暝色入高樓，有人樓上愁。玉階空佇立，宿鳥歸飛急。何處是歸程？長亭更短亭。

憶秦娥 〔二〕

前人

簫聲咽，秦娥夢斷秦樓月 〔三〕；秦樓月，年年柳色，灞陵 〔四〕傷別。樂遊原

〔五〕上清秋節，咸陽古道音塵絕；音塵絕，西風殘照，漢家陵闕。

漁父

張志和

西塞山〔六〕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

更漏子

溫庭筠

玉鑪香，紅蠟淚，偏照畫堂秋思。眉翠薄，鬢雲殘，夜長衾枕寒。梧桐樹，三更雨，不道離情正苦！一葉葉，一聲聲，空階滴到明。

菩薩蠻

前人

玉樓明月長相憶，柳絲嫋娜春無力。門外草萋萋，送君聞馬嘶。書羅金翡翠，香燭銷成淚。花落子規啼，綠窗殘夢迷。

謁金門

韋莊

春雨足，染就一溪新綠。柳外飛來雙羽玉〔七〕，弄晴相對浴。樓外翠簾高軸〔八〕，倚徧闌干幾曲。雲淡水平煙樹簇，寸心千里目。

蝶戀花

馮延巳

幾日行雲何處去？忘了歸來，不道春將暮。百草千花寒食路，香車繫在誰家樹？
淚眼倚樓頻獨語：『雙燕飛來，陌上相逢否？』撩亂春愁如柳絮，悠悠夢裏無尋處。

謁金門

前人

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閒引鴛鴦芳徑裏，手按紅杏蕊。鬪鴨闌干獨倚；碧玉搔頭斜墜。終日望君君不至，舉頭聞鵲喜。

山花子〔九〕

李璟

菡萏香銷翠葉殘，西風愁起綠波間，還與韶〔一〇〕光共憔悴，不堪看！
細雨夢

還雞塞「一」遠；小樓吹徹玉笙寒。多少淚珠何限恨「二」，倚闌干。

相見歡

李煜

無言獨立西樓，月如鉤，寂寞梧桐深院鎖清秋。剪不斷，理還亂，是離愁，
——別是一般滋味在心頭！

浪淘沙

前人

簾外雨潺潺，春意闌珊。羅衾不耐五更寒；夢裏不知身是客，一晌貪歡！獨
自莫「三」凭欄，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

虞美人

前人

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雕
闌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題解】

詞，創始於唐，肇衍於五代，而大成於兩宋；調有定格，字有定聲，實爲古樂府之遺，唐玄

肅開新興之合樂歌詞也。後人以其形式上異於字句整齊之詩，亦謂之長短句。唐代所以產生此種新興歌詞，胡適以爲：『唐代的樂府歌詞，先是和樂曲分離的：詩人自作律絕詩，而樂工伶人譜爲樂歌。中唐以後，歌詞與樂曲漸漸接近：詩人取現成的樂曲，依其曲拍，作爲歌詞，遂成長短句。』此就文士采取伶工歌女所唱歌詞之曲調而言，實則此種新興樂曲歌詞之興起，與胡樂之輸入亦有密切之關係，學者亦不可不知也。詞家，在唐代首稱李白，其菩薩蠻、憶秦娥二詞，前人推爲詞祖，但亦有謂爲後人假托者。其次爲張子和，所留詞雖不多，要爲後人寄情江湖閒適者所宗。再次溫庭筠首以詞集稱，乃專志於詞者，其影響於後人尤大。惟自唐至五代，多爲體段較小之短詞，古人謂之小令。且歌詞內容，大抵甚簡單，類多相思、別離、醉歌、綺語，即有所寄托，而亦以豔情出之。至南唐後主李煜與馮延巳出，詞之眼界始大，內容始豐富，一變伶工之詞而爲士大夫之新作。茲選李、張、溫、韋、馮及南唐二主小詞十二首如上。

【作者略歷】

李白，生平見唐詩二課。張志和，字子同，唐金華人。年十六，擢明經第，以策干

肅宗，命待詔翰林，授左金吾衛錄事參軍。後坐事貶南浦尉，赦還。居江湖，往來苕、霅間，自稱煙波釣徒，又號玄真子。溫庭筠，本名岐，字飛卿，唐太原人。嘗官方山尉，再遷隋縣尉。爲人不修邊幅，終身放

蕩潦倒。性解音律，工造語，能逐絃吹之音，爲側豔之詞。生平專力於詞，故造詣極深，爲有詞以來第一人，以詞名家者。嘗自創南歌子、河瀆神、訴衷情、思帝鄉、河傳、荷葉杯、蕃女怨、歸國遙寄詞調，參差緩急

均有法度。其詞極長短錯綜之致，而出辭都雅，尤有怨悱不亂之遺意。黃昇花菴詞選稱『飛卿詞極流麗，宜爲花間集之冠。』著有握蘭集、金荃集。集已不存，作品散見於花間集及其他選本。章莊，生平見秦婦吟。馮延巳，一名延嗣，字正中，五代南唐廣陵人。累官中書侍郎左僕射同平章事，卒諡忠肅。善爲詞，纏綿敦厚，有飛卿之長而無其失。宋陳世修序其集，稱『馮公樂府，思深詞麗，韻逸調新』，王國維人間詞話謂『馮正中雖不失五代風格，而堂廡特大，開有宋一代風氣』。著有陽春錄。李璟，字伯玉，爲南唐中主，初稱帝，後脅於周世宗兵威，乃去帝號，奉周正朔，稱唐國主。在位十九年，廟號元宗。所爲詞，以山花子兩首最爲人所稱。李煜，字重光，爲南唐中主璟第六子，史稱南唐後主是也。周世宗建隆二年嗣位，在位十五年。宋太祖開寶八年，太祖遣將曹彬攻下金陵，煜出降，南唐遂亡。至京，太祖封爲違命侯，後不爲太宗所容，賜牽機藥而死。煜生長富貴，未亡國之前，寄情聲色，所爲詞，筆意馨逸；入宋以後，乃以悲哀之詞寫淒涼之身世，其詞悽然欲絕，別爲一類。惟情雖不同，而自寫襟抱，流利宛轉，則前後如一。王國維人間詞話稱：『詞至李後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變伶工之詞而爲士大夫之詞。』蓋其詞不但集五代之大成，且爲後人開闢一新意境焉。著有李後主集。

【注釋】

〔一〕菩薩蠻，詞牌名，取義於女蠻國人頭部之裝飾。詞調始於唐大中初，故後人據以斷此詞爲後人之依托。然湘山野錄則謂爲李白所撰，其言云：『此詞寫於鼎州滄水驛，不知何人所作，魏道輔見而

愛之。後至長沙，得古風集於曾子宣內翰家，乃知太白所誤。又詞題例以詞牌名爲之，實非題也。以下更漏子等同。蓋詞本依曲拍或歌詞而成，作者例以已成曲拍或歌詞之名爲名。此風自唐中葉至北宋晏歐諸家，均因襲不改，故詞例不別標題目。此種詞調，不是一人一時之作，乃漸積而成，清康熙朝撰欽定詞譜，所收多至八百二十六調，二千三百零六體。至其取名之意，有可考，有不可考；即其可考者，亦多附會而難信。

〔一〕詞題亦有取本詞者，蓋首創者爲之。本篇及下漁父皆其例。〔三〕此用秦穆公女弄玉故事。列仙傳：「簫史者，秦穆公時人，善吹簫。穆公女弄玉好之，公妻焉，乃爲弄玉作鳳凰臺。一旦夫妻隨鳳飛去。」

〔四〕灞陵，即灞橋，古沿用爲送別之地，在今陝西西安市。〔五〕樂遊原，在今陝西西安市。《長安志：「樂遊原，居京城之最高，四望寬敞，京城之內，俯視指掌。每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京城士女咸就此登賞祓禊。」〔六〕西塞山，在浙江吳興縣西。《西吳記：「湖州慈湖鎮道士磯，即西塞山。」〔七〕「雙羽玉」爲「雙玉羽」之倒置語，爲協韻也；意指白羽鳥。〔八〕高軸，謂高卷也。〔九〕山花子，一題攤破浣溪沙，爲中主賜樂部王感化者也。〔一〇〕韶，南唐書作容。〔一一〕雞塞，即雞鹿塞，在今綏遠鄂爾多斯右翼後旗。〔一二〕南唐書作簌簌淚珠多少恨。〔一三〕莫，通暮。

文章法則（各體文章作法）

一 題目

寫文章，第一先要一個題目。爲什麼？這有兩種用意：其一，消極的使讀者易於識別或便於稱說；其二，積極的使作者確定文章的主旨，集中寫作的注意。因爲文思之來，起伏飄忽，難以把握；而且不來則已，來則紛然雜陳，極易搖動作者的注意。作者如果在寫作之前，不先定下題目，寫起文章來，會感到惶惑不知所措的困難；不然，信筆所之，無所歸宿，也易犯文不對題的毛病。所以初學作文，第一件事先要定個題目。

或者以爲古人作文並無題目，後世所傳古書中的篇名，概是後人爲稱說或識別起見，隨意摘錄篇首二字所加；例如論語的學而、爲政，孟子的滕文公、盡心，莊子的馬蹄等等都是。可知作文固不必先定題目。這雖是事實，但古人作文不標題，並不是不用題目，特不過不把牠寫在紙上，心中何嘗沒有題目呢？所以爲初學練習

作文計，還是以先定題目爲是。

寫文章須先定題目，但命題不是容易的事。究竟怎樣才算是一個好題目呢？凡是好題目，不單牠的本身要好，還須注意牠對於作者和讀者的關係。所以先就題目的本身看，一個好題目必須符合於左列的條件：

- (1) 內容充實 題目空洞，初學難於着寫。
 - (2) 含義單純 題中夾有他念，文章不易統一。
 - (3) 範圍適度 範圍過寬泛，初學不知從何說起；過狹隘，易使學者受窘。
 - (4) 題意明顯 題意晦隱，易使學者認題不真。
 - (5) 題語新鮮 題語陳腐，引不起學者的注意與興趣。
- 題目的本身雖好，而或不合於作者的發表能力和興趣。所以其次要檢查牠是否合於作者的能力和興趣，而遵守以下的條件：
- (1) 爲作者所喜愛 藉此引起作者發表的動機。
 - (2) 合於作者的發表力 不至使學者在寫作時發生困難。
 - (3) 爲作者自信可以表達 利用自信心，以資鼓勵。

題目本身既好，同時又合於作者的條件，所謂好題目，差不多已能名副其實。但寫文章不是單供個人的發洩或寄託，還求他人的了解與同情。因此，命題時還得顧慮到讀者方面，而遵守左列的條件：

(1) 適合時機而能得讀者、聽者之同意的 這對於演講題尤爲重要，因爲不合時機的話，是少有人願聽或看的。

(2) 恰爲讀者、聽者所注意而樂於接受的 這在選演講題時亦極重要。

(3) 須爲讀者、聽者所能了解的 題語務須明白易解；否則引不起讀者、聽者的注意與興趣。爲完成此條件，命題時，對於題語又須注意左列的幾點：

(一) 題語不可用僻典 因隱僻難知，不能令人一目了然；如唐段成式西陽雜俎裏的天咫、玉格、壺史、貝編、諾皋記之類，絕不可用。

(二) 題語不可爲無意義的聯綴 因命意不易令人捉摸；如論古今中外新舊、東西南北之類，都不可用。

(三) 題語所示須與內容相符 如柳宗元永州六記中的始得西山宴遊記，

題中始、得、宴、遊四字，個個不可少；如任意省去一二字，文與題即不相合。不過習慣上命題，常不守這條條件，只籠統地寫了什麼記或什麼論；例如課文柳宗元永州六記中，除第一記題「始得西山宴遊記」，文題兩相符合外，其餘都只題某某記。同樣，辯論文的題目，如古文家的「高帝論」「李斯論」「六國論」等，更爲普通。擬題時，自不妨沿用。但爲顧慮到讀者的了解文意起見，所擬題語總以愈與文章內容相合愈好。

所擬的題目，如果在本身及作者、讀者三方面都能顧到，雖不能說盡善盡美，卻也能當得起一個好字了。

習題

- (1) 題目的作用爲何？
- (2) 怎樣才是好題目？
- (3) 試以秋爲對象擬三個題目。

二 主旨

有了題目，其次就要確定下一個作文的主旨。什麼是主旨？就是作者從題目上所選取的作爲全篇文章的中心思想。有了牠，作者可以據而選擇材料，進而支配材料，決定所用的體裁。不但如是。有了牠，在寫作進行的時候，作者可以明白文章的進度，可以知道寫作進行的方向，並且可以知道文章是否已達完成的程度。所以作者得了題目，經過相當思索之後，立刻就定下全篇的中心思想——主旨來。

主旨定自題目。題目有兩種：一種是題內只含有一點意思的；如「我爲什麼要進某某學校」「市場衰落的原因」「某君的嗜好」之類是。另一種是含有若干個同等的意思的；如「學校的教育」「國民的義務」「一幅美術畫」之類。題目如果屬於前一種，內容僅含一點意思，那可不發生困難，即直用那一點意思爲主旨而寫下就是了。如遇題目中含有同等的若干意思，初學寫作的大多就要認爲困難，不知道用那個意思更好些。其實，在一個題目所含若干的意思下，要說明採取那一個意思最好，那一個意思不行，那是不合理的，除非那教者挾有成見，才有偏重一面的情事。要知道，確定主旨是極自由的事，不但沒有一定的成規可依，也不當爲什麼不合理的成規所束縛。作者有了題目，正可大膽隨着自己的願望去選定。譬如以「一

幅美術畫」爲題，作者對之，以記述圖畫的景物爲主旨可，以說明畫的布局和設色的技巧爲主旨可，即以品評畫的價值爲主旨也無不可。總之，作者對於題目，自覺有什麼意思，就拿什麼意思作文章的主旨就是了，不必有什麼顧慮的。

話雖如此，在確定主旨時，卻也有應注意的事，就是一篇文章祇許含有一個主旨，不得夾有別的意思在內。因爲文章內所寫的雖不止一個意思，但其中除去作爲中心思想的以外，統是爲着中心思想而存在，用來說明或表述主旨的。曾國藩復陳右銘太守書裏說是「一篇之內，端緒不宜繁多。譬如萬山旁薄，必有主峯；龍袞九章，但挈一領。」就是指的這事。否則必至破壞文章的統一，有如曾氏在同一文內所說「首尾衡決，陳義蕪雜」了。

習題

- (1) 主旨有何用處？
- (2) 要怎樣去確定主旨？
- (3) 爲什麼一篇文章的主旨只許一不許二？

三 材料

主旨確定了，接着就是材料的問題。說到材料，有的須平日積貯，有的可臨時搜集。但前者是基本，後者不過是補助罷了。作者對於基本的材料，爲應用如意起見，平時須力求其豐富。其方法不外生活和讀書、思想、觀察四事：

生活要充實。無論是好的，足以使人欣喜愛戀，或是壞的，足以使人悲傷厭棄，都須深切玩味，獲得真情與實感。然後不寫則已，寫則敘述工作，就可表出工作的內力；抒發煩悶，就成爲切至的悲聲；讚美，則滿含春意；咒詛，則力顯深痛。這樣寫下來的作品，自然不同凡響。

其次是讀書。因爲一個人的精力與時間有限，無論如何，不能經驗一切，統知一切，所以實際上不能經驗或不可經驗的，不得不求助於讀書以爲補充。而且多讀優秀的文章，在運用語言文字的知能上，尤可得到一種好影響。古文家學文之法，如張裕釗主張『必諷誦之深且久，使吾之聲氣與古人訢合於無間，然後能深契自然之妙，而究極其能事』，曾國藩主張『深求韓公所謂與相如子雲同工者，熟讀而強探，長吟而反覆，使其氣若翔翥於虛無之表，其辭跌宕俊邁，而不可以方物』，而柳宗元自稱本之書、詩、禮、易以取其道，參之穀梁、孟、荀、老、莊、國語、離

騷、太史以爲之文。他們所以這樣重視讀文，目的也是爲着獲得一種好影響。可知讀書是一種積貯材料而且獲得運用語言文字的知能的好方法。

不過，讀書是思想的代用物，慣於代用物的使用，將失卻一己思想的能力。而且書本上的話，因爲有時間和地方的關係，不一定與此時此地的生活經驗或事物的真相相符合。所以平時在讀書的時候，還得用腦子去思索、比較，使之與新經驗相融化，將來才能充分地驅使牠。臨用時尤須細加思索，看牠是否與實際相符合，不然，即使讀得極多，記得極多，結果也不過變成一口書櫥或一架留聲機罷了。

單講思想，不求實際，結果或不免流於空想。所以除思想而外，還要用自己的眼睛去觀察那活的世界，使從書本上所得的材料都活了過來，從思想上得到的義理都得了實證。如此，平日所積貯的材料，自然日益豐富，而且不論直接得之於生活，或間接取之於書本，統變了自己的血與肉，足以愉快地供臨文時的驅使。

至於題目的內容如不爲作者所知或知而不詳，那得臨時參考有關係的書報，採取所需要的材料。不過所用的參考書報，須注意牠們的真實性。因爲除了專書而外，報章雜誌上的文章，類多依着作者的見解、趣味，經過一番選擇、裁剪，而改了

面目的。而且時有古今，地有南北，無論是生活或風尚，社會意識或政治思想，彼此都有相異的地方，不能執一以概其餘。

如果所要知道的問題或事實，在己既無所知，在書又無可考，要得相當的材料，只有用訪問的方法去徵求；或直接談話，求助於師友；或間接通信，向專家請益，希望從他們那裏得到滿意的答復。

還有關於社會問題的事件，在我國大多不會有人做過系統的研究。像這類材料的獲得，即用參考或訪問的方法有時也得不到相當的效果，那只有親自去調查並作統計的工夫。事雖極麻煩，然而卻是極有價值的。

習題

- (1) 材料怎樣才能日益豐富？
- (2) 材料之得於讀書的比那得於觀察的，那種好些？
- (3) 讀書、思索、觀察三者，對於材料的積貯，彼此有無連帶的關係？
- (4) 試述一己對於積貯材料的意見。

四 剪裁

所謂剪裁，就是從所有全部材料中加以選擇的意思。因為任何一個簡單的題目，如果略加思索，就會有無數情思浮現上來，非加剪裁，文章裏決包括不了這許多，也不應把一切都寫進去，爲着顯露本篇的主旨。而且作文有如建築房子一樣，必須看材料的性質與效用，妥爲支配，使棟梁各得其材，榱桷各得其用。這都有待於作者的剪裁的。

剪裁的標準有四：第一是「一致」，就是所剪裁的材料，一一都要與所定的主旨相合，不得夾有其他的分子，以破壞文章的統一。宋洪邁容齋隨筆卷四云：「韓文公送孟東野序云：『物不得其平則鳴。』然其文云：『在唐虞時，咎陶、禹，其善鳴者，而假之以鳴；夔，假於韶以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又云：『天將和其聲而使之鳴國家之盛。』然則非所謂不得其平也。』這就是因爲韓文公送孟東野序犯了選材不一致的文病，才招洪邁的指摘。因既用「物不得其平則鳴」爲全篇的中心思想，爲保持全文的統一起見，中間自不得夾入「得其平亦鳴」的分子，以破壞文章的統一。

第二個剪裁標準是「特色」，就是所選取的材料須爲全部材料中足以表示個性

的。古文家所講的詳略，就是指的這事。方苞與孫以寧書說：

「古之晰於文律者，所載之事，必與其人之規模相稱。太史公傳陸賈，其分奴婢裝資，瑣瑣者皆載焉。若蕭曹世家，而條舉其治績，則文字雖增十倍，不可得而盡矣。故嘗見義於留侯世家，曰：「留侯所從容與上言天下事甚衆，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此明示後世綴文之士以虛實詳略之權度也。宋元諸史，若市肆簿籍，使覽者不能終篇，坐此義不講耳。」

方氏用所得於太史公的義法，論自己撰作孫徵君傳，說是羣賢論述，皆未得體要，因爲所詳「講學宗旨及師友淵源」，「平生義俠之節」，「門牆廣大，海內嚮仰者多」三端，都是徵君的末迹，不足以表揚徵君的志事。如今詳者變略，略者加詳，徵君生平所蘊蓄的，反而可以得之於義言之外。他所說的實就是就全部材料中剪取特色的事。

這不但作紀敘文字如此，寫記述文也這樣。現在舉宋人平話碾玉觀音篇首三首描寫春天景物詞爲例——

山色晴嵐景物佳，煖烘回雁起平沙。東郊漸覺花供眼；南陌依稀草吐芽。堤上柳，未

藏鴉，尋芳趁步到山家。隴頭幾樹紅梅落，紅杏枝頭未着花。

每日青樓醉夢中，不知城外又春濃。杏花初落疎疎雨；楊柳輕搖淡淡風。浮畫舫，躍青聰，小橋門外綠陰籠。行人不入神仙地，人在珠簾第幾重？

先自春光似酒濃，時聽燕語透簾櫳。小橋楊柳飄香絮，山寺緋桃散落紅。鶯漸老，蝶西東，春歸難覓恨無窮。侵墻草色迷朝雨；滿地梨花逐曉風。

三首詞雖同是寫的是春天景物，但因為作者能注意於各時景物的特色，所以顯然表出不同來：第一首是初春的，第二首是仲春的，第三首是暮春的。

第三個剪裁標準是「合旨」，就是要與作文的旨趣相合。譬如作傳記文章，有三個不同的旨趣：(1)授人知識，(2)動人觀感，(3)引人興趣。因為旨趣不同，為求達其目的，所剪取的材料也就有了偏重。如果作者的旨趣在於授人知識，那就應當側重於人物的姓氏、里居、世系、官階、事功，以及生卒年月等的紀敘，而舍其他的材料；例如歐陽修的胡先生墓表——

先生諱瑗，字翼之，姓胡氏。其上世為陵州人，後為秦州如皋人。先生為人師，言行而身化之，使誠明者達，昏愚者勵，而頑傲者革；故其為法嚴而信，為道久而尊。師道廢

久矣，自明道景祐以來，學者有師，惟先生暨泰山孫明復、石守道三人，而先生之徒最盛。其在湖州之學，弟子去來常數百人，各以其經轉相傳授。其教學之法最備，行之數年，東南之士，莫不以仁義禮樂爲學。

慶曆四年，天子開天章閣，與大臣講天下事，始慨然詔州縣皆立學。於是建太學於京師，而有司請下湖州，取先生之法以爲太學法，至今著爲令。後十餘年，先生始來居太學；學者自遠而至，太學不能容，取旁官署以爲學舍。禮部貢舉歲所得士，先生弟子十常居四五。其高第者，知名當時，或取甲科，居顯仕。其餘散在四方，隨其人賢愚，皆循循雅飭，其言談舉止，遇之，不問可知爲先生弟子；其學者相語稱先生，不問可知爲胡公也。

先生初以白衣見天子論樂，拜祕書省校書郎，辟丹州軍事推官，改密州觀察推官。丁父憂去職，服除，爲保寧軍節度推官，遂居湖學。召爲諸王宮教授，以疾免。已而以太子中舍致仕，遷殿中丞於家。皇祐中，驛召至京師議樂，復以爲大理評事兼太常寺主簿，又以疾辭，歲餘，爲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迺居太學，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嘉祐元年，遷太子中允，充天章閣侍講，仍居太學。已而病不能朝，天子數遣使者存問，又以太常博士致仕。東歸之日，太學之諸生與朝廷賢士大夫，送之東門，執弟子禮；路人嗟歎，

以爲榮。以四年六月六日卒於杭州，享年六十有七。以明年十月五日，葬於烏程何山之原。其世次官邑，與其行事，莆陽蔡君謨具誌於幽堂。

嗚呼！先生之德在乎人，不待表而見於後世；然非此無以慰學者之思，乃揭於其墓之原。六年八月三日，廬陵歐陽修述。

否則，如果旨趣在動人觀感，那應以教訓爲主，而側重於人物的家教、性行、格言等的紀敘，而舍其他的材料；例如本冊裏韓愈的柳子厚墓誌銘，第二冊裏的蘇武傳都是。

再不然，如果旨趣在於引人興趣，則須舍去上述種種，而偏取那令人驚奇的逸事；例如本冊的柳宗元的段太尉逸事狀、韓愈的張中丞傳後敘、李商隱的李賀小傳，及唐傳奇小說南柯太守傳、紅線傳、長恨傳等都是。

第四個剪裁標準是「經濟」。方法分舉重包輕、用小見大及截取最精采的一片段三種。上引方苞與孫以寧書，評論太史公作蕭曹世家與留侯世家的取材，就是用的第一種舉重包輕法。又第二冊裏後漢書班超傳及本冊楊烈婦傳的取材，也用同樣的方法。

用小見大的剪裁法，恰與前法相反，牠是選取些瑣碎的事情來表現人物的性格的。史記管晏列傳就是一個好例。本來像管仲晏子那樣的政治家，身爲宰相，名顯諸侯，一生事功，實在記不勝記，還有工夫寫瑣屑的小事嗎？但太史公主在表現兩位政治家的人格，故側重瑣事的描寫，而置一切事功於不顧，就成功那樣一篇有名的文章了。

至於截取最精采的片段，那是就全事件中截取最近的一刻的事爲開端，到了可以完結的時候即行結束的選材法。例如古詩上山采蘼蕪——

上山采蘼蕪，下山逢故夫。長跪問故夫：『新人復何如？』『新人雖言好，未若故人姝；顏色類相似，手爪不相如。新人從門入，故人從閣去。新人工織纈，故人工織素；纈日一匹，織素五丈餘。將纈來比素，新人不如故。』

作者對於材料的剪裁，僅節取棄婦采蘼蕪下山，偶爾遇到故夫作開端，至說完了話即了結。雖是寥寥數語，卻是最重要的片段。看了這，那棄婦的不幸不用說，就是事前男子因喜新厭舊而休妻，和婚後種種不如意的情況，也都可想像而得，這是何等經濟的手段！

習題

- (1) 剪裁的用意何在？
- (2) 剪裁有何標準？
- (3) 試任取讀過的三篇文章，說明牠們的剪裁方法？
- (4) 試說明秦婦吟的取法。

五 布局

材料雖經上述的方法選定，然而那是雜亂無序的，還不能就這樣移置到紙上去；於是又得再經一步布局的工夫。布局的作用有三：一爲安置要點，二爲整理順序，三爲開端與結束。

何謂安置要點？就是把文中重要的部分安置在適當的地位。其方法普通有三種：第一，把重要部分安置在篇首。因爲篇首是個天然重要的地位，在這裏可以引起讀者的注意，可以增加讀者的興味，並可以給予讀者一個深刻的印象。故一般作家爲引起讀者的注意與興味，常把重要的文字安置在一篇的開端處。現就一二兩冊裏的課文舉數例如次——

(1) 子墨子曰：天下從事者，不可以無法儀；無法儀而其事能成者，無有也。墨子法儀

(2)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爲知者，殆而已矣。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莊子養生主

(3) 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之難也；又非吾辯之能明吾意之難也；又非吾敢橫失而能盡之難也。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韓非子說難

(4) 凡爲治之大體，莫善於抑末而務本，莫不善於離本而飾末。夫爲國者，以富民爲本，以正學爲基。民富乃可教，學正乃得義。民貧則背善，學淫則詐僞。人學則不亂，得義則忠孝。故明君之法，務此二者，以爲成太平之基，致休徵之祥。王符務本論

第二把重要部分安置在篇末。因爲篇末也是個天然重要的地位，在這裏，可以重提讀者的注意，給予深刻的印象。例如——

(1) 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殺、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鉏耨、棘矜，非銳於句戟、長鎩也；適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鄉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千

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爲家，殺、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買諷過秦論

(2)我請以最簡明的一句話寫出這篇的意思來：吾人在世，不可厭「今」，而徒回想「過去」，夢想「將來」，以耗誤「現在」的努力；又不可以今境自足，毫不拿出「現在」的努力謀「將來」的發展。宜善用今，以努力爲「將來」之創造。由「今」所造的功德、罪孽，永久不滅。故人生本務，在隨實在之進行，爲後人造大功德，供永遠的「我」享受、擴張、傳襲，至於無窮，以達「宇宙卽我，我卽宇宙」之究竟。李大釗今

第三種爲表示特別重要兼用上述兩法，把重要部分安置在一篇的首尾：用篇首的喚起讀者的注意和熱望，篇末的重提論點，照應前文，給讀者以深刻的印象。例如第二冊的務本論，作者在篇首寫了——

凡爲治之大體，莫善於抑末而務本，莫不善於離本而飾末。夫爲國者，以富民爲本，以正學爲基。民富乃可教，學正乃得義。民貧則背善，學淫則詐僞。人學則不亂，得義則忠孝。故明君之法，務此二者，以爲成太平之基，致休徵之祥。

一段重要的話，用爲引起讀者的注意與興趣之後，在篇末又寫了一段——

夫本末消息之事，皆在於君，非下民之所能移也。夫民固隨君之好，從利以生者也。是故務本，則雖虛僞之人皆歸本；居末，則雖篤敬之人皆就末。且凍餒之所在，民不得不去也；溫飽之所在，民不得不居也。故衰闢之世，本末之人，未必賢不肖也；禍福之所，勢不得無然爾。故明君莅國，必崇本抑末，以遏亂危之萌。此誠治之危漸，不可不察也。的話，用以照應前文，給予讀者以深刻的印象。

文章的重要部分安置了以後，其次就得把所有的材料給牠們編排出一個合式的順序。因爲語無倫次，不但無人愛聽，就是要聽也無從了解。例如左傳宣公四年記鄭子公弑鄭靈公事——

楚人獻鼃於鄭靈公。

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即公子宋）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

及入，宰夫將解鼃，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

及食大夫鼃，召子公，而勿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

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況君乎？』

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弑靈公。

全文序次明順，讀之無不了解。但如把各段的排列顛倒而錯亂之，寫成如左組織的文章——

楚人獻鼃於鄭靈公。

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況君乎？」

及入，宰夫將解鼃，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

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

及食大夫鼃，召子公，而勿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

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弑靈公。

因爲寫得語無倫次，即用極大的努力也不能懂得。

不但如此。如果不依應有的次序排列，即意思能明白的現出，而表現的力量亦不能與原來的文章一樣，或甚而變了原文的意思。例如日本堀口大學的重荷——

生物的辛苦！

人間的辛苦！

日本人的辛苦！

所以我瘦了！

雖僅是四句話，可是暗示的力量極大。前三句話所表辛苦的範圍，依次縮小，而力量卻依次增大，使人讀過之後，感覺到重重壓迫，有非瘦不可之勢。但倘把牠略一變動次第，排成如此的順序——

日本人的辛苦！

生物的辛苦！

人間的辛苦！

所以我瘦了！

話雖仍是四句，可是順序變了，那重重壓迫的暗示力也喪失了。又如元白 斑 滿 淵 靜 語裏記莫子山遊山，而誦唐人詩——

終日昏昏醉夢間，

忽聞春盡強登山；

因過竹院逢僧話，

又得浮生半日閒。

原是表示自己遊山的快意的。誰知所遇的是一個俗僧，談起話來格格不相入，不覺懊喪得很，因把前詩顛倒次序，改成——

又得浮生半日閒，

忽聞春盡強登山。

因過竹院逢僧話，

終日昏昏醉夢間。

詩意與前者完全相反。由此可知整理順序，也是作文過程中一件極重要的事。

那末文章的順序要怎樣安排才好呢？這要看題材而施，沒有一定的方式。現在就普通所用的舉若干以爲例。

(1) 由總而分 這是先示綱領，後分疏證的組織法，常見於論辯文。例如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和朱自清的文學的一個界說都是很適當的例子，現引朱文爲證——

『什麼是文學？』這是大家喜歡問的一個問題。答案的不同，卻正如人的面孔。我也看過許多——其實只能說很少——答案；據我的愚見，最切實用的是胡適之先生的。他說

：「達意達得好，表情表得妙，便是文學。」更不立其他的界線。但是你若要曉得仔細一點，便會覺得他的界說是不夠的；那麼我將再介紹一位 Long 先生和你相見。他在英國文學裏所給的文學的界說是這樣的：

Literature is the expression of life in words of truth and beauty; it is the written record of man's spirit, of his thoughts, emotions, aspirations; it is the history, and the only history, of the human soul. It is characterized by its artistic, its suggestive, its permanent qualities. Its two tests are its universal interest and its personal style. Its object, aside from the delight it gives us, is to know man, that is, the soul of man rather than his actions; and since it preserves to the race the ideals upon which all our civilization is founded, it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nd delightful subject that can occupy the human mind.

我覺得這個界說，仔細又仔細，切實又切實，想參加己意將牠分析說明一番。

(一)文學是用真實和美妙的話表現人生的。……

(二)文學是記載人們的精神，思想，情緒，熱望；是歷史，是人們的靈魂之唯一的而

史。……

(三)文學的特色在他的「藝術的」「暗示的」「永久的」等性質。……

(四)文學的要素有二：普遍的興味與個人的風格。……

(五)文學的目的，除給我們以喜悅而外，更使我們知道人——不要知道他的行動，而要知道他的靈魂。……

(六)在文學裏，保存着種族的思想，便是爲我們文明基礎的種種理想；所以他是人心中最重要、最有趣的題目之一。……

(2)由分而總 這是先分論，後總結的組織法。例如第一冊所選孟子萬章下伯夷伊尹柳下惠孔子章是，可自取參閱。

(3)由小而大 這是由小而大，逐一遞加程度，把最重要的話留在最後的組織法。例如第一冊裏戰國策楚策莊辛說楚襄王，先從極小的蜻蛉殺身之事說起，其次繼以較大的黃雀，再次繼以更大的黃鵠，又次由鳥轉到人，而舉蔡靈侯的亡國事，最後說到楚襄王的身上，告以如果不以國家爲意，終不免爲秦所滅，就是一個極好的例子。

(4) 由重而輕 這是把重要的排在前面，不重要的排在後面的組織法。例如新編初中國文第二冊裏的魏學洵的核舟記，分全船爲船艙、船頭、船尾、船背四部分；先船艙，次船頭，次船尾，最後船背，順次記述，其材料的排列即取由重而輕的組織法。

(5) 依時間的順序 即以時間經過的先後爲材料先後的排列。凡是敘事或傳記的文章，如前引的胡先生墓表、及本冊的柳子厚墓誌銘、第二冊的蘇武傳、班超傳等，其材料先後的排列，都是以此法爲準則的。又遊記的文章如永州六記，也採的是同樣的排列法。

(6) 視因果的關係 這常見於敘事的文章，有兩種排列法：第一種由因而果，即先舉各種原因，然後敘結果。例如前舉子公弑鄭靈公事，就是用這種方法的。又第一冊裏的秦晉韓之戰及勾踐復仇始末的組織也同。第二種由果而因，即先言結果，後敘原因，普通所謂倒敘的組織法是。例如新編初中國文第四冊裏的楊修之死就是很好的例子。又本書第二冊裏的馬汧督誅，也是採取由果而因的組織，先提馬汧督之死，然後再就馬汧督禦寇保城之功，及以後被讒而死的種種事實。

(7) 依觀察的先後 即依觀察所及的先後爲材料排列的次序。凡雜記之類的文章大多取這種排列法，試看本冊所選柳宗元的永州六記及舒元與錄桃源畫記、白居易太湖石記，即可明白。

(8) 依到達的先後 即依到達地點的先後爲文章的次序。例如第二冊裏的晉公子重耳出亡始末，就是極好的例子。又雜記中的遊記類文章的組織法，大多也用這方法；例如第二冊裏酈道元的水經注是。

以上所舉，都是單用一種組織法之例。事實上，凡是較繁複的文章，其材料的排列法，亦常採用上舉兩種或兩種以上的組織法。例如蘇武傳雖是依着時間順序而下，但中間除兼用倒敘的排列外，還有追敘的分子。又如柳宗元的永州六記，其材料的排列，雖是以時間先後爲主，但同時也兼用到達的先後和觀察的先後爲序。餘可類推。

至於說到文章的開端與結束，是正文以外的文字，凡簡短的文章，只要直起直收，不用另加什麼正文以外的話。只有較長的文章，有的爲表示作文的動機或態度，有的爲引起讀者的注意或興趣，有的爲解釋題語或其他的原因，在本文之前，

有一段簡短的開場白，作爲文章的引端。例如以前說明安置重點時所引的四個例子是。現再引數則以示例——

(1)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李斯諫逐客書

(2) 上胡不法先王之法，非不賢也，爲其不可得而法。呂氏春秋察今

(3) 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照燭三才，輝麗萬有；靈祇待之以

致饗，幽微藉之以昭告；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鍾嶸詩品序

(4)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爲然，徒虛語耳。鄆陽上梁王書

(5) 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爲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爲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士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龐參論貴粟疏

(6) 天下之卿相人臣，乃至布衣之士，莫不高賢大王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妬，大王不得任事，是以外賓客游談之士，無敢盡忠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大王乃今然後得與士民相親，臣故敢進其愚忠。爲大王計，莫若安民無事，請

無庸有爲也。國策蘇秦說趙肅侯

同樣，作者在較長的文章的後面，爲了表示願望，表示照應，表示作文的動機、態度，或爲其他的原因，也常寫上一段簡短的結束。例如——

(1) 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李斯諫逐客書

(2) 舅犯前有善言，後有戰勝；故舅犯有二功而後論，雍季無一焉而先賞，「文公之霸也，不亦宜乎」，仲尼不知善賞也。韓非子難一難仲尼言善賞

(3)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孟子萬章上

(4) 近彭城劉士章，俊賞之士，疾其淆亂，欲爲當世詩品，口陳標榜，其文未遂，矜感而作焉。昔九品論人，七略裁士，校以賓實，誠多未值。至若詩之爲技，較爾可知；以類推之，殆同博奕。方今皇帝，資生知之上才，體沈鬱之幽思，文麗日月，賞究天人，昔在

貴游，已爲稱首；況八紘既奄，風靡雲蒸，抱玉者聯肩，握珠者踵武，固以瞰漢、魏而不顧，吞晉、宋於胸中。諒非農歌轅議，敢致流別？爨之今錄，庶周旋於閭里，均之於談笑耳。

鍾嶸詩品序

但不論是開端或結束的文章，牠們不過是幾句開場白或結束語，決沒有正文的重要，所以非必要時總以不用爲是。如果事實上非要不可，那應當記着以下的五點：
(1)要簡括明瞭；(2)要能引起注意或有暗示的力量；(3)要不與全篇主旨相衝突；(4)要與正文保持相當的比例——大約開端、正文和結尾三者之比，以成「∴∴∴」的比例爲宜；(5)要能獨自離開。

習題

- (1) 布局的作用爲何？
- (2) 文章的順序錯亂或變動，在作品上有何影響？
- (3) 試任取兩篇文章說明其材料的排列法。
- (4) 篇的首尾是否必要？

六 分段

作文的過程，到完成布局的工作，大致已告成功，爲什麼還要講分段呢？因爲適當的分段，也是文章技巧之一。牠不但使文章條理清楚，易於誦讀，而且有時可以加增文章的強度。這只要把已分段的和未分段的文章各試讀一遍，即可明白。

但分段不是容易的事，所以試行分段時要注意三事：第一，每段要有一個中心思想作主旨，而且只許含有一個意思，不許夾有別的。因爲所謂段，不過是個單句的擴充，篇的縮影；如果夾有別的意思在內，那就破壞了文章的統一，不能成爲一個獨立的段。上舉的文學的一個界說，可拿來做一個實例。牠自第二段以後，每段的前面統有一句標題似的話，那標題裏如果只含有一點意思，全段文章即以牠爲中心思想，發展成一個獨立的段；例如第二、第五、第六三個標題各自成一獨立的段。否則那標題裏含有兩點以上的意思，那就各取其中的一點爲段的中心思想，分爲若干段。例如第一標題之下，分爲(1)真實的話，(2)美妙的話，(3)表現人生三段；第二標題之下，分爲(1)藝術的，(2)暗示的，(3)永久的三段；第四標題之下，分爲(1)普遍的興味與(2)個人的風格兩段是。

第二，凡稱爲獨立的段落的文章，須把那作爲中心思想的主旨，盡量闡發，使

無遺義。這可任取一段文章，刪去其中的一部，讀過去是否語盡意止，無須復加，即可明白。

第三，組織較爲複雜的段落，那作爲中心思想的主旨是綜合的，常彙集若干事物或若干意思構成一段文章。牠的組織是或把幾個連類而及的意思綴在一處，例如第一冊秦晉韓之戰首段記秦伐晉的原因是；或把幾種接近的東西合在一塊，如始得西山宴遊記、小石潭記的首段及鄒陽獄中上梁王書的各段都是；或把幾種相類似或相對、相反的事物並敘在一起，例如第一冊莊子馬蹄的首段與末段，韓非說難的首段，李斯諫逐客書的各段都是；或把幾種譬喻接連着一齊說，如勸學篇用有若干譬喻的各段是：像這種都可看作一個複雜的段落。

但這第三種的分段法，並不是不可變更的，祇爲敘寫簡單，而且都是相接近的東西，所以才彙集在一段裏。如果詳細敘述，那就一段可分成若干段。像秦晉韓之戰的首段，其中有（1）秦穆姬屬賈君且屬盡納羣公子，晉侯不聽，（2）晉侯不踐許賂諸大夫之言，（3）晉侯不給許秦的河外五城，（4）晉饑，秦輸之粟，（5）秦饑，晉閉之糴五事，即可寫成五段。若再細分，第一件更可分爲（a）穆姬屬賈君，（b）晉侯

烝賈君，(c)穆姬屬納羣公子，(d)晉侯不納羣公子四事，而別作四段。

又段落依性質可分爲兩種：一種是獨立的，一方面自成獨立的組織，他方面爲整篇文章的一部分，與其他的段落相組合而構成總體，又是不可分開的。別一種是關聯的，雖也自成組織，但牠是用來作上下段文章的聯係的，極像一個係連詞語的擴充。像李陵答蘇武書中三四五三段——

與子別後，益復無聊。上念老母，臨年被戮；妻子無辜，竝爲鯨鯢；身負國恩，爲世所悲。子歸受榮，我留受辱，命也何如！身出禮義之鄉，而入無知之俗；違棄君親之恩，長爲蠻夷之域，傷已！令先君之嗣，更成戎狄之族，又自悲矣！功大罪小，不蒙明察，孤負陵心區區之意；每一念至，忽然忘生。陵不難刺心以自明，勿頸以見志；顧國家於我已矣，殺身無益，適足增羞。故每攘臂忍辱，輒復苟活。左右之人，見陵如此，以不入耳之歡，來相勸勉；異方之樂，祇令人悲，增切怛耳！

嗟乎，子卿！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前書倉卒，未盡所懷，故復略而言之。

昔先帝授陵步卒五千，出征絕域。五將失道，陵獨遇戰。而襄萬里之糧，帥徒步之師，出天漢之外，入疆胡之域；以五千之衆，對十萬之軍；策疲乏之兵，當新羈之馬。然猶

斬將奪旗，追奔逐北，滅跡掃塵，斬其梟帥，使三軍之士，視死如歸。陵也不才，希當大任，意謂此時功難堪矣。匈奴既敗，舉國興師，更練精兵，彊踰十萬；單于臨陣，親自合圍。客主之形，既不相如，步馬之勢，又甚懸絕。疲兵再戰，一以當千。然猶扶乘創痛，決命爭首。死傷積野，餘不滿百，而皆扶病，不任干戈；然陵振臂一呼，創病皆起，舉刃指虜，胡馬奔走。兵盡矢窮，人無尺鐵，猶復徒手奮呼，爭爲先登。當此時也，天地爲陵震怒，戰士爲陵飲血，單于爲陵不可復得，便欲引還；而賊臣教之，遂使復戰，故陵不免耳。

前後兩段是獨立的，中間一段是用來作上下文的聯絡的。

又兩種段落的長度也各不同，凡是獨立的段落，雖也有短到一句，有似關聯的段似的，而大多數總較關聯的爲長。但過長易令讀者生厭倦，普通最合適的段的長度，以百字左右或一面的三分之一爲宜。

習題

- (1) 分段的用意何在？
- (2) 分段時應注意之點爲何？
- (3) 段落的長度以怎樣爲宜？
- (4) 取未行分段的文章試自行分段。

七 統一

什麼是統一？就是一篇文章，無論內容上或外形上，統歸一致的意思。怎樣才能使文章歸於一致呢？要知牠的方法，可分內容上和外形上兩方來說。

先說內容上的統一。要使內容歸於統一，第一要注意取材，看牠們是否都與主旨相合。第二要寫作時常常注意於全篇的主旨和各段的題旨，不可信筆雜湊，寫進些和主旨不相干或前後矛盾的話。爲避免這種毛病，可採用下面三個保持題旨的方法：

如——
(一)在篇首標出題旨 即在篇首標出全篇的主旨，以爲行文時前進的目的；例

(1)世有三游，德之賊也。一曰游俠，二曰游說，三曰游行。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強於世者，謂之游俠。飾辯辭，設詐謀，馳逐於天下，以要時勢者，謂之游說。色取仁以合時好，連黨類，立虛譽，以爲權利者，謂之游行。此三游者，亂之所由生也。傷

道、害德、敗法、惑世，夫先王之所慎也。國有四民，各修其業，不由四民之業者，謂之姦民。姦民不生，王道乃成。荀子三游論

(2) 凡爲治之大體，莫善於抑末而務本，莫不善於離本而飾末。夫爲國者，以富民爲本，以正學爲基。民富乃可教，學正乃得義。民貧則背善，學淫則詐僞。人學則不亂，得義則忠孝。故明君之法，務此二者，以爲成太平之基，致休徵之祥。王符務本論

又前說明文章的發端時，所舉的例子，也有一部分含有這種意思，可取參閱。

(二) 在篇末揭出要旨 即在篇末提出全篇的要旨，表示全文的歸結。如前引賈誼過秦論及李大釗今的結尾是。可取參看。

(三) 在篇的首尾並提題旨以資呼應 這是兼採前兩種以資保持統一的辦法。例如荀子的性惡篇，他在篇首揭出『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以爲全篇的主旨，又在篇末重提『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以爲照應，並藉以保持全篇的統一。

(四) 在段的開始或結末揭示主旨 用這方法保持統一，其力量較單用在篇首或篇末的更大。用在段首的，例如——

(1) 物類之起，必有所始；榮辱之來，必象其德。肉腐出蟲，魚枯生蠹，怠慢忘身，禍

災乃作。強自取柱，柔自取束。邪穢在身，怨之所構。施薪若一，火就燥也；平地若一，水就溼也。草木疇生，禽獸羣居，物各從其類也。是故質的張而弓矢至焉，林木茂而斧斤至焉，樹成蔭而衆鳥息焉，醜酸而螞聚焉。故言有召禍也，行有招辱也，君子慎其所立乎

？荀況勸學

(2) 學莫便乎近其人。禮、樂法而不說，詩、書故而不切，春秋約而不速。方其人之習君子之說，則尊以徧矣，周於世矣。故曰學莫便乎近其人。同上

(3) 學之經，莫速乎好其人；隆禮次之。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禮，安特將學雜（識）志，順詩、書而已耳；則末世窮年，不免爲陋儒而已。將原先王，本仁義，則禮正其經緯蹊徑也；若挈裘領，誦五指而頓之，順者不可勝數也。不道禮憲，以詩、書爲之，譬之猶以指測河也，以戈舂黍也，以錐澆壺也，不可以得之矣。故隆禮，雖未明，法士也；不隆禮，雖察辯，散儒也。同上

(4) 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

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今也，南蠻馱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吾聞出於幽谷，遷於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爲不善變矣。孟子滕文公許行章

(5) 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所匿之事，如此者身危。彼顯有所出事，而乃以成他故；說者不徒知所出而已矣，又知其所以爲，如此者身危。規異事而當，知者揣之外而得之，事泄於外，必以爲己也，如此者身危。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忘；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此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禮義以挑其惡，如此者身危。貴人或得計，而欲自以爲功，說者與知焉，如此者身危。彊以其所不能爲，止以其所不能已，如此者身危。韓非說難

(6) 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矜，而滅其所恥。彼有私急也，必以公義示而強之。其意有下也，然而不能已，說者因之飾其美，而少其不爲也。其心有高也，而實不能及，說者爲之舉其過而見其惡，而多其不行也。有欲矜以智能，則爲之舉異事之同類者多爲之地

，使之資說於我，而佯不知也，以資其智。欲內相存之言，則必以美名明之，而微見其合於私利也。欲陳危害之事，則顯其毀誹，而微見其合於私惠也。譽異人與同行者；規異事與同計者。有與同汗者，則必以大飾其無傷也；有與同敗者，則必以明飾其無失也。彼自多其力，則毋以其難概之也；自勇其斷，則毋以其謫怒之；自智其計，則毋以其敗窮之。大怒無所拂忤，辯言無所繫縲，然後極勝智辯焉；此所道親近不疑，而得盡辭也。同上

上舉六例，都是在段首揭示要旨，用以保持全段文字的統一的。但這還是一篇中隨意用了一二處，像新編初中國文第二冊裏鄭燮范縣署中寄弟墨，每段開始都有一句揭示主旨的話，第一段說，『而今而後，堪爲農夫以沒世矣』，第二段說，『我想知道天地間第一等人只有農夫』，第三段說，『愚兄生平最重農夫』，最後一段又說，『……將來買田二百畝，予兄弟二人各得百畝足矣，亦古者一夫受田百畝之義也』。這不但可以保持各段的統一，而且可以保持全篇的統一。

否則如在段末揭示主旨，亦可以保持全段文字的統一。如第一冊裏墨子的非樂，在每段之後用一句「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的話，揭示段的主旨。同樣，荀況的樂論反駁墨子的非樂說，一連好幾段也都用有一句「而墨子非之奈何」的話作

結束。這都可以保持全段文字的統一。但用得最好的，還推第一冊裏的儒行和呂相絕秦，儒行較長，可自取參閱，現取呂相絕秦爲例——

『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祿獻公卽世，穆公不忘奮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於晉；又不能成大勳，而爲韓之師；亦悔於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

『文公躬擐甲冑，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旣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場，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於我寡君，擅及鄭盟；諸侯疾之，將致命於秦。文公恐懼，綏靖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大有造於西也。』

『無祿文公卽世，穆爲不弔，蔑死我君；寡我襄公，迭我殺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殺之師。猶願赦罪於穆公；穆公弗聽，而卽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於我。』

『穆、襄卽世，康、靈卽位。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闕翦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蠹

賊，以來蕩搖我邊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

因爲他段段的後面提及主旨，所以很容易保持全文的統一。

內容上統一的方法已說明，茲再進而敘說形式上的統一方法。所謂形式上的統一，是指所用的語言文字及表現方法說的。分別說明如次：

(一)不得變更所處的地位 這是指敘述方法說的。作敘述文，作者所處地位有三：(1)發動的地位，(2)被動的地位，(3)旁觀的地位。在寫作之前，作者可以任意選擇一種。但一經確定之後，前後不得變更；因所處的地位不同，其發言措辭也就跟着不同。譬如說，「丞相出師伐魏」，這就發動的蜀方講的；如改爲「諸葛亮入寇」，則轉處於被動方面講話；再改爲「諸葛亮率師攻魏」，又變爲旁觀者的言辭。像這種不同的措辭，爲保持全文的統一，也應加以注意。

(二)敘述方法不得隨意變動 敘述法有兩種：一種是用第一身敘述法的，另一種是用第三身敘述法的。作者選定其中的一種以後，無論所敘述的是自己或是他人的，如用第三身稱，即須始終用「他」；反之，如用第一身稱，即須始終用「我」

。否則，如果中間有所變動，那就犯了形式不統一的毛病。例如——

洗過了臉以後，懶洋洋地進了自修室。但他身子雖在自修室，而腦中卻轉着一個用什麼方法可以在幾分鐘內去吃早餐的想頭。所以在早自修的時光，雖則也有一本英文書放在面前，他卻一點也不看進去。啊，肚子這樣的餓，我總得想個法子才行。不錯，第二班下課，販賣部開門，到那時吃他一個大飽。我於是打定了主意，立刻起身回寢室裏拿錢去，那知我的腳還未跨出自修室，校鐘又響，報告早自修完了……

這就是一個因變動敘述法而破壞文章統一的例子，因為前半用第三身敘述法，處處用「他」；後半自「啊」的一聲嘆之後，變為第一身的敘述而用起「我」來了。

(三)不得錯亂觀點 所謂觀點，是指作者所選取敘述對象的主體而言。譬如一件事關涉到甲乙兩方面，作者為使文章頭緒清楚計，應認定其一為主而以其他為從，然後加以敘述。例如新編中國文第三冊裏的鄆城之戰一段——

大軍在潁昌，諸將分道出戰，飛自以輕騎駐鄆城，兵勢甚銳。(一)兀朮大懼，會龍虎大王議，以為諸帥易與，獨飛不可當，欲誘致其師，併力一戰。(二)中外聞之大懼，詔飛「審處自固。」飛曰：「金人技窮矣。」乃日出挑戰，且罵之。(三)兀朮怒，合龍虎大王

、蓋天大王與韓常之兵逼郟城。(四)飛遣子雲領騎兵直貫其陣，戒之曰：『不勝，先斬汝！』慶戰數十合，賊屍遍野。(五)

(一)先就宋岳飛寫，(二)次就金兀朮寫，(三)又就宋岳飛寫，(四)再就金兀朮寫，(五)最後仍轉到宋岳飛方面寫。短短的一段文章，觀點一連變動了五次，讀過去，頭緒紛亂，甚覺文字的不統一。但若把牠改作如左之寫法，以宋爲主而金爲副，或以金爲主而宋爲副，那全文的敘寫就於歸一致了。

(1)大軍在潁昌，諸將分道出戰，飛自以輕騎駐郟城，兵勢甚銳。時中外聞兀朮會龍虎大王議，以爲諸帥易與，獨飛不可當，欲誘致飛師，併力一戰，大懼，詔飛『審處自固。』飛曰：『金人技窮矣。』乃日出挑戰，且罵之。及兀朮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與韓常之兵逼郟城，飛遣子雲領騎兵直貫其陣，有死無退。慶戰數十合，大敗之，積屍遍野。

(2)兀朮見宋大軍在潁昌，諸將分道出戰，飛復自以輕騎駐郟城，兵勢甚銳，大懼，乃會龍虎大王議，以爲諸帥易與，獨飛不可當，欲誘致其師，併力一戰。會飛日出挑戰且罵，乃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與韓常之兵逼郟城，爲飛子雲所破，軍潰，大敗，積屍遍野。

(四)客觀的敘述不得參入主觀的說明 作敘述文章，有如演劇一般，以直接訴

之於讀者爲尙。如果中間插入非劇中人的說明，那不但打斷所寫事件的進展，並且予讀者以沒趣。所以作者在敘述文中，切不可自露頭面，參入說明或論贊的文字；否則，卽足破壞文章的統一。現舉葉紹鈞古代英雄的石像裏三段文字做個例子——

雕刻家到山中採了一塊大石，就動手工作。（他心裏有完成的模型在，望到那塊大石，什麼地方要留着，什麼地方要鑿去，都清楚明白。）鐵鑿一下一下地鑿，刀子一刀一刀地刻，大的石塊小的石塊紛紛離開，掉在地上。（像神仙顯現一樣，起初模糊，後來明晰，）這位英雄的像終於站在雕刻家面前了。（一絲也不多，一毫也不少，正同雕刻家心裏想定的模型一樣。）

這石像擡起了頭，眼睛直望遠方，（表示他的志概遠大無窮。）嘴張開，（好像在那裏喊「啊」）左臂圈向裏，（堅實有力，彷彿圍抱着在他手下的羣衆。）右手握拳，伸向前方，筋骨突露像老樹幹，（意思是誰敢侵犯他一絲一毫的，來受領這傢伙——拳頭！）市的中心有一片曠場，大家就把這新雕成的石像立在曠場的中心。石像的基臺用石塊砌成，（就是雕刻家雕像時鑿下來的大大小小的石塊。這是一種新的美術建築法，雕刻家說比較用整塊的方石墊在底下好得多。）基臺非常高，人從市外跑來，第一望見的就是這

石像，（猶如跑進巴黎第一望見那鐵塔。）

右錄三段文章，其中兩頭夾有括弧的，都是敘述者出頭向讀者解釋的文字。爲保持文章的統一見，像這種分子在敘述文裏應竭力避免。

（五）文言語體不可參雜 這是就語言文字的成色說的。如用文言，統篇都應用文言，不得夾入語體的分子（引證文字不在此例）；反之，如用語體作文亦然。例如本冊裏的維摩經變文，雖是用語體的，但裏面夾有不少的分子。又如——

凡國內不自量力之學子，及一竅不通之父兄，無論對何學問，皆先作此計較。而且許多留學生卽本此觀念，而爲歐美之相非，東西之互訟。此正如在總督衙門及將軍衙門裏挑水，倒各自鋪排那一衙門的體面，何與於公等之事，而爲此擾攘耶？此更屬於旁文之旁文，然日久必有以爲洒羅埃是什麼地場者，甚足以起憧擾。此亦少年人不可不知也。

文言中夾有語體分子，因語言文字的成色不一，也可說是文章形式上的不統一。

習題

- (1) 何謂統一？
- (2) 怎樣才能使文章的內容歸於統一？
- (3) 怎樣才能使文章的形式歸於統一？

八 聯貫

講到聯貫，也可就內容和外形上兩方面來說。內容的聯貫，只要使每段的文章，依着自然的順序，處於適當的地位，妥當的排列起來，構成一個有機的組織即可。其方法不外上面布局裏所說，現在不再敘說。

外形的聯貫，即是文字上的聯貫。因爲內容上雖聯貫，或者會因寫作經驗的薄弱，在文章上前後段露了裂痕。所以作者除努力經營使內容互相聯貫之外，還要設法把各段文章很緊湊地聯絡起來，使此段與彼段相銜接或轉折之處，很巧妙地在有形或無形之間表示出一個顯然的線索；使讀者一段段讀下去，覺得文章的進展，從這段到那段，中間有個銜接或轉折的所在，并覺得後段與前段間有着密切的關係，不得移動或變更。

聯貫的方法，約有四種：(1)用連詞，(2)用連語，(3)用關聯的句子，(4)用關聯的段。分別舉例說明於後：

(一)用連詞爲上下段文章的關聯 例如本冊裏韓愈答李翊書，第二段以轉折連詞「雖然」接第一段，第三段以轉折連詞「抑」接第二段，第四五段又各以轉折連詞「雖然」接上段。因爲這種連詞做前後段的連絡，所以全篇打成一氣，讀去好像不可分似的。這方法用得極普通，隨處可見。

(二)用連語爲上下文的關聯 連詞不够用，擴而充之，可用關聯的短話。例如第一冊裏的晉公子重耳出亡始末，就是一個極好的例子——

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於是乎得人；有人而校，罪莫大焉。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狄人伐廐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請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

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爲不可。將行，謀於桑下。蠶妾

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

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乃饋盤飧，寘璧焉。公子受飧反璧。

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

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也，而至於今，一也；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啓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晉、鄭同儕，其過子弟，固將禮焉；況天之所啓乎？』弗聽。

及楚，楚子饜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

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囊鞬，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

(三)用關聯的句子爲上下段文章的連鎖 用短語不足以表示，再進而用關聯的句子。例如第一冊莊辛說楚襄王，中間數段就是極好的例子——

『王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蚊虻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飴膠絲，加己乎四仞之上，而下爲螻蟻食也。』

『夫蜻蛉其小者也，黃雀因是以。俯囓白粒，仰棲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己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爲招。晝游乎茂樹，夕調乎酸鹹，倏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

『夫黃雀其小者也，黃鵠因是以。游乎江海，淹乎大沼，俯囓鱗鯉，仰嚙陵衡，奮其六翮而凌清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將修其矰盧，治其矰繳，將加己乎百仞之上，被矰矰，引繳繳，折清風而抆矣。故晝游乎江湖，夕調乎鼎

「夫黃鵠其小者也，蔡靈侯之事因是以。南游乎高陂，北陵乎巫山，飲茹溪之流，食湘波之魚，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爲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宣王，繫己以朱絲而見之也。」

「蔡靈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郢陵君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而戴方府之金，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爲事；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填郢塞之內，而投己乎郢塞之外。」

自第二段以下，各段段首的一句話，都是用來作上下段文章的連鎖的。

(四)用關聯的段爲上下段文章的連鎖。這是最大的關聯線索。例如前引的李陵答蘇武書，「嗟乎，子卿！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前書倉卒，未盡所懷，故復略而言之」的一小段，就是用作前後文的關聯的。

文章的各段間用有關聯的分子，在形式上固可以表出上下文的連繫，然用得過濫，也覺得討厭。例如——

午餐後，忽然想起張君，於是忽忽出門，搭上街車，一直到北四川路，於是急急下車

，找着張君的住所，於是直趨張君的門前，輕輕叩門。門開了，於是出來一個僕人，回說張君恰巧出門，到公園去了。於是我折向公園找他去。……

一個七八歲光景的孩子，正在橫過一條寬闊的馬路，但是剛走到路中，一輛汽車飛也似地來了。但是那孩子慌了，既不向前，又不向後，只是在馬路中迴旋。但是一霎那間汽車近身了，但是那汽車夫也慌了，既不制住，又不避開，竟向那孩子身上直衝過去，把孩子撞倒了。但是他還不停駛，竟想乘機逃去。但是卻被前面站崗的巡捕擋住了。……

兩段文章，由黃潔如文法與作文實例中引來。文章的好壞且不管，像這樣濫用關聯的連詞，多麼令人討厭啊。所以自來名家，對於關聯的語詞，凡可省的多從省。

習題

- (1) 文章的內容，怎樣才能使各段間緊相連接？
- (2) 文章的形式，怎樣才能使各段間表出連繫的關係？
- (3) 形式上的連繫是否為必要的？
- (4) 試任取一篇文章，說明牠所用的聯貫方法。

九 體製

體製是什麼？體製是一個複合語，內面含有體式和製作兩種東西，前者指文章的形體和程式，後者指文章的作法。因為兩者合爲一名，所以體製有時也叫體裁，或叫文體。但就文章的作法和形貌看，因所用的言語成色不同，有語體文和文言文之分；因語言的組織及聲律的不同，文有散、駢之分，詩有古體、今體（律、絕）、及三言、四言、五言、七言、迴文等之別；因作文目的的不同，又可分爲四種體裁如次：

(一)記述 主在使人想見情景。

(二)敘述 主在使人知道事情的變化和經過。

(三)說明 使人理解事物或義理。

(四)論辨 主在使人信從。

這最末一種文體的區分法，雖採自西洋，而爲一般講文章體裁者所公認。牠們的作法，當於下冊分別說明之。

又體製，如從文學的演進及習慣而構成的類型說，也可稱爲體類。如我國舊有的文章分類法，或把文章分爲論、說、序、跋、書、奏、記、傳、碑、誌……析類

至數十或百餘；或括爲十三，有如姚氏類纂；或括爲十一，有如曾氏雜鈔；或括爲十七，有如姚椿文錄：就是根據文章的類型來別區的。

但前人對於文體的類別，既沒有一定的標準，又好從體貌與篇名立說，而不問其意旨，是以分立文體名目，類多荒謬可笑。例如昭明文選，向稱辭章的圭臬，而區分文體，大抵拘泥篇名，章學誠在詩教篇曾明斥其非。姚姬傳纂古文辭，分文章爲論辨、序跋、奏議、書說、贈序、詔令、傳狀、碑誌、雜記、箴銘、贊頌、辭賦、哀祭十三類，學者稱爲精密。然而分類標準，或用篇名，或依作用，或從體貌，亦不統一；而且不選經史，範圍殊隘。曾國藩纂經史百家雜鈔，進而補苴改定，合傳狀、碑誌爲一而改稱傳誌，併箴銘、贊頌於辭賦而稱詞賦，並加入敘記與典志，十三類爲十一，分類雖較妥當，然而贈序一類的文章無可歸屬，仍不能稱爲適當的分類。近傅東華先生用同一觀點和包括新舊兩標準，把所有文章分爲著述文與應用文兩大類，較前人的分類更爲妥當。茲參酌各家的分類法，把新舊文體分爲純文學與雜文學兩大類如次，以資參考。

(一) 詩歌——歌謠、古詩、樂府、絕句、律詩、竹枝詞、新體詩、兒歌等。

(二) 詞曲——小令、中調、長調、散曲、套數、佛曲、彈詞、鼓詞、民間小曲等。

(三) 辭賦——騷、辭、賦、連珠、箴、銘、頌、贊等。

(四) 小說——古小說如傳奇、平話、章回小說等；今小說如短篇小說、長篇小說、寓言、神話、傳說、童話、民間故事等。

(五) 戲劇——古戲劇如院本、雜劇、傳奇、崑曲、舊京劇等；近代劇如歌劇、話劇等。

(乙) 雜文學

(一) 論著 著作之發表主張的：

(1) 論說——書如諸子的著作；文則有論、議、駁、辯、難、說、原、義、考、制義、解、釋諸名目，以及近代的政論、專論、關於學術的論著等。

(2) 批評——書如文心雕龍、詩品、詩話、詞話、史通與文史通義的一部分；文則有序、後序、跋、錄、書後、記後、引、題、讀、讀後感、書評、例言、編輯大意等名目。

(二) 記敘 著作之記敘人或事物的：

(1) 傳誌——書如正史的紀傳；文則有傳、自傳、別傳、小傳、外傳、評傳、家傳、

行述、行狀、事略、書事、年譜、言行錄、回憶錄、懺悔錄、墓誌銘、墓表、墓碑、神道碑、墓銘、墓碣、誌、後誌、神誥、墓版文、祠版文、些詞等名目。

(2) 敍記——書如左傳、國語、國策、通鑑、通鑑記事本末等；文則古文家所撰一切

記事文章，如韓愈平淮西碑、宋本工獄、袁枚書麻城獄及薛福成書漢陽葉相廣州之變之類。

(3) 典志——書如周禮、儀禮、禮記的王制、月令、明堂位、投壺、深衣、內則、少儀、史記的八書、漢書的十志、三通等；文則古文家記載典章、禮制、食貨等的文章，如曾鞏越州趙公救災記、錢公輔義田記、朱熹崇安新置社倉記之類。

(4) 雜記——遊記、碑文、日記、以及記興造、記器物、記雜件等的文章，如柳宗元永州諸記、李格非洛陽名園記、李翱來南錄、胡儻陷虜記、歸有光項脊軒志

韓愈畫記之類。

(三) 告語 著作之互通情意的。

(1) 公務文件：

(ㄅ) 上行公牘——古代的有奏、議、書、疏、劄子、封事、彈章、牋、對策、申；現代的有呈文、建議書、請願書、訴訟狀等名目。

(ㄆ) 平行公牘——古代的有牘、移、關、刺、狀、札、帖、劄子；現代的有咨文、公函等名目。

(ㄑ) 下行公牘——古代的有誥、誓、詔、諭、令、教、敕、璽書、策命、檄、敕文、告、牒、判、牘、示；現代的有公布令、訓令、指令、布告、批示、判決書等名目。

(ㄒ) 雜項文件——古代的有露布、檄文、勸農文；現代的有宣言書、通知書、通電、通牒、照會、備忘錄等名目。

(2) 私人書文：

(ㄅ) 書信——書、簡、啓、牋、狀、札、疏、引、帖、柬、文啓等。

(文)贈言——贈序、壽序等。

(口)演辭——演說詞、歡迎詞、送別詞等。

(勺)哀祭——祭文、哀辭、輓詞、誄詞、弔文等。

(文)祝告——祝文、願文、祈禱文、盟誓文、宣誓詞、青詞等。

(四)規約 著作之共資信守的：

(1)法規——法律、條約、章程、條例、規則、大綱、細則，及其他國定法規。

(2)章則——簡章、章程、規則、辦法、大綱、細則，以及其他機關所定的章則。

(3)契據——買賣契約、租賃契約、借貸契約、抵押契據、合股契據、僱傭契據、

承攬契據、繼承契據等。

(4)公約——禁約、議約等。

習題

(1)何謂文章體製？ (2)從作文的目的看，文體可分幾種？ (3)我國舊的文章分類法是否可以該括一切文

章？ (4)試將本書前後各冊所選文章的篇名，分別納入姚氏十三類或曾氏十二類中，看可能容納？

修正課程標準適用新編高中國文第二冊終